



陕西党史
专题资料集
(四)

渭华起义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
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四）

渭 华 起 义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本辑编辑组：孙启蒙 王少民 马宝庆
薛建辉 张培林

参加本辑审稿：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
集研究委员会审稿委员会
常黎夫 刘瑞藻 白瑞生
白玉洁 薛文华 孙启蒙
齐 心 李艳玉 贾白新
高中哲 刘宇琦

本辑技术编辑：鲜荔阳

本辑校对：张春梅 卢胜利 陈胜斌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出版单位或地址）

（此处文字模糊，疑似为年份或版次）

永垂不朽

渭华起义烈士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的题词



唐澍烈士遗像

唐澍，字东园，一九〇三年出生于河北省易县南贾庄。一九二四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步兵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秋任广东省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一九二六年秋在冯玉祥部任军官学校队长。一九二七年三月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清涧领导石谦旅起义，起义后任旅党团书记兼参谋长。一九二八年二月任许权中旅参谋长。五月，同刘景桂等领导许旅部分人员起义，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七月一日在洛南县保安战斗中英勇牺牲。



廉益民烈士遗像

廉益民，原名卢少亭，一九〇一年五月三十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岳十庄。一九二四年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先后任共青团天津地委候补委员，平绥铁路工会负责人。一九二七年在冯玉祥部任政治处长。大革命失败以后先在陕西渭华一带工作，后去渭北在许权中旅教导营工作。一九二八年五月许旅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日在华县牛峪口战斗中光荣牺牲。

吴浩然烈士简历

吴浩然，又名吴天长，安徽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工作，后任《新陇民报》社社长。一九二七年秋到许权中旅教导营当教官，党内任旅军变宣传委员。一九二八年五月许旅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军党委书记，六月二十日在华县牛峪口战斗中英勇牺牲。

张宗适烈士遗像

张宗适，一九〇六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市潼头村，一九二四年三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五年夏至一九二六年，先后任共青团和中共赤水职业学校支部书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宣化事件”后转移到乡村，不顾身患重病，坚持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病情恶化去世。





张汉俊烈士遗像

张汉俊，又名李大德，张育顺，一九〇五年阴历腊月出生于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黄家寨，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一九二七年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大队长，党内任支部书记。冯玉祥“清党”反共以后，在许权中旅教导营工作。一九二八年在渭华起义中任“陕东赤卫队”队长，七月一日在洛南县保安镇战斗中被害，就义于洛南县城。



薛自爽烈士画像

薛自爽，又名春喜，卓茂，一九〇〇年出生于陕西省华县堡子底村。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一月西安解围后在长安、户县组织农民协会，后回华县高塘领导农民开展斗争。九二八年在渭华起义中，任“陕东赤卫队”副队长。六月二十日在华县渭峪口西侧的候家崖与敌激战中壮烈牺牲。

旧址——宣化小学。
渭南县「二·二九」革命行动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机关旧址——华县堡子底村三教堂。



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旧址——华县高塘小学



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谢、军委主席刘景桂办公旧址
——毕县高塘小学五间厅。



工农革命军和渭南县东南原、华县西南原农民举行军民联欢会的旧址——华县高塘会馆门前空场。



陕东泰卫队队部旧址

——渭南县塔山（山上旧窑洞）

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编辑凡例

一、为了立好、立准确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进行革命斗争的资料，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编辑《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

二、本《专集》系内部机密资料。编辑《专集》的目的，是为了将初步查证、核实整理编辑的专题资料，陆续报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供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单位和档案等部门参考研究，求得进一步补充、订正。《专集》的序列书号，以文稿发排的时间先后为序。

三、收入本《专集》的历史资料，原文中之繁体字、异体字，均改为简化字、通用字；竖排之标点符号，均改为横排标点符号；阿拉伯文之数词词组，均改为汉文数词词组；当时不便于明书以“○”、“×”、

“△”等符号代替之隐文，统以“○”代替；多余之字句，加“<>”保留；辨认不清的文字均以“□”代替；明显之遗漏、错别字句，在“〔 〕”内补漏、正误。

本辑编辑说明

一、本辑是渭华起义的党史资料专辑。除收录了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中共陕东特委、中共华县县委、中共渭南县委的一些有关历史文件外，并收录了有关工农革命军和地方党组织领导群众参加渭华起义的回忆文章，并收入了部分烈士的遗照和重要旧址的照片。其中，杨献珍、尹文王、等史料。邓小平同志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写了“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对渭华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

二、有关渭华起义的资料，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等单位在“文革”前曾收集过一些。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成立后，于一九八二年邀请渭华起义的参加者王云同志，组织西北政法学院的同志做了一些征集研究工

作，同时在《陕西党史资料通讯》第九期上选登了部分重要资料广泛征求意见。一九八三年，省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渭南市委、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均指定专人从不同角度全面进行征集研究；同年九月，省委征委会又邀请部分老同志对渭华起义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座谈。在征集期间，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公室及洛南、丹凤、蓝田、潼关等县委党史办公室也积极配合，并提供了资料。

三、本辑是由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的孙启蒙、王少民、张培林，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的马宝庆、薛建辉同志组织的编辑组编辑的。贾自新同志也参加了编辑工作。

四、本辑资料在征集、整理过程中，曾得到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华县高塘文管所、西北政法学院及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受到广大老同志的热情关怀，特别是当年参加渭华起义的高克林、王云、周益三、李醒吾、李锦峰、王杰等同志，对我们的工作给予

目 录

渭华起义踪迹.....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	(1)
-------------	----------------------------	-----

历史文献

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公函节录.....	(27)
中共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节录.....	(30)
《中央给权志同志信》节录.....	(32)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报告节录.....	(35)
中共陕西省委对许权中旅党组织的指示.....	(36)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号(军字三号)通告 摘录.....	(39)
关于许权中旅中的党的组织情况.....	(40)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	(41)
华县高塘农民总办豪绅之经过.....	(48)
工农革命军从渭华退到洛南后的情形.....	(50)
共青团陕西省委给团渭南县委的公函摘录.....	(52)
中共陕西特委通告第一号节录.....	(55)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第二号.....	(56)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第三号.....	(59)
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	(61)
渭、华、固C.P.、C.Y.联席会议决定临时纪律	

十一条.....	(69)
----------	------

中共华县县委通告第四号（农字第一号）.....	(71)
中共华县县委通告第十号（农字第三号）.....	(74)
中共华县县委、共青固华县县委联字通告	

第三号.....	(76)
----------	------

中共渭南县委特务科临时计划.....	(78)
行动须知.....	(81)
渭南宝化暴动.....	(83)
董育生来函.....	(90)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十八号.....	(93)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二十号.....	(95)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二十一号.....	(99)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二十五号.....	(101)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三号.....	(105)

回 忆 录

有关渭华起义问题.....	潘自力(108)
渭华起义的经过.....	刘继曾(118)

渭华起义片断	杨晓初(122)
回忆参加渭华暴动的工农革命军	高克林(138)
《武玉溪自传》摘录	(154)
渭华起义纪实	周益三(155)
回忆渭华起义中的艰苦历程	王 曙(163)
我的回忆	胡 震(169)
渭华起义见闻记	张归仁(173)
忆去高塘给工农革命军送陕西	
省委文件	董瑞卿(186)
许叔中旅在商洛的一些情况	董祝曾等(190)
我参加渭华起义的经过	许尚志(206)
从富平到高塘	马文彦(208)
回忆史可轩美原遇害前后的情况	郭俊夫(212)
奔向渭华	李 果(216)
我担任唐谢同志警卫员的情况	许天浩(224)
工农革命军退出渭华后的一点情况	尹耕莘(228)
党派我去郿县迎接许旅	姚丹村(231)
(1927)文件	
关于渭华起义的一些情况	崔 明(234)
渭华起义中的中共渭南县委和陕	
东赤卫队	何寓础(237)
渭华起义回忆	渠益堂(243)

宝化事件始末·····	李锦峰(246)
渭华起义中的一些情况·····	王汝昭(251)
回忆渭华起义片断·····	阎德骞(258)
长盛学校与索砚大会···	李慕愚、李茂林、王邦宁(264)
回忆三张、阳郭等地的斗争·····	郭 壁(269)
渭南东原暴动情况·····	冯宏儒(273)
渭南索砚一带的斗争·····	张景骞(277)
白庙大会简况·····	姜兆莹(281)
王塄村的斗争·····	王自新(284)
渭华起义中的儿童团·····	王 杰(286)
一点回忆·····	刘映胜(292)
渭华起义中的中共华县县委·····	王带南(294)
回忆渭华起义·····	王 云(302)
回忆高塘农民自卫团的斗争·····	赵和民(313)
去三要司取枪前后的情况·····	王化民(320)
从击杀李纪宾到参加渭华起义·····	何永安(325)
渭华起义回忆·····	高 赞(332)
回忆东王村的斗争·····	王邦文(336)
初上革命道路·····	种师锐(342)
忆韩良寨苏维埃政府·····	杨康清(347)
回忆大王村的斗争·····	李玉中(349)
我的回忆·····	尹建升(353)

一个惊喜的局面.....郭文斌(355)

渭华起义中的五一县.....徐振化(358)

渭南河北的斗争及信义、隆兴苏维埃

政府的建立.....张文华(361)

伟大的战斗历程——渭华暴动.....李醒吾(365)

国市暴动动员大会的情况.....高文哲(370)

调 查 材 料

关于许权中旅离洛南开赴潼关参战时间

的调查.....卫迪营(372)

渭华起义时期建立苏维埃的情况调查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等(374)

关于保安战斗的调查.....李存哲(387)

关于渭华起义失败后许权中旅在邠县

情况调查.....中共邠县县委党史办公室(390)

关于《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的说明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公室(396)

附 录

《新秦日报》《革命军人朝报》

报道(五则).....(398)

附 图

许叔中旅(工农革命军)进驻及撤离商洛路线图

渭华起义中苏维埃政权分布略图

渭华起义战斗略图

附 图

渭华起义综述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

(一)

(1)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和十九日的反共、反革命的“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之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追随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公开反共，实行“清党”。七月，第二集团军控制下的陕西地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

(2)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发生在陕西省渭华地区的武装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渭南县东南原、华县西南原一带的农民和我党所掌握的许权中旅举行的。这次武装起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

(3) 渭华地区是陕西省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

地方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全省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在冯玉祥反共“清党”时，中共陕西省委将一些在西安站不住或不便工作的党员干部先后派到渭华地区，加强工作，开展斗争。当时陕西省不少地方的党组织受到了破坏，但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基本保存了下来。据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记载，当时全省的七个县党委和十一个县党支部，有三个县党委和二个县党支部在渭华地区，即：中共渭南县委，领导三个区委，二十个支部，有党员二百一十三名；中共华县县委，领导三个区委，二十五个支部，有党员一百八十四名；中共五台县^①委，领导二个区委，九个支部，有党员一百三十二名；中共华阴支部，有党员十名；中共临潼支部，有党员十二名。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后，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又有新的发展。据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党务概况》记载：“华县、渭南各有同志五百余人，而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为全省同志数量最多而成份较好的县党部”；五台县有“同志约三百余人，农民同志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原临潼支部改设成了县委；原华阴支部改设成了区委，属华县县委领导。共青团的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由于这个地区的党、团组

织比较健全，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所以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等五县为陕东暴动区，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

（4）许权中旅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领导的政治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原来的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均隶属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国共合作形式的陕西省省级政权组织），两个单位的各级领导人员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不少学员和队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实际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军事力量。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冯玉祥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阳令史可轩

（共产党员、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校长、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部长）率队东去河南“整训”，实则阴谋伺机加以消灭。在此情势下，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抗冯拒命不赴河南，由史可轩率部开赴陕北山区独立发展。七月十四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从草滩渭河渡口乘船东下，到临潼县交口镇弃船北去，向渭北山区进发。七月二十九日，史可轩被盘踞富平县美原镇的地方军阀田生春杀害^②，部队北进受挫后退至临潼县康桥镇，许权中回队统一指挥，暂属冯子明部，冯任许为旅长。

先后驻防临潼县关山镇、泾阳县云阳镇及三原、高陵县城等地。在此期间，许权中旅收编田玉洁部惠显峰旅“步兵一营，骑兵一连，共四百余人”，收编云阳等地民团百余人，据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报告称，“连前有之步兵两营、机枪一队、教导一队，共一千二百九十人，枪一千零二十支，机关枪三，迫击炮四”。军内党的组织，据上述的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报告，旅设有党团委员会，以杨晓初为书记，除计划并指挥许旅的军事行动外，同时负责渭北的军运工作。据中共陕西省委在此期间的另一文件记载，该旅同时还设有军支，以高文敏（高克林）为书记，高致凯为组织委员，吴浩然（吴天）为宣传委员，军支下设有五个分支。全旅共有共产党员五十三名，共青团员十三名。

（三）

（5）党中央的“八七”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央新的精神，总结陕西地区的大革命及大革命失败后的经验教训，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和《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会议提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

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

“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不仅要力事发展，更当力谋健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指出：“许旅在西北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在现在又为反冯战争中党的唯一的军事力量”；许旅的出路有三，或去洛南投李虎臣的刘文伯部，或图取汉南“以作根据”，或去陕北与共产党员李象九部联合夺取数县“以作根据”。省委指出，“投刘不过是寄人篱下，以图庇荫，不可取”。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公函指出：“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行动”，“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契约债券，分配富户财产给贫民”，“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局面”，“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陕西我们已经有整个的两旅和一些零星队伍”，陕西省委“应首先改变对于我们自己队伍的指导。这些队伍的驻扎地点，应依农运的发展区域和军队易起分化的所在来决定，假使有可能时，自然以多聚些力量

于邻近几县以便造成一个割据局面为最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强，宜分散这些队伍打入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农民斗争。且这些队伍无论是聚是散，必须把它看成工农斗争的副力，切不可反副为主，忘了发动群众”。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向各级党委发出的第三十号（军字三号）通告指出：“党在军队的工作必须有更进一步的努力，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必须有更进一步的严密”。通告要求渭南、华县等县委于短期中添设军事部，须积极分派同志，采用各种方法打入各种武装团体，争取武装群众，并在其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6）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上述指示精神，许权中旅在图汉南、进陕北均有实际困难，又不能在三原、高陵一带久驻的情势之下，于一九二七年年底南渡渭水向商洛山区进发。部队行至蓝田县许家庙，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少数几个人策划部分人员叛变的阴谋破坏活动，处决了参谋主任惠介如，迫使参谋长韩威西等人离队，纯洁巩固了内部。部队到商洛归属李虎臣部，李委许权中为旅长。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驻防洛南县寺坡、三要司（黄村）等地^②。一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号

(军字三号)通告宣布,许权中旅中之中共军支改为旅委员会,仍直辖于省委。关于旅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据高克林回忆,高为书记,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又名李大德)、高致凯为委员^②。为了加强许旅党的工作,在此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刘景桂(刘志丹)、谢浩如(谢子长)、唐澍等到许权中旅工作,军内的党组织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据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日的报告记载,许权中旅的旅委员会下辖的党支部由原来的五个分支发展到十八个,党员由原来的五十三名增加到一百六十五名。部队内部加强了组织整顿,由共产党员代替那些不可靠的旧军官;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派刘景桂等带领一批党、团员,深入到部队驻地附近的鸡头关、窑庄、会仙台、吊蓬沟、三条岭、真人沟、胡家川、大石河、南北炉道等地,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打土豪分财物。在鸡头关公开处决了土豪三名,没收分配粮食三百石。^③当地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进而又推动了部队政治、军事工作的发展。

(7)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前述指示精神,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加强了对群众斗争特别是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

中共华县县委成立了农委，指定了各区的农运负责干部，举办农民训练班和平民学校，开展文字和口头的广泛宣传，秘密恢复农民协会。县委号召“凡同志种家之有无，必须购买武器，如快枪、土枪之类，秘密保存，此事从速进行，刻不容缓”^⑧，并由各区县委各党支部进行检验，促其实现。县委还通过党所掌握的高塘自卫团出布告，“命令各村农民组织团体以自卫”^⑨。在华县县委的具体组织下，何永安、郑如璧、同继志在华县县城西门外击毙了国民党华县县党部主任委员李激石（李纪实）；高塘的四五百名武装农民与六七百名徒手农民、二百余名学生集会，斗争了土豪王文凤等二人。

中共渭南县委在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之后不久即组织了几次反对豪绅、反对反动教职员的斗争。为了培养军事干部，为武装暴动做准备，渭南县委在渭南中学增加了“军事课”，由共产党员教师冀月亭讲课。寒假期间，县委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办了党员训练班，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教育。在县委的领导下，崇凝区委组织了二三百名学生，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在恶绅李玉林家门前示威，清算了其把持多年的地方公产帐目。

中共五一县委组织群众抗粮抗款，迫使地方反动

当局答应了农民提出的一些要求。

(四)

(8) 在渭华地区群众革命斗争不断深入的情势下，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在渭南县爆发了“宣化事件”。

渭南县的槐衙村南，有座“宣化观”，观内原设有宣化初小，后乐育高小亦由县城西关马神庙迁来暂寄其中。乐育高小的一伙反动分子假办学为名进行破坏群众革命斗争的勾当，常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主办的宣化初小作对。为了打击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中共渭南县委在乐育高小内秘密发展党、团员，发动学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田宝丰的斗争，反动的乐育高小校董会则以“解聘”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刘廷献、刘克俭、李彦武职务施行报复。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共产党员李维屏、刘廷献、李彦武等根据中共渭南县委的指示于一九二七年冬将宣化初小改为高小，并由李维屏任校长，党的区委机关亦密设其中。同乐育高小校董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八年春学校开学后，乐育高小的学生纷纷转入宣化高小就学，乐育高小濒临关闭停办，豪绅和教育界的败类景行之、李兰轩、刘明初、薛明璋、王武轩、田宝丰等率领一伙暴徒，于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捣毁了宣化高

小，将宣化高小的教师、学生强行赶出校门，并打伤数人。是日晚，渭南县党、团县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会议决定，组织农民和学生暴力驱逐强占宣化高小的反动分子。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四五百名农民与二三百名学生包围了“宣化观”，反动分子竟挥刀、舞棍、抛砖、飞石袭击群众引起公愤。遂将刘明初和薛明璋当场殴毙，将田宝丰和王武轩殴伤。

(9)“宣化事件”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群众。先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公然宣布“二·二九”群众革命斗争“实属反革命之行动”，严令“渭南、固市两处发生学潮之学校暂停”，“严办共产分子”^①，继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出所谓“整顿学风”的电令，宣布“渭河南北各学校一律停办，切实改组。校长不良者撤换之，教员不良者更易之”，学生“不服从师长者，以共产党论罪”^②。渭华地区的反动当局纠合土豪劣绅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少学校被封闭或解散，先后有四十多人被捕，其中共产党员王文忠（渭南中学校长）、冀月亭（渭南中学教师）后被敌活埋于西安。

（五）

(10)“二·二九”宣化革命行动和反动派对群众

的残酷镇压，激发渭华地区的群众革命斗争进一步开展。据中共陕西省委《政治通讯》记载，中共渭南县委在“二·二九”后积极筹划全县的暴动，并在三月十日前处决恶绅二名，抄没了五家豪绅的财产。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不仅要翻印散发中共渭南县委关于“二·二九”革命行动的宣言起而声援，而且要“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斗争中建立农村苏维埃，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扩大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认为“这不仅是以斗争来响应宣化的斗争，这的确是我们的党在陕西目前所极应进行的唯一工作”。

(11) 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带县委在“宣化事件”后均及时地由县城转移到了乡村，广大党、团员走出学校、机关同农民结合，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

中共渭南、华县县委均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和特务科，区委设特务队、侦探队、交通队，制订了《行动须知》，专事夜间打击土豪劣绅，夺取反动组织的武装。

中共渭南县委于三月十七日发出通告，布置各区

情。据中共陕东特委一九二八年四月九日发出的第三号通告记载，特委于四月六日召开了有全体特委成员，渭南和华县的党、团县委书记，华县县委的特科主任，及许权中旅的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五一县和临潼县的党、团组织书记未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渭南、华县的工作情况汇报，讨论了陕东区目前工作计划情形、许权中旅的行动问题等，通过了《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大纲”指出，特委的“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工作计划”，“是要在最短期间完全实现的”，“是为造成主观条件，使许旅出山，帮助农民暴动”的工作计划。并要求赶四月底完全实现特委工作计划大纲的要求。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特委宣传委员李昌英去固市，向五一县的党、团组织负责人传达了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之后，渭南、华县、五一县的党、团联席会议制定了《临时纪律十一条》。

（14）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渭南、华县、固市等地，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了解陕东区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指导陕东区的暴动斗争。

（15）根据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精神和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的《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要

求，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加强了对农民暴动斗争的具体领导和组织，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有计划地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中共渭南县委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发出第三号通告，部署从五月一日至四日，分片召集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处决豪绅、地主及反动分子的斗争。五月一日，崇凝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人民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处决了为虎作伥的两名恶差，会后示威游行，抄没了恶绅李玉林的商号将财物分给了群众；五月三日，阳郭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群众抄没分配了土豪牛星照的粮食和其他财物；五月四日，三张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收缴了警察分所的枪支，处决了税务所所长。在三个集镇群众暴动大会的影响下，渭南县东南原区各村的农民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开展了起来。

在中共华县县委的领导组织下，第四区委带领党、团员武装于五月三日晚袭击了薛家村的大恶霸薛良臣家，没收分配了薛的粮食和浮财；五月四日，高塘镇举行群众暴动大会，会后查抄了薛良臣的商店，烧了帐簿，分了财物；五月五日，东王村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会后查抄了土豪杜金科的

财物。

中共五一县委组织了特别武装队，查抄了劣绅张克俭的财物，处决了土豪韩大顺、黄五纪等人，烧毁了敌军的西板桥粮台，在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成立了信义区和隆兴区苏维埃政府。

(16) 为了加强渭华地区的农民武装骨干力量，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成立后，从华县、渭南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由共产党员王松年(王化民，中共陕西省常委)、薛自爽等带队，到驻洛南县的许权中旅学习军事。四月下旬，许权中旅党组织派共产党员张汉俊，率领在许旅学习的渭华地区军事人员返回渭华，并带回一批枪支和手榴弹。这些军事人员开始以“踏团”的名义进行武装活动，后由陕东特委正式命名为“陕东赤卫队”，归特委直接领导，任命张汉俊为队长，薛自爽为副队长，冯莽浩为党支部书记。下辖三个分队和一个由少年组成的大刀队，初有三四十人后发展到百余人。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移驻高塘镇西南的塔山，构筑工事，设立枪械修理所，储备粮食，形成一个军事据点和后勤补给基地。陕东赤卫队政治素质强，战术灵活，又熟悉当地群众和地理，后来在配合工农革命军反对反动派的军事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七)

(17) 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经中共陕西省委给许权中并转旅委及全旅同志的指示信指出，许旅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不是许旅的出路，时时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群众发动斗争，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副力。关于许旅脱离李虎臣后的去向，中央指出，一是开赴陕西关中农民运动和党的力量较有基础的地方帮助，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形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二是去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三是开赴鄂北，准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那条路，何时脱离李虎臣，中央指示可根据实际环境和动作时的实际情况，由中共陕西省委和许旅的党组织协同决定。当时许旅共有枪一千八百支，中央要求全旅扩充到二千五百人，并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多介绍同志及表现好的农民到许旅当兵。中央还要求许旅党的组织注意纯洁内部，以党、团员代替旧军官，加强组织发展，加紧党内的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政治思想和政策的教育，为部队的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在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为陕东暴动区，组织农民武装起义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给许权中旅的党组织

写了一封指示信，指示许旅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成立后，许权中旅的党组织派代表出席了四月六日召开的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许旅的行动问题，特委的《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并规定由许旅“调来一队约三十人，实行游击战争”。之后，特委书记刘继曾又亲赴洛南，向许旅党组织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和特委的要求，要许旅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义。

(19) 一九二八年四月，冯玉祥与奉军及河南地方军阀樊钟秀激战于豫东、豫北和豫西，令驻陕的宋哲元部赴豫参战。宋哲元率部东出潼关，冯玉祥在陕的军事力量空虚，李虎臣遂联络原国民二军各部发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面调兵围攻西安，一面集军开赴潼关欲断冯部回陕的归路，许权中旅亦在调赴潼关作战之列。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权中旅不去潼关参加军阀混战，准备参加渭华起义。旅党委在讨论执行省委的指示时发生意见分歧，多数领导成员同意省委的指示，主张拒绝执行李虎臣的命令，部队不去潼关，开赴渭华参加农民暴动。许权中主张先攻占潼关，利用军阀混战再到渭华参加农民暴动。遂决定，派共产党员雷天祥率教导营一部去渭华配合农民武装开展斗争，余皆于五月七日^①离洛南开赴潼关参加反冯战争。

(19)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日，李虎臣部与冯玉祥部激战于潼关南五六里之北山，下午三时李部被击败^①。当晚唐湖、刘景桂未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杨晓初，率领一部撤出战斗向渭华地区进发；许、杨发现部队撤离潼关后，亦追赶部队向渭华而来。部队抵达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举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摘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并对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部队抵达华县高塘镇后，地方党组织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会上宣布“工农革命军”^②正式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中共华县县委、工农革命军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有影响的革命人士讲了话；并公开处决了三名反动分子，没收分配了劣绅的粮食和浮财。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

工农革命军由唐湖任总司令^③，刘景桂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廉益民（卢少亭）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许权中任军总顾问，杨晓初任军财政经济委员。军下辖四个大队及赤卫队、骑兵分队，赵雅生、武丕模、谢浩如、雷天祥分任大队长^④，张汉泉任赤卫队队长，许权中兼骑兵分队队长。全军近千人^⑤。军队中还成立了士兵代表会议。

(20) 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再次到渭华地区检查工作。潘自力在高塘以南

的渭峪口召开了有工农革命军军委、司令部、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负责人参加的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目前斗争形势、建立苏维埃、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等问题。会议认为，建立苏维埃是正确的，筹备建立渭华苏维埃政府也是正确的；地主的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但是会议未定出具体办法，加之后来忙于战争，土地虽宣布没收但未进行分配）。鉴于许权中在许旅的军事行动上未按照省委指示进行，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提出“永远开除”许权中的党籍。潘自力代表省委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对许的处分太重，以后报告中共中央，中央也未批准工农革命军军委对许权中的处分^①。

(21)工农革命军成立并同农民运动相结合，遂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北至豫陕大道，南至秦岭北麓沿山，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渭华起义进入了高潮。在起义的中心区域内，反动的基层政权组织全部被摧垮塌台，一村为单位或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据调查，渭南、华县、五台县共建立了四十八个区、村苏维埃。大部分基层苏维埃政府建立有赤卫队。有的赤卫队并有步枪等武器。如华县算王村赤卫队有步枪十一支，东王村赤卫队有步枪四十一支。

在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的紧密配合下，基层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群众向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发动猛烈的进攻。先后清算斗争了一百五十多名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其中处决了六十余名最坏者，没收了地主的粮食和浮财，将其中的一部分分给了穷苦的群众。基层苏维埃政府大都办起了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和儿童团，开始组织群众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苏维埃政府提倡男女平等，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提倡妇女放足。起义区域内呈现一派崭新的社会政治景象。

(22) 冯玉祥在取得潼关战役的胜利、巩固西安的城防之后，在渭南、华县聚集了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三个师，并调集渭华一带的警察、民团，对起义的中心区域实行军事围剿。渭华起义的军民同反动派进行了竟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主动到外线出击，袭击华县县城，截击敌军辎重，破坏交通及通讯设施。第一次敌以一个旅由渭南县城出发沿龙尾坡向起义的中心区域进攻，妄图经崇凝攻占塔山，被我军民英勇击退。第二次敌以一个骑兵师从华县县城出发向高塘进攻，妄图经大明寺攻占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地高塘镇，在我军民的首尾夹击下而撤退。第三次宋哲元督军三个师分三路向高塘和塔山进攻，

激战竟日，终因敌众我寡、力量过于悬殊，我军退到牛峪口、箭峪口、涧峪口一线，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起义区域全为敌军占领。是役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等英勇牺牲。

(八)

(23)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同敌激战竟日后退入渭华南山。唐澍、刘景桂率领的大部于六月二十五日退到洛南县的两岔河和保安两镇；许权中、杨晓初率领的一部退到蓝田县的许家庙一带，与蓝田县委掌握的抄王村自卫分团合编隐蔽。

(24)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李虎臣的五个残旅在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向驻保安镇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进攻。因我侦察工作有误，将敌军七八百名错报为百余名，军委据此决定由总司令唐澍率近百人驰保安镇救援，致被敌包围，唐澍等英勇牺牲，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等被俘后壮烈就义。此时，从高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书记刘继曾返回，抵达两岔河，任工农革命军党代表。刘继曾、刘景桂和许权中、杨晓初分别率部会合于蓝田县的张家

坪。刘继曾召集活动分子大会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秘密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暂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⑧后许权中率部归刘文伯师，任旅长。八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迫出商洛进入河南，许旅在邓县被打散。

(25)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起义地区的人民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华县的高塘和渭南县的崇凝分设县佐，专事镇压屠杀参加过起义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学生、农民。凡是起义波及到的地方，反动的地方当局均成立所谓“清乡团”，实行反动的“连坐法”。土豪劣绅、警察差役、地痞流氓，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反攻倒算，恣意杀人放火。数百革命人民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剜眼、掏心、断肢、分尸，惨绝人寰。有的父子同时遇难，有的兄弟同日遇害，有的全家被杀绝。渭华原上一片火海，许多群众的房屋被焚毁，有的房地等财产被抄没“充公”。反动派又玩弄“以金赎罪”的把戏，迫得许多群众卖儿卖女，倾家荡产，数以千计的群众背井离乡流落乞讨。真是：“渭华原上腥风血雨鬼见愁，渭水两岸暗无天日民遭殃，无村不戴孝，处处有哭声。”但是革命的人民是斩不尽杀

不绝的，革命的火种是任何反动力量扑不灭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渭华地区的人民群众采取各种不同方式，仍然继续不断地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26)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工农群众和军队相结合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虽然由于客观上敌强我弱，主观上领导缺乏经验，以及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政策方面有某些失误，渭华起义遭到了失败；但是它在革命转入低潮，斗争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争，教育和锻炼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人民，使陕西地区的党组织经受了考验，培养了干部，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对于陕西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进行武装斗争，起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因此，这次起义不只是陕西地区党的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而且在我们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中有一定的影响。

渭华起义的勋功伟业永志青史。

渭华起义的英烈永垂不朽。

(执笔：贾自新、王少民、马宝庆)

注：①五一县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新设置的县治，以渭南县渭河以北的辖区为辖区，治所设固市镇，故习惯亦称固市县。

②史可轩在富平县美原镇殉难的时日说法不一，本文采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记述。

③参阅董悦贤、张长玉等人的回忆材料，见本书一九〇五一—一九一五页。

④关于许权中旅中共军支改为旅党委后的领导成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⑤参阅吉进山的回忆材料及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新秦日报》报道，见本书一九二、四〇〇页。

⑥⑦引自中共华县县委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第四号（农字第一号）通告，见本书七二页。

⑧据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新秦日报》报道，见本书三九八页。

⑨据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人朝报》报道，见本书三九八页。

⑩参阅王云的回忆材料，见本书三〇七页。

⑪参阅董敬舒、杨正兴等人的回忆材料和卫迪普的调查材料，见本书二〇〇、二〇一、三七二页。

⑫据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新秦日报》报道，见本书四〇〇页。

⑬关于许权中旅起义后的名称，现有的资料中有“工农革命军”、“陕西工农革命军”、“西北工农革命军”等多种记述，本文据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八月一

日关于陕西的军事情形、各地党部的组织与经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见本书五〇页。

④关于唐谢在工农革命军中的任职称谓，现有的资料中有“总司令”、“司令员”、“前敌总指挥”等多种记述。本文采多数说之“总司令”称谓。

⑤关于工农革命军下设之大队数及各大队之队长，现有的资料中有“三个大队”、“四个大队”、“五个大队”等多种记述，各大队的队长记述也不一。经考证本文采用“四个大队，赵维生、武丕襄、谢浩如、雷天祥分任大队长”说。

⑥关于工农革命军初成立时之人数，现有的资料中有“五六百人”、“七八百人”、“近千人”、“一千多人”等多种记述。本文采“近千人”说。

⑦参阅潘自力的回忆材料。见本书一一二页。

⑧参阅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关于陕西的军事情形、各地党部的组织与经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见本书五〇至五一页。

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 省委的公函节录^①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

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行动。这个直接行动正是土地革命之开始，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契约债券，分配富户财产给贫民，更都要农民自〔己〕动手来干，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局面。陕西的工农运动能在上述的布置中迅速的发展起来，则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才能在陕西生长，否则工农群众没有深切的政治观念，则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心便无从产生。

所谓时机成熟的条件：第一，我们军队驻扎的地方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农的自卫组织；第二，我们党在那个地方要有指导的权能；第三，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局面；第四，军队的本身在动作时要较有胜利把握，不至一开始便被敌人镇压下去。假使条件不

成熟，我们可迟缓一点动作。但在没动作前须竭力使这些条件中的主观成分达到成熟境地。万一环境十分不相宜（即是工农运动不易发展而敌人大军又正集中的地方），亦可采用移动的方式，到农运发展的地方去参加暴动。不过这种移动，决不是将许旅移到三原帮助二军反冯的用意^①，而是以宜于农暴割据为依归的。

陕西的军事运动是较别的省为有基础。……依数目说在陕西我们已经有整个的两旅^②和一些零星队伍，较之广东仅有两千多人的军队便能造出广东海陆丰的暴动局面的已多了一倍。但广东较之陕西却多了许多完成暴动的条件。这些条件中，军阀军队的动摇，我们队伍和敌人倒戈，工农军的广大组织，多数同志的武装化，都成为军运之新的主要方针。陕西省委根据这些方针，应首先改变对于我们自己队伍的指导。这些队伍的驻扎地点，应依农运的发展区域和军队易起分化的所在来决定。假使有可能时，自然以多聚些力量于邻近几县以便造成一个割据局面为最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强，宜分散这些队伍打入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农民斗争。且这些队伍无论是聚是散，必须把他看成工农斗争的副力，切不可反副为主，忘了发动群众，造成工农运动中军事投机的危险。

注：①本文原标题为《中央公函》，现标题是编者加的。

③“许旅”指由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的一部，“二军”指驻湖北的原国民军二军各部；“冯”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③“两股”指由共产党员许叔中、李象九任股长的两个股。

中共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节录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陕

西代表出席，中央会议决定）*

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城市和矿山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发展到政治斗争，造成农村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在农村领导自发的斗争转变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造成乡村的割据。进行反革命军队的兵士工作，从军队中反抗官长以及经济的日常斗争做到兵变与农民暴动联合，撤除反动民团的武装，实行工农武装训练。在另一方面彻底的肃清党内的机会主义，使每个党员参加斗争，从斗争中不断的坚决改造党，使之成为真能领导群众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如此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的割据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

数县的割据局面。陕西的党必须如此艰苦有计划有步骤的从日常斗争中，发动群众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的革命基础，然后才能达到革命的前途，而不致于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又从新作出不要群众的军事投机或小资产阶级拼命的盲动主义的错误。

- 《陕西工作决议案》原载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题尾内之“一九二八年”是编者考订后加的。

《中央给权忠同志信》^①节录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

陕西同志带回

权中同志并转旅委及全旅各同志：

陕西省委负责同志来，得知你们的近况，中央对于你们今后的工作有下列的指示：

(一) 关于党的一般军运的原则与策略，现在节录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致朱德同志信的几段，你们详细读阅，即可明了。

(二) 根据这些原则与策略及你们特殊情形，你们现在应注意与执行者有下列几点：

1. 你们现在寄生与李虎臣^②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争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陕西的军队无论他是属冯玉祥、岳维峻或李虎臣以及一切一切的杂色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你们有了革命的倾向和表现，不仅是李虎臣并且一切的反动势力都会要来包围你们解〔决〕你们，所以你们自现在起时时要特别戒严，以防人来包围和解决。

尤其时时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发动群众的斗争，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助力。至于脱离的日期，可根据实际环境与你们的布置与省委协同决定。但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的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要被他们解决的。

2. 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切军官应尽量换成我们同志，有反动倾向的，应不姑息的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党的组织应大大的发展，尤其在士兵中要尽量发展。第三，扩充军队，你们现有一千八百枝枪，至少可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可要求各地党部多介绍同志及好的农民来当兵。第四，加紧党的训练，至少要使一班（般）同志都明了党的新的政策、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并有决心为新政策来奋斗来牺牲。

3. 你们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现驻地三要司农民运动及党的力量都没有基础，又在敌人四方包围之中，恐不能久驻。据我们现在想到的，你们的出路：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预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那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

定——由陕省委决定。我们在那里有人，且邓^②近又说我们办教导团，你们到时，可互相策应地帮助发展豫南及鄂北农暴，形成一支大的军事力量。

4. 万一不幸而遭失败，可将各种武器交给有争斗地方的农民，同志可到农民中去秘密训练农民。

现在整个的革命的局面，是很可乐观的，敌人内部自相冲突，各地工农暴动风起云涌，敌人的士兵都动摇起来，拿起枪来帮助工农暴动，统治阶级的政权，没有那一个能有一时的稳定。他们的政治经济均到了绝境，毫无办法。革命潮流，一天一天的向上高涨，只要我们能努力干去，胜利是要归我们的。

中 央

注：①“权忠同志”即许权中。

②李虎臣原系国民军二军将领。

③“邓”指邓宝珊。

中共陕西省委军委报告节录^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许旅^②——新近在关中收编民团七十余人，在泾阳收编云阳〔民〕团三十余人，在高陵收编田部^③步兵一营，骑兵一连，共四百余人，连〔前〕有之步兵两营、机枪一队、教导一队，共一千二百九十人，枪一千零二十支，机关枪三，迫击炮四，子弹不一致，少的仅六、七排，多的不过八、九十排……许旅中，除军支外，另有党团的组织，计划并指挥本旅军事行动外，并负河北^④军运之责，旅党团委员会书记杨晓初。

注：①本文原标题为《陕西军委报告》，现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许旅”指许权中部。

③“田部”指田玉洁部。

④“河北”指渭河以北。

中共陕西省委对许权中旅党组织的指示^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党在西北的军事基础过于薄弱，只有许旅和陕北的李营^②两小部分。许旅仅约千人而枪械又不十分充足，连同手枪计算在内，不过八百枝。值此冯与反冯势力已经开始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势力——许旅——在党的反冯政策之下，不能不实行参加。可是参加既不容易，而参加之后，前途又不可十分乐观，所以对于许旅的行动，应有谨慎的计划。许旅在西北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在现在又为反冯战争中党的唯一的军事力量。许旅中负责同志亦应深刻的了解此点，秘密的适用党的政策，积极的实现党的决议。

（1）限各地于最短期间，将前次所规定第一批应派的同志一律派去。并积极的介绍精壮的农民，召被恶势力压迫立足不住的武装农民团体，加入许旅，以补充许旅的实力。许旅中所有反动分子，应运用灵活的手腕，采取积极的方法，次第扫除干净，以免到了紧急关头，他们在内部牵制捣乱。对敌人不能用宽

大容恕的政策，对敌人宽大，即是帮助了敌人，容恕他们盘据在内，这是何等危险的事情！应速改从前的宽大政策，肃清内部。

（2）对于此次的反冯战争，应尽可能的积极参加。第一应注意影响冯、甄^②两人，改变他们的犹豫态度为积极的反冯态度，团结陕军各部，一致的坚决反冯。

（3）如冯子明能改变态度，实行参加反冯，则许旅应借机请求开至泾、原前方，驻扎云阳一带，与云阳民团联合一气，帮助他们截收一军^③的及各部的逃兵的枪械，铲除那一带的土豪劣绅，务期尽净。如果冯、甄不动，不能开往泾、原时，则应积极准备军事行动，乘机袭击一军的一部分，抢取军装，立足不住时，即可透山或一直到宜川，或据酌情形与合阳之□或耿^④先结合。

（4）反冯胜利是我们的希望，即使无胜利可言，我们当然是参加到底的。不幸而失败了，许旅的出路有三：（1）去南路投奔李虎臣的刘文伯；（2）图取汉南，以作根据；（3）遁入北口，与李部^⑤联合，夺取陕北或陕北的数县，以作根据。在这三条出路中，投刘不过是寄人篱下，以图庇荫，不可取。汉中既易据守，又易发展，且汉南农民革命情绪较为高

滋，易于接受土地革命政策，与革命前进较为有利，但党在汉南的工作方才着手毫无根基，取道须冲过一军的防地与战线，事实上不容许，然后才能征图进山，不可取。若往陕北，地瘠民贫，但是过往陕北的，无论是哪一条路，宵小往往能图。而党在陕北，又有相当的基础，约有同志七百余人，且有李部，合在一起，约有枪两千枝，已足以抗拒井^②了，若再能联合魏盛平两部成一部，一同北上，则至少已可以占据宜川、延长等县，以作根据。此为策之上者。应摒弃甲、乙两策，而取第三步出路。

注：①摘自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目前军事行动决议案》，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③“李营”“李部”指共产党员李象九所部。

④“冯、甄”指原国民军二军的冯子明、甄寿瓌。

⑤“一军”指原国民军一军即冯玉祥部。

⑥“耿”指原国民军二军的耿庄。

⑦“井”指井岳秀。

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号 (军字三号) 通告摘录^①

革命潮流继续高涨，我们的军事工作日益紧迫，可是反革命势力对于革命势力的压迫与仇视亦日益趋甚。所以党在军队的工作必须有更进一步的努力，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必须有更进一步的严密。

渭、华、长、原四县一律须于短期中，添设军事部；各直辖区委，如有必要时，亦可设军事部，但须先报告省委，得省委之批准。

从前之第一军支^②改为旅委员会，直辖于省委。

各市、县委须积极分派同志，采用各种方法，有计划的打入各种武装团体中去，抓获武装群众，努力发生并发展党的组织。

注：①摘自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三十号
(军字三号) 通告。

②“第一军支”即许毅中旅中的中共军队支部。

关于许权中旅中的党的组织情况

洛南告急(一) 三宅军

第一军支设在许权中旅，书记高文敏，组织高致凯，宣传吴天长。第一支部设在教导营一分队，第二支部设在教导营二分队，第三支部设在教导营三分队，第四支部设在一、二营，第五支部设在教导营下级军官中。全旅党员五十三人，其中士兵三十三人，下级军官十一人，团员十三人。

(二)

省东南：洛南县之三要司镇，有旅委员会一，共辖支部十八，同志数量一百六十五人。

注：本文(一)摘自陕西省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文献残片；从内容看是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初的文件；本文(二)摘自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关于组织概况的报告，标题是“编著的”。

中共陕西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

各级党部：

渭南恶绅景行之、李兰轩及教育界反动分子刘明初、田宝丰、王武轩与薛明彰等，于二月二十八日带领流氓走狗多人，闯进宣化学校，将宣化学校之教员学生全行赶走，便将宣化观以武力夺据去了，于是激起了渭南全县学生与浠西里全里民众的公愤，于二十九日黎明时，即在宣化观外集合了五六百农民、二三百学生，齐喊“打倒恶绅”的口号，哄进宣化观中，将刘明初、薛明彰二人用杠棒、石块当场击毙，将田宝丰打了个半死，把王武轩倒栽葱的投入井中。只可惜景行之与李兰轩二人于先一日晚因要过瘾而回家，竟然免脱了。这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当然立即会引起全县人民的注意，哄动了全县。一般民众自然是无不称快，只有驻军、官厅以及豪绅们则于恐怖惊惶之下，一定要作最后的挣扎，用白色恐怖手段来镇压。因而军警衙役四出捕人，凡教职员、学生、浠西里的农民与一般学生的父兄皆在被搜捕之列。军警衙役等借此勒

索凶殴，无所不为，闹得日夜不安，鸡犬不宁，学校都无形解散了，教职及学生也都四散了，渭南全县整个的入于白色恐怖的骚乱状态中了。民众于此更深刻的认识了豪绅的残酷，军警、官厅只是豪绅的保镖者，而斗争的情绪更为高涨，斗争的决心更为坚定了。所以宣化斗争有日渐扩大深入，一直发展到渭南全县大暴动的趋势与可能。

渭南县委在此次斗争中的确是站在民众的前边领导民众向正确的道路前进的，他们在斗争发动之前，能注意到民众的力量，领导学生及农民群众来参加这一斗争，他们在斗争开始之后，能有继续发动群众努力，使它延长扩大的计划，这都是领导斗争的正确策略。陕西各地过去简直没有发动斗争，即有亦不是不彻底的算帐，就是纯党员的暗杀，甚至有以命令党员群众将恶绅痛骂一场为称快（长安县委）；有民众起来要用他们的力量在成万的群众大会中打死恶绅，而当地负责同志反以身家性命担保，替恶绅说话，阻止民众（华县县委）等怪表现。宣化斗争在陕西党的工作上，的确是一新纪元呵！

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的勇敢的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并不断的

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装，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纷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这固然不是一天两天急切所能做到的事，可是这是由此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形成的，决没有什么阶段可分，亦决不容许徘徊观望而有所等待的。我们看最近月余农民自发的原始式的暴动，在河北、西府、东府等地，此起彼伏的不断的爆发，可以证明了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我们再看大小新旧军阀与省、县政府以及一般豪绅对于农民的剥削压迫，仍在那里一套一套的翻新花样，想尽方法的来使之加重，即可以估定农民的革命情绪只有继续高涨，农民反抗一切剥削压迫的斗争亦必是日益加剧，只要我们的党能站在民众的前边，积极的领导民众不断的与一切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并能领导这种无组织的原始暴动，使之成为有组织有弹性的斗争，继续延长而扩大之，与各地有组织的民众斗争，在斗争中不断的联合会集而形成一县或数县的民众大暴动，则全陕的总暴动决不是空谈妄想，也不是几年几月后而

才有希望实现的事。而的确是由现在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即可以实现的。其次决定于群众斗争的程度。各地对于宣化斗争，不仅应翻印渭〔南〕县委办的《渭南农民、学生为什么要打死恶绅刘明初及败类薛明彰呢？》宣言，代发传单，努力向民众宣传，并领导民众团体起而声援，而要更进一步的切实执行下列的指示：

(1) 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城市中则应立即动员，打入手工业工人及劳苦群众中去，发动经济斗争，渐次扩大为城市大骚动，对于小商人亦应努力领导他们起来作反抗剥削的斗争，在学生中则应努力发动学生争本身利益及反抗反动教职员的斗争，这不仅是以斗争来响应宣化的斗争，这即确是我们的党在陕西目前所极应进行的唯一工作。

(2) 在各种斗争中须坚决的领导群众，用群众的力量，使斗争由投入扩大而一直转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

(3) 在各种斗争中，即可建立农民苏维埃——乡村农民代表会议，指挥斗争。不惟不要呆板的去恢

复农协或组织农协，而且要尽可能的建立指挥斗争的乡村苏维埃。若是其他农民对于农协怀有信仰，则当然以农协来指挥斗争为顺利，可是切记的是要在斗争中来恢复他。

(4) 在斗争中武装同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袭击摧毁并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的武力——军队、警察、民团等，并夺取其武装，以武装同志、武装工农。

各地对于游击战争的意义，现在犹多不了解，总是派几个或几十个同志凭空的组织几队游击队，在深夜旷野中偷偷的暗杀上两个恶绅，就叫做开展游击战争。完全失掉了群众，只能叫做特务工作，决不是游击战争。所谓游击战争，是要在群众斗争中，将勇敢急进的分子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杀豪绅、杀官吏、杀地主、杀一切反动派，夺取武装，破坏反革命的交通，如拆毁桥梁、电线、车道等，破坏反革命的征收机关厘局、税卡、粮秣局、仓库等，破坏反革命的统治机关，如捣毁衙署、团局等。所采的战术是游击战术，忽起忽没，忽聚忽散，避实就虚，避大击小，或者散伏农村，或者隐聚山中。游击战争的开展，要有群众，而游击战争的主要目的，尤在发动群众，这样的游击战争，才能扩大为大的民众暴动。(8)

各地应立即改正过去的错误，在斗争中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尽他——游击战争所应尽的任务。

(5) 各地不仅应立即发动群众斗争，并应不断的发动民众的各种斗争，在每一斗争中，都应努力使之继续延长扩大。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而军阀们的剥削压迫又日益加甚，农村的经济恐慌已达极点，一般贫苦农民的脑海中都充满了痛苦与愤激，这正是发动斗争的好时机。革命的爆发须要抓住时机，这一个爆发斗争的好时机，决不要轻于放过，否则就是出卖革命。

(6) 各地于斗争开始后，应即全体动员，除努力的继续延长扩大已发动的斗争外，并应普遍〔遍〕的陆续发动种种民众的斗争，以斗争来响应斗争，一直的汇成该地的民众大暴动。

(7) 陕西虽非工业区，没有大量的生产工人，但是若不将城市的手工业工人及劳动群众抓住，则城市中连响应作用也失却了，所谓大暴动与总暴动是不容易取得胜利的。各地现在应立即用最大的努力，打入手工工人群众及一般劳苦市民中去，发动并领导经济的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党的组织，树立党的基础。于不断的斗争中，造成城市的大骚动。

(8) 各地过去统通的犯一错误，即是但有一点

事故发生（也可以（说）就是斗争罢），不唯忘了他的主要工作——发展组织。而甚至连各种会议都不是忙的不能开，就是怕的不敢开了。于每一斗争发动时，即应有发展组织的要求计划，于斗争中时加督促，务使能依照原定计划而实现之。

（9）各军队的武装同志应尽可能的尽量在斗争中尽他们应尽的责任——帮助农民斗争，民众斗争发展到相当程度，则应采用各种方式（兵变、携枪潜逃等）实行破坏反革命的武力，领导革命的兵士群众，携带武装，散布到农村，帮助农民作游击战争，有组织农民革命军可能的，即应与武装农民共同组织农民革命军，以作农民大暴动的前锋。

常务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

• 本文原标题为《常委通告第三十九号》，现标题是编者加的，并略有删节。

华县高塘农民惩办豪绅之经过*

高塘（属华县）农民要求惩办当地豪绅的经过：

我党在一九二五（年）冬，即在高塘开始农运工作。一九二六年春，高塘武装农民两三千人，驱逐久霸高塘九里总团团长孙景福；本年夏，曾与刘镇华的军队两连武装冲突一次；冬季刘氏军队失败，东窜过高塘时，被农民收缴步枪约百余支，当地民团亦积聚步枪约二十余支。去年春高塘九里民团被我们同志抓到手里时，乡村农民的枪支遂已被当地豪绅骗去当军官，民团的步枪尚保存着。高塘区农协成立后，该团改称为高塘农民自卫军。冯玉祥背叛革命后，华县县委为保存该团枪支起见，复更名民团，但领导权仍为我们的同志。高塘镇因距华县县城约五十里，在事实上该地民团不意（异）第二个县署，所以即引起高塘王文凤、杜炳耀两豪绅，在去年十一月勾结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企图夺取该民团领导权。我党为巩固高塘民团在我们支配之下起见，逮捕王、杜两豪绅，召集武装农民大会惩办。计当日到会武装农民约四、五

百人，徒手农民约六、七百人，高小校学生二百余人。开会时群众的情绪非常高涨，要求拉出被捕之二豪绅。及二豪绅被送至大会时，群众高喊：“把这杀了！”武装农民上前一拥，意欲自动的杀死该二豪绅。但以我们同志的阻止（执行县委的意见），结果使二豪绅得间逃遁。

• 本文系中共陕西省委《陕西政治党务报告》之第三节，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三十期（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标题系编者所加。

工农革命军从渭华退到洛南后的情形^①

工农革命军六月二十日在渭华南原一带与敌军作战失败后，退入渭华南山，只住几日，因给养发生问题，二十五日退驻岭南（秦岭）洛南之两岔河与保安两镇。七月初一留驻商洛之李虎臣残部及当地豪绅所领导之红会，向我们驻保安的一大队（约百余人）红军进攻。因我方侦察工作不好，敌军七八百人，报告百余人。军委根据这种报告，派总司令唐谢由两岔河带一大队去救援，结果全军覆没，唐谢阵亡，许多干部同志失踪损失。两岔河之红军及总部合计约二百人，闻讯后，在李虎臣残部来攻时，即退驻蓝田三流峪及张家坪。到张家坪后由农（党）代表刘继曾同志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今后该军的出路。根据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只得暂时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宜暂时秘密起来，军事行动实际上仍受军委的指挥。同时与蓝田除家店^②一带的民团合并，暂改编为民团，所余的红军仍不与混合，编为两大队。徐家^③的民团人数约二

百余，有枪百余枝，内有同志十余人，甚好，受冯系军队进攻，目前亦无出路，曾要求与我们合并，公推徐同志^④为领袖，使有机会将易帜行动起来。以上决定，省委除批准外，给军委工作更有许多的具体指示。

注：①摘自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关于陕西的军事情形、各地党部的组织与经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③“除家庙”，“徐家”均指许家庙，“除”，“徐”系“许”的错别字。

④“徐同志”指许权中，“徐”系“许”之别字。

共青团陕西省委给团渭南

县委的公函摘录①

收阅你们十二月十七号发出的信，知道你们最近工作是努力的，是积极的。省委本你们这封信与张○○同志②带来之报告及与张同志之谈话，归纳起来，对你们有下列主要之指示，望接到后，认真讨论与执行。

1. 自省委扩大会后，渭南在工作过程中，有好几次反绅反反动教职员……斗争，所以工作才渐有起色。赤水政权并未完全在农民手中，反动派也并不是，农民同样遭受豪绅、税捐……之剥削压迫，岂无斗争之对象？即赤水建立起苏维埃也要斗争，使革命扩大。反动势力大的地方我们要斗争，反动势力小的地方我们也要斗争，使革命尽量深入并扩大。渭南既有许多机关都在我们手中或影响之下，就应该坚决的、勇往直前的积极引导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直向暴动的路上走。

2. 农民协会应在斗争中继续不断的恢复与发展农民武装，更为迫切。渭南在我们指导下的农民武装，现在仍是民团，这依然是自卫性质。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指出：我们要在陕组织农民革命军，渭南即应执行，民团自卫军改为农民革命军。敌人的武装，如袁绅领导下的民团……设法夺取，开始组织之保安队也要不客气的拿在手中。军队打仗开拔之际乘机领导农民抢夺军械子弹，经常把忠诚勇敢之贫苦农民，即编成五人至七人之小组，预备此项工作。农村中武装青年团体，应刻即进行“一切政权归农协”、“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一村一区农民势力若强大即实行政权归农协。你们说赤水反动势力微弱反证出来我们势力强大，省委要你们在赤水就实行政权归农协斗争。

3. 农民暴动，兵士兵变来赞助是非常需要的。你们县委应设兵士工作部，经常注意此项工作。兵士工作之对象应将警察、保安队都列在内。驻军虽然肯流动换防，工作不易，但不能因此而不作兵士工作。要认清在渭南驻的军队，你们工作做了多日他开上走了，是不是工作就完了，其实那成绩仍在，如用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另一个地方的CY可继续工作。尤其在暴动事先，要想尽方法宣传煽动兵士。

注：①摘自共青团陕西省委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号公函。原文标题为《省委公函二十九（渭字第一号）》，现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张○○同志”指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张宗道。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第一号节录^{*}

渭、华、固县委，临潼区委，

根据省委常委三月二十二日会议决定，划临、渭、二华、固为陕东暴动区，并组织一特委特指导陕东各地斗争，并准备暴动，特委三人即于四月一日开第一次会议，成立组织，开始工作。

特委直辖于省委，专指导陕东区各地斗争与暴动，各县委、区委在斗争方面，无论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均应受特委之指导。至其经常党务，则仍归省委直接指导。

陕东特委会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

^{*} 本文原标题为《特委通告第一号》。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第二号

各级党部：

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乘着“二·二九”事件，已经大施其白色恐怖手段，推残了陕东一带各中学及各高小，现在省政府已更进一步的向我们进攻。已经命令县公署训令教育局停办全县各地各级学校（此通令几日内即可发来），这种一律推残各级学校的意思，就是一方面想一网打尽我们在乡村的初级革命教育基础，防止我们在乡村中的活动，一面即可纵任县中反动爪牙完全把持乡村教育机关，实行其反革命的教育宣传。我们本着利用时机发动斗争的原则，应积极坚决的准备反攻，打倒军阀走狗县政府教育局这种推残教育的反动命令。故特委决定以下的办法与步骤。望渭、固两县切实迅速讨论执行。如临潼、华阳〔阴〕亦有此项训令时，亦应照着以下办法，积极动作。

（1）各级党部应即刻动员全县各地所有小学教师同志，宣传煽动其他非同志的小学教师，共同起来推翻县政府教育局这种停办、改造小学的反动通令。

务期于几日内将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一俟教育局通令到时，马上即用小学教师联合会名义发表宣言反对（除由特委拟印分发外，各区须尽可能的印发许多小传单），同时必须继续上课，不得随便停止校课，离开学校。

（2）动员农村支部及各小学全体同志积极宣传，煽动联络，务期取得学生的拥护与学生家属的同情，一面组织学生家属后援会，一面组织各小学校学生会及各小学校学生联合会。这两种组织的作用即一面发来宣言、传单，反对反动县政府教育局这种摧残革命教育的命令，一面即挽留各小学旧有的教职员，拒绝新委教职员。必要时，即以非常手段对付新委教职员。

（3）到此时如果反动县政府派军队警察用武力解散各小学时，我们即须号召〔召开〕群众大会扩大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到县署示威游行，遇必要时，即以武力〔力〕对付军警。

（4）以上这几项办法的步骤，总以煽动群众取得学生及其家属同情而扩大斗争为原则去做。

（5）我们在煽动其他小学教师及学生家属时，除说明反动县政府及教育局无故摧残教育外，其次必须揭破反动派的停办改组各小学，完全是位置私人的

饭碗问题。——立会会合郑联辉等小报内日八午前在
（6）这项工作的进行情形，随时火速报告特
委。有党内的同志早晚两班（伏安伏安进安得由派）

陕东区特派委员会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

■本文原标题为《特委通告第二号》。

中共陕东特委通告第三号^①

各级党部：

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已于四月六日开过，到会代表有渭南党、团县委书记，华县党、团县委书记及特务科主任，许旅代表^②，特委全体委员；固市党、团书记及临潼党、团书记未到。议事日程是：

I、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及党、团的组织斗争情形。

（由党、团书记报告）。

II、讨论陕东区目前工作计划情形。

III、讨论许旅行动问题。

IV、其他。

扩大会通过了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各地同志应按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根据这个计划大纲，定出更具体的办法努力执行，执行经过随时报告上级。

照省委这个计划，是要赶四月底完全实现的。而政局变化，时机紧迫，同志们更应加紧工作，打破一切困难，务期早日实现这个计划，完成党的政治使命。

陕东区特派委员会

四月九日

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

(1)

根据省委目前行动纲领，特制定工作计划大纲，但应注意四点：

- (1) 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工作计划；
- (2) 这个计划是要在最短期间完全实现的；
- (3) 这个计划是要按照陕东客观情形决定的；
- (4) 这个计划是为造成主观条件，使许旅^①出山，帮助农民暴动，但不是等待主义。

(I)

冯^②在关外地位不稳，竭力巩固后方，虽陕军大部已先后被迫开拔出关，而李虎^③雄张商洛准备反冯。河南杂色军队，亦将快爆发反冯战争。军阀混战，确有一触即发之势。革命军队积极准备出山，帮助农民暴动，冯恐慌万状。共党捣乱在冯看来永为心腹之患。自宣化事变后，陕东一带驻军顿增。一方严

防共党活动，一方戒备革命军出山。敌人之恐慌失措，正是我们直接行动之际。

乡村反动势力因我们之恐怖政策，已由恐惧而退缩，他们相互间又不能一致，极形分裂，他们又不敢公开的、大胆的做反动政府的工具。

陕东各县虽多自耕农，但其耕地不足，生活困难之贫农占百分之六十乃至百分之七十。一年来虽比丰收，但冯军杀人不见血的各项税捐摊派，与地主、债主加紧追索旧欠，层层剥削，贫农生活痛苦，有加无已。

(I)

因此种种农民自发斗争虽见，但潜伏待发的斗争则甚普遍，且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我们党向群众宣传工作做得太少，支部又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群众又没有组织，群众斗争不能发动起来，完全是主观错误所致，不能说是客观原因障碍。

(II)

最近陕东各地党部及一般同志在组织工作上，在斗争中犯了不少错误，最主要的是：

(1) 指导机关不健全——自政变后，干部人员

或被捕或逃避，迄今未能补充起来。各县多由书记一人奔走应付问题，很少集体指导，经常开会，解决问题。

(2) 秘密战斗机关未建立——因事实困难，秘密机关多未建立起来。

(3) 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4) 组织不坚固，反动压迫一来，同志脱逃了许多。

(5) 没有群众组织，不能号召群众，领导群众。

(6) 在斗争中不知怎样发动群众，只有党员的斗争，没有群众的斗争。

(7) 一般同志不了解游击战争，更说不上开展游击战争，有的只是杀人放火的特务工作。

(8) 斗争不能与宣传联贯起来，斗争前后均守秘密，不能扩大宣传。

(9) 发展组织时，没有斗争，斗争时而不发展组织。

(10) 斗争时忽略一切经常党务。

(11) 停止了党的内部训练。

(V)

根据以上分析，反动统治势〔力〕实不稳固，而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只要我们加紧工作，努力成熟主观条件，最近将来，陕东大暴动必然爆发。

主观条件是什么？据省委指示如下：

- (1) 群众斗争已普遍发动。
- (2) 兵有指挥权能。
- (3) 已有不少的民众武装组织——游击队。
- (4) 已有不少的民众组织——苏维埃。

为要达到此目的，特置定以下工作计划：

(A) 整顿党的组织，使组织战斗化：

- (1) 增加干部人材，健全各级指导机关。
- (2) 建立秘密斗争机关，县委五处，区委三处。

(3) 健全支部工作，开会讨论计划，动员同志，发动群众斗争。

(4) 组织交通队——县委五人，区委二人，各设主任一人，计划一切交通工作。

(5) 组织侦探队，县委五人，区委三人，队长一人，计划一切侦探工作。

(6) 以上(1)、(2)、(3)、(4)、(5)四项^②限于四月二十日以前办完，报告上级。

(B) 组织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

(1) 由特务队领导群众，杀戮豪绅，即乘机组织群众的游击队。

(2) 分派同志，组织非党群众的游击队，即以参加群众武装斗争。

(3) 由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

(4) 在群众大会公开征集队员。

(5) 在有红会地方，设法打入，抓获群众，使之变成革命武装组织——游击队。

(6) 由山内军队^③调来一队约三十人，实行游击战争。

(7) 游击队的编制分为总队、大队、中队、分队。每分队五人，设分队长一人；五分队成一中队，设中队长一人；五中队成一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五大队成一总队，设总队长一人；队长由队员公选之。

(8) 游击队的任务：杀戮豪绅官吏，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宣布罪状；没收财产土地，分给群众，当众焚烧契约等；破坏交通，劫夺辎重等；破坏征收机关，劫取解款，夺取武装。

(9) 游击战术：出没无常，聚散无定，避实就

虛，声东击西，流窜乡村，动作神速，团结堅固。

(10) 游击队旗号：用鐮刀斧头紅色旗，中书某地工农革命游击队第几队，队员一律以紅領带为标识。

(11) 以上计划，各地应很迅速的计议执行，于四月底須尽可能的成立游击队若干队，报告上级。

(C) 发动群众斗争，

(1) 由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吸收广大的群众。

(2) 由支部动〔员同〕志深入劳苦群众，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抗一切摊派。

(3) 发动并领导小的日常各种斗争，如算帐……等延长扩大之。

(4) 利用各种时机，召集群众大会，领导群众杀豪绅等。

(5) 提出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并在行动中实行这些口号。

(6) 扩大政治宣传，打破灰色面孔；由宣传到斗争，以斗争作宣传，宣传与斗争要联贯起来。

(7) 在城乡各处，采用各种手段，造成赤色恐怖空气，提高民众革命情绪。

(8) 领导群众杀差役、催款委员等。

(9) 以上计划，各地迅速计议执行，每周报告执行经过一次，如斗争地区，斗争性质，斗争次数，发动群众数量，斗争原因，斗争结果……皆须按时造表报告上级。

(D) 组织民众：

(1) 斗争开始即组织农民群众于苏维埃，作为号召群众指导斗争机关。

(2) 在农民群众犹信仰农协地方，亦可恢复(复)农协，但须宣传农协之过渡作用。

(3) 农协须是阶级的、群众的斗争的机关，不能公开时，则秘密起来。

(4) 暴动胜利区域，苏维埃即变为政权机关，苏维埃须由群众大会选出代表组织之。

(5) 组织武装农民，成立农民革命军，拥护苏维埃政权。

(6) 没收财产，分配土地，调查武装……等均由苏维埃发布命令，而由下层群众执行之。

(7) 各地应迅速按照当地党的权能，民众革命情绪，农村社会成分，切实计划，在斗争中先组织村苏维埃或恢复农协，再由斗争扩大而成区苏维埃或区农协。四月底应尽可能的成立农村苏维埃或农协，报

告上級，請司馬與縣令商量辦理。好容易，司馬才准了。

西安市委 西安特派委员会

溫博選票暫止選舉結果揭曉日期：四月九日

注：①②“许俊”、“山内军队”指时在洛南的许权中旅。

③ “馮” 讀馮玉祥。

③ “事度”即事虞夏。

④此处之“四项”应为五项。

渭、华、固CP、CY联席会议决定

临时纪律十一条

- (1) 叛党者枪决；
- (2) 不遵守秘密者开除，重则枪决；
- (3) 临阵逃脱者开除，重则枪决；
- (4) 畏缩不前者开除；
- (5) 不参加斗争者开除；
- (6) 不努力工作者重则开除；
- (7) 虚张敌人声势、不信任群众力量者开除；
- (8) 不接受命令者开除；
- (9) 不服从决议者开除；
- (10) 自由行动者开除；
- (11) 冒充上级发布命令者开除。

以上十一条，同志中如有违犯者，由下级党、团支部决定后，具体报告该县委，审查决定后，始能执行。

- 渭、华、固CP、CY联席会议即中共、共青团渭南、华县、固市(五一)三县县委联席会议。此件无有制发时间。从文件内容看，似是一九二八年四月间中共陕西特委成立后制定的。

宝泉岭会期(1930.4.10)图(半)青

20. “宝” 1930.4.10

“宝” 1930.4.10

21. “宝” 1930.4.10

22. “宝” 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宝泉岭会期(1930.4.10)

中共华县县委通告第四号

(农字第一号)①

各区委、各支部转各同志：

此次中央以及各地指导机关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对于农民运动，处处退让，我们陕西过去也同样的犯了大的错误。现在我们华县根据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农民斗争决议案决定，华县刻下对于农运方针：

(一) 农委组织，县委指定述善、树功、锡瑛、日曙、王廉、俊义、养性七人组织之，以树功为书记。并指定各区农运负责同志：一区为俊义、二区为如璧、三区为养性、四区为尚德②。

(二) 怎样恢复农协：(1) 在有我们组织及同志所在地方，马上用秘密方法去恢复农协，分子要选择，组织要严密。(2) 农民组织团体的名称，不一定要一致，如民团、农民自卫团……名义皆可用。总之各种组织要受我们党的指挥。(3) 高塘自卫团出

布告，命令各村农民组织团体以自卫。

（三）农民武装问题：（1）在这一月极力整顿农村支部发展，可能时以农民作支书。（2）凡同志秤家之有无，必须购买武器，如快枪、土枪之类，秘密保存，此事从速进行，刻不容缓。（3）在高塘用自卫团名义，促各村实行武装，再我们同志所在地应鼓吹农民武装之需要。

（四）红会问题：（1）凡我同志所在地方，宣传农民，请红枪会首领，实行学习，以增农民的勇气，但是在未清之前，必须告知农委。（2）我们同志极力参加此项工作，获得群众信任首领。（3）二、三区党部要特别注意红会运动。

（五）自卫团与农民发生好的关系，这一项特别对高塘言之。（1）整顿团的内部，肃清坏的分子。（2）今后对于农民问题要我们去解决，以获得民众的信仰。（3）我们同志应常常鼓吹自卫团的优点，使此团作高塘政治中心。（4）若农村中有同志愿在团工作者，请速来报告农委，以便设法派进去工作。

接到此通告后，请努力执行为要。

花献舞^①

高万龙^②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

注：①本文原标题为《通告第四号（农字第一号）》。

②“述善”即陈述善，“树功”即陈树功亦即陈嘉惠。

“锡琰”即赵锡琰，“日曙”即东日曙，“俊义”即刘俊义，“养性”即张养性，“如璧”即郑如璧，“尚德”即侯尚德。

③“花献舞”系中共华县县委代号。

④“高万龙”系中共华县县委农委代号。

中共华县县委通告第十号

（农字第三号）^①

各区委、各支部同志们：

农委第三次会议决定以下之工作，望各同志切实执行：

1. 农村宣传工作——在我们反冯政策之下，农村反冯宣传应特别扩大，以资鼓励农民，才是我们的出路。现据各方调查，农村反冯空气非常低落，固然是文字宣传缺少，而口头宣传，并未进行。现除农部^②印文字宣传品外，各同志应特别努力扩大反冯宣传。

2. 农民同志训练工作——我们在农村中要尽量发展党的组织，以增加数〔量〕，而对于质量上不能忽视。现农委决定各区急速办农民训练班，人数不定，按各地情形酌定，期限一月结束。材料是：党的知识提纲、秘密工作常识、支书须知、工农入党须知、农民运动（注重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各区开办之先，通知农部酌量派人授课。

3. 武装——我们早已决定同志武装，据现在调查，同志大部都有武装，但不甚适用。现决定各区各支书尽快检验同志武装，若未武装者，促其武装。不适用者，促其另制。并提高农民武装之意义。

4. 平民学校——也是我们训练农民之时机。不过因人力和教材的缺乏，农民多不感觉幸〔兴〕趣，现在除农部已编应用教材外，各校按情形增加应用之课程，以增高农民幸〔兴〕趣，千万不要敷衍。

5. 小学教师——在白色恐怖之下，利用农村小学教师位置，为作深入农村之工具。现已深冬，对于明年小学教师位置，大施活动，将来一律须在我们指导之下。

王治华^①

高万龙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①本文原标题为《县委通告第十号（农字第三号）》。

②“农部”指中共华县县委农民部。

③“王治华”系中共华县县委代号。

中共华县县委、共青团华县县委

联字通告第三号^①

各级：

事变^②，我们的损失，非常巨大，事前虽由于我们的侦探秘密工作的太差，然而这种白色恐怖之来，早已在我们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平地风波；现在大、中县委^③联席会议对目前工作有以下决议，请各同志注意：

1. 在此工作紧急人才减少时期，组织联席会议，决定一切重要工作。

2. 党县委书记陈同志^④被捕，刻即选补一人，常委仍是五人，并由王同志^⑤代理书记。

3. 对于高校、谷校，尽量使之恢复。

4. 对于此次事变之原因，应该尽量向外宣传，说明冯氏的恐慌胡闹，并悉绅向我们（民众）的进攻。

5. 各级组织工作，应当特别加紧，尤其是秘密工作（文件与负责人须秘密而分开）。

6. 游击工作，应特别加紧与扩大。

7. 交通与侦探要特别灵通，各区、各支有什么消息或工作，必须很快的自动的报告上级。

同志们，白色恐怖之来是要红色恐怖镇压的，东南各省的光荣奋斗已给我们开了先例了，绝不要灰心丧气，畏怯乱跑或者动摇。要知道这些表现都是反革命的，我们必须奋斗起来干起来，我们自有光明的前途。

唐文轩^⑥

朱子庚^⑦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

注：①本文原标题为《联字通告第三号》。

②“事变”指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的湖南宜化事件及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为我党所掌握的高塘自卫团被反动派袭击的事件。

③“大、中县委”指中共华县县委、共青团华县县委。

④“陈同志”似指陈家惠（陈嘉惠）。

⑤“王同志”似指王化民（王松年）。

⑥“唐文轩”系中共华县县委代号。

⑦“朱子庚”系共青团华县县委代号。

中共渭南县委特务科临时计划

自党的组织机构改变后，将军事工作概归特务科代替。特根据党的新政策，对于特务科工作大体计划如下：

第一、特务科之负责——本科现时的中心工作是号召并组织群众发动游击战争，酿成局部暴动，以便过渡到总的全陕暴动。其具体职责是：（1）可能时，派得力同志打入军队中，发展我们的组织，借不发粮饷之机，酿成士兵哗变；（2）遇必要时，暗杀反对派领袖；（3）打入土匪营垒，领导他们协助游击战争；（4）〔略〕；（5）派快手夺东大路零星兵士的枪；（6）趁机武装民众；（7）其他各项特务工作。

第二、游击战争之意义——各地一般同志把晚上杀几个豪绅叫做暴动，这是如何等的错误，简直成了“动无不暴”，这样脱离群众的行为，列宁同志早已指出“只有无能一条路。”究其原因这都是因为不明瞭游击战争的意义所致，要知游击战争乃是以三五成

群，行迹无定的武装组织，采取出没无常，指东打西，虚实就虚的手段，毫不留情的〔打击〕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分子，抢夺反革命派的武装，以增加贫苦工农群众的胆量，减少敌人之势力，造成统治阶级的恐慌，酿成群众的暴动。对于暴动的作用，暴动是有相当的主观准备与客观条件的，而发起了极广大的群众。它是一种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是群众夺取政权改变社会制度的斗争，显然与游击战争不同。

第三、提拔战争人材——各地必须按条件选拔有下列条件的同志作为骨干：（1）对于党有认识；（2）观念正确；（3）无家庭观念；（4）忠诚勇敢、吃苦耐劳；（5）稍能使用武器；（6）以上尤要注意提拔工农群众中的英雄分子，协同进行。

第四、训练问题——各区特务主任，须按时召集战材会议，讨论经验和教训及关于游击战争暴动的知识，设立秘密武装训练所。

第五、组织系统：县设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务主任和秘密武装训练所主任各一人；区设特务主任三人，下设特务队、侦探队、交通队，各设队长一人，特务队设队员五人。

第六、行动前应准备的东西——初次白天还不

行，多半是晚上。（1）每人带火〔柴〕一匣；（2）火把五条；（3）麻绳二、三条，以备绑人用；（4）干粮；（5）每人臂上裹一条白布，以便认识（即号头）。

•本文原标题为《县委特务科临时计划》，无制发时间，从内容看，似为一九二八年春。

行 动 须 知：

甲、行动前应注意之点：（1）化装农民，改变真面目；（2）衣服要穿紧；（3）行动要敏捷；（4）身上带洋火。

乙、临阵时应注意之点：（1）侦探要敏捷；（2）声势要浩大；（3）准备一部分人作战；（4）把守重要阵地；（5）把守出路；（6）对待敌人杀尽勿姑息；（7）〔略〕；（8）个人所指定的工作，不许轻动；（9）杀豪绅、弄帐、弄枪；（10）闻号声，即集合；（11）有消息则报告总指挥；（12）不许两三人拥在一起；（13）开枪前先问口令。

丙、回来时应注意之点：（1）准备应付敌人的话；（2）将身上要整理好；（3）说话要镇静；（4）路途严防敌人侦探或袭击；（5）日出时，须绕途，不许走老路。

以上各条，每个行动同志务须用心记住，以免遭危后而妨害工作。

•本文系建国后征集到的中共渭南县委文件之一，原无

渭南宣化暴动^①

（一）宣化暴动之原因。

渭南西乡沈西东半里有一宣化观，被劣绅景行之、刘明初、李兰轩、李香亭、员子鑫等，因所办之乐育学校地址西关马神庙另驻军队，乃向该里乡民以“暂时借用”为名霸占该宣化观为乐育校址已十余年之久。彼辈本意原不在办学，不过借此机关一方做藏身暖饭之所，他方作在县政治舞台上活动之工具。当去年伊等走狗田宝丰任校长时，尤复处处压迫青年，麻醉学生，监视我们，勾结反动派。此校的前后奸情，我们久已洞悉，遂决定下列方法向该校先后依次进攻：

- （1）在该校内发展党、团组织；
- （2）吸收该校教职员中进步分子；
- （3）驱逐甘心为反动派作走狗的校长田宝丰及反动教员刘英才等。

至于驱逐此二人的步骤如下：

- a、提高学生之物质要求，如减收学费，修理灶

房，添置教具等；

b、授课时学生提出极难的问题，使他们知难而自退；

c、在学生会决议，向该校董会提出撤换反动派走狗田宝丰、刘英才二人。

结果依上列办法均不足以使寡廉鲜耻的田宝丰、刘英才自动引退。于是乃命学生会激动全体学生，直接起来向彼等去写信，令其限期出校。继以宣言、标语四处张贴。又于庆祝渭南学联成立之万余群众大会中，报告其种种下流恶迹，听众无不发指，呼打田宝丰之声浪充溢会场。此后该劣绅等所组织之校董会，乃决计撤换该校较进步之分子之教职员（均属同学），开除全体学生（同学占十分之八以上）。我们至此即到非消灭乐育另成立宣化高小，不足以根本消除制造反动派之公司，而建立培养革命人才之大本营，此即成立宣化高小之由来。

此后，即由前乐育教职员同志数人召集里民开会，决议另设立宣化高小学校，乃确定筹备员二十余人（同学占多数），筹定经费二千余元。一方向县署备案，一面给筹备员请委。委下后遂定日招收新生，连前乐育全体转学生，共计约八十余名，以李维屏同学为校长，刻日开学上课。在未开学前，即正式向乐育

校董会去函，着其退校址。而劣绅最行之、刘明初、李兰轩等决心破坏宣化，一方在县署控告诸筹备员，一方也于正月十八日^②硬进宣化观来，对着无一学生的乐育学校宣告开学。最近于阳历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以当晚即行堂讯为名，诱骗宣化多数教职员同学离校进城。而他们最行之、李兰轩、刘明初等恶绅与薛明璋^③、王武轩、田宝丰等败类，又都暗暗集合在县外（这一点证明他们事前确得县长同意），于黄昏时率领四、五十走狗、流氓、亲友，如狼似虎的闯进宣化观来，想以武力解决宣化问题。于是乃打碎校牌，捣毁校门，吓骂留校教职员李延寿、赵良^④二同学，迫其离校。同时即使全校学生排队，而该绅等即依次逐一质问其：“愿住宣化抑愿住乐育？”若住乐育的即复搬运书物于乐育院中，不则立即驱逐出校。这样一部分学生移物出校，又一部分小学生则哭声震天，而师生之衣被书籍等则狼藉满地。这是“二·二八”宣化观恶剧，县反动派得胜利，也是激起宣化观“二·二九”革命暴动的切实原因。

（二）宣化暴动之经过。

在二月二十八日黄昏时，许多恶绅、败类、走狗、流氓演完了一场恶剧之后，一大批宣化学生们年小些的都流着眼泪回了家。年长些的，是同志的都带

着命令回去煽动自己的本村农民。这样，怎能不激动沈西全里的群众呢？于是“这伙老皮真不讲理，真蛮横！”“咱们里下的学校，教咱们里下的子弟，为什么这些老东西总不教宣化开办呢？”“即已告到官厅了，为什么又来胡干？真混蛋！”“都走啊！明天我们也去把他们赶出去吧！”……等一类的呼声，都从讲公道而勇敢的农民口中发出，布满了各乡村。同时县委得报后，即教来县过堂的宣化同学也回乡村去煽动，而中、大两县委^④即决定，翌晨即使渭南中学与县立高小同学全体以学联名义去出发，直接去到宣化观，以暴动手段援助宣化学校，打死乐育诸劣绅。因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即二月二十九日），宣化观的周围即被四、五百农民与二、三百学生包围了，震天价呼着“打倒劣绅！”的口号。攻进乐育学校了，好几个劣绅、败类都从梦中惊醒了，他们仍未尝过群众的力量，还挥刀、舞棍、抛砖、飞石的向群众中斫打。群众见此更加激怒起来，一鼓上前，刀棍交加的打死了刘明初与薛明璋，以刀斫伤了田宝丰，且将王武轩倒栽葱的投入井中。哈！真痛快！一霎时为渭南铲除一恶绅，为教育界铲除一败类！只可惜先日晚景行之与李兰轩因要过瘾而走脱。而田宝丰与王武轩未能当时使其立死，致令至今仍能出气！这就是宣化暴动

的经过（当时乐育几个走狗学生也被打了几棍，事毕即由学生分队四出演讲，并散发宣言）。（8）

（三）宣化暴动后之情形。（9）

（1）县长、驻军及各机关现出恐慌；（10）

（2）其他各豪绅寒心；（11）

（3）宣化、渭中、县高无形解散；（12）

（4）景行之、李兰轩一面控告王子清（中学校长）、张肇（县高校长）、李维屏、刘廷献、刘克俊、李廷寿、高攀龙（均宣化教职员）及员双幸（员德通侄子）等八人（其中只高为非同学），一面日夜带领军警卫从四出搜捕凶手，打人要钱，有学生的乡村，家中日夜不安；（13）

（5）教育厅派李约之来调查；（14）

（6）一些农民更愤激，一些害怕。（15）

（四）宣化暴动之目的与策略。（16）
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17）

（1）以非常手段洗刷过去机会主义的余毒；（18）

（2）使全体同学脱离机关深入农村；（19）

（3）实际学习暴动；（20）

（4）以部分的暴动促进渭南全县的大暴动；（21）

（5）提高农民暴动情绪；（22）

（6）在斗争中建立秘密斗争机关；（23）

(7) 发展党内部的组织：〔原文如此〕

(8) 淘汰内部机会〔主义〕分子；

(9) 借以武装同志及民众；

(10) 使革命民众认识我们的真面目。

今后之策略：

(1) 中、大同学全体动员，将此次行动的意义扩大宣传，深入民众；

(2) 在各地继续不断的开展部分的斗争和暴动（现赤水已烧了三恶绅的房、打死一恶绅，而东原亦烧了两次房和毙了一恶绅），酝酿全县以至全陕东的大暴动（现在华县、临潼、固市亦动）；

(3) 绝对的全数同学一律武装，准备作战；

(4) 建立与健全党的秘密斗争机关；

(5) 用渭南大、中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群众站在我们的旗帜之下，受其指导；

(6) 我们的口号（另见）；

(7) 我们的临时纪律（另见）；

(8) 组织完善的交通队，严密的暗探队，精干的游击队。

(五) 我们感到的缺点。

(1) 以前的组织不适合于斗争，现在一、二区即十分涣散；

(2) 许多同学秘密起来即与党不发生关系;

(3) 指导机关不健全;

(4) 白色恐怖比红色恐怖高。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

注：①本文系中共陕西省委《政治通讯第十一次》之第十三节，原载中共陕西省委《政治通讯》第五期，从内容看系中共渭南县委的报告。

②一九二八年阴历正月十八日即阳历二月九日。

③“薛明璋”即薛明彰，下同。

④“中、大两县委”即共青团渭南县委、中共渭南县委，下同。

董育生来函^①

金光兄^②：

(1) 王珍村本月初十、十一两^③(日)唱秧歌，看的人很多。此地距恶绅家很近(如景行之等)。我们计划，第一天派人调查情形，第二天即行散发宣传品。请你们斟酌给我们送来些传单等(关于反恶绅的更好)。

(2) 此地恶绅都非常害怕，对于我们取守势：

a、李兰轩到省后确无别活动——昨由省回来的绅士说。

b、李香亭不特不敢动，并主张说和。

c、薛明璋今日埋葬。(?)

d、刘铭初^④第三子拱晨来函，请家人速将其父埋了。他家亦正准备。

e、王衡山因向县跑过几次，现很后悔。家中防备极严，白天不多他往，并说宣化是他人的主谋。他现在极力联合新先生和农民，以消其欺〔嫌〕疑。

f、槐街村李万春、郭老三等恶绅，原为宣化事

起之罪魁。现因民众攻击很厉害，如要算他的帐，要暗中打他，且因景等曾大骂他是“瞎撞”、“有意失弄乐育”，现在李、郭等居家非常恐慌。

g、刘子清(就山东半里里正)是宣化高小学校发起人之一，现在有叫他当宣化初小教员，他恐得罪李维〔屏〕等不敢上台。

h、乐育初因郝宝兰等(所谓军队派)自觉力量很大，(自)告奋勇办学，景等才允许他，但未上学以前各方反乐育的空气很浓厚，学生多不愿去，且有反对者。郝等四人虽然胆大进校，但宣化社人都不给他坐夜，所以郝等自称其为教员，校长尚未定妥。前昨两日只招得几个亲戚的学生，县署又恐怕因此校开学引起：(一)二次流血；(二)各方说县署有意破坏渭中、渭高，与勾结恶绅帮助乐育，且与冯、宋^②“停止渭河南北的各级学校”的命令相违背，故昨日晚校门贴布告说：“奉令暂停开办”。

(3)我们的一切(尤其是中学)都还没有就绪，不能成为一架很灵活的机器，请你指教！

祝

布尔扎维克的敬礼。

董育生

初九日

注: ①“董育生”系何人或系何组织代号,尚不清楚,待考证。

③“金光”系中共潤南县委代号。

③宣化事件发生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即阴历二月初八、初九),故此处之“本月初十、十一”似系阴历二月初十、十一日,即阳历三月一、二日。

④“刘体初”即刘明初。

⑥“冯、宋”指冯玉祥、宋哲元。李士德系国民党军第34集团军副司令。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十八号

各级党部，

游击战争已经爆发了，以后斗争的情况一天一天地要扩大，并无停止。同志们须鼓起精神努力奋斗，在每次各地斗争的过程中及许多同志对暴动的观念中的许多倾向，各同志应极加改正。

(1) 认游击战争为武装暴动。同志们须注意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不同。游击战争不过是启发或者过渡到武装暴动的一种形式，是领导农民斗争，发动农民与豪绅的武装斗争，是出没无常，指东打西，使敌人防不胜防的战争，是使豪绅资产阶级恐慌万状，而使农民提高胆量的斗争。而武装暴动则是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方式，是夺取政权的方式。

(2) 认游击战争为本党现时唯一工作。游击战争在现在固然很重要，但可认为是党的中心工作，不能认为是党的唯一工作。近来有些地方，竟因作游击战争连会都不开，训练同志和宣传暴动工作也置之不问，这样下去，实在是党的最大危机。各级党部收到此项通

知后，务须恢复经常工作，不然须受严重处分。

(3)忽略了乡村的小斗争。现在乡村间的斗争很多，如反对里正，反对高利剥削等。目前的问题是多做游击战争工作，对乡村小的斗争却置之不问。须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能在这些小的斗争中，应用我党的政略，领导群众，发动群众，不久就可以成为大暴动。

(4)最近应讨论的问题和材料。县委已决定讨论“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陕CP最近工作方针”和“广州暴动的意义及其教训”。各区、各支部应详细讨论，并讨论结果提交县委。

(5)三月内之反军阀混战，反国民党宣传周。省委决定“三·八”至“三·一八”期间开展一个反军阀混战，反国民党宣传周。材料很多。各级党部须遵照县委通告第十九号规定之三个方法向外宣传。影响如何，农民和一般同志对此次宣传的感想如何，应作以书面报告，交来县委。

县常委会

三月十四日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二十号^①

各级党部： 为通告事。查渭南县委为贯彻中央及省委指示，特将此次改选事宜，分告如下：

（一）关于各区支部切实报上改选一事，县委于十六号通告中已有详细的指示，但现在仍未见切实执行。这次改选的意义非常严重：（1）洗刷残存机会主义的余毒，防止表面革命的盲动主义的倾向；（2）淘汰怯懦不工作不斗争的分子，提高一般同志的斗争情绪；（3）提拔贫苦工农的积极分子，严格的改选和健全党的指导机关；（4）提高党的民主主义，使一般的同志明了党的新政策与陕西CP最近工作方针；（5）健全党的基本组织，使组织适合于斗争；（6）预备将改选县委后，举出代表于四月间出席党的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因此，各区接此通告后，应按照省委第三十五号通告及县委十六号通告迅速切实执行，实现上述各意义。但务须两周内改选完竣。

（二）各区每月必须向县委做工作报告，一方面可使县委明了各区工作情形，另一方面也可使各区及时得到县委的指示。现在各区竟忽视了这一点，以至除

第四区外，其他各区均自去年十二月至二月正〔整〕三个月未做任何报告。此通告接到后，各区绝对须于三周内将二月份及以前的共做一个报告交来。

（三）每个共产党员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党的组织，现在有许多同志于“二·二九”事变以后，竟因自己秘密起来而与党断绝关系，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各区目下即详细调查本区内转来的同志，先与之谈话，再设法编入组织、发生关系。但各区应与他绝对保守秘密。

（四）关于发展组织问题，前次县委曾多次向各区分配规定人数，但均未能完全实现，现在我们切实淘汰了一批旧的不良分子，若不努力吸收新的忠勇分子，党只有日趋危亡之一途。目下省委给渭南规定须于四月底发展到九百人，此通告到后，各区应与斗争中与全体动员的宣传周中，努力于四月底以前实现下列的规定：一区七十名、二区九十名、三区一百名、四区一百二十名、五区六十名、临潼六十名，共四百六十名。

但在这次发展组织中，各区必须严格的执行后〔候〕补期，并切实举行新同志的切实谈话与入党训练周。

（五）党费是表示党员对党的一种关系、义务贡献、牺牲与补助，绝非毫无意义的剥削同志。再到党

现在脱离机关，一切皆感困难，处处非钱不可，各区如不切实征收党费，则党怎能向前维持。为此，各区应执行四件事，（1）切实每月第一周交清党费；

（2）清查所有欠费的同志切实上交；（3）以交费数目计算党员；（4）遵守三月无故不交党费即行开除的党章〔规定〕。党费的数目是：工农分子每月铜元五枚至十枚，学生一角，有经常收入者两角。

（六）共产党的会议是训练革命战士的操场，是党宣传马列主义、而又是党员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校，务要按时召开。虽在万分严重的时局之下，也要设法举行，绝不可忽视。各区的各种经常会议，尤其是支部会议，须立即恢复常态。

（七）秘密斗争机关，不光是指行动同志所住的地方，而各级指导机关的办公地和负责同志的住宿处都算是秘密斗争的机关。这次“二·二九”事变以后，两区的几乎被瓦解，到现在仍陷于无政府状态，这固然是因为平时的组织不适合斗争，而秘密斗争机关之不设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各区不要忘记一、二区所给我们的教训，应迅速建立完备的秘密斗争机关。

（八）在秘密活动的状态之下，要使工作灵活起来，组织完密的交通队是有很大的作用。最近各区

即应指定忠实敏感的同志（能是农民最好），按照下列系统担任支与支、支与区、区与区、区与县之间的经常交通。县、区设交通科，各设交通主任一人，交通员四人，支部设交通干事。

县常委会

三月十日

注：①本文原标题为《县委通告第二十号》。

②此处计算有误，共为五百名。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二十一号

各级党部：

关于全县于三月十八日晚间秘密散发刊物一事，各区务须按照下列指示执行：

1. 发散的时间——绝对须于当日晚间十二时至下二时以前，不得过迟或过早。

2. 发散的地点：（1）须在容易使人看见的地方；（2）须在群众多的地方；（3）自己住的门外不可散发；（4）事前须有全盘的工作计划，须做到各地普遍散发。集中在一两处，他处全无的作法必须防止。

3. 发散的方法：（1）贴在墙上；（2）丢在大路上；（3）从门缝送进去；（4）趁最适当的机关的散发。

4. 发散的人，尽可能的须全体动员，但对不守秘密，十分呆不灵便，身体残病行走不便者不教做。

5. 发散应注意之点：

（1）事前，将是两张的须用浆糊结连住；脱了平时的衣服予以化装，不可穿长而大的衣服，携带一

武器，取完身上的文件及照片等；若张贴时需备的浆糊，且在刊物背上角抹些；身上携带洋火。

(2) 临时：未张贴时注意周围是否有人，若见人时需预备些话去应付，不要慌张；注意反正与上下，不可太高或太低；贴切实然后再离开；设法避免狗咬。若在路上遑时注意上述外，还须注意不要均放到一条路上，不要放在不远的一段中，放时可折成方形，若不折时可用土块压住。向门内送时，还应注意门内是否恰有人，刊物中可夹些硬纸。若公开的发散时，应注意需在一极热烈的群众大会中，当时革命空气最浓厚，但不可把所有的刊物，均发散在一个会场而别处全无有；须让较生的同志去做。

(3) 事后应注意：能镇静而敏捷地走开，勿走原路，进村口及家门时注意有人看见。

6、最后，各地大体须一致动作，各区委及支部干事于第二天须检查事前分配给某同志的地方未见发散，每人至少须发散两份。若宣言不够分配时，可照省委宣传大纲及此次宣言中的口号，写许多标语，若因发散刊物被捕者，则绝不准说出是谁叫张贴。

—— 县委常委会

三月十七日

• 本文原标题为《县委通告第二十一号》。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二十五号*

各区委，各同志：

四月一日（后二月十一日）为反动县长召集全县豪绅走狗在县城开联欢分赃会，解决各县各机关人逃问题及讨论对我们更大计划的日子。我们自“二·二九”斗争后到现在，却成了一种退守的形势，即或有一两处的斗争，也只是全未发动群众，成为同志单纯的行动。因此驻军、县长、豪绅及一切反动势力，无不积极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全盘组织，在这种形势之下，已到了没有出路的危险关头。如果我们现在再任其继续的向我们进攻而我们畏缩不前又不积极斗争，那我们今后的整个组织，必须完全垮台无疑。所以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只有更广大、更深入的、继续不断的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县委对“四·一”的全县群狗分赃会议，决定采取群众的赤色恐怖手段，于事先努力消灭之。并将此种组织扩大到全县各城市、各乡村中去。各区同志须全体动员，借此斗争发动广

大的群众。其办法如下，各区应迅速讨论与积极执行。

(1) 三月三十一日(后二月十日)一区同志须将城内国民党县党部、七区办公处及粮台等处，进行烧焚。同时须积极设法结果了伪县长、景行之、贾雨天与南杏初。

(2) 与此同时，四、五、六、七区同志亦须发起游击战争，并注意此次游击战争中发动广大群众。此外，二、三区亦须尽可能的动作起来，以声援县城。

(3) 县委所散发出的宣言、传单及口号须依照第二十一号通告所指示的方法，全体于三月三十一日(后二月初十)晚间人睡静时，在切实重要地方张贴，或散发到最大数量的群众中去。

(4) 在进行这次政治斗争中，须切实注意以下各点：

1、此次斗争以启发群众扩大斗争为原则。

2、事前事后的宣传工作，须切实与斗争联贯起来。事前须努力向外宣传，于事后四区于阴(历)十三日在集会中，而三、五区须于阴历十一日在沈河川处，绝对举行群众大会，作公开宣传，其他各区亦须尽可能的召集群众大会。此外，仍须长期不断的利用农村中三、五集会去不断宣传。

3、若当晚杀的有豪绅首级时，亦可在群众大会中宣示。

4、进行杀戮豪绅时，须取得其一切田契文约，当众焚烧，根钱收归我们，麦米杂物分给农民。

5、各区负责领导斗争的同志，于必要时须公开的领导斗争，不可因公开而退缩不前。

6、要积极号召非党同志去参加斗争，纠正过去离开群众光杆同志去斗争的倾向。

7、如果广大群众被我们发动起来了，我们即应成立乡村苏维埃，指导斗争，努力延长并扩大这次斗争，使能由部分的暴动一直过渡到全县的总暴动。

8、各区事前须竭力准备，使区与支部均建立秘密斗争机关。

9、这次应努力向群众的。

（1）联欢大会是由豪绅联合起来，向群众作更进一步的压榨。

（2）若解决各机关及许多重要问题，何以不召集贫民群众呢。

（3）国民党、军队、豪绅及官吏，均是同样的反动，也是民众的共同敌人。

（4）七区办公处是豪绅巩固自己位置增多压迫民众〔的〕机关。

中共渭南县委通告第三号

各级党部：

第一，伟大而光荣的红色“五一”劳动劳动节到了。今年纪念“五一”与往年有不同的意义。以往中国每一次的纪念，大半是开会议式的一种纪念，而今年中国革命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建立苏维埃政权。所以，我们今年“五一”不仅要象过去那样纪念，并且要实际行动，在大会中戮杀豪绅、地主、反动分子及其走狗，建立苏维埃政权……。目的在于不仅使广大群众对于“五一”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激发他们，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胆量，不断地起来斗争。

第二，县委除遵照陕东特委第五号通知外，并规定下列纪念“五一”的具体计划：

1、分片召开群众大会：“五一”在崇凝（指定第三区负责筹备，全县党员武装参加）；“五二”在赤水镇（指定第四区负责筹备，全县党员武装参加）；“五三”在阳郭镇（指定第五区负责筹备，全县党员武装参加）；“五四”在三张镇（指定第六区负责筹

备，全县党员武装参加）。

2、作好大会前的充分准备：首先，制定红色五月宣传大纲，发表纪念“五一”的宣言和各种宣传品；其次，县委以三十人组成特务队，各区负责组织宣传队、交通队、侦查队。除纠查队以十五人组织外，其余三队，每队以十人组织之；再次，赤水、东原两区在发动并领导群众屠杀豪绅，摧毁地方旧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苏维埃组织法暂规定内分四个委员会：即人民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苏维埃暂定委员七人，其余的委员会，暂定执行委员十二人（此次之苏维埃组织法，为适应环境需要暂时规定，以后俟省委苏维埃详细组织法寄到后另行变更）。最后，党、团员同志至少要影响三个非同志，并武装起来参加大会。除农村支部发动群众参加外，又用公开的布告在各村张贴，大会前或大会中尽量找些劣绅、差人、收粮委员等，在群众面前杀戳，发动群众实行抗粮、抗捐、抗租、抗税、抗债及抗一切摊派运动。

3、大会由五人组织主席团，以大、中书记及特派委员一人负责指导和总指挥之责。开会程序是：向群众介绍主席团，由主席发动群众鼓掌开会和报告开会理由，政治报告，特约讲演，提议及讨论，组织苏

维埃，杀戮豪绅，自由讲演，喊口号，游行散会。

4、会议后：（1）指定苏维埃办公地点；（2）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实行办公；（3）组织赤卫军保卫苏维埃；（4）各区同志回原地能结队最好，不能结队时各区宣传队必须向沿途民众宣传纪念之意义及大会之经过；（5）各区同志回到农村后应继续不断的宣传大会之情况，并普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积极在斗争中建立村苏维埃；（6）各区同志在五月七、八两日内，尽可能的召集全区大会，检阅队伍、执行纪念、批评过去工作及规定今后新的工作任务。

■本文原标题为《县委通告第三号》，原无制发时间，从内容看似系一九二八年四月下旬制发。中共渭南县委已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发出第二十五号通告，故标题之“三号”显有误。

有关渭华起义问题^①

潘自力^②

一九二八年二月间，陕西省委扩大会议^③选我、张金印（同时为团的代表）和王松年（农民）为代表去上海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去的还有一个团的代表薛应麟（农民）。因为团中央也决定召开团的代表大会，所以陕西团内也选派了两个代表出席。后因为环境不好，中央决定“六大”不在上海召开，并推迟召开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召开，陕西代表只有留在团中央工作的张金印出席。）我们到上海后，把陕西党的组织和工作等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和口头报告，并参加了中央对陕西工作指示的小型会议。中央当时对陕西党的工作的指示精神是：要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我回陕西时除带回中央上述指示精神外，并带回中央给朱德同志的一封指示信，这是中央抄转给许权中旅的党组织的。这封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是：要党领导的军队发动农民群

众，配合农民的武装起义，要脱离军阀军队，自己单独搞武装。

我回陕后，向省委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省委进行了讨论（怎样具体讨论的已记不清了），并将中央给朱德同志的指示信转给许权中旅，要许旅党组织讨论并具体执行中央指示。

四月下旬，省委派我到临潼、渭南、华县、固市、蒲城一带，去了解陕东党的工作和群众斗争情况，传达中央指示精神，组织各地县委讨论发动群众斗争的问题。

当时陕西的形势是：豫西军阀内部矛盾重重，已开始有小的战斗，河南地方军阀樊钟秀、陈文举等反冯，陕西地方军阀与冯也有矛盾，酝酿准备反冯，陕东渭华一带农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已开始了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斗争，如打死收粮款差役等。宣化事件已经发生。华县有一个民团武装由我党掌握，更重要的是党领导着许权中旅。在军阀内部矛盾斗争以至于公开混战（渭华起义时豫西和西安都发生了地方军阀的反冯战争），农民起来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我党掌握部分武装的有利形势下，利用军阀内部矛盾，乘隙由党领导的军队配合，发动农民武装，以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是必要的，取得胜利

利也是可能的。

我这次去陕东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即向各地党布置了发动农民斗争的任务，到我回西安时，渭华高塘原农民已经开始搞起了武装斗争（向许权中旅要了部分枪）。省委及时给许旅写了一封指示信，要许旅（时驻三要司）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当时李虎臣调许旅开赴潼关阻挡冯玉祥西进军队，省委意见是不去潼关。我本来要马上再去陕东组织许旅配合农民搞武装起义，但因丁增华部队包围西安反对冯系的宋哲元，未能及时出城。待三几天丁部撤围，我出西安去陕东时，军队起义已经搞起来了。实际围城前已行动起来，因消息不灵，省委不知。

原来许旅军委在讨论军队行动方向问题时，有过争论，一部分同志主张不执行李虎臣的命令，不去潼关，而去渭华，这和省委意见是一致的，但许权中同志主张去潼关。结果按许意见行动，队伍开赴潼关。只派雷天祥同志带了八十多人枪去渭华与高塘原农民武装配合，开展斗争。他们曾准备在高塘原消灭冯子明的一部分驻军，冯军见势不妙，自动撤走了。许旅开往潼关，与冯玉祥军队打了几天后，军委决定许旅起义，把军队撤下来，西去渭华。因怕许权中不同意

撤军，军委的决定事先未通知许权中。许权中旅共有两千多人（两个团，一个教导营，还有直属队），只撤出来七、八百人（两个团长和一个党员营长未撤，大部分队伍因党的工作薄弱，未能完全掌握，没撤下来）。许权中带着随从他的十几个马弁离开潼关，赶到渭华。

许旅起义后，在回渭华的路上召开了会议（干部会，还是群众大会，记不清了），宣布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打起了红旗，选举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卢少亭为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为参谋主任，杨晓初负责经理部（相当于后勤部）工作。军队下分几个大队（谢子长是第二大队长）。许权中因为在军事行动问题上有错误，未分配重要工作，把他带出的十几个马弁编成了一个骑兵分队，由他当分队长。军委并决定永远开除许的党籍。

许旅起义后，军队党的工作主要是刘志丹和吴天长同志负责。为了加强地方党的工作，成立了陕东特委，由省委委员刘继曾任书记，委员有省委派去的团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渭南县委书记肖明等^①。特委（地方党）不领导军队，军队由省委直接领导。

起义军队到达渭华高塘原，与当地农民结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农村成立了乡、村苏维

埃，军队中成立了士兵代表会议，并筹备渭华苏维埃。开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粮食，烧地主地契和高利贷借据文约，捉了一批豪绅地主，并杀了其中几个最反动的，组成了赤卫队。

我二次去陕东时，许旅起义军队已开到高塘原，并与陕东特委开始开展上述革命运动。我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时在涧峪口，后迁到高塘小学），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有军委、司令部和陕东特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了解了起义后的活动情况。大家认为成立苏维埃是对的。地主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但如何分配，想不出具体办法。（后来敌人接着围剿，忙于战争，土地虽宣布没收，但始终没有分配。）对许权中的处分（“永远开除党籍”），我在会议上提出过意见，认为太重了，（省委认为这样处理不妥，因为许是新党员，没有批准，并将情况报告中央，中央也未同意军委对许的处分决定。）会议对当时斗争形势与方针任务，有无具体的规定、决议等，已记不清了。我在渭华起义地区只住了几天，就带了一批经费，回到西安省委机关。（当时李子洲任省委组织部长，也负责军委工作，我去上海或陕东时，均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渭华起义时李未离开西安城。）

渭华起义后，敌人甚为惊慌，冯玉祥把这个起义

当做他的心腹之患，因为渭华地处冯统治的豫、陕、甘等省的交通要道，对他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因此，起义以后，敌人就开始并陆续派兵攻打起义的军队与农民，包围起义地区。敌人围攻起义部队的武装力量最后增至三个师。起义军和赤卫队在农民群众全力支援下，奋勇抗击敌军，从五月起义到六月下旬，在高塘原坚持了一个多月。后来终因寡不敌众，于六月下旬撤离高塘原。撤退时政治部主任卢少亭同志牺牲。撤入箭峪口，退到洛南山区后，部队分驻两岔河和保安镇。赵雅生的一大队被洛南反动地方武装和丁增华四个旅的敌军包围，唐澍同志带领所部前往救援。赵雅生的一大队已事先趁机撤出敌人包围圈，但唐澍所部陷入敌人重围被敌全部歼灭，唐也牺牲。这时渭华起义的主力已归于失败，渭华起义已算失败了。赵雅生的一大队突围出去，转回渭华，已无立脚之地，因为敌人在那里已进行了残酷的破坏、屠杀（许多党团员和地方上参加起义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和屠杀，房子被焚烧，土地“充公”……），因此这部分人也散失了。许权中同志逃出后，到商洛驻军刘文伯师，刘给许编了一个旅，渭华起义失败后留下的指战员或逃出的地方干部，编了一个团。后来刘文伯师开到河南邓县一带，被当地红枪会武装缴枪。渭华起义的军事

力量，也最后失败了。

这次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同志被敌人杀、关了一些。王授金同志就是起义失败后，被反动豪绅王佐杀害的；有些人不干革命了，当了老百姓；有些同志则继续革命，他们多数到国民党杂牌军队中活动去了。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而且在三大起义中是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它不仅是陕西、西北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当时全国重大事件之一。它是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虽然也有重大的革命意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它深刻的教育了陕西广大劳苦群众，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在起义中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许多人成为后来西北游击队和红军的骨干。因此，可以说渭华起义是十年内战时期党在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起义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给后来土地革命的胜利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干部、经验、教训等方面）。

起义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渭华起义的失败，客观上固然是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的力量弱

小，但主要的还应该是检讨主观原因。我以为主观原因主要是：

第一，省委对于这次起义的形势缺乏全面的估计（对敌强我弱估计不足，只注意了有利于起义的方面），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准备工作，对起义本身没有全面的长远的计划和总的战略部署，起义后也缺乏坚强的具体的领导。

第二，其次，在政治上，充分发动群众不够。把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思想，还不明确。打了土豪，政治上打掉了它的威风，当然对发动群众有好的影响，但没有分配土地给贫苦农民（虽然宣布没收地主土地），打土豪得到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的很少，主要作了军队的粮饷。这样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就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因此有些人对参加斗争积极性还不很高，有些人有顾虑。对反动土劣坚决镇压也显得不够，捉了一些，杀的很少，有些跑掉，这也影响根据地的巩固和群众的发动。

第三，在军事上，更是没有经验，只知打硬仗，不懂打游击。

第四，根据地思想是有了，渭华起义就是以海陆丰苏区（依靠武装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榜样，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但对于根据地应建立在什么地

区，才有利于保存和发展自己，使根据地坚持下来，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解决。于是死守渭华，结果失败。渭华群众运动和党的工作基础好，发动起义是可以的，但起义后却不能呆在那里（离敌人统治的心脏西安和交通线太近，又是平原），如果当时认识到这一点，起义后把队伍撤入洛南山区，建立与发展革命根据地，是有可能坚持下来的。

第五，渭华起义没有得到陕西关中其他地方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孤军作战，这也是起义失败原因之一。省委本来有布置：要固市、蒲城、三原及西路一带地方党发动群众，搞小型的武装斗争，以牵制敌人，配合渭华起义，但各地或行动迟缓，或没有去作，没有实际行动。

注：①根据潘自力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写的《我的自传》和一九五九年七月十九日的访问谈话记录节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潘自力又名自励、自立、志陆，陕西省华县人，一九二八年一月至十一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代理书记、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我驻朝鲜、印度、苏联等国大使，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已逝世。

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选举潘自力等为出席党的“六大”代表。

④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共陕东特委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组织，开始工作。

渭华起义的经过^①

刘继曾^②

蒋、汪妥协、武汉政府叛变革命的时候我在西安。这时耿炳光来了，他要我任省委秘书主任，于是我就留在陕西工作。

正在准备渭华起义的时期，省委秘书处被敌人破坏。省委认为我不能继续在西安工作，决定我到渭南作陕东特委书记，李大章（当时名叫黎庶，是团省委派去的）和肖明为特委成员。

我到渭南几天后，李大章也到了渭南，我们就正式成立了特委，我是书记，肖明是组织，李大章是宣传。特委开了一些会，加强了党的组织力量，在塔山一带组织赤卫队，从许权中部队中拿了二十余支枪，供赤卫队使用，赤卫队长姓李，队员都是党员。赤卫队向农民进行武装宣传，发动农民群众打土豪劣绅，党、团力量也有了显著的加强。

这时特委确定由我去和许权中取得联系，传达省

委关于组织暴动的决定。于是我化装成医生，骑上毛驴，从两岔河行进。到洛南后，我们发现省委关于组织暴动的文件已落到李虎臣手里。当时李虎臣认为他和许权中是同乡，许又是他的部下，不至于对他采取什么行动，对省委的文件半信半疑。但李虎臣也有了戒备，派一个连在那里防守。我到许旅后讲了国内形势，传达了省委决议，要他们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义。

我们回到渭南不几天，反冯战争就爆发了起来。当时，冯玉祥派主力宋哲元部到洛阳打樊钟秀宋回，李虎臣乘冯后方兵力不足的机会就爆发了反冯战争。李虎臣的部署是：派驻卢县的何经纬旅围西安，李带四个旅赴潼关狙击冯的主力。在这种形势下，渭南高塘原一带的群众斗争也猛烈发展了起来，起义的时机成熟了。于是许旅中军委开会研究，唐澍等同志主张根据省委决议，不参加军阀战争，将部队开至华县，立即举行起义，并以武装力量支援当地的农民斗争。但许权中不同意，他认为打倒冯玉祥以后，部队还可以发展，所以主张随李虎臣到潼关。到潼关后，李将许旅布置在正面战场，经过几天战斗，部队受了一些损失。这时军委又开会研究，认为这样替军阀作无谓的牺牲不行，于是决定立即组织哗变。唐澍等没有征

求许权中的意见，只给许留了一个条子就带着五六百人的队伍沿南山西进。到华阴后，将许部下的反动副官杀了，将国民党旗扯了，继续向西行进，至渭南高塘原。许权中在事后得知唐澍等将军队带走，也带了随从十余人赶到高塘。这时，我正在高塘工作，和部队见了面，这一下群众高兴极了，就大干起来了，他们将地主的契约烧掉，将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

许旅到渭南后，我代表特委给部队授了旗，于是这支军队就打起了“陕西工农革命军”的红旗。

这时，李虎臣很快垮了台，冯主力部队回师关中。

五月初^⑧，我到西安汇报工作。在我到西安以前，特委开会决定要在五月五日^⑨召开大会，成立苏维埃，并确定我任主席，李大章、肖明等都是成员。当地群众正在忙着搭台子，准备开庆祝会的时候，冯玉祥调了三个师的兵力，向渭华一带进攻，工农革命军战斗了几天之后，撤至南山两岔河。我从西安回到临潼，带一个交通到两岔河。唐澍牺牲。由于对军事斗争没有经验，开会决定：（1）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活动。（2）将许旅中的一百余名共产党员都暂时隐蔽起来，进行秘密活动。（3）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搞统一战线。时刘文伯师有两个

旅，我们认为刘和冯有矛盾，可以和他拉关系。许权中给刘文伯写了信，希望将部队编为刘部下的一个旅。刘即复信表示同意并给许权中拨了一个团的军队约四、五百人。于是我们驻到洛南，训练军队，打算重整旗鼓，在时机到来时又打起红旗。我们还准备打荆紫关的土匪，刘文伯也表示同意。正当我们要行动的时候，冯玉祥企图消灭国民二军和刘文伯部打了起来。刘力量太小，支持不住，打算撤退到南阳一带投靠岳西峰，我们准备退到老河口一带。部队行军至邓县，当地的红枪会以为我们是国民二军（因为二军的军纪很坏，群众很痛恨）和我们打了一仗。我们在撤退时，被红枪会包围，我们且战且走，走了几十里路，子弹打光了，我们没有办法，只好交了械。这时，许权中负伤到上海治疗，我回到西安。

注：①根据刘继曾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刘继曾，四川省金堂县人，建国后先后在西北民族学院、宁夏师范学院担任领导工作，已逝世。

③五月初系阴历。

④五月五日系阴历，即阳历六月二十二日。

渭华起义片断^①

杨晓初^②

(一)

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后，西安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的特务、警察天天捕人，报纸上不断登载反共的叫嚣，城里的空气异常紧张。

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采取紧急措施：把公开的共产党员迅速调离西安，又从外地调来一部分党员接替工作。

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刚从西大街财委会的办公室走出不远，忽听身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未来及回头去看，就有一个手掌从背后拍着我的肩膀：“你跑到这里来了，让我好找！”我吃了一惊，转身一看，原来是共产党员史可轩同志。他面色严峻，用低得几乎使我听不见的声音说：“走！党的决定。”我见他神色匆忙，来不及细问，就跟在他的后边，急步走出北门。走到北关外，我才看清楚，中山军事

学校和保卫队出发了。这个中山军事学校，归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所属。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员邓小平、史可轩、李林等同志。它有“第二黄埔”之称。在政治教育上公开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民主义；同时暗地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我和史可轩同志走在队伍的后头，这时，我才发现邓小平、李林同志没有跟队伍出来。史可轩同志从容地对我说：“他俩留西安坚持党的工作，党决定要你来部队工作，咱们今后在一块干了。”听他一说，我高兴极了，当即向他表示：“好！一块努力吧。”史可轩同志向前迈了几步，又接着说：“现在，国民党要调我们出潼关，企图整垮我们。我们是陕西党的武装力量，说什么也不能离开陕西！”

当天我们只走了三十里，便在渭河边上的草滩镇宿营了。我们几个人躺在一座古庙的破旧戏台子上，谁也睡不着。大家都在等待去省委的崔孟博同志快点回来。可是等了一夜，崔孟博同志还是不见影，于是，我们几个领导人研究了一番，便决定把队伍拉到渭河边上，改乘木船缓行，以便拖延时间，继续等待省委的指示。

三天走了九十里水路，在到达临潼县的交口镇第二天，崔孟博同志带来一份省委的指示。指示上说：

“想办法，找机会，使部队不出潼关，在渭河以北扎下根，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

我们盯着这份指示，都沉默了。大家心里很清楚，“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这句话，意味着这支部队又要合法存在，又要不受敌人的调动。晚上，我们又在交口镇野外的清河岸上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大家对总的局势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陕西的军阀部队和关中的杂牌部队，虽然都归顺了国民党，但他们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都在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暂时找个“靠主”。

“投靠”谁好呢？这个问题引起了一场争论。韩威西（后来成为叛徒）主张把部队带到富平、蒲城之间的红崖头“投奔”南路总指挥岳西峰。大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岳西峰在河南当督办时就反共，曾下令逮捕过王若飞同志和肖楚女同志，同时要去富平、蒲城，又要经过反动透顶的田生春所部美原镇，部队通过那里，必定凶多吉少。有人主张把部队开到白水以北的黄龙山一带，那里进可以攻，退也可以守。史可轩同志认为到黄龙山一带，地形虽好，但无主“可靠”，岳西峰过去曾当过他的上司，田生春曾一度和他同过事，熟人见面，总不会给他什么难堪。还是去

“投靠”岳西峰的好。大家终于采纳了这个意见，由史可轩同志带着部队经过美原镇田生春防地向目的地前进。

老奸巨猾的岳西峰早已设下了圈套，当史可轩同志刚到美原镇时，即遭田生春扣留，第二天就被枪杀了。

史可轩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每个同志都沉痛的喘不过气来。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时候对敌人都不能有丝毫的幻想。

“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我们共同的信念。史可轩同志牺牲以后，便推举许权中同志任总指挥。那时，岳西峰和国民革命军的冯子明矛盾很深，双方明合暗斗，各不相让。因此，我们就“投奔”了冯子明，编为独立第三旅，许权中同志任旅长。部队驻在临潼县的关山镇。

部队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就开始秘密收容一些被敌人追捕得无处藏身的共产党员，和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下工作同志。这样，一方面抢救了许多同志，一方面又壮大了党的武装力量。

平静的生活过了两个多月，部队移驻高陵县后，冯子明便派赵杰三旅和他的行营主任包国才监视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人不管走到哪里，身后总是有他们的

人暗探。

一天夜里，许权中同我在赵杰三的房子闲谈，因为他俩有过结拜之交。谈到深夜，赵杰三命令侍卫人员离开，压低声音向我们说：“冯子明要我暗地里收拾你们！”许权中同志听了一怔。

“别开玩笑，一没冤，二没仇的……”我想再探个究竟。

“人家说你们是共产党！要小心啊！”赵杰三额上暴起了一条条青筋，他神情紧张，我们只是镇静地笑了笑。事情很显明，用不着问了。自从赵杰三透露了风声以后，我们就更加提高警惕了。旧历九月，部队移驻蓝田县许家庙一带，冯子明叫我们开往河南，我们不愿从命。在旧历十月初的一个晚上，冯子明指使我们部队一个参谋主任惠介如（蒋介石的暗探），策动我们的两个连长徐裴威和杨锡民举行暴乱。杨锡民同志是我们派去监视惠介如的，他立即把这关乎这支革命部队存亡的消息告诉了许权中同志。当晚，我们就把惠介如这个坏蛋叫到旅长办公室，并召来了连以上的军官，惠介如被下了枪之后，还假装镇静的问：

“这是为什么？”

“你做的事，你知道。”许权中同志大声的说。接着他又对连以上军官说：“兄弟们，我为了给老师

长报仇才守住这个摊子，为了给老百姓做些好事，才搞工农革命，这也正是革命军的本分。”他气得浑身发抖，又继续说：“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摊子搞垮……”

“我们愿听旅长的命令，决不被人利用。”大家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惠介如被拖出房子枪毙了。但是他的同谋韩威西跑去向冯子明报告了。冯子明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指挥五个旅的兵力，直向我们扑来。同时还派来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把我们从四面围困起来。

“干，接受史可轩同志牺牲的血的教训，是采取主动的时候了。”许权中同志很果断的作出了决定。他抽出两个排的兵力，一个排摆在蓝田县东，阻击敌人的进攻，打破敌人由网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计划，另一个排夜渡灞河支流，偷袭敌人前卫司令部。

深夜已经很冷了，寒风飒飒吹过，我们静悄悄地趟过河去，就在敌人酣睡着的时候，开了火。敌前卫司令部遭到突然袭击便向回逃，所有的部队也跟着司令部撤回十几里。我们趁机连夜急行抢占了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我部的诡计。

度过这一危机后，我们在黑龙口召集紧急会议，

决定把部队拉到洛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之间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去省委请示。

部队从黑龙口开到洛南三要司。李虎臣见我们同冯子明翻了脸，正合他的心愿。也没细追究什么，就把我们收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

(二)

三要司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东临河南山区，北靠秦岭，处在群山包围之中。李虎臣的部队，只有一个团住在我们西边的洛南县，其余都离我们很远。因此，这里很便利搞革命活动。

这年冬天，我们要派人去省委请示工作。刘志丹同志从省委来了。他一到部队就传达了省委的临时指示：要在国民党和各派系军阀的军队中，通过党的领导，实行武装起义，参加和配合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

刘志丹同志来部队没几天，便开始整顿部队了。首先肃清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提拔为基层领导。经过这次彻底的整顿，全旅焕然一新。

为了扩大革命的影响，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斗争了大恶霸地主阮化生，公审了豪绅何豹子。在群

众的要求下，这两个坏蛋当场被枪毙。我们搜集地主恶霸在山中的存粮，解决群众吃粮问题（并给部队配足粮秣），群众的情绪高涨起来了，想尽一切办法帮助部队。我们有五门迫击炮，炮弹很缺乏，群众就利用本地炼出的铁，帮助我们制出了炮弹和本柄手榴弹。

整个山镇沸腾起来了。天刚蒙蒙亮，街头、山沟、河滩之间，排满了整齐的军队，上好刺刀端着枪，一排一排的走过来走过去。孩子们成群结队的跟着我们呼叫。刘志丹同志转到地方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省委又把唐澍同志调来部队担任参谋长。这时我们还是继续练兵。两山之间的大河滩，成了我们最理想的练兵场。刺杀声，打靶的枪声，报靶的红旗，爆破的雷鸣，各种声音交响在山谷里。同志们嘴里不说心里都明白，这是武装起义的前奏。只要省委一道命令，部队马上就会打起红旗来。

在这紧张的时刻，李虎臣却要我们去攻潼关，消灭马鸿宾的部队。去不去呢？我们养兵蓄锐是为了起义，若是为地方军阀去争权夺利，岂不自流血汗。不出兵，又怕暴露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一面缓步前行，一面急速请示省委。

部队行至巡检司，省委来了指示，不要参加攻打

潼关的战争，迅速起义，去渭（南）华（县）配合当地农民的武装斗争。接到省委的指示，我们真是心花怒放。半年多来，我们“投奔”了三个军头，和敌人明争暗斗，多少个夜晚提心吊胆，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为了保存这支革命的武装，我们的史可轩同志献出了生命，今天，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为了不暴露我们的起义意图，当晚便离开了巡检司，向潼关方向前进。同时派雷天祥同志带一个营，先去渭（南）华（县）。

到了潼关，我们担任正面进攻。正巧，马鸿宾来了个假投降，以便拖延时间，调孙连仲军来支援潼关。李虎臣信以为真，静等马鸿宾投降。唐谢同志认为，这正是离开潼关的好时机，就立即执行了省委的指示。

部队拉出潼关，宣布了起义，全军欢腾若狂，大队人马直奔渭（南）华（县）。

（三）

赶到高塘镇，见到了地方党的领导人。我们向他们汇报了这支部队如何从西安到渭华的经过。最后他们向我们说，“你们来的正好，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起义了。如今正需要这样一支武装力

量。”接着，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宣化事件”和涇华一带农民斗争情况。听了这些，我们才知道这里的革命运动正闹得热火朝天。我们的战斗信心更增强了。

我们这支部队投入革命斗争以后，革命的声势就更浩大了。

在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我们就开始打土豪。前边是扛着枪的军队，后面是整齐的农民队伍。唱着歌，浩浩荡荡的直向大豪绅的住处涌去。像疾风扫落叶一样摧毁敌人乡村的反动政权，驱逐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在各村建立赤卫队和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组织、宣传委员。早先还在崇凝镇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

五月中旬，我们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高塘镇正式成立了。军委会和司令部驻在高塘镇东南的高等小学内。军委会由十余人组成，刘志丹同志担任主席，唐澍同志担任总司令，卢少亭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成五个大队，每队约二百人左右不等，第一队队长为赵雅堂，第二队队长为谢子长（原名谢助），第三队队长为武丕漠，第四队队长记不起名字了，第五队队长雷天祥，另外还有一个手枪队和一个骑兵队。

农民亲身体会出，我们部队是他们自己的武装。

在我们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的这一天，高塘镇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陕东赤卫队和扛着长矛、阔刀的自卫队、游击队，以及四乡的农民们，都敲锣打鼓，地前来慰问我们。围着这支装备有机枪和迫击炮的部队，看着绣着镰刀斧头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迎风招展的大红旗，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有个花白胡子的老头子，凝视着那面红旗，情不自禁的笑了，口里喃喃地说：“好！好！这一下有盼头了！”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大会开始了。华县县委陈述善同志致开会词。刘志丹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讲述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

刘志丹同志的话音还未落，几千只臂膀不约而同的举起来，高呼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

唐嗣同志接着讲话。他不是本省口音，农民未能完全听懂，但却懂得他的意思，镰刀斧头是武器，靠它，用它，只要齐心，就能把革命干成。

这次大会，就像是在疾风中燃起了烈火。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了。

“革命起来了！”这声音，像春雷，像疾风，在那广约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动着。到处是沸腾的

人群在进行斗争，打土豪的声势更为壮阔。“化火契约”的运动普遍开展了。在渭南大豪绅张春和被农民处死之后，华县的郭、王、刘、庞四大豪绅都吓坏了。有的叫他们的儿子拿着农民借债的文约，跑到借债农民的门口，低声下气的说：“大叔，我把文约拿来了，当着你的面烧了吧！不再向你耍钱了。”

那些狡猾的土豪劣绅都跑到县里去了，向宋哲元（陕西省主席）求救。可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我们打开他们的粮仓，把存了几十年的小麦挖出来分给农民。真象过大年一样，街上、村上的红旗飘扬着，革命的人群川流不息。

乡村和城镇，大人和小孩都唱着：

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打劣绅，为咱农民来伸冤。

一天傍晚，我从大王庄回住地箭峪口，刚从难通行的街道挤出来，身后跟来一位老大娘。她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拿着三个熟鸡蛋赶上来喊道：

“老总！你跟苏主席住在一块吧？请你把这几个熟鸡蛋捎给他……”

“苏主席”？我纳闷了，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来了，但他不姓苏呀，他是潘自力同志。老大娘看出我不解的

神情，忙补充道：“现时咱们中国不是有两个政府吗，一个是蒋介石政府，一个是苏维埃政府。咱们的政府主席不姓苏？”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四)

新生活过了没半个月，敌人开始进攻了。消息传来，正在田里锄草的农民，跑回家拿起了火枪，在山坡上砍柴的，放下扁担拿起了长柄斧……农民们纷纷武装起来，他们高呼着：“保卫农民协会！”、“保卫苏维埃政权！”奔向火线。

敌人一个旅，从渭南出发，顺着瓦塔至龙尾坡间的土坎，像笨猪一样，慢慢向前爬动着。他们刚到龙尾坡的南端，就遭到我们埋伏部队的突然袭击，丢下大片尸体逃回去了。

没过两天，敌人又发动了进攻。这次田金凯的一个师东从崔家村，西到段家村的龙王庙，在两块大原上分了几段，成扇形直向我军步步围攻。敌人每到一村就放起大火，大王庄、贺王庄全村都被火焰卷起来了，高塘以北，成为一片火海。我们看到这个情形，个个气愤极了。

我们没有游击战的经验，拉开战线，阻击敌人。

因敌人兵力数倍于我，因此，情况十分紧张。特别是魏家原阵地上，只有一个连防守，而敌人却派一团来进攻。我们总指挥部就设在离魏家原不远的高塘镇。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敌人集中了炮火，掩护他们的步兵，连续不断地向魏家原冲锋。他们像赌场上发了疯的赌棍，拚着家底孤注一掷，好像只要拿下魏家原阵地，就能全部消灭我们似的。但多少次的进攻，都被我们一个连打垮了，之后敌人又派了一股大部队，从崔家村东边向我正面部队的身后迂回，企图先搞掉魏家原，再攻占高塘镇。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同志看透了敌人的阴谋诡计，他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也似的跑回三教堂村，举起木槌，当当的敲起钟来。四乡的农民扛着锄头、长枪、阔刀都集聚来。点了一下人数，有四、五百之多，他把农民分成小队，喊了声，“跟我走啊！”农民队伍像潮水似的涌出了村庄。

他们赶到崔家村，敌人刚分成散兵队形，一群一群的往坡上爬。薛自爽同志一挥手让大家趴下，接着，他“冲呀！杀呀！”地喊起来，几里长的阵地上，喊声、杀声震天，此起彼落。刹时间，敌人像遇到猛烈的炮火，转身往回跑，你拥我，我挤你地溃退下去。

在雷峪口阵地上，大地主薛良臣带着敌人一个

团，直向我们西路部队后侧袭来，企图把我们的退路切断。当侧面敌人到了侯家崖时，薛自爽同志把胳膊一抡，喊了声“赤卫队跟我来！”迅速把队伍带上去，占领了侯家崖村西的土坡，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几天的残酷战斗，他那号称一百多人的赤卫队，现在只剩十几个人了。

中午，许权中同志和我又把骑兵团带来。这时，薛自爽同志已经负了几处伤，头上、胸部都绑满了白布，脸也被硝烟熏得漆黑，衣服破的露了肉。但他的眼睛奕奕有神，坚决不下火线。

我们骑兵团击退了敌人三、四次进攻。这时，我们的西路部队撤退到箭峪口，占领着山头掩护我们撤退。敌人见我们骑兵团向后撤，又调动了所有的部队反扑。

天色黑下来，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要东路部队和西路部队一齐向南山转移。

夜间，在秦岭上宿营。

这一夜总算平静的过去了。第二天中午，我们进入蓝田县境许家庙一带，过了几天，一个沉痛得使人窒息的消息传来：东路部队撤到洛南县的保安镇，赵雅生同志率领的第一大队，被敌人包围。当赵雅生率领一大队突围出来，敌人又以三个旅包围了唐河同志率

领的部队，战斗非常激烈，唐澍同志光荣地牺牲了。事后听说洛南县方少海旅把唐澍同志的头割下挂在城楼上，敌人就是这样的惨无人道啊！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却从中得到了锻炼，取得了教训，这次的失败，固然是由于敌人过分强大，同时也由于我们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缺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到了紧要关头，跟敌人打硬仗，拼消耗。我们并没有因此灰心，放弃斗争，相反，我们带着这次失败的教训，转入了新的斗争。

注：①本文摘自杨晓初一九五一年所写《渭华起义片断》一文，个别字句作了删改。

②杨晓初，陕西省渭南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委副书记，已逝世。

回忆参加渭华暴动的工农革命军^①

高克林^②

一九二八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在渭南、华县一带举行有工农革命军参加的农民暴动。

一、参加渭华暴动的工农革命军

这支工农革命军是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在华县瓜坡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正式成立的。

工农革命军的前身，是由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政治保卫队，于一九二七年七月组合而成的。

在大革命高潮中，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革命形势非常好。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指引下，以刘伯坚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和从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在西北地区组成新的革命大军，参加了国民革命。冯玉祥在原绥远省的五原誓师，把他带领的部队原国民第一军，与国民第二军、第三军、第五军等部队，联合

组成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同期，于右任也从苏联回国，到陕西与冯玉祥合作，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是刘伯坚同志。所属各军政治部主任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我党决定，在西北地区创办一个类似黄埔军校式的军事学校，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作为建立新的革命军队，改造旧军队的骨干。这个学校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名义创办，定名为“中山军事学校”，地址在西安市北院门。学校领导：校长史可轩（共产党员，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苏联回国的），副校长李林（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邓希贤（即邓小平同志，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初开始招生，学员大部分来自青年学生，也有一些工人、农民和革命军人。全校建立一个总队，总队长许权中（共产党员），直辖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第一大队长高致凯，第二大队长张汉俊，第三大队长杨浪波。大队长都是共产党员，每大队设一个党支部。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约一百多人，相当于连）。到一九二七年五、六月份，全校已有学员七百多人，在教职员工中有共产党员约七、八十人。我原名高文敏，在这个学校任政治部组织科长，负责全校的建党建团工作。

于右任的政治保卫队是他的警卫部队，由他的保

卫部长史可轩同志直接指挥。保卫队下设两个大队，共约一千人。一个大队队长姚丹峰，另一个大队队长许权中。许任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后，队长由任耕三接任。

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都是史可轩同志领导的比较可靠的革命武装部队。

一九二七年六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后，他为了肃清国民军联军中的共产党员，和排除地方上的异己势力，假借召开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会议名义，把各军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调离各军到郑州开会。中山军事学校的李林同志，邓希贤同志就是这次被调离学校的。不久，冯就赶走了于右任，派宋哲元独揽陕西省军政大权。六月下旬，冯玉祥命令史可轩率中山军事学校和政治保卫队离西安开赴河南省洛阳一带整训。史可轩、杨晓初和我共同商量，认为冯玉祥的紧急调令目的想要消灭这两支部队，我们决定表面接受冯玉祥的调遣命令，由史可轩同志带领两支部队先离开西安，但不出潼关，七月初，我们由西安市以北草滩镇乘船顺渭河东下。一面派人到陕北侦察情况，准备把部队带到陕北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另一方面史可轩也派人到国民第二军上层人士中进行联系，企图另找暂时落脚的地方。许

权中同志不同意史可轩提出的后一个方案，部队走到交口镇附近，他借故离开了部队，回到他的家乡交口镇山东庄（现辛理村）去了，史带着部队从交口镇一带向陕北转移。途经富平县美原镇，该镇驻军是国民第二军的田生春师。田和史可轩是老相识，史亲自去找田，打算说服田反冯玉祥，并商请田让路给我们队伍到陕北去。不料，田受国民第二军某些上层人物的指使，当日晚竟将史可轩同志杀害。第二天部队又由美原镇返回栎阳镇附近一带，一时队伍没有领导中心，由我从许权中家将其请回部队。从此，许权中担任了这个部队的总指挥。我们仍决定不接受冯玉祥的调遣命令，这时，我们周围有冯玉祥、冯子明、岳西峰、甄寿珊等大小军阀的部队，把我们团团围住，都想吃掉这块“肥肉”。为了利用军阀矛盾，保存我军实力，我们接受了陕西地方军阀、国民第二军冯子明部队的改编，番号是督编第三旅，驻扎在临潼县关山镇，旅长是许权中。内部确定，取消中山军事学校名义，改编为教导营，营长高致凯，我担任教导营的教导员，我的主要任务是做许旅部队的政治工作，继续做建党建团工作。史可轩同志牺牲后，我们军队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许权中、杨晓初和我商量由我去找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我和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李子洲同志取

得了联系。省委决定，许旅建立旅党委，直接属省委领导^④。并决定，由我担任旅党委书记。委员有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高致凯。部队的任务是，就地扩军整训，在士兵中发展党团员，以待时机。

不久，冯玉祥为了巩固他在西北的大后方，清除异己，再次强令陕西的小军阀，由岳西峰、李虎臣统率，到南阳（襄阳、樊城）一带整训。旅党委决定，这支部队准备脱离冯子明，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为此，我们向省委请示。恰在这时，省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我们部队将计就计，随岳西峰、李虎臣、冯子明等陕西国民第二军乘机开赴鄂、豫、川、陕结合部，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举行起义，建立边区苏维埃政权。旅党委服从中央命令，随冯子明部南渡渭河到蓝田。这时，潜伏在我军内部的蒋介石秘密特务惠介如（蒋介石委任的西北宣慰使），勾结冯子明和史可轩旧部中的韩威西等反动势力，妄图杀害许权中等共产党员，进行反革命叛乱，搞兵变来破坏我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我们及时发现后，处决了惠介如，驱逐了韩威西等反动势力。事后许权中旅宣布脱离冯子明，向东移至商县黑龙口和渭南的厚子头镇一带。正在这时候，我们接到省委指示说，中央取消了在鄂、豫、川、陕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要我们设法保存实

力，就地整训，听候党的新指示。经过许权中同志，利用他的旧的社会关系，许旅又改归属李虎臣，编为李虎臣的新编第三旅，开到洛南县三要司镇驻防。

一九二七年秋冬，省委为了加强对许旅的领导，派刘志丹同志等来三要司镇。刘参加许旅的旅党委领导工作，行政上任旅参谋主任。这时，旅党委曾商定，为了准备在豫西建立农村根据地，派刘志丹等同志带了十多名干部，去豫西卢氏县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后来因准备渭华暴动，才把刘志丹等同志调回旅司令部。

一九二八年一、二月间，省委已着手准备渭华暴动，先后两次要我去省委商讨许权中旅参加渭华农民暴动的事情。在这期间，省委为了加强暴动的准备工作，陆续派来唐澍、谢子长、康益民、吴浩然、王泰吉等同志到许旅。唐澍、谢子长、康益民、吴浩然等同志参加了旅党委的领导工作。行政上任命唐澍为旅参谋长，谢子长为二营副营长，准备代替营长职务。

一九二八年春，陕西省的地方军阀，主要是留陕的国民第二军旧部，联合起来反对冯玉祥。驻在商洛地区的李虎臣命令许旅攻占潼关，截断冯玉祥在河南的援军，配合其他部队攻占西安。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旅不参加军阀混战，但是要利用军阀混战，

准备参加渭华暴动。旅党委开会对许旅是否参加军阀混战和是否在三要司就地起义的两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党委一致认为，三要司地处秦岭之南，无法飞越秦岭，周围驻有李虎臣部队监视。如果就地起义，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决定部队利用机会翻越秦岭后再举行起义，脱离李虎臣，参加渭华暴动。关于参加军阀混战问题，多数同志主张不参加。只有许权中同志主张先攻占潼关，挑起军阀混战，然后再到渭、华参加暴动。当部队进军到潼关县南原的十二连城（地名）一带时，许权中同志仍坚持他的意见，并带领杨晓初到潼关城附近侦察地形。由于党委成员意见不统一，唐谢、刘志丹同志和我商量决定，趁许、杨外出侦察地形的机会，甩掉许、杨。由我们分别到各部队驻扎营地，带领队伍直奔渭华参加暴动。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召开党委会议，只能紧急动员，分头行动。天还没黑，部队已开始向渭、华方向移动。我和高致凯负责带教导营。当高致凯发现我们要甩掉许权中同志，直奔渭、华，他就发生了动摇，脱离部队，带两个护兵去找许权中去了。据说，他没找到许，就叛变投靠国民党军队去了。其他各营凡接到命令的都按照计划行动。行军两天，我们把分头带出来的队伍全部集中到华县瓜坡镇一带。许权中同志和杨晓初同志回到

原地司令部营地，发现部队已走，他们也跟着赶部队来了。经过准备，在瓜坡镇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军人大会，宣告许权中旅武装起义，脱离李虎臣，脱离军阀混战，成立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全军战士，群情激昂，举起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摘掉了国民党的帽徽，踏在脚下。激动地高呼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政府！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土豪劣绅！分配土地给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共产党万岁！……”宣告起义的同时，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被任命为主席。委员有刘志丹、唐澍、吴浩然、康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杨晓初、高文敏等同志。总司令员唐澍，参谋长王泰吉，参谋主任高文敏，军政治部主任康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许权中同志担任工农革命军的总顾问，杨晓初同志担任工农革命军的财政经济委员。军党委会，除了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和我四个原许旅党委成员没有参加外，军委会的其他同志都参加了军党委会的领导工作。总司令部下设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一个骑兵小队。一大队队长赵雅生，二大队队长谢子长，三大队（虚设），四大队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队长张汉泉，许权中直接带领由他带来的十几个骑兵组成的骑兵小

队。陕东地区早已建立陕东赤卫队，由大队长李大德（即原旅党委委员张汉俊同志化名）领导，经常配合工农革命军主力作战。这时，整个武装部队共有指战员近一千人。

二、渭华暴动中工农革命军的英勇战绩

一九二八年初，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全省各地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农民暴动过波决到全陕总暴动”。据说中共陕东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定从五月一日开始，以渭南、华县为中心发动大规模的有工农革命军参加的农民暴动。五月中旬的一天，中共华县县委在高塘镇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军民联合暴动。当场处决了两三个豪绅。

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设在高塘镇。赵雅生领导第一大队驻扎沈河两岸。雷天祥领导第四大队驻扎在箭峪口一带。他们两个大队配合陕东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捉劣绅，分浮财，分房屋，并着手准备进行分配土地给农民，组织高塘镇、崇凝镇、赤水镇一带的村庄成立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准备正式成立渭华地区的苏维埃政府。谢子长和我带领的第二大队驻扎在高塘镇一带负责开展游击活动。第二大队经常向华县县城和赤水镇一带出击。许权中同志的骑兵小队曾奇袭到渭南县

城附近。袭击敌人从西安到潼关的交通运输线和敌人的驻军据点,打得敌人到处紧张慌乱,不得安宁。渭华暴动震撼了陕西、关中,影响波及到西北各省。

宋哲元、李虎臣大小军阀在强大的农民暴动面前震惊慌乱,由互相混战转为暂时联合,为了扑灭渭、华暴动的熊熊烈火,李虎臣从商县由南向北,宋哲元亲自到渭南、华县赤水镇一带由北往南,对我们进行了夹击围攻,他们组织大我十倍以上的兵力,数次“围剿”我军,镇压农民暴动。

六月初的一天拂晓,宋哲元以一个旅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从渭南县城向东南进攻,妄图经龙尾坡攻占塔山,遭我埋伏在段家附近的第四大队和陕东赤卫队突击,敌人被迫撤退,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攻,大概是六月十日,敌人以田金凯一个骑兵师为主力,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大明寺,妄图一举攻占我军高塘镇司令部,敌人在这次发动攻势前,我们第二大队已被派出袭击华县县城,敌人攻打高塘镇时,我司令部兵力空虚,在魏家原阵地上,我军只有一个连和司令部赤卫队的兵力,阻击敌人一个师,在这紧张之际,我们第二大队赶回,从东西两面对敌形成夹攻之势,敌人误以为中计,仓皇逃走,我们取得了第二次反围攻的胜利,约是六月十九日,敌人以孙连仲、魏凤楼、田金凯三个

师的兵力，由宋哲元亲自督战，向我军发动了第三次围攻。敌人三个师的兵力分为东、西、中三路向我高塘和塔山据点进攻。敌人都是以地主民团武装为前锋和向导。东路一个师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向高塘镇以南地区进犯；西路一个师，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向塔山进攻；中路一个师，由宋哲元亲自指挥，从赤水出发，分成两路从赤水东川、赤水西川同时攻打高塘镇。工农革命军在唐澍、刘志丹、许权中同志分别指挥下，英勇阻击各路来犯之敌，但由于寡不敌众，六月十九日晚，我军和陕东赤卫队被迫撤退到牛峪口、箭峪口、洞峪口一线。六月二十日上午，敌人又以全部兵力袭击我军阵地，当天晚上，我们退出渭华暴动的中心地区，转入南山、商洛地区。六月二十二日，我军各路部队大约五百多人相继在洛南县两岔河一带集结。敌人占领了渭华农民暴动地区，对农民实行了最野蛮的屠杀政策。“清乡团”杀害了许多农民、共产党员，人民群众重遭荼炭。六月二十二日，我军集结在以两岔河为中心的地区，本应作必要的休整，而总司令部却反而命令第一、第二大队进驻洛南县保安镇。我军进入保安镇立足未定，李虎臣部的方少海即率五旅之众，包围了保安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我部在组织突围时，总司令唐澍同志带领六、

七十名战士，从两岔河赶来增援，结果，在保安镇附近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在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同志们英勇奋战，前仆后继，除一位警卫员受伤外，唐澍等六、七十人全部壮烈牺牲。

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经过顽强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在激烈的战斗中，唐澍、廉益民、吴浩然、李大德、赵雅生等领导同志先后牺牲。七月初，我军余部约三百多人由许权中同志带领向蓝田一带转移。在第二次反围攻战胜田金凯骑兵团之后，我因患疟疾，被隐蔽寄留在渭华地区一个山沟里养病。保安镇战役后不久，刘志丹同志来我处，告诉我那次战役的前后情况。刘说许权中同志在保安战役后，把部队重新收容集结，转移到蓝田县东山张家坪一带。刘志丹约我同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他准备回陕北重新组织武装起义。我因病重，不能行动，他就自己先回西安找省委去了。

据说，陕东特委负责人和许权中同志等商议决定，由许带领工农革命军的余部，暂时仍投靠李虎臣部刘文伯师。七月中旬，被改编为刘文伯师的第九旅。当年八月随刘进入河南邓县，又被当地的地主武装“红枪会”包围，许旅战斗失利。工农革命军最后保存下来的一些干部战士，其中很多人分头到各地，找寻到

党的组织，又参加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当中去了。

三、工农革命军参加渭华暴动的经验教训

渭、华暴动是我党领导的西北地区一次声势浩大的有工农革命军相配合的农民暴动。它显示了西北地区农民革命的英雄气概，推动了西北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我党领导工农武装配合农民暴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工农革命军在参加渭华暴动反围攻战斗中是勇敢顽强的，但由于它是在短期内新组成的，因此，也暴露了它不很成熟的弱点。如军队内部政治力量不平衡，党、团组织薄弱；全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很不充分，战士们对于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和武装工农的伟大意义理解不深；由于军事训练时间短，军事技术差等等。

（二）在渭华暴动中，工农革命军的领导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不够明确，对游击战的战术思想也很不理解。暴动中，有些同志提出了武装割据渭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口号。今天看来，提出在这个地方建立根据地是不合适的。当时的领导，只看到渭华地区党的基础强，群众觉悟高，斗争性强和经济条件好的有利条件，以及冯玉祥、李虎臣等已经开

始军阀混战的可乘时机，而忽略了军阀混战可能会因受农民暴动的威胁而暂时联合起来围攻农民暴动的不利因素和渭华地区地理地势的不利条件。渭华暴动地区最大的不利条件是地区狭小，地势平坦。暴动地区的南面是秦岭，悬崖断壁。除了几条大峪，天险不能逾越，不能互相通达迂回。北面是渭河，没有船只，无法徒涉。在敌人四面夹击的情况下，和敌人转大圈子就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打游击。这个地带西距敌人统治中心西安市不到二百里，东离敌人的交通要塞潼关只有百十里。从西安到潼关大约二百多里长的西潼公路，是冯玉祥联系西北五省和河南的洛阳、郑州的咽喉要道。冯玉祥在平时就有重兵把守，是军事上必争之地。我们企图割据渭华，卡断冯玉祥的咽喉，敌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同时，李虎臣等军阀为了夺取西安，先夺潼关，并且已调动十几个旅，分别布置在秦岭以南，已摆好了阵势，打算和冯玉祥打一场争夺战。我们却想在冯、李两军阀准备交战的夹缝里发动暴动，而这个夹缝地带又是敌人必争之地，割据这个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显然是很困难的。

工农革命军领导在作战指挥上，不了解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和战术的运用。而是采取了硬打硬拼打消耗战的办法。在只有消耗而得不到物资、武器、人员

补充的情况下，严重地丧失了我军的有生力量。渭华暴动直到最后在洛南县保安镇作战失利后，军领导本应把已经收容的部分人员（约三百人），分成若干小队，分散活动，保存实力，巩固内部，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而他们却没有这样做，又采取了依靠李虎臣部刘文伯师的办法想保存实力，结果，工农革命军的余部，终于在河南邓县被地主武装包围，遭到惨重失败。

（三）团结是胜利的保证。而工农革命军领导人之间缺乏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团结战斗的精神。主要军事领导人的独断专行，家长作风，听不进一点反面意见，脱离群众，在许权中旅起义后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军党委时，领导上决定，把在战士中有威望、在部队时间长、有一定历史传统的一些原旅党委成员许权中、杨晓初等都以种种理由（实际是在领导岗位上有些分歧意见）撤掉，并把许权中开除党籍，我也受到批评处分。军党委的新委员们都是新到部队的同志，有些同志士兵们还不认识。这在无形中损害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甚至有个别领导同志，因对有些同志的家长作风有意见，在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即不告而别去找陕西省委去了。原旅长许权中同志被甩掉后，又主动追随部队，新的领导人对他们又不信任，只安排许担任工农革命军的总顾问。而许

权中同志只带领他的旧部十几名骑兵，虽然参加战斗非常勇敢，但对这些领导人也不靠近，自称骑兵小队。这一切，都是这支部队在最困难时期，领导不能同心协力的重要因素。

工农革命军的失利，渭华农民暴动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一九二八年我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当时暴动中的一些领导人缺乏应有的经验，受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残余的影响，这些都是这次暴动失利的客观原因。

注：①本文原载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党史研究资料》第九期，本书收录前作者对原文进行了修改和补充。

②高克林又名高文敏，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③据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陕西国民日报》报道：“中山军事学校、军事政治学校奉冯总司令之命移豫训练，闻该两校奉令后准备于本月十四日向东开拔云。”

④据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报告：许权中“除军支外”，“另有党团的组织，计划并指挥本旅军事行动外”，“并负河北军运之责”，“旅党团委员会书记杨晓初”。在同一时期的省委文件记载：“第一军支设在许权中旅，书记高文敏，组织高致凯，宣传吴天长。”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号（军字三号）通告记载：“从前之第一军支改为旅委员会”，“直辖于省委”。

《武丕谟自传》摘录*

从小念书，于民国十三年入绥德师范学校。十五年冬，南口退下来国民二军，史可轩来校讲话。史思想进步，向组织交涉给该队派三二人随军作宣传工作。组织上决定我同马济民（马明芳）随军南下西安，担任政治宣传员。西安解围后办了一个中山军事学校，我在该校任政治教员及分队长。冯玉祥见中山军校红色很深，下令解散，并调史部出关。此时军校改编为部队随史开出西安。田生春将史杀害，许权中（中山军校总队长）出来集合一千四百八十九人，逃至秦岭山，打起革命红旗，称西北工农革命军，唐谢任总司令，参加渭华暴动，共分三个大队，我任过二大队长。其时打死了不少地主，在高塘有刘没来，洛南县有何豹子。唐司令在南山内阵亡。我们退至河南邓县一带，失败四散。

*武丕谟，陕西省神木县人，已逝世。

渭华起义纪实^①

周益三^②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派我们从汉口回陕西开展军运工作。我被省委派到陕军魏寿福部毕梅轩营当营附。这年腊月二十七、八^③，省委负责军委工作的苏士杰通知我到西安接受任务。大年初三我到西安顺义店。该店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上店簿后就有人搭话接头。在这里我意外地见到了唐澍同志，他穿着一件没有面子的羊皮袄，头上勒着羊肚手巾，完全是一个陕北农民的打扮。我们两人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一见面他就热情地招呼我，给我交待了去许权中旅工作的任务，研究了路上应急的方法。我们便于大年初五^④离开了西安。头一天^⑤经渭南，在我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到达高塘小学，陈述善同志在此工作。第三天我们进入南山，在洛南县三要司附近的寺坡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吴信然、刘景桂、谢子长等。他们都穿着便衣。不久司令部派我去帝庄，担任李蕴山补充营四连排

长，后又担任了二连连长。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路军李虎臣命令部队过秦岭攻取潼关天险。许旅各营陆续向灵口集中，补充营也移驻灵口镇内，准备出山。在灵口街西头，我碰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张汉俊，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他们首先出山，参加渭华起义，并说不久全旅都要出山。以后我才知道他出山以后化名李大德，担任陕东赤卫队队长。许旅跟随李部翻过秦岭在蒿岔峪吃过晚饭，连夜开赴潼关前线占领阵地，进攻十二连城。在与马鸿宾部队的战斗中，敌人兵力不断增加，我方伤亡增多，我连也有一些战士受伤，前线战况出现了不利于我军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刘景桂通知我连晚上十二点撤出战斗，以后又接到推迟撤退的通知。当时我在党内担任着营特派员，还领导着刘中向连。第二天晚上我们一道随刘景桂从前线拉了下来。经一夜急行军到达华县的瓜坡镇，群众已经在村外摆设了供桌，抬水让我们喝，部队以连为单位围坐在村外休息、吃饭，领导同志均在村内开会。当夜部队从潼关向下撤退时动作不够一致，黑夜行军也有些混乱，因此直到瓜坡还有些同志陆续归队。最后许权中、杨晓初、张汉泉等二、三十骑也赶上来了。为了便于行军，调整建制，部队在此进行了简单的整顿工作，宣布编制为

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赵雅生，第三大队长谢子长，我连拨归第二大队，大队长由武丕谟担任。部队经过编队以后，全体官兵兴奋地摘掉旧帽徽，喜气洋洋地直奔高塘，参加了渭华地区的农民起义。

为了欢迎部队来到高塘，地方党组织召开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在这个大会上宣布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设立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刘景桂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由唐澍担任，参谋长王泰吉（他没有参加潼关战争，我到高塘后才见到了他）。许权中担任工农革命军顾问兼骑兵分队队长。西北工农革命军下辖四个大队，还有一个赤卫队。赤卫队实际上是司令部的警卫队，队长由张汉泉担任。我们大队开始驻在高塘镇，经常外出打土豪、杀劣绅，拦截公路上冯军的车辆、辎重。记得有一次打土豪时挖出很多银元和财物，战士们用筐子抬到牛峪上交给财经委员会，以供军需之用，无一人贪拿分文。

敌人第一次进攻塔山时我们五中队仍在高塘，听刘中向说那次战斗非常激烈，敌人的退路被我们堵住以后，拼命向我军阵地冲击，几乎把我军冲垮，幸谢子长指挥得当，才把敌人压了下去。

田金凯攻打高塘时，我们五中队已经移驻北堡子，与设在高塘小学的总司令部隔沟相望。在敌人进

攻的前夜，武丕谟将全大队的精壮都提了出来，沿赤水公路沿线拦截敌人的车辆，家里留的大都是一些弱者、病号和后勤人员。我们当时也很大意，没有布置警戒就睡觉了。天明以后，农民已经开始打菜籽，一个老太婆急忙跑来说：“敌人都上来了，你们还睡觉哩！”听到这个话，我立即跑到村口去看，见骆驼项插上了敌人的旗帜，一群一群向上涌，对我们取包围之势，我立即带领全体战士从麦地里冲了过去，阻击敌人。枪声、冲锋号声、喊杀声惊动了总司令部，赤卫队队长张汉泉亦率部出动，直奔骆驼项，向敌冲去。赤卫队武器装备很好，每人一长一短，火力很强，与我们一起和敌人展开激战。两军正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忽然看见敌人阵容大乱，开始向后撤退，又隐约听见敌人后边响起了枪声。事后才知道武丕谟带领的二大队从赤水返回，谢子长带领的三大队也赶回来了，正好对敌人形成了夹击之势，敌误以为中计，仓皇逃走。事后我总司令部赤卫队长张汉泉臀部受伤甚重，第四中队长胡震、第八中队长卢子佩也受了伤，卫生科长张归仁利用土法蒸馏材料和少量碘酒、黄磷等类药物治疗。后因张汉泉伤部感染，不易痊愈，便在战役失利后，乃由张归仁化装送往西安广仁医院治疗。

敌人向我军发动第三次进攻时，我们五中队在高塘西北的一片石头滩上和敌人作战。后来我又发现敌人从高塘以东向南移动，我把这一情况及时向唐澍作了报告，唐命令我们监视、阻击这股敌人。待总部和各大队撤到南山以后，我们中队也撤到牛峪口。吃过饭以后，我还到涧峪口那边看了地形，发现有很多房子，储备的粮食也不少。晚上唐澍对我说：“地方上送来情报，说魏家原一带没有敌军了。准备今晚夜袭住高塘小学的敌司令部，由你们去打策应，还有农民群众帮助我们造声势。”接受命令后，我立即带队向魏家原方向插去，等高塘枪一响，我们这里也打开了。拂晓，才发现敌人主力并没有撤走，我主攻部队不能得手，被迫向南撤退，敌人跟踪追击，我队掩护主攻部队退却，且战且走，又退回牛峪。待敌人以密集队形向山口进攻时，我们翻东坡退到涧峪，准备从这里退入南山。这时，唐澍命令我们中队占领龙山制高点，掩护总部和其他大队撤退。下午二时我们还在据守，监视敌人。战士们又饥又渴，尤其山高日烈，气候干燥，其渴更甚。我便和两名战士下到箭峪汲水，适遇杨晓初同志，他向我说：“权中同志尚在峪口外边，被敌人胶着退不下来，你赶紧引兵增援。”听后我即撤兵龙山，前往峪口，掩护权中同志退却。

权中下来后，率骑兵分队向南奔驰而去。我们中队联系不及，细寻马迹，亦无踪影，问及居民，都说未见骑兵过去，并说东边山高，不易通过，西绕山麓，可达蓝田地界，始悟权中等去蓝田一带了。当日晚，夜色茫茫，山高路险，不易行军，遂就地宿营。次日越秦岭往青岗坪，即派人向东去找大部队。据报司令部驻西岱河，我队即前往司令部与之会合。见到刘景桂同志后报告了五中队的情况，并将掩护权中，权中已去蓝田一带的情况也说了。景桂说：“保安一战情况不好，唐澍、赵雅生同志都战死了，部队已向西转移，我们要马上离开此地。”当时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沉痛，便带着部队向西行进。经青岗坪上西山，夜宿黄沟峪驢。这里是个小山庄，有二、三十户人家，住有民团，他们都没有回避，民团团长还前后给我们张罗食宿。雷天祥知道许权中与许家庙东南山王村民团团团长尹耕莘有旧（二七年冬许旅驻许家庙时，给尹送过步枪），刘景桂等便决定派赵葆华、王敬中取捷径赴尹团长处找许权中。到后他们研究派人带路通过大龙庙（这里民团力量强），到蓝田县张家坪驻下。这时我们仅剩二百余人，第二天，许权中带队来到张家坪与部队汇合。

在张家坪停留期间，我和赵葆华住在一起，许权

中、刘继曾、刘景桂、杨晓初、雷天祥、谢子长等在我们对门的房子开会，研究部队今后行动方向。当时我听说省委的意见是将部队交给许权中领导，身份比较公开的刘景桂、谢子长、赵葆华、杨晓初等离开部队，分途活动。刘继曾在党内负责，随部队行动，暂时住在我们连。赵葆华、杨晓初因暂无去处，亦暂时随军行动。不久，刘文伯派参谋赵雨晴送来关防、印信、旗帜，把我们改编为第九旅，仍由许权中任旅长。工农革命军所余部队改编为一个营，营长由雷天祥担任，我在该营担任连长，另外两个营是由蓝田许家庙民团组成的，以尹耕莘为团长。

部队开到邓县以后，被当地豪绅掌握的红枪会包围，并不断向我们发起冲击。当时我连驻在城隍庙内，从城墙上向其还击，打死了一些人。豪绅们见硬攻不行，又派邓县绅士和红十字会头头前来谈判，还给我们送了些礼物，言定我们第二天离开邓县。但我们出城之后，又被红枪会包围。我向许权中提议，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许权中没有采纳我的意见，部队继续边打边走。到涉津街时战斗更激烈了，我军处于不利地形，士马疲惫，而红枪会越来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终于将我军冲散。许权中在战斗中负伤，刘继曾也失散了。我离开邓县以后，一路讨

饭回到陕西。

注：①根据周益三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在渭华起义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周益三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副主席。

③一九二七年阴历腊月二十七、八日即一九二八年阳历一月十九、二十日。

④一九二八年阴历正月初五日即阳历一月二十七日。

回忆渭华起义中的艰苦历程^①

王 强

一九二七年秋，由党掌握的许权中旅从临潼县的关山镇移驻三原县。为了加强部队实力，中共三原县委从渭北中学挑选了三十多名党、团员去许旅当兵。记得和我同时参军的还有党及第（富平人，渭华起义中担任雷天祥的警卫员）、王勋（华县人，也叫王警重）等。我当时叫王作寅，共青团员。入伍后，我们先在三原县东关住了一段，接受新兵集训，教官是王重凯（河北人）。

不久，部队移驻高陵，我们这些新战士大部分被编入教导营，记得营长是高致渊，队长有赵雅生、张羽军、胡震等，廉益民、吴浩然、高克林等也在营部，我们把他们都叫教官。当时，教导营驻在高陵县城，军事训练任务很重，每天上早操快跑半个小时，直跑得汗流浹背。

部队开到蓝田县许家庙以后，处决了奸细惠介

如。记得那天晚上下雪，天气很冷。行刑的人是许旅长的警卫员黑娃，这个人能骑善射，非常利索。在我们的打击下，参谋长韩威西等思想反动的军官被吓跑了。有个国民党特务叫祁廷贵，原来和我在一个班，他一看风向不对也跑了。

我们从许家庙进山时，天气已经很冷。翻过秦岭后，部队经黑龙口向洛南县三要司进发。在这里许旅被李虎臣部改编，我们教导营也进行了调整，我被编到雷天祥营李林怀连，驻地离三要司十几里路，以后为了剿匪而移驻豫陕边界的密庄。这一阶段，部队中党、团组织有了较大发展，我担任了营里的团支部委员，还兼负着雷营长的文书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是李大钊同志被害一周年纪念日，我营全体党、团员在密庄庙里召开了纪念大会，表示要学习李大钊同志的榜样，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当时我还为这个纪念会画了一张李大钊同志的画像。

大麦露黄，我营奉命从密庄出发，先行去高塘参加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部队翻过秦岭，忽然眼前豁亮，视野开阔，宽阔的秦川平原，奔腾东去的渭河，一个接一个村庄尽收眼底。战士们个个兴高采烈、欢腾雀跃，半年来居于深山的积郁，一扫而光。雷天祥同志身体不大好，但沉着文雅，指挥作战很有用心。

部队进驻高塘以后，他考虑初次出山，对渭华地区的敌情、社情了解不够，叮嘱我们要特别注意加强警戒，还处决了内部一些思想反动的军官。不几天，许旅大部队也从潼关拉了下来，战士们换掉了旧军队的帽子，项系红色绸带，一个个英姿飒爽，精神焕发。五月中旬，地方党组织在高塘镇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唐澍等同志讲了话，宣布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我被编到武丕谟大队，我们中队长是李林怀。

军民联欢大会以后，部队情绪很高，战士们都有一股劲，愿意为穷苦人民的解放而流血牺牲，作战勇敢，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武丕谟挑选了一些战士，去赤水东西大路拦截敌人的车辆、辎重，扫除沿途反动民团。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参加战斗。我们这次出击情况不大顺利，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抓住了几个劣绅。行至一片芦苇地时，一个劣绅挣脱跑了，被我们追上抓住，领导上命令我将其枪毙。

从赤水回到高塘后，我们中队被编到雷天祥大队。我们到赤水附近执行任务，因敌情不太清楚，部队行至一个寨子时突然和敌人遭遇，立刻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打了一阵之后退到塔山，和我在一起的李有才头部负伤。

第三次是跟随许权中夜袭渭南县县城南关，包围一个豪绅的家。我们用搭人梯的方法翻墙跳进院子，打开头门，轻手轻脚地摸了进去。这个豪绅被周德旺杀死后，我们立即离开了这里。

六月初，雷天祥带领我们在高塘西边执行任务，突然与敌人骑兵遭遇，一下子把我们冲散了。当时两军犬牙交错，互相混战。我们利用地形地物打敌人骑兵，有些战士拿的是单打一，从马肚子上打进去出来就带一片肉。在混战中我们互相失掉了联系，记得周德旺在一片坟地负伤后，自料必死，将枪也摔坏了。往下撤退时，我和雷天祥从麦地里钻到山沟，沿着一条小路回来。这是我参加渭华起义后第四次执行的战斗任务。

敌人向我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时，我在塔山上看守粮食，李林怀叮嘱我们一定要把塔山上的粮食保住。后来我又参加了西线的战斗，敌人用大炮向我们战壕轰击。我记得那天晚上，敌人用了探照灯还是照明弹，忽然头顶亮了起来，连山上的人也能看清，我们都觉得很惊奇。在这次战斗中，康益民、吴浩然等同志在离我们不远的山上英勇牺牲，他们的形象，一直记在我的心里。部队退到两岔河以后，我们还为烈士们召开了追悼会，雷天祥叫我写一篇悼词，记得我用的

题目是《伟大的牺牲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初，退驻商洛的李虎臣残部向我军发起进攻。由于我军侦察错误，敌情不明，便决定派唐澍带百人前去保安支援赵雅生的第一大队，决定我们也从后面前去增援。但还没有来得及出发，就听到前线战况不好，唐澍阵亡的消息，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整个部队的情绪也有波动，今后何去何从，是干还是散，底下都有人议论。以后，部队由许权中带领，离开了商洛，经龙驹寨、老河口、商南一直向东。部队行至豫陕交界的西峡县时，被地方民团挡住去路，后经许权中出面交涉始放行。至邓县时，我们又被地方民团、红枪会、“硬肚”包围。当时由于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有些战士不害怕手榴弹、子弹，而害怕脱了衣服向上冲的所谓“硬肚”。许权中耐心地进行解释，说“硬肚”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无论从物理、化学上讲都没有刀枪不入的道理，鼓励战士们要在困难的时候坚持斗争。

从商洛出发开往河南这段，我一直没有离开许权中。我军开出邓县以后，当地民团、红枪会、“硬肚”一直跟着我们。时而在后面跃跃欲试，时而从两翼冲击，有的在高粱地里大喊大叫，声音非常难听，好象是鬼哭狼嚎。那时我军经历了数次大战，子弹消

耗很多，难以补充。同时在这里人地生疏，又被包围，几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尽管四面枪声，喊声连天，包围圈越缩越小，民团、红枪会不断冲击，我们还是一股劲地向谿滩街方向突围。当时许权中拉着一匹白马，他自己不骑，硬是和我们十几个人一道走。有时敌人冲近了，我们也还击几下，许的警卫员黑娃曾打死了几个人。而许权中不忍向老百姓开枪射击，他的枪一直挎在腰里没有拔出来。行至谿滩河时，我看到许权中被红枪会戳伤，雷天祥被冲散了，部队被冲散。在这种情况下，疲兵再战也无济于事，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跪下求饶的，都把自己的枪拆散扔了，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

邓县失败以后，我和华县的宋生辉沿着去时的老路回到陕西。宋也是共青团员，在地方参加了渭华起义，工农革命军退出渭华地区时跟随部队到了河南。他回到华县以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注：①根据王曙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九日在渭华起义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王曙建国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我的回忆^①

胡一鸾

我是河北省邢台人。一九二五年，胡笠僧的国民二军占了河南，那时我在家上学，因家里供不起，便跑到河南开封考入国民二军学生队。一九二六年初，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学生队解散，我随军退入陕西。后经高景明介绍到陕北井岳秀部当连长，驻在神木县。一九二七年春，黄龙舜介绍我到西安入中山军事学校。

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到中山军事学校去河南，并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一个旅，我编在教导营当区队长，营长是高致凯。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廉益民、张汉泉（陕西朝邑人）介绍我加入共产党。部队没有去河南，从临潼转向渭北。史可轩被敌杀害后，许权中旅长率领部队往商洛山区开，在许家庙处决了姓惠的参谋处长，说他是托派。部队开到洛南，旅部住黄村。旅长许权中军事上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很高，杨晓初是旅党委书记，没有公开职务。

常套一件灰色长衫，大家叫他“衫子客”，在部队里也很有威信。张汉泉是旅部书记长。初到洛南时，我在二营八连当连长。任耕三先是二营营长，营变为团的番号后，任改任团长。

渭华起义前夕，许旅一小部分人，大约四、五十人，从洛南开往华县高塘打前站，谁带队忘了。部队主力开到了潼关。到潼关后，通过党员连、排长通知党员，到高塘集中，至于到高塘干什么，大家不大明白。部队往下撤时很乱，也没通知许权中、杨晓初。有些非党员连、排长也跟着往下撤。我们的同志也杀了一些军官。潼关撤退时，我没见任耕三和高致凯。

部队撤到高塘时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在宣布工农革命军的群众大会上，还念了布告，四八句子，宣布唐谢是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王泰吉是参谋长。这个布告还在一些村子贴过。工农革命军有四个大队，赵雅生、谢浩如、武丕谟、张汉泉分任大队长，张汉泉大队也叫手枪队。我任中队长，到王家崖打土豪。当时有个口号：“无官不贪，是吏必污”。左得很。王家崖离公路近，我们在那里打土豪搞的粮食等，用骡子向高塘送了一次。

起义后，说是打游击战，那也是雏形的，大家只看过一个叫《游击战术》的油印小本子，旧军阀的那

一套战术又不用，仗打得很难苦。张汉泉可能是在高塘的最后一仗挂彩的，后由旅部医生张归仁陪送到西安治的伤。我是在洞峪挂的彩，住在两岔河“医院”，连长卢子源（河北交河县人）也因受伤住在两岔河。

“医院”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用老百姓的笨剪刀做手术。当时保安吃紧，为了支援保安的同志打好仗，唐澍把我带的一支驳壳枪，卢子源带的一支三八式步枪也拿到前线去了。后来传来消息，唐澍牺牲了，赵雅生牺牲了。我们向葭县边界的一个叫什么峪的地方集中，民国的人还在路边摆了阵势，我们的人从中间往过走。许权中又出来领导部队。他住在一个小坡上，我和卢子源去找他，他的警卫员陈春荣还搞到饼给我们吃了一顿。我和卢子源都是共青团的特派员，以“小八义”的办法团结青年人。因我和卢子源都受了伤，许权中叫我俩去西安找团省委。我们找到了团省委机关的地方，一个着睡衣穿拖鞋的人开的门，盘问了半天，没有接上关系。没有办法，我俩扒火车，乞讨回到了河北。

注：①根据胡震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访问谈话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②胡震建国后任河北省政协常委。

③据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报告记载，杨晓初任许权中旅党团委员会书记。

渭华起义见闻记^①

张如仁^②

风 云 突 变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和中山军事学校，在史可轩同志的带领下离开西安。部队开到草滩，顺渭河乘船东开，到临潼县交口镇上岸。在这里史可轩给我们讲了一次话，大致内容是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顺渭河东开的原因。在交口停的时间不长，部队又向北开拔。行至栎阳镇后向东北，整整走了一夜才到康桥。那时我在政治保卫部医务所担任看护长，经常在史可轩同志身边，对于他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多。在上康桥这段路上，史可轩坐着一辆轿车，叫韩威西和许权中部上车乘坐，但许权中坚持要骑马，史将他从这边拉上去，他又从那边跳下来。到康桥镇以后，史、许住在一个大店里，我们都在边上支了一个小铺。中午休息时，许权中和他的警卫员杨怀珍一起骑马到甄寿瑞的旅长张义千那儿去了。午睡

起来后找不见许，史有些生气，命令部队继续往北走。从康桥往北不远就是富平县的美原镇，二军师长田生春在此驻防。该田早年在河南行伍时与史相识，史在军部任副官长，后任第三旅旅长，田任第四旅旅长。鉴于有这个交情，史派副官刘浚川去美原给田送信，通报部队经过防地，想在此休息，并筹办粮草，当时田一一答应。快到美原时，史带着两个马弁乘车去美原，大部队则绕开美原往东北走，准备晚上在老庙宿营。天快黑时，我们行至一个叫岭抱铺的地方，部队在此休息吃晚饭。

史可轩进城后，田生春将史可轩同志杀害。这个消息当日便传到部队，部队几个负责人便决定不到老庙去了绕道向回走。为了迷惑敌人，派一些车辆捆重仍继续北上，其余部队南下，和来时的路线走成一个“人”字形。我们医务所主任邢运堂开始也叫我坐车北上，我要求跟教导队的学员走，邢主任又叫李玉亭坐车北上。部队夜间行军布置得非常周密，追击炮固定了炮位，步兵都用手按着茶缸，前边不断传来各种口令，不准有一点响声。逢村避开走，鸡不叫狗不咬地直往南下，天亮时又朝西走，仍旧回到康桥镇。部队还派人把许权中同志找了回来，他立即把大家集合起来讲话。当时同志们情绪激愤，许权中同志也在会

上大骂田生春丧尽天良，表示誓为史可轩同志报仇。许回来以后，部队有了主心骨，当晚我们就移驻康桥对面的丁家村，第二天天明从丁家村上坡向南开拔。忽然前边派人报告说发现敌情，许权中自己跑了上去，立即命令张育生营去攻占南边村子，教导营、机炮营摆在正面与敌人对峙。双方只打了几排枪就停住了，前面跑来两匹马，其中一人叫王亮伯，是冯子明的部属，奉命前来谈判。冯将我部改编为一个补充旅，仍以许权中为旅长，驻防临潼县的关山镇。在关山期间，为了养精蓄锐，激励斗志，将旅部门里的照碑刷新了一遍，写上“处境应卧薪尝胆，环境不容我苟安，不怕茹苦含辛，时者不允你偷生。”这几句话表示了全体指战员在革命受到严重挫折的时期，坚定的斗争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处 决 内 奸

部队在关山住了两三个月以后，当时传说从甘肃下来了两股土匪，窜扰渭北一带，为首的名叫黄德贵、韩有录。因此部队按照上面的命令，经过东里堡向南过沟，到三原城关东南角稍息，又将防地移至高陵。原驻高陵的是二军惠显峰旅，惠称年老体弱，将其部下的两个营托嘱给许权中带领，将这两个营编为

许廉补充营，仍由李蕴山、杨复斋负责。在高陵时，司令部设在县城东街，张汉泉同志负责文书起草工作，他经常给我一些新书看，讲解革命道理，并将我发展为党员，直接与他联系。

秋末冬初，突然说部队要开到河南去，要走南山。因而又从高陵出发，当晚住在一个叫三里家的地方，第二天到洪庆附近，过了新街子、洮湖上北原。在离蓝田县只有七八里路的地方驻扎时，张汉泉把我叫到一个坟地说形势有了变化，要时时提高警惕，注意发现情况及时报告。队伍开到蓝田县普化寨时，冯子明给我们讲了一次话。在这里我与一个叫上官树德的军需很熟悉，他经常到冯子明的司令部去领款，给我说许权中叫他给冯子明送去了一封信，说明了部队开差没钱、没衣服、没鞋穿，要求发给开拔费，否则就不能开拔。当时形势一天比一天紧，种种迹象表明冯子明企图暗算我们，还发现他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北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冯子明的防范也很严，乘冯军赵杰三旅立足未稳，教导营上了北原与敌接火，我们又开到蓝田许家庙地区。这天晚上，张汉泉给我说有情况，要我秘密注意卫生所主任邢运堂和书记处梁书记官的动向，看他们和那些人有没有来往，并说参谋处有问题，要特别注意监视。正吃晚饭时，突然情况

紧张了，我看见许旅长的两个马弁跑到梁书记官那儿找参谋主任惠介如。不长时间惠介如跑到梁书记官这儿，央求梁书记官到许旅长那儿给他说情。梁书记官也很害怕，推说自己年纪大不便去见许旅长。前后没有半个小时，就把惠介如枪毙在空场边了。第二天早晨我们看见他的尸体上还落了些雪。事后许权中在一片坡地上召开军人大会，历述了惠的罪恶，还批评了史宪章（史可轩的弟弟），说史糊里糊涂听别人的话，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怎么被人害死的。在批评参谋长韩威西时说：“参谋处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并叫申及智负责参谋处的工作。会后韩自知责任重大，由那主任雇了个毛驴把他送走了。

南下离洛

处决惠介如的第二天部队由流峪进山，晚上歇在张家坪。又过了麻街、梁家原，拐到腰市，过景村、古城、寺坡到三要司。在这里我们被李虎臣改编为混成旅，许权中任旅长，下辖第五团（团长陈伯奇）、第六团（团长任耕三），旅部直属部队有教导营（营长高致凯）、机枪连（连长宋仰凯）、迫击炮连（连长许金洲）。部队驻防情况，教导营驻寺坡，第六团

驻灵口，两个补充营驻古城和窑庄。当时部队的军事整训抓得很紧，进行制式教练和技术战术训练，同时也进行政治教育，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均有提高。这期间省委还派唐澍、刘志丹等同志前来许旅，唐澍担任参谋长。党的组织也进一步健全起来，我们这一个支部的书记是姚兆峰（渭南赤水人），经常给我们布置工作。同时，各村的贫苦农民也在部队的支持下，纷纷组织起来，斗争土豪劣绅，把很多土豪吓得跑到商县，造谣共产党在洛南一带杀人放火，影响很大。

不久，冯玉祥在关外战事吃紧，宋哲元部也被调出潼关去打豫西的樊钟秀，冯在陕西兵力空虚。李虎臣欲乘此机会起而反冯，通知许权中到商县开军事会议。关于许参加不参加这个军事会议，部队有过争论。一说不能去，原因是土豪劣绅到处造谣共产党杀人放火，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怕许去商县走了史可轩的老路，认为凶多吉少。一种意见是应该去参加这个军事会议，认为目前形势与过去不同，是反冯的有利时机，同时也可以避免李虎臣的怀疑，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力量。最后还是同意许权中去参加会议。记得护送许权中的是手枪队的排长李占魁（甘肃临洮县人，对马匹管理、使用很有经验），精选了四十多个骑兵，每人一刀一枪。行至离商县二十多里的一个小

镇时，许命令休息吃饭、喂牲口，并派上官树德先去商县查看有无异常变化。太阳快落山时上官树德回来报告一切正常，无可疑迹象，许乃令催马赶到商县，战士们拉着马在城内转。夜幕中人们突然发现这一马队都很惊异，许权中由李可亭引见李虎臣。李虎臣见许突然来临，开始也很惊异，但见许权中个子不高，气魄平凡，也不象人们传说的共产党就那么可怕。在询问三要司情况时，经许解释李也放心了。听说李虎臣的军事会议也是两种意见，一说要打潼关，可以卡住冯军的咽喉，截断其退路，西安指日可下。一说要打西安，可以扩大政治影响，动摇冯军的整个战线。最后决定主力打潼关，由驻户县的何经纬等部打西安。临行时李虎臣还叮嘱许权中说，等打下潼关后任命许为九师师长。这个情况我是听上官树德说的。

战斗在潼关前线

我们离开三要司时麦子都快黄了，部队经巡检司、高岔峪开到潼关，李虎臣的司令部设在高岔峪口。我们部队摆布潼关正南，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一边是李虎臣的王少猷旅，一边是范子石旅，同时我也看到段懋公的一些部队从三河口下来，帮助李虎臣反冯。我们医务所有十几个人，住在高岔峪前面的下马

集，并派军医樊西玉去第一线进行战地救护，我带一个班在离第一线约四、五里的汾井村接收伤员，进行中转。我们由中午到下午接收了二、三十个伤员，都是一个连的。这个连长叫马志敬，他指挥的不行，部队爬在麦地里不能动，只要一抬头敌人就是一枪。当时守潼关的是马鸿宾的军队，这些人枪法很准，我接收的二十几个伤员，其中十几个人都是胸部贯穿枪伤。我们把伤员安置在一个小庙里，并在村子里动员担架，准备向后转移，但一直到天黑，只动员了四、三付。下午五点左右，前方组织上派来一个年轻人通知我去前方，组织上告诉我今天晚上要行动，叫我不要到其它地方去。天黑后，这个青年同志又通知我说情况有变化，今晚十点钟李虎臣下令总攻击，我们的行动计划暂停，如果打下潼关还要收枪哩！因而我又回汾井村等候命令。

我们住的小庙后头有个胡同，我才回来不到一个钟头，就听到前边的马队从胡同往后撤，我心里很生疑问，怎么没有通知我呢？队伍刚过，樊医生就带着一个战士敲我的门，说不对了！前边兵变了，把一些人打死了，把二连长孙克敏也打死了，前边的队伍撤走的撤走，已经无法指挥了，咱们快走吧！因而我们通知伤病员也顺胡同向后撤。走了一里多路，下了一

个沟，对面中军帐村有人高喊：“干什么的？”我一听那声音好像是张汉泉，赶紧问：“你是不是张汉泉？”张也听出了我的声音，让我们都过去了。原来许权中旅长也在这里，我和樊西玉把前方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许权中和张汉泉在一片麦地里一边商量一边转着，有时许权中似乎要向中军帐村去，一会儿又转过来，犹豫不决。看来最后可能下了决心，许带着十几个马弁顺山根朝西南走了。这时我们又到下马集去，伤病员也陆续回来了。许刚走一会，我看见李虎臣坐着轿子和李可亭一道过来，停在下马集一个高台的窑洞上。李穿着便衣，戴着礼帽，询问前方战争情况。一副官向其报告许权中旅兵变了，许刚从这儿往西走了，李虎臣叫李可亭马上带人去找许权中。

天黑后，前方两翼的部队也都撤退了下来，兵也乱了。我们卫生所把药箱收拾起来，跟着王少猷的队伍退到蒿岔峪西边一个峪内，那主任动了感情，说部队已经失败，我们没希望了，于是他带着五、六个人走了。当时我管着药，便和樊西玉、宋瑞生、李玉亭等没有目的地随着乱军翻越秦岭。夜宿石家道山峪时，樊对我说：“万一找不到部队，咱们就拿这些药在洛南开一个诊疗所。”我因与樊平时就和不来，便与李玉亭、宋瑞生商量一起离开了王少猷的队伍。我们向西

经两岔河，出青峪到厚子头，我去临潼找邢主任，李、宋各自回家。我找到邢主任的家，帮他收麦，干零活。

参加渭华起义

我住在那主任家虽然环境安定，但总觉得无所适从。特别是晚上看到渭华原上的冲天大火，便更加怀念部队和党组织，也非常想念为革命负伤的战士。因此我经常在那主任耳边吹风，希望他能尽快去找部队。有一天，突然耿伯祥（耿镇人）来临潼找我们，说许权中叫我们赶快去，那里战事正紧，没有一个医生，我也极力鼓动邢赶快归队。第三天我俩从渭南尹村下渭沟，大约走了五十余里路到箭峪口，当晚与许权中住在一起。翌日我到高塘总司令部，组织上叫我先去给张汉泉看伤，他是阻击敌人时肘部受伤的，住在南堡子。当时王尚德、姚兆峰等在政治部工作，他们给我说许权中和唐树搨不到一起，在军事委员会中受了批判，杨晓初也受了批评。中午，我们在一个教室里和战士们一块吃饭，这里摆着二十多个桌子，每桌放着一桶面条，军号一吹，带着红领带的战士们各自给自己舀饭。那时我很年轻幼稚，心情激动的不得了，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

在高塘期间，司令部任命邢运堂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卫生部主任，任命我为卫生科长。给邢主任的任务是先去西安，通过社会关系购买医药器械，再买一些炸药、模子，准备自造手榴弹，补充和装备部队。这两样东西邢去西安后都买到了，但因宋哲元大军围剿，无法送回来。后邢经马额镇回了老家。

敌人进攻时，我和张汉泉带着三十多个伤病员，在南堡子和敌人打了一仗。当时敌人化装成我们的人，从东边接近后向我们开火。我和张汉泉立即组织还击，把敌人压在沟那边。后来敌人不断增援，用机关枪扫射，并发射迫击炮把我们住的庙也炸塌了。这时，张汉泉才命令向山内转移。到牛峪时，我们和司令部会合了。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在指挥作战时，肺部贯穿枪伤，跌倒在地，胸内出血。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叫人把他拖到刺草中去，说过了这一阵再说，最后终于光荣牺牲。当时我们和司令部一起，共有二百多人，其中伤病员就增加到四十多人。这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记得那晚我们杀了一头小牛，用山柴烧着吃。曾经护送许权中去商县的手枪队排长李占魁头部负伤，连累带饿就是这时牺牲的。下山时，总部经理部主任王庆兰（原来是教导营的军需）叫我们每人背些款子，给了我五十块银元勒在身上。因行动急促，

把很多钱财都丢了。

第二天早晨，部队进了洛南县的两岔河，我记得这一天正是端午节^②，各家都在吃粽子。总司令唐谢，参谋长王泰吉和王尚德等同志来慰问伤病员，每人一个烧鸡加五块钱。记得当时的伤病员中，有中队长胡震（臀部受伤），卢子源，还有个河南人叫王传道（胳膊粉碎性骨折），其他伤病员的名字都记不起了。

接着就是敌人包围保安镇的一大队，唐谢同志带领总部的几个中队前去增援，也被敌人包围。唐谢同志最后也英勇牺牲了。

尾 声

保安战斗失败后，撤下来几十个人就住在我们隔壁。张叙泉对我说：“我们这里都是伤病员，要提前了解情况，早作准备，不然部队一撤伤病员咋办呢？”因而我去司令部找王庆兰主任商量，他要我找刘志丹同志，刘对我说准备马上开会，等开了会再决定。我们住的地方离两岔河口还有四五里路，撤退时不管走那条路，都得经过这里。我向他建议把伤病员先撤到两岔河口，再到群众中去雇滑竿，准备抬伤病员，刘志丹同志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天黑后我发现两岔河的人

都向外跑,两边山上也不时有枪声,张汉泉同志决定干脆向蓝田走。一直走了一夜我们才到蓝田青峪口。张汉泉派人与当地民团联系,探问许权中的住处。民团一负责人说不知道,并告诉我说这里宋哲元的密探很多,要我们赶快离开,免遭意外。因而我把一些药品分给伤病员,叫他们各自料理。将张汉泉暂时安置在一座古庙里,我便与管理伤病员生活的洪焰、李果连夜到临潼邢主任家。第二天邢主任派了个农民,领我返回张汉泉处,经蓝田、灞桥到西安,找到广仁医院医生张哲成。张是邢主任的拜把兄弟,嘴里没说心里也明白七八成,便慨然收留了张汉泉,直到治愈出院。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许权中去上海养伤,刘志丹等同志去陕北开展革命斗争,其他同志大多数转移到地方工作。我与一些同志一起到赵寿山部队,开始了长期的地下工作。

注:①根据张归仁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张归仁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卫生局局长。

③一九二八年端午节是阳历六月二十二日。

忆去高塘给工农革命军送

陕西省委文件^①

景瑞卿^②

今年五月，正是渭华起义的二十三周年，我因检查渭南专区的合作社工作，再次到了高塘，抽暇去参观华县县立中学。一进门就看到路上用石子砌成的一行大字：“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这是多么悲壮而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是李维俊、陈述善同志领导学生亲手筑成的，而今他们都已光荣成仁了，触景伤情，不胜感慨。

华县县中是从前的高塘小学，是一九二八年工农革命军的司令部。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工农革命军，在高塘插起了红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六月初陕西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李子洲同志命我和张一悟同志（原名章子文）赴高塘传达新的方针任务。我俩接受了命令，一悟同志改装车

夫给我拉洋车，我乃穿上孝服，拿上祭物（香蜡、纸张、金斗银柜，文件藏于金斗银柜内），即日起程。行至渭南西关，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密布，盘查森严。且赤水一带正是敌军田金凯一师为我军击溃，兵马混乱，封锁严密。我们为了免除检查，遂由城北通过，行至东郊，突被守兵查扣。当时对于被扣枪杀毫不在意，只怕纸斗里文件被敌发现。不料敌兵仅把我捆绑，反而没有检查我的祭物，祭具，且把祭物撒在田野里。正在捆绑盘查之际，忽来了两三个敌军官，不问青红皂白，头一摆只说：“拉到东门口枪毙，留洋头的不是共产党是啥？”于是守兵刀放脖项，枪刺心口，就要毙我，多亏一悟同志再三说情：“先生是西安景龙学校的教员，回家烧纸，我住在学校附近拉车，知道他是好人……”这样一说，敌军官相信了，又把我盘问一点多钟，才获释放。我们仍旧将祭物抬在车上东行。他们看见我这种装束，确似上坟烧纸，胜利地踏进了高塘原我军阵地。人民的军队——西北工农革命军，我是第一次看见，带红布标志，手持武器，有的在放哨，有的协助人民碾场，村头墙壁贴满了标语：“苏维埃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工农兵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西北工农革

命军万岁”。我兴奋愉快的见了总司令唐谢同志，传达了任务，交代了文件。第二天由王尚德同志的孩子陪伴着我，改装商人携带帐簿银钱，仍绕羊肠小道安全的下了高塘原。到了赤水，仍然坐上一悟同志的车子。他兴奋的说：“我们胜利的完成任务了。”一行至渭南，敌军骑兵押解了若干农民正在进城。拥挤着许多人，我借此机会下了洋车，携上我的小笼（里边装着银洋），挟着帐簿也混进了渭南东门。到了西北银行去汇兑，结果因为汇费太大没有兑成，又大摇大摆的出了西门，晚宿西关客栈。因为手里有钱，晚饭就吃的好了一点，多给茶房付了小费。睡到半夜茶房惊慌失措飞跑的叫醒了我，说：“军警包围了客栈进来搜查！”我想敌人一定发觉了我，我们悔不该把生了锈的银元没有在高塘擦净，免得检查怀疑。但一想银元放在一悟同志的洋车斗里，我身上没物证，他即抓去也没关系，不比去时携带文件，所以心里比较安静。等搜查我的房子时，茶房插嘴替我解说：“这先生在西安作商，每年都向华县一带来讨帐。”幸免未细搜查。等到军警搜查完毕走了，茶房告我，晚间他们客栈确实住了两个不知底细的客人，军警搜查时，那两个人从后墙上早已跑了。次日，天刚明，我与一悟同志即上了路。他为避免怀疑，早些赶回西

安，要我坐在车上飞跑的拉着，一天由渭南跑了一百三十余华里，平安的回到西安，当晚向子洲同志汇报了工作。一悟同志又被派往渭华参加实际斗争去了。

注：①原载《群众日报》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第四版，原标题为《忆地下工作片断并悼张一悟同志》。本书编者有删节。

②景瑞卿又名景云，陕西省临潼县人，已逝世。

许权中旅在商洛的一些情况

(一)

洛南县三要乡董悦贤、韩凤寅、王志忠一九八二年一月四日回忆：我们记得许旅部队是民国十六年阴历腊月二十四日^①从西边开过来的，旅部住在三要“司”“广阔祥”药铺里，许旅长住在郭以训的厦房，手枪队住在郭丁候家里，其余住在财东郭家、李家、东坪的武家。部队的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的东西归还，东坪住的部队晚上从街上过连脚步声都听不见。每天清早出操训练。民国十七年阴历二月，当时董悦贤还小，他妈做了双鞋，叫他拿到街上去卖，一个战士问他鞋要卖多少钱，他说三十个大板，战士把他叫到永坪陈廷珍家，给他好吃好喝，走时给他三十个大板，一个柳条笼和一把剪子。有一天，部队吹着洋号敲着洋鼓从街上往沙河滩走去，买鞋的战士见了悦贤后很亲热，还给他买芝麻糖、花生米吃。部队打富济贫，在南河滩杀了恶霸何豹子，并分了他家的粮

食和财物。土匪丁克盛、绅士罗云秀也被杀了。部队中有的穿便衣，分别到高耀、兰草河、鸡头关等地组织农民协会，专门缠大财东。（李存哲、郭鹏程、陈胜斌记录）

（二）

洛南县寺坡乡张长杰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回忆：我今年六十八岁，民国十六年阴历腊月二十五日^②，许旅部队来到寺坡，后到三要街。我参加了驻在河南边（现永坪大队）那个团，在一营三连当兵。去了五、六天，我营开到密庄，二十多天又开到灵口。部队杀了恶霸何连玉的儿子何豹子、绅士罗云秀。队伍走后何连玉要报仇，组织了十几个人的民团。杨义堂、杨庄娃给许旅部队经管过粮台，收过何家的粮食，因害怕被何暗杀，也组织了十个人防备。何连玉知道后，便派人和杨义堂“讲和”，借机用酒把杨义堂等人灌醉杀害。（朱增儒记录）

（三）

洛南县高耀乡吉连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一日回忆：民国十六年腊月，三要街上住的部队叫许旅，人

称“国民二军”，农协会就是他们来人组织的。部队的人身穿便衣来到鸡头关和会仙台，和当地靠卖柴维持他娘俩生活的穷人姜家声取得联系。来的人有一个姓白，一个姓陈，一个姓周，好几个人，名字都不知道。他们要穷人们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不再受剥削。随后就发展到高耀子、吊蓬沟^②，共有一百多人。大约在前二月二十几，通知参加农协会的农民在石佛寺集中，我也参加了，下来到吊蓬沟口乾江河又开了一次会。两次会都是周会长讲的话，意思是：大家不要怕，捉住吕能俭后，打死了都没事。大伙在周会长的带领下，直奔三条岭，捉住财东吕能俭和他的儿子吕绍宏，拉到鸡头关。当人们到达鸡头关时，吕老四（贤选）身穿马褂，从老爷庙里出来，指着我们破口大骂：“你们会仙台、吊蓬沟几个烂毛毛子人还敢绑人？！虱子还把被子顶翻了！”他不知道农民里还有部队的人。周会长从会仙台走时就揣了一条棍，两棍就把吕老四打倒了。其他人一齐上去，霹雳啪啦地又打了一阵子，到晚上把吕能俭和贤选放到烂墙底下，掀倒墙压死了。第二天开会时，周会长问大伙把吕绍宏咋办，一个姓陈的（商县人，给财东李春堂扛长工）和李正荣说，斩草除根，还是杀了算了。吕绍宏一听就跑，白会长当时很年轻就撵，撵到西沟墙上

打死了吕绍宏，我们到鸡头关后，吕贤弼（人称二团长）吓跑了，吕贤余（人称大团长）跑到河南兰草后被其对头郭宝善（兰草街人）给打死了。在鸡头关正式成立了农民协会，按照部队的编制编了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多个人。大排长姜家声，二排长王占奎，三排长吉占祥，都是会仙台的，组织编好后，就住在吕贤余的房里，在此期间分了吕家、胡家川杨家的“茂盛恒”、财东李芳的粮食和其它财物，大分给了农民。农协会在鸡头关能住一二月，闹得很红火，可是部队一走，吕家人便从云架山、炉道、三条岭三面包围了会仙台、吊蓬沟，到处逮人。杀了余章海、吴丙信等人。但他们还不死心，还要给他出“命价”。会仙台人杀猪宰羊，在石佛寺请客，寻人说话。六百块“命价”分摊，我家出了五块，最多的方向来、李振仓等人出五十块。农民协会失败后，三要八保团总李敬中的儿子李凌云，经常扬言要打死王金春、吉占明、姚顺有、李四愣子等农会会员。王金春等人知道后，认为还是先下手为强，便在那年腊月把李凌云逮住打死在会仙台秦家沟的桦树洼。此事后被李凌云（凌云弟）知晓，告到三要分县，结果把王、姚、李三人押进洛南监狱，李、姚死在狱中，王在唐靖打洛南时逃回。（李存哲、卢必忠、李含慈、郭鹏程记录）

(四)

洛南县李埏乡储得有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回忆：组织会仙台农民协会是民国十七年春的事。农协会失败后，参加过的人都跑了，我爷储春江在河南省灵宝县把房间下后，于农历三月二十一日^①天黑后回来准备搬家，结果被吕家看见了。吕家连夜来了八、九个人，把我爷绑住，二十二日天不明就拉到鸡头关河里用石头砸死了，我家把人埋了，人家还不行。我大（储茂德）和我伯（储茂福）在洛南县城请了十席“客”，花了一、二百块现洋。没办法，又把十二亩地当给胡家川杨家的“茂盛恒”，直到解放时我还欠人家八千多万元（纸币）的帐。当时被吕家捉住的农协会员还有杨登科、储万方。杨卖了几份子光景，给吕家塞了钱，才保住了性命；储卖了二十多亩地和六间房及庄子，没办法只好领着婆娘和五个娃讨饭到了密庄。

（卢必忠记录）

(五)

洛南县李埏乡鸡头关王年禧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二

日回忆：民国十七年春季，许旅部队组织的农会在我们鸡头关，盘了关上地主李芳（四个客户，三四十亩地）的粮食三、四石，还有吕贤弼（外号二团长，五六个客户，五六十亩地）一两石粮食，还放过一次“济民粮”，人多的成斗给，人少的给几升。农会的人是阴历三月二十日^②晚上走的，我伯王万珍是那年三月二十二日死的。（宋增儒、李含慈记录）

（六）

丹凤县查春元、周又贵、郑瑞堂、林述记、吴事启、金凤莲、桂顺发、施太保、方传梅、魏泽荣、张宗宝、李清荣、陈宜才一九八五年回忆：一九二八年二月，许权中旅一部从洛南县三要司进驻密庄街（时属洛南县，今属丹凤县），在街东大场里召开军民大会，处决了五名违犯军纪的官兵。随后，部队派出了一些官兵，化妆成卖工的庄稼汉、小商贩和各种手艺人（群众称其“便衣队”），活动在方圆七、八十里的马宗梁、塔儿坪、石门、蒿蓬沟、黄柏岔、马家坪（今均属丹凤县）一带。他们走村串户，召开秘密会议，鼓动老百姓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

三月初，许旅派军队干部陈××、许××（名字

均不详)率领洛南县会仙台农协会会员王金春等人到马家坪组织农民协会。他们先发动组织了农民白福学、朱同善(外号朱大嘴)等一批骨干。紧接着,在周家屋场戏楼召开了近千人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告马家坪农民协会成立(即今马家坪乡政府所在地),白福学为农会会长,朱同善、桂家顺(老五)、白福寿为副会长,陈、许二同志和会长白福学在台子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闹革命,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和劣绅”、“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嗣后,农会建立了自己的武装“锄头队”。编制为连、排、班。共设三个连,刘兴发、潘点学、方传月分别任连长,农会会址在外逃劣绅路得顺家。农会配备了具体办公人员。农会成立后,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他们在周围村庄书写了很多标语,马家坪一带有“三霸”,一个是叫李迎昌的绅士,一个是叫阮大镇土豪和一个叫路得顺的劣绅,这三人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横行乡里的无恶不作,民愤极大,“锄头队”在许旅“便衣队”配合下,杀了李迎昌。副会长朱同善、连长刘兴发、潘点学率领百十人,拿着大刀、锄头、铁锨、木棍等武器到马宗梁、塔儿坪,收缴了汪兴魁、周兴太、陈衡胜等几户大地主的粮财,打死陈衡胜。农会会员把这些粮、物担到马家坪农会,按照“有粮者不分,缺

粮者少分，无粮者多分”和会员优先的原则分给群众。周义贵也分到四、五升包谷。农会会员尝到甜头，斗争情绪很高，积极为农会搜集情报，侦探敌情，并一起参加战斗。那些没有参加农会的群众也纷纷入了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之多。是年五月上旬，许旅各部离开洛南县，部队派到农村工作的人员陆续归队，农民协会失去了依托。外逃的土豪劣绅纷纷回乡血洗马家坪，农民运动的烈火被反动势力暂时扑灭。（傅炳文、杨保英记录）

（七）

丹凤县石门乡陈有寅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三日回忆：我今年八十四岁。记得在民国十七年二月锄麦草的时候，许旅部队来了三十多个带手枪的人，开始住在吊蓬沟塙蒋坤龙家里，不长时间就到我们半沟里，说是发展农会员，一户一个。农协会组织起来后，有一天很多人扛着锄头向下走。我问：“你都到哪儿？”人家说：“到鸡头关卖工锄麦呀！”当时我没有去，我兄弟陈有田去了。停了十来天，我便到鸡头关把我兄弟换了回来。我到鸡头关后住在吕贤弼家里，看见吕家楼上倒的有粮食，还看见老会长把一些

人领上到马家坪、炉道，发动农民参加农会。农协会是“三三”建制，设有班、排组织。有一天会长姜家声带领李少林、王礼鳌等七人，到会仙台捉住胡作非为的农会员吉占堂，杀在三条岭河里，是姜家声杀的，主要是吉到马家坪背了人家的包袱。王向礼在鸡头关上边放哨抢了行路客的东西，老会长叫人把他杀了。老会长走后，农会就垮了。吕家回来到处抓人。后来请人给吕家说情，在会仙台石佛寺请客六席，出大洋八百折合“命价”，从会仙台到吊蓬沟家家户户都出了钱，少的五元，一般十至二十元，最多的五、六十元，我家就出了六十块。（李存哲、卢必忠记录）

（八）

渭南市阎村乡上郭村郭生荣一九五九年回忆：一九二八年初，许权中旅进驻三要司以后，党组织派我去农村了解民情，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对地方反动势力展开斗争。一天傍晚，我到了雷庄镇，发现街背后的破庙里住着两个贫苦老人。于是我装作要饭的走到门口，请求似地说：“老大爷，让我在这里过个夜吧？”原来这两位老人也是要饭的，他们把我打量了一番，非常同情地说：“来，咱们睡在一块

儿。”夜深了，屋子里非常黑，我躺在地下无论怎样也睡不着，于是就两位老人拉起话来：“老大爷，啥地方的饭好要？哪里的人好？”老大爷长叹了一口气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处都是有钱人欺负穷人。去年我在马家坪要饭时，李世昌的大儿子放狗咬烂了我的双腿，半年多伤才好。”在十几天的活动中，结识了不少贫苦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农协会首先逮捕了劣绅李世昌，拉到密庄镇绑到戏楼上，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当众烧毁了他剥削穷人的地契文约，将李乱棍打死。我们打开了李家的粮仓，将其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这个小小的山镇，立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人们好象过年一样，欢庆胜利。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农民群众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起名叫山区游击队。队员们高举着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走遍山乡，使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

(九)

洛南县灵口乡董致好、王定玺一九八二年一月二日回忆：民国十七年农历二月初九日^①娘娘庙庙会，许旅部队从三要司经陈草峪来到灵口。当地的土匪胡登玉带人跑到丁家垣躲了起来。许旅部队就驻在西头仓房、东头的王家巷子、北边的马垣等地。团长是任耕

三，住在李家腰房。他经常给群众讲，要打倒土豪劣绅，铲除卖国军阀。部队经常唱着“卖国张作霖，勾引日本人，欺我们，害中华，国耻实难忍”的歌。武器很杂，有水连珠、汉阳造步枪和手榴弹等。许旅部队进驻灵口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每天清早出操训练，口令宏亮，步伐整齐。在燕子岩和土匪胡登玉打了一仗，活捉了九人，杀在青蛙潭边。后来没收了财东李生玉的部分粮食和财物，除部队用外，大部分给当地穷人。崔广金、杨拉子等人都分到了粮食和衣服，外地讨饭的人也分了很多东西。灵口街道狭窄，地势又低，天阴下雨，泥水满街，行走困难，部队就用罚下焦村绅士任邦发的四百块现洋动工修路，从王家巷子到西头现在的供销社门口约三十多丈，战士们从陈草峪、洛河背石头修路。阴历三月十八日^①晚上，住在三要司的部队开到灵口，在洛河南边河滩上召开大会，领导讲了话，说要把部队开到潼关去，打冯玉祥，拿下潼关……。部队就从灵口、黄坪、梁头垣、石家坡、巡检司出发要到潼关去了。（李存哲、陈胜斌、郭鹏程记录）

（十）

洛南县灵口乡杨正兴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回

忆：我是民国十七年古历二月七日^①参加许旅部队的，分到二营八连二排五班当战士。我到不几天，八连的连长不知为啥叫团长任耕三给撤了，提胡震当了连长，后来八连成了两个排。民国十七年三月十七、八^②，部队由灵口开往潼关。同去的有方、丁、牛、何旅，和许旅共五个旅，统称国民二军。这五个旅里只有许旅是共产党领导的。许旅只有五、六两个团，五团驻三要司，六团驻灵口。部队出发前，在洛河边焦村和庙底斜对照的河滩召开会议，宣布部队开往潼关。接着我们就出发，从黄坪、梁头堰、石家坡、出蒿岔峪到峪口。听说潼关打不下来，我们随同唐参谋长顺南山来到高塘支持渭华起义。在高塘打了仗。我们退到两岔河，大约是五月端午节^③前后，当时财东都吓跑了，我们就把他们的粮食拿来自己做饭吃。方、丁、牛、何几个残旅联合包围我们，部队被打散后，敌人把我们十几个人绑在一起，从山上拉下来，押在保安街上杨老四的店里。我把杨老四叫伯伯，杨老四是个买卖人，眼活，跑到我跟前，指着就骂：“你个驴日的，谁叫你乱跑？还不给我回去！”随后他笑着给押我们的人说：“这是我的侄子，人小不懂事，不要叫他乱跑，可他听见枪响就害怕地跑了出去。”敌人信以为真，就把我放了。（陈胜武记录）

(十一)

洛南县古城镇何秋分一九八三年六月八日回忆：我今年七十三岁，住古城街。民国十七年在我们这儿驻的是南路军李虎臣部的许旅五团的第一营（三个连）。名义上是李虎臣的部队，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人。谁有啥冤枉事，给部队一说，部队便在晚上犁弯星出来时到外边开会，讨论这事咋处理。

农历二月十几，我到一连（当时住在“新成德”字号，就是现在邮电所跟前）要求当兵。给门口站岗的一说，站岗的说我给连长报告去。连长把我叫去，问我为啥要当兵，我说我欠人的帐，叫人家把袄都脱了。连长问我那人是谁，我说是绅士的侄子。连长说象你这号人我们要哩，就把我编在他的连里一排三班。连长叫伙夫头给我取的吃了馍后，就叫三班班长李金声给我要衣裳去。后来才知道连长叫武丕谟。

参军后，每天早晨先作“第八动”，现在叫作操。作毕操由值星官喊口令跑步，随后便分散进行训练。五团和六团还在灵口的后庙沟进行过军事演习。后来部队薰的晒干馍，出发到潼关去。五团走的官沟、柏峪寺，到石坡后遇见六团。到潼关后，唐参谋

长领上到高塘参加农民暴动。我们大队长是武丕漠。在高塘失败后，于五月端午节时退到两岔河。有一天天黑，唐参谋长带着我们往保安开。走了一晚上，到保安时天快明了，上北原时，对方问口令时答不上来，人家就开了火，后又上东原，又因答不上口令叫人家打的退了下来，一下子被包围在保安街西边的河坝，死的死，跑的跑，唐参谋长也死了，他的头在洛南县的西城门上还挂了十天。（李含恩、卢必志记录）

(十二)

一九二八年清明节前后的一天下午，三要司的驻军许权中旅长足蹬麻鞋，和唐渭参谋长（粗壮、中等身材、圆脸）各骑一匹马，从东边上来，到水磨渠学校和陈太龙等几个老年人在一起拉家常话，问长问短，了解地方情况，征求群众对军队的意见。许旅自己砍柴烧，磨面吃，盖马棚，还在马村西种了十多亩地（恶霸何豹子的地），与所有的军队完全不同。住在寺坡吴家村的教导营，从龙头常沟砍柴（大恶霸何豹子的山），要经过水磨渠学校的门口。这里有一段硬拐弯的路，真不好过，如果是两人抬一件东西，更难调转身子，所以群众很习惯插斜，给麦地当中踏了一条

路，因而抬柴的士兵也走这儿过。时间长了，路踏宽了，清明节前后的麦苗，一天天地长起来，再踏就要少打粮食，但谁也没有理睬这一回事。陈太尤等几个老年人与许旅长拉闲话不是一次，把他不当外人，陈太尤说：“你给士兵说，教他们以后抬柴再不要走这麦地插斜。”说话未毕，就有几个兵抬的柴禾走近麦地。许旅长叫他们把柴抬的退回去，从下边堰上走，不要从麦地经过，弯走了老远一截子路。第二天清早，他们还来了一些人，将踏实的麦地路上的小石头拾掉，又用刺梢挡起来，麦苗渐渐的长起来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何昌令调查整理）

（十三）

洛南县洛源乡林金玉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回忆：唐司令由高塘退过来，到两岔河是农历五月初六^①，过端午节哩嘛。

司令部就扎在街中“致和昌”放帐铺，掌柜的姓魏，商县人。贴的标语是“铲除土豪劣绅”等，红红绿绿的。部队来后还杀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敌人的探子。

（李含恩、卢必忠记录）

注：①一九二七年阴历五月二十四日即一九二八年阳历一月

十六日。

②一九二七年阴历腊月二十五日即一九二八年阳历一月十七日。

③吊莲沟时属洛南县，今属丹凤县。

④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即阳历五月十日。

⑤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二十日即阳历五月九日。

⑥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九日即阳历二月二十九日。

⑦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十八日即阳历五月七日。

⑧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七日即阳历二月二十七日。

⑨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十七、八日即阳历五月六、七日。

⑩一九二八年端午节是阳历六月二十二日。

⑪一九二八年阴历五月六日即阳历六月二十三日。

我参加渭华起义的经过^①

许尚志^②

一九二七年，我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我经香港、上海，辗转回到蒲城县，因在上海与潘自力接上关系，所以回来后任中共蒲城县委书记。

因高文敏另有所调，省委调我去许权中旅担任旅党委书记。当时，许旅驻洛南县三要司，我还未赶到许旅，部队已经出山，我只好去赶部队。在半路上追上部队，决定由我和雷天祥率教导营先去渭华地区。到华县高塘后，我与陕东特委组织部长肖明接上头，原地待命。

不几天，许旅大队人马从潼关前线撤下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许权中担任顾问后，带着他的几十个马弁在箭峪口打游击，一直与杨晓初一块儿行动。

当时，渭华党组织号召每个党员准备一支枪，为

渭华起义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起义后，潘自力到高塘来过一次，军委提出去陕北，派我和李大章等到渭北勘察开往陕北的行军路线，同时负责为部队筹备经费。不久，渭华起义就失败了，我返回蒲城。

注：①根据许尚志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谈话记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许尚志原名许维普，陕西省蒲城县人，建国后曾任蒲城县县长，已逝世。

从富平到高塘^①

马文彦^②

一九二八年夏，我在靠近临潼的炭渣小学教书，负责富平县党的工作。五月初，李虎臣联合了各路陕军，同时向西安和潼关发动进攻，欲断冯玉祥的退路，将其堵在关外。当时，由我党掌握的许权中旅也随李虎臣部一道攻潼关。正在这时，许旅有一个姓赵的排长到炭渣小学找我，说他是渭北人，过去也见过我，这次因为家里有事请假回家。当我问到许旅情况时，他说许旅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潼关南原，后续部队还在行进途中。并说他回来时，许旅长托他给我捎话，如果潼关战况不好，就准备把部队带到渭北举行武装起义，叫我赶快调查和联络渭北一带的地方武装，准备迎接许旅开往渭北。

当时，富平和蒲城交界的东四联有一支民间武装，富平北边的文字七团也有不少枪，我们均进行了调查，并作了一些工作。然后，我迅速去三原武字区找

黄子祥，他是黄子文的哥哥，也是我的同学，掌握着一部分武装。我到武字区以后，适遇他村演戏，人来人往很杂乱，也容易掩护。我刚在台下站了一会儿，子祥就看到了我，过来叫我到他家去吃饭。这天晚上，我将许旅准备开往渭北举行武装起义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叫他提前作好迎接许旅的准备工作。

潼关战事失利，我又听说部队被拉到华县的高塘参加了渭华起义，心里感到很奇怪。转念又想，高塘一带南靠秦岭，北临渭河，离西安和东西大道很近，局面太小，攻守不利，部队无法展开。因而便约了同学员铭新（渭南人）一起从三原出发，第二天赶到渭南员家村住在员铭新家里。在这里，我看到宋哲元的部队陆续进关，向西安和渭华一带集结，心里越发着急，于次日早又上了路。员铭新因这天生病，便派人把我沿南山山麓送至渭华两县交界的地方，然后指着去高塘的方向说：“再走几十里就是高塘了。”我顺着所指方向一直走到离高塘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座小庙，门前还拴着马，一位哨兵挡住盘问我是什么干的，我说我是收大烟的商人。走近小庙时，我看见许权中、杨晓初在庙里用茶缸烧水，不由得喜出望外，上去和他们互道问候。之后我问许权中：“高塘靠近东西大道，地势狭小，攻守不利，而渭北地带开阔，

械源充足，能攻能守，为什么不到渭北去呢？”当时许、杨二人都没有吭气。我便去总部询问唐澍、刘景桂。临行时许权中说：“这里是战场，你赤手空拳怎么能行。”将一支手枪交给了我。我一看这支枪还是在西安时我送给他的。

许权中派人送我去总司令部。首先见到参谋长王泰吉，他与我过从甚密，在三原时，经常到我家吃饭。一见面我便焦急地问他：“这里离东西大道很近，连渭河都看得很清楚，地形于我不利，为什么不把部队拉到渭北起义。那里条件好，局面大，枪械子弹来源又容易。”泰吉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连我家里的枪械子弹都不少，”并告诉我，许权中、杨晓初和我意见一样，还想影响李虎臣一些部队一起开往渭北举行起义。但上级要求在渭华立即行动，许坚持自己的意见受了处分。停了不长时间，刘景桂和唐澍回来了。我把给王泰吉说的话又对他说了一遍。他没有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只是风趣地说：“别光说你们渭北地形好，没看我们陕北千沟万壑，也不比你们渭北差。”唐澍看来有些沉重，他告诉我：“现在潼关至西安之间的交通要隘都布满了敌人军队，前哨已经接触，眼前恐怕还没有机会，等打开仗以后再设法转移。”出了总司令部，我还碰到赵葆华，我们一起在

高塘街上一家商店休息了一会儿。

第二天，王泰吉派了两个人把我送到塔山。陕东赤卫队住在这里，山上修有工事，储备着很多粮食、盐和药品，还关押着一些豪绅。在这里我碰到何寓础，我们一起把和好的面用手一拍下水吃，生活十分简单。翌日晨，敌人就向我军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这里除陕东赤卫队以外，没有武器的农民也很多。在敌人疯狂进攻之下，农民大部分被冲散，剩下的人进了南山。何寓础到蓝田去了。我奉命又回到富平。

注：①根据马文彦一九八三年几次谈话记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马文彦，陕西省三原县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已逝世。

回忆史可轩美原遇害前后的情况^①

郭俊夫^②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我在史可轩领导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担任密探科副科长。该年六月，我受派遣参加了赴豫慰问团。七月初，史可轩来了一份电报，要我星夜赶回西安。我回来后，史可轩已率部东开，我按照他的留言赶到临潼县交口镇归建，向他汇报了这一阶段的情况。这时部队已按正规的军事序列进行了编制。一营营长张育生，二营营长任耕三，机炮营营长陈伯奇，手枪营营长许致轩，中山军事学校改编为教导营。

史可轩在交口小学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除各营长以外，我与参谋长韩威西等人也参加了会议。会上，他慷慨激昂抨击了冯玉祥背信弃义清党反共的罪行，讲述了部队面临的各种困难。坚定地指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就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他宣布了行军顺序，命令全

军所有战斗部队全部北上。为了轻装前进，他决定在交口成立一个留守处，指定我担任留守处主任。临走前两天，他叫我找熟人租借驮骡，将八门迫击炮带上随军行动。我即刻赶到新丰镇，装作商人雇了牲口，解决了驮运迫击炮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我将史可轩等送至交口西门外。他对我说：“咱们现在驻的是贾彦英营长的地盘，我走后你既要管内，又要对外，事不简单，必须事事小心谨慎。我们到大洪寨后再派人接你们。”

渭北一带陕军杂牌部队很多，盘踞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俨然是一个个小独立王国，部队过境有一定的风险。因而部队北上以后，我们都十分挂心。三天过去了，中午突然从前方传回了一封信，我急切地拆信一看，上面简短地写着：“师长去美原，久不见回，凶多吉少，众心不安。请你通知许权中速来康桥接受部队。”下面署名是韩威西。看信后，我急向山东庄跑去，向许权中汇报了情况。许二话没说，命令我回去备马，与他和两个马弁一起直奔康桥。我们到达时天还未黑，得知史可轩已经被田生春杀害，吊尸美原城下。我们大家相对无言，痛不欲生，潸然泪下，发誓要为师长报仇，完成他未竟的革命事业。

听其他同志说，师长去美原以后，久不回来，大家断定凶多吉少，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一营长张育生提出，迅速捆绑云梯，突破城寨。只可恨韩威西犹豫不决，明哲保身，贻误了战机。

许权中我原来不太熟悉，在去康桥接部队的途中，才有机会互拉家常，讲述各自参加革命的经历。许权中一到康桥，队伍马上安定了下来，都等着他拿主意，可见他在部队也有着崇高的威望。在这里，冯子明派其营长刘子杰（兴平人）前来谈判收编部队的事，答应原建制不动，委任许权中为旅长，指定驻防临潼县关山镇。

随后，许、韩命令我速回交口镇，将留守处人员、物资转移北上。我将部队带到关山归建以后，许权中约我去城外游逛，要我担任教导营书记长。开始我有些犹豫，怕学生兵难说话，许权中给我讲了很多道理，加上营长高致凯的弟弟高茂贵和我是同班同学，工作起来比较方便，便勉强答应接事任职。最后许权中告诉我说教导营营附郭仰芬行迹可疑，要特别注意他的行动。同年深秋部队移驻高陵，冯子明见我们的力量逐渐增强，许权中智谋非凡，深恐难以驾驭，便采取阴谋手段，唆使史宪章联系兴平籍军官，结成小组织，瞅机把许权中赶走。史宪章是史可轩的六弟，

我们都叫他老六，当时在高陵住闲。这个人骄傲、自私，暗中活动，企图策动内变。一天，高陵县城东门外演大戏，我在台下碰到史宪章，他约我跟他们一道走，并说：“咱们几个小个子才能弄事呢！”当时我想，自康桥许接队伍以后，许待我不薄，无论如何也不能与史宪章等同流合污。再说许权中军事才能超群，对各种人的活动明察秋毫，如果一意孤行决不会有好下场。但是我当时觉悟不高，拘泥于老乡交情的偏见，还不忍心告发他们。恰好此时家中有事，我便向许权中告假回家了。

不久，韩威西回到兴平，告诉我：部队开到蓝田以后，他们正准备动手，不料许权中早有准备，使他们呼应不灵，许在追查此事时，打死了参谋主任惠介如，史宪章被抓住，但许念其兄史可轩为革命牺牲没有伤生，他也被惊吓得不轻，逃了回来。

注：①根据郭俊夫一九八三年的访问谈话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郭俊夫现住陕西省西安市。

奔向渭华^①

李 采^②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继清涧起义之后领导的革命军队与暴动农民相结合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勇敢地与敌人拼搏，表现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我当时是许旅的一名战士，共青团员，原籍山东，全家逃荒要饭到陕西富平县落户。一九二七年初我到西安投考中山军事学校，因文化程度所限，被分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队手枪队一排三班当战士，印象比较深的战士还有许登高、许玉春、关凤林等，这三个同志后来都是唐谢同志的警卫员。

部队对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纪律教育都抓得很紧，许权中等领导同志都能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廉益民同志上政治课时经常说，我们部队是一支

革命队伍，每个人都要努力学习，练好军事技术，遵守群众纪律。他还经常提问题要我回答。每到一地，我们要向驻地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战士亲属来队，许旅长还亲自探望，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记得一九二七年八月部队驻防关山镇期间，有一天我父亲来队，责怪我走时没有给他打招呼，并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硬要拉我跟他回去。这件事被许旅长知道后便请我父亲去吃饭。回来时我发现父亲脸上笑咪咪的，情绪完全变了，感到很奇怪就问，“什么事您这么高兴，是不是我们旅长向您说什么了？”父亲听后吃了一惊问：“他就是你们旅长吗？”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我看他一点也不象当大官的，倒和咱庄稼人差不多。他说他家也和咱家一样，都是从山东逃荒到陕西的。穷苦人受苦受累养活不了一家老小，不起来革命那有好日子过呢？还说你们这支队伍就是专门打地主老财、打洋鬼子，帮助穷人闹翻身的，真是说到咱们穷人心里去了。”我故意问：“那现在还叫不叫我回家了？”他爽朗地说：“这样好的队伍我都找不到，何必回去受苦受累受地主老财的气。听你们旅长说你们队伍官兵平等，没有人欺负人的事，这下我就放心了。你在这里听旅长的话好好干，他可是个好人

哪。”第二天我父亲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许旅长虽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但他仍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出现，和官兵同甘共苦，对战士平等相待，亲如兄弟。在他的带领下，部队内部很快肃清了旧军队的作风。干部不置私产，过着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我们跟许旅长外出，看到他用的是和战士一样的卧具，除一床被子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以外，别无他物，行军中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乘骑，自己步行。每到驻地，都要教育战士不拉夫、不拉差、不抓壮丁、不打骂老百姓。由于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群众誉为“福星”，因而各地革命同志和有识之士纷纷投奔。记得收编杨惕民所领导的地方武装时，许权中亲自带领一个连和手枪队一个排前去，首先派人与杨联系，请他到约定的地点进行谈判。为了表示诚意，许权中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一名警卫员到谈判地点等候。这支武装虽然是慕名而来，但戒心很大，怕搞掉他们，因而杨带了十多个人，刀出鞘、弹上膛，把枪端在手里，如果一有风吹草动，许权中的安全就很可能得不到保证。但是许旅长泰然自若地坐在椅子上，没有丝毫的紧张情绪，而且笑容满面地说：“欢迎各位到来。”挥手示意请大家就坐。来人眼睛都向四周看着，无伏兵之疑，紧张的神情也随之松弛了下来。

许旅长象拉家常一样，亲切地问了他们的身世、遭遇和今后打算，然后说：“你们如果愿意合作则留，我们共同杀出一个新社会来。不愿合作则去，去留自便，我不强求。但请你们不要投奔旧军阀，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好的前途。去留均请你们三思而后行。”来人看到许旅长态度诚恳和蔼，平易近人，没有旧军阀那种以势压人的神气，均被这一席深明大义的话所感动。当即表示歉意，愿意听从许旅长的指挥，参加革命军队。后来杨锡民被委任为连长，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部队行至高陵时，许权中去看望老友惠显峰旅长，惠年老多病，决意退出军界，将所辖两个营委托给许权中率领，编为许旅的两个补充营。同时，地方党组织也动员了大批党、团员参军，改变了部队的军事成分和政治成分，其实力大为增强。这就引起了冯子明的嫉恨，派赵杰三旅跟踪许旅，阴谋陷害许权中，使部队归己所用。但是，许旅对敌人的阴谋早有警惕，采取了种种应变措施。有一天许旅长从我们手枪队挑选了十五名战士，随带驳壳枪、马步枪和大刀三大件，跟随他到赵杰三的住处。该赵早年当过土匪，外名叫“牛腿”，是个很讲义气的旧军人，他原来曾被许权中搭救过，不愿意恩将仇报。当我们到达时，

许权中只留一两名警卫员在门口等候，将我们全部留在院中。许与赵旧友相逢，谈话非常投机。后来赵悄悄对许说：“冯子明要我暗地里干掉你们，我赵某不会干这种缺德事。”许佯装不知故意问：“往日无冤无仇，怎么会呢？”赵说：“人家说你们是共产党，干脆一走了事。”许问：“那你怎么交待呢？”赵说：“我就说没来得及下手你们就走了。”这件事是杨晓初告诉我的。

冯子明一计不成，又策动部队内部的反动分子韩威西、惠介如等进行暴乱。当部队行至蓝田县许家庙时，惠介如策动杨锡民举行暴乱，杨将此事及时报告给任耕三和许权中，许命令教导营副营长张汉俊带人警戒，我们手枪队也参加了这次行动，处决了惠介如。第二天把韩威西等也放走了，没有伤生。接着部队打退了冯子明部的围攻进入南山，经许权中与刘文伯等进行联系，部队接受了李虎臣的改编，李还派一名姓孙的参议前来迎接我们。但是，冯子明仍然贼心不死，他看到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我记得部队在开往三要司的途中，冯子明致信许权中希望言和，说什么是老朋友之间的一点误会，仍然希望一起合作共事等，企图诱骗许权中上当。许在马背上给杨晓初念了这封信，并复信痛斥冯子明破坏我军的罪行，毅然脱离了

冯子明的军队。

部队进驻三要司以后，重新调整了编制，还办起了一个小型兵工厂，造出不少手榴弹，因而又编了一个炸弹队，队长崔启敬。同时马鸿逵部一个骑兵排哗变投奔许旅，排长是李占魁，被编入我们手枪队为第三分队。炸弹队长崔启敬老家也在山东，他与司令部参谋马志敬经常给我讲解革命道理，将我发展为共青团员，并秘密交给我一些监视反动分子的任务。我还参加过当地的农民运动和打土匪的工作。洛南山区历来土匪很多，盘踞山头市镇，危害人民生命财产，不时侵袭我军，劫夺枪支。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保卫驻地人民的正常生活，许权中命令六团进驻灵口，还亲自带领部队到豫陕交界，剿除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军旅所至，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刘志丹同志还率领部队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广泛和农民交朋友，发动和组织农民协会，先后镇压了韩老虎、黑蝎子、何豹子等恶绅，把地主的存粮分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度过春荒。手枪队经常参加这种斗争，我记得行用的人是骑兵分队的班长曹克武。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李虎臣准备和冯玉祥开战。在部队党组织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首先派雷天祥带一个连参加渭华起义，其他部队均由许权中率领开赴

潼关前线。开战后因情况变化，我军有些伤亡，处于不利地位。这时许权中、杨晓初、张汉泉带领我们手枪队一些战士，去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回到司令部驻地时发现部队已经撤离战场。我们赶快叫醒还在熟睡的同志，跟着许权中一起追赶部队。由于撤退时行动仓促，秩序混乱，机枪、迫击炮、医疗器械等均未撤下来，两千多人的部队撤下来的不足千人，我们手枪队九十多人只有三、四十人撤到渭华地区。

部队到达高塘以后，地方党组织召开了数千人的军民联欢大会，宣布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大家以喜悦的心情欢庆胜利。会场上绣有黄色镰刀斧头的鲜艳红旗，在起义军前面迎风飘扬，指战员佩带着红色领带，人人精神抖擞，扬眉吐气，面貌为之一新。接着刘继曾、刘志丹、唐澍同志讲了话，大意是穷苦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干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日子。军委和总司令部设在高塘小学，战斗部队编为四个大队。我们手枪队改名为赤卫队，由张汉泉任队长，负责警卫司令部的安全。许权中及其马弁编为骑兵分队，驻守高塘以西地区。这一时期，许权中同志虽然受到纪律处分和不公正的对待，但仍以无比宽阔的胸怀、满腔的革命热情投入到渭华起义的洪

流中。

六月十天左右,敌人以一个骑兵师为主力,星夜从华县出发,经瓜坡、大明寺直奔高塘,妄图一举摧毁我军首脑机关。这时二、三大队前往华县和赤水等地执行任务,当敌人于拂晓抵达前沿阵地时,我军只有赤卫队和五中队在此守防,张汉泉、周益三分别指挥部队奋勇抵抗,与数十倍敌人展开血战,打得异常激烈。战斗中张汉泉左臂负伤,唐澍命令参谋长王泰吉继续指挥战斗。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高文敏、谢子长等率队赶回,敌人腹背受敌,一片混乱,仓惶逃遁。

战后组织上叫我护理张汉泉,我即在附近村中请老中医为他治疗。部队退入南山后,因为张汉泉伤部感染,便由张归仁化装送往西安治疗。后来张汉泉曾经给我捎信,叫我想办法给他弄点钱,待我赶到西安时他已经离开了。

注:①根据李果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访问谈话记录和五月二十九日写的材料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李果建国后曾任南京空军部队后勤部部长。

我担任唐澍同志警卫员的情况①

许天范②

渭华起义时，我在冯子明部范子石旅当兵，驻在蓝田县焦岱镇。那时我们经常听人们议论共产党的事，众说不一，我觉得非常新奇，就打听共产党到底是干啥的。有一天人们在议论时，我们连的雷司书说共产党是专门杀富济贫、抱打不平的人。经他这一点拨，我们的心都热乎起来了，当下就有一个排长、三个班长和我们三个战士表示想投奔共产党，跟着大干一番。因此我们从冯子明的部队逃脱出来，直奔渭华高塘原。在这里看到到处都有打土豪、分粮食的队伍，人群川流不息，好一片革命景象。不料我们被一群带着红领带的人抓住，当作奸细捆绑起来，押到司令部逐个审问。审问我们的人是唐澍，因为有些问题答不上来，难以释嫌，那个排长被打了一顿。第三个传讯的就是我，唐澍问：“你把枪呢？”我说：“我们跑出来的时候没有带枪。”他又问：“那个小娃哪来

的子弹带？”我说：“他正在站岗，我叫他一块跑，因此子弹带没来得及卸下来。”看来唐谢同志对我们全部徒手投奔共产党仍有怀疑，我就告诉他：“冯子明部队有一条规定，如果带枪逃跑，抓回去就是死刑，逃跑时把枪放下，抓回去只毒打一顿，不伤生。因此我们都没有带枪。”这一解释看来他比较满意，进而又问：“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说：“听说共产党杀富济贫，抱打不平，我们是专门来投奔共产党当兵的。”唐谢同志非常高兴，又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听我们雷先生说的。”又问：“雷先生是干什么的？”答：“是我们连里的司书。”唐谢对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将我分配到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大队部当传令兵。我们大队驻在高塘附近的北堡子，大队长叫谢昉（谢浩如）。第五中队驻在魏家原，中队长叫张百忍。敌人进攻魏家原时，大队长命令我去魏家原送信，张百忍让我回去向大队长报告，说这里情况不要紧，请大队给我们送些子弹。我在半路上碰见总司令唐谢，他主动向我打招呼。在高塘期间，我还见到过武丕谟、雷天祥等人。

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我军被迫退入洛南山区的两岔河，司令部即驻在该镇，这时组织上调我担任唐谢同志的警卫员，其他几位警卫员的名字是许登高、

关凤林、许玉春。部队在网盆河时唐澍工作非常忙碌，还慰问过伤病员。

保安战斗的前一天晚上，唐澍带领上百人前去支援驻守在保安的赵雅生大队。我们一路急行军直至天明才赶到保安。赵雅生在北街口向唐澍报告说敌人有五个旅包围保安。刚汇报完毕，四面枪声大作，敌人成散兵形满山遍野向我们扑来。唐澍立即指挥部队散开，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吃早饭的时分，因敌众我寡，我军力不能支，始被敌人冲散。我们与赵雅生大队失去了联系，部队各自为战，分途突围。最后连许登高、关凤林、许玉春也被敌人冲散了，生死不明，只剩下唐澍和我两个人转移阵地，利用地形地物坚持战斗。因为我们每人仅带短枪一支，火力有限，敌人步步向我们逼近，把我们团团围住。在这种情况下，唐澍命令我就地卧倒，利用地坎托住手枪，我们从前后两个方向继续向敌人射击。忽然我听到背后哎哟一声，急忙转身见唐澍中弹倒地，立即上去将他扶起来，只见他口吐白沫，已经没有知觉了。这时敌人离我们已经很近，我右手中弹负伤，被敌人俘虏。

我被押到洛南县城以后，见敌人俘虏我们的人很多，都关在一院厦房中。残暴的敌人将俘虏中的李大

德和一个姓杨的排长等三人枪杀，把其他人都编到方少海的部队中。当时我见他们看管不严，乘机逃到了增华的部队。

注：①根据许天洁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许天洁现任陕西省蒲城县政协副主席。

工农革命军退出 渭华后的一点情况^①

尹耕莘^②

一九二七年，在李虎臣部的我党武装力量许权中混成旅驻扎在蓝田、渭南交界的许家庙一带，由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自卫团积极迎接，中共蓝田县委并派李仁轩同志同部队党组织的薛璋、王景春联系，介绍了地方情况。我当时是自卫团的分团长，许旅走时，给了我五、六枝枪，并更换了一些旧枪。

一九二八年五月，许权中部队从潼关开到渭华参加起义。根据党组织指示，我们自卫分团移驻许家庙，其主要任务是负责蓝渭交通，做好地方工作，护送干部。许权中同志住在高塘镇的箭峪，有时我带人过去，从他那里接了指示后，又过来做工作。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参加渭华起义的部队一百多人，由许权中、杨晓初率领进驻许家庙一带，同时来

的还有王泰吉、马志敬。马志敬带的约七十多人到蓝渭交界的青峪时，被叛变了的山王总团把枪收了。这时许权中、杨晓初等同志还在山王村的总团里住着。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设法将许权中、杨晓初、王泰吉、马志敬同志接到我的分团。当时我虽是分团，但势力还不小，有成百人。

总团和分团分裂后，总团千方百计想谋害许、杨二同志，用各种阴谋企图骗许、杨二位去他们总团，遭到我们的坚决拒绝。为了确保许、杨等同志的安全，我又将他们转移到山里边的小盆沟里，搭了三间棚，让他们住在里边，我团守住柿园子沟口。

杨晓初同志以后患病，由于病情较重，山内又无法医治，我便派人暗地里把他送到渭南县的白杨寨（杨是白杨寨人）。

刘志丹同志了解到许权中等在我处，便带了二、三百人来蓝田，行至坝龙庙时，被匪首李林荣（蓝渭八保总团长，当地人称土皇上，该匪手下有二、三百人的武装，还拥有一两千人的红枪会势力，后于一九三〇年被我和穆志贤消灭）挡住了去路，不许通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志丹同志给我写信，要我说服李匪，我接到信后立即给李林荣写了信，让护兵穆占胜送了去，才将志丹同志接了过来。两路军

队在张家坪会师，总计约有四、五百人。

这时冯玉祥的势力已到蓝田。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刘志丹和王泰吉同志到其它地方工作，许权中带领部队投刘文伯（李虎臣第三师长，解放后曾任西安市民盟委员），借二军的名义继续做党的工作。

到刘部后，我们编为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我任十七团团长。我们开往河南，七月初十^①行至邓县全军覆没。

注：①根据尹耕莘一九六一年访问谈话记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尹耕莘，陕西省蓝田县人，建国后曾在陕西省第二监狱工作，已逝世。

③一九二八年阴历七月十日是阳历八月二十四日。

党派我去邓县迎接许旅^①

一九二八年七月我担任中共南阳特委交通员。在一个炎热的中午，特委书记郝久亭同志急匆匆地告诉我，陕西人民发动了渭华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在渭南、华县一带打土豪、斗恶绅，搞得轰轰烈烈。军阀宋哲元十分恐慌，纠集大军进行围攻，经过多天的战斗，起义军遭到一些损失，感到在陕西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存在已有困难，决定退出陕境进入河南，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现在起义军派一位同志来南阳找党联系。说着王尚德同志就走了过来，向我详细介绍了部队进入河南以后的路线和方向，大略估计了部队目前的位置，接着又谈了部队中一些负责同志的情况。这些领导同志有些是我在陕西时就认识的，想到老朋友又将见面，感到格外兴奋，便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光荣而紧迫的任务。

我和王尚德同志谈话后，按照他所讲的方位和路

线，立即起程去邓县，力争在邓县以北迎见他们。当我赶到邓县以北一个村寨时，一位老大爷告诉我，几天以前确实从西北方向来了一部分军队，纪律很好，除吃饭外，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老百姓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十分欢迎他们。但掌握在豪绅地主手中的红枪会，看到军队对群众态度好、很和气，就向他们进逼，围攻他们。由于这支军队不忍开枪伤害无辜群众，再加上他们人地生疏，各地红枪会四处围追堵截，损失严重，最后剩下的一些人也只能分散各自活动了。我听了这些话后很失望，但仍希望能找到工农革命军一两个战士，得到确切的消息。这时，有一位老大爷说：“村北那个破庙里还有一位腿部受伤的战士没走。”我急忙跑到那里，只见庙宇冷落，荒草萋萋，没有一个人影。问到附近群众，才知那位伤员已在早晨走了，不知去向。

我回到南阳，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地向王尚德、郝久亭二同志作了汇报，大家对党失去这样一部分从艰苦奋斗中拉出来的革命武装，感叹不已，万分惋惜。此后，王尚德在南阳党组织帮助下，到省立第五中学当了教员，化名汪琴声，与我们一起从事地下工作。他对党忠诚，工作勤奋，并发展了一部分学生党员。后来鄂豫边区特委成立时，他被选为特委委员。

注：①摘自姚丹村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日写的《到邓县迎接
陕西人民军——怀念王尚德同志》，并经本人校阅。

②姚丹村現住河南省鄭州市。

关于渭华起义的一些情况^①

肖 明^②

在赤水同潘自力（代表省委）见面，决定留我、李大章在陕西参加工作，李参加青年团〔省委〕作宣传工作，分配我作渭南中心县委^③书记，管临潼、渭南、华阴、华县工作。我经常住渭南县，在渭南中学当教员。那里开始时同志不少，约有百余人。在渭南，掌握有两个中学、三个高小，渭南中学半数学生是党员，渭阳中学数目亦不少。在这几个县后来发展到数百党员（教育局当时也在掌握中，华阴、临潼亦都有一些学校为我们所掌握）。

工作开展起来后，同反动势力斗争很多。在渭南西郊，有一次学生同农民结合起来同反动势力斗争，陕东大士绅、学校董事长被学生、农民扔到井里，把校长用刀砍破了头。反映到陕西省省长宋哲元处，敌人来捕人，我们随即退到农村。

我们退到农村后，组织陕东特委，刘继曾任书

记，李大章任宣传，我任组织（仍兼中心县委书记）。我们控制了农村，反动势力不敢下乡。开始晚上行动，调查大土豪劣绅，然后抓人，弄东西分给穷人，出布告。当时群众有些害怕，但作过一时期后，同志们情绪很好，变成白天干，组织起游击队。

史可轩部下有一旅长许权中，省委中心力量在这一旅。刘志丹（景桂）在许权中部下工作。我们活动起来后，省委指示刘志丹哗变出来，拖出千余人，到渭华同我们会合。部队由唐澍同志任指挥，政治部主任卢少亭。

同刘志丹领导的千余人会合后，声势更大了，能控制到西安的道路。截过几辆汽车，充实自己武装，也打伏击，打死他们一些人。当时已组织起三、四个区苏维埃，筹备县苏维埃，已拟定一些苏维埃政权、区别地主的条文。打土豪的时候，农民背着筐去行动，很壮观的。

渭华形成一个暴动区。孙连仲、宋哲元带人来打，支持约有月余。开始由于我们占的地形有利，还能支持战争，后来由于子弹困难，只好渐退向华山^①边沿，接着粮食也难支持，退向河南边境上去。

特委分工，李大章随军走，我留在渭南。组织给我的任务是重新整理组织。宋哲元对当地摧残极凶，

搜查极严，出布告通缉，渭南县团委书记冀月亭被捕后听说被活埋，渭南中学校长亦被抓去活埋了。在那里整顿组织约有两个多月，省委通知我工作布置后到中央去。因之任务完成后到省委带介绍信，同渭南县一同志（他去学习）往上海去。

注：①根据肖明一九四五年写的《思想检查》摘录整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肖明，化名彭明，湖南省新田县人，建国后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已逝世。

③据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党务报告》记载，当时在渭南成立的是中共渭南县委，中共渭南中心县委是渭华起义失败后成立的。

④起义部队在敌大军进攻时退到了高、塘崇麓以南的秦岭山区内，未退向华山。

渭华起义中的中共渭

南县委和陕东赤卫队^①

何富础^②

渭华起义，是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必然产物，是阶级斗争激化的结果。

渭南西北乡槐芽村^③南有一“宣化观”，其中有附近村庄所办的宣化初小和由豪绅把持的乐育高小，两校之间早已表现为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矛盾。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国反革命气焰一时嚣张，这里的恶势力也猖獗起来。为了与敌人展开斗争，一九二七年寒假，宣化初小得到附近农民的赞同，也成立了高小，并推共产党员李维屏为校长。翌年春季开学，原乐育学生纷纷转入宣化，乐育几乎等于停闭。这使当地反动势力恼羞成怒，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黄昏，率领反动武装打进宣化，卸去校牌，逐出教职员，抛毁什物。

宣化小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区委机关所在地。很显然，这是当地反动势力有计划的向革命进攻。此时，正值潘自力、张金印去上海开会路过渭南，我们在南门外一个村子召开了临时会议（有人说是在裴廷寿家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我、肖明、张宗适、王悦益等。

宣化事件当天下午，宣化学校来人向肖明汇报了事件经过。肖问文件带出来没有？来说没有来得及带出来。肖说文件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就会引起党的大破坏。于是决定在东关小学召开党团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同时决定让我负责城内工作，通知城内党员，把文件收拾整理一下，准备应付不测事变。第二天拂晓学生上早操时，肖明派团县委组织委员张希哲来找我，传达了东关小学的会议精神，决定把强占宣化小学的豪绅撵走，并说害怕小学生去吃亏，叫渭南中学的学生前去参加这一斗争。我问：如何带？他说：老彭（肖明的化名）让你想办法。由于时间非常紧张，我叫张希哲以宣化小学的名义给渭南中学学生自治会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豪绅殴打宣化小学师生，强占校舍，要求渭中 学生支援。信还没写好，下早操的时间就快到了，只好赶快拿到操场宣布，并作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就这样顺便把学生

带到宣化小学。在这次事件中，打死了两个豪绅，打伤了几个。伪县长率领反动军警先后捕去校长王文忠及教员冀月亭（都是共产党员，以后被宋哲元活埋于西安北郊）。从此，渭南县中及一高被解散。敌人在渭南大肆逮捕的同时，还武装袭击了高塘，企图将中共华县县委和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一网打尽。幸亏我们早有准备，没有受过大的损失。从此，渭华两县委转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新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发动武装斗争，宣化事件后我们根据省委的决定，由各地党组织选派了二、三十个党员同志，到驻洛南县的许权中旅受训，于农历三月间携带枪支、手榴弹回到渭华地区。这支武装开始没有什么名称，群众称作“踏团”，就是专门踏地主民团，一般都是晚上行动，还收过敌人税卡的枪支。

为了保卫革命机关，打击土豪劣绅，摧毁地主团队，进行武装宣传，陕东特委在阳郭召开会议，决定将这支武装命名为陕东赤卫队，决定了旗帜设计、领导人配备等问题。并派我为陕东特委的代表前去命名、整顿纪律、宣布人事安排。

陕东赤卫队的命名典礼是在沈河川万杆岭^①上举行的。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全体队员整齐地集合在一座庙宇前面，由我宣布了陕东赤卫队的命名，授予

了镰刀斧头旗帜，整顿了一次纪律，并重新调整了编制，宣布了各队负责人。编制是一个大队，由李大德、薛自爽两同志分任正副大队长，另有党代表一人。队部起初没有固定驻地，以后设在渭南东原南端的塔山。在山上修有工事，并备有储粮、石磨及小规模修械所。每当工作环境恶化时，中共渭南县委机关也移驻那里工作，这就使地势险要的塔山，成为当时革命活动的又一中心。

陕东赤卫队成立后，首次出击是驱逐渭南西原大王村的地主民团，接着在好些村庄参加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军阀混战等。

陕东赤卫队政治成份很好，组织纪律性很强，无论在命名以前或以后，都是住在庙宇、戏台或露宿在坟园，不宿民宅，不让普通中农以下的家庭管饭，不踏群众的庄稼，对人和气。部队由开始的二、三十人，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长短枪也由十数支增加到五、六十支。有些人没有枪，就携带刀、矛和手榴弹。武器虽然陋劣，每枪只有三、五粒顶多十余粒子弹，但曾几次和十倍到二十倍以上的敌军作战，并给敌人以相当杀伤。

广大群众非常热爱这支武装。当赤卫队第一次公开参加渭南西原阳郭镇群众大会时，群众马上胆子壮

了起来，情绪高了起来，围着和他们装束一样的赤卫队，亲热的谈话和招待，并且说：“这一下还怕什么呢。”渭河川一位老人对赤卫队说：“自我能记事起，我觉得真正给老百姓办事的只有共产党。从前三天两头就有人来向老百姓要款，自你们干起来以后，现在差人不敢上原了。二、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你们知道老百姓苦，就没叫出一个钱。”在渭南东原，有一位老太婆拄着拐杖来问赤卫队：“你们说土地革命，要给穷人分地，怎么还不分呢？”农民对于消灭地主阶级、分配地主财物是积极的，每当赤卫队一有行动，便有不少人自动参加。

渭南县委原来除肖明任书记、我负责组织以外，宣传工作由杨慰祖负责。因杨于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国民日报》任编辑时，刊登过不少革命文章，大革命失败后，该报为冯玉祥掌握，报纸上曾发表文章说，渭南中学是个匪巢，例如杨慰祖是共产党员，现在担任渭南中学训育主任……。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得不将杨调离工作，宣传工作由我兼任。宣化事件以后，县委搬到乡下，我住在一个农民放草的窑洞里，肖明和县委宣传机关住在另一个村子。一天亢心裁带着省委介绍信，由一个农民领来，介绍到中共渭南县委负责宣传工作，和我同住一个窑洞，但过了一两

天，他说到三原去找一个同学要衣服，几天就回来，结果一直没回来。因而在渭华起义中，县委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一直由我一人兼任。后来起义快失败时，省委派梁益堂来县委担任宣传工作。

渭华起义失败的标志应为退出渭华进入山区。这是端午节前两天的事。在这以前，县委一直和赤卫队在一起活动，住在塔山。古历四月中旬，县委认为搞地方工作常和赤卫队住在一起不合适，决定分开活动，搬到原上。端午节^①的晚上，县委在三张村附近一个坟地开会，肖明同志说我们的武装力量前两天已经退入南山。从此，我们就在敌人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开始了新的斗争。

注：①根据何寓刚写的《纪念陕西赤卫队》（原载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二日《群众日报》）及一九五九年访问谈话记录摘要整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何寓刚，陕西省长安县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已逝世。

③“槐芽村”即槐衙村。

④“万杆岭”即望岗岭。

⑤一九二八年端午节系阳历六月二十二日。

渭华起义回忆①

渠益堂②

一九二七年冬开始布置渭华起义，加强渭华地区党的组织。肖明任中共渭南县委书记，何寓础任组织部长，后把我由赤水区委调进县委任宣传部长。县委机关从县城转移到沈河川一个农民家里（土窑），一方面秘密组织农会，一方面反对军阀的屠杀，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

渭南、华县是冯玉祥部队出关必经之路，冯军在这一带捐税很多，压得群众喘不过气来，因此我们提出抗粮、抗捐、抗税，很受群众欢迎。在党的领导下，各村群众对豪绅进行了斗争，有的当场打死，向群众讲清道理；有的召开群众大会斗争，由群众处决。在赤水新庄，晚上将一个地主搞掉，另外捉了冯玉祥两个收粮委员，当场打死一人。渭华一带的电线常常被割断，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割，有时连电杆也给弄掉。

我们在固市南北四十里、东西三十里范围活动。在暴动前，先烧毁贾雨天房子，后来分了粮食。

许权中部队来留华前，我们已经开展了游击战争，以保卫村庄为名，号召群众把枪拿出来。许权中部队到高塘后，召开群众大会，不少群众激动地流出泪花，感慨地说：“我们的军队回来了。”有个老太婆拿着鸡蛋到处找“苏先生”（她误以为苏维埃政权是由姓苏的领导而得名）。

留华一带土匪很多，我们争取过几部分，他们提出“受编不受遣”，我们同意了。李金戊就是土匪，有二、三百支枪，号称“华县半边天”。因我与他认识，党派我去争取，去后未见面，留信也未见答复，党决定武力接收。王泰吉带一个大队半夜从高塘出发，包围赤水，我也跟去了，结果仍未见李金戊，一支枪也没有弄到。

有一次，我们正在西赤水打一个土豪时，冯部的一个骑兵营来了，放哨的打了两枪通知我们。学生们很勇敢，有的赤手空拳夺敌人的枪，一下子把敌人冲散了，缴了很多枪，崔宪章一人夺了两支。

农历五月初一^①夜，肖明、何寓魂和我在塔山开了一夜会，初二清早出山时，忽见一颗炮弹打来，接着敌人冲破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土桥防线，第二道

防线是条大沟，也很快失守了。指挥员下令工作人员一律撤到塔山最高点蒜骨芦岭躲避。我们上山后，敌人已到半山腰，我们投完手榴弹，就用石头向下打。敌人在塔山放了火，仍向上扑来。我们背后是绝路，只好从很高的岭坡上溜下沟找队伍。我和王尚德在草堆过了一夜，第二天在牛峪碰到许权中。他说，部队已经全部撤退，工作人员能住下的住下，否则疏散。我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在路上碰到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刘还给了我五块钱的路费，后沿西坡经庞家崖到了西安。

注：①根据梁益堂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访问谈话记录与《自传》摘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梁益堂又名梁德邻，陕西省临潼县新丰镇人，建国后曾任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政协委员，已逝世。

③一九二八年阴历五月一日即阳历六月十八日。

宣化事件始末^①

李锦峰^②

渭华地区党组织在冯玉祥背叛革命后转入地下。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逐步恢复了战斗。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中共渭南县委书记由肖明担任，组织何离础，宣传杨慰祖，共青团县委书记张宗适。县委下属的区委有：赤水区委，书记许才升；西北乡区委，书记刘廷献；东南区区委，书记金鼎五，委员有向忠仁（王孝慈）等；城区区区委，书记由我担任，下辖三个支部：渭南中学支部，支书王怀秀；教育局支部，支书王志仁；东关支部，支书张克勤。当时工作的特点是：深入学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加强秘密工作，重整旗鼓，恢复战斗；采取合法的斗争形式，积聚力量，准备暴动。如冯玉祥设立“天足会”，劝妇女放脚，县委就设法把渭南天足会抓到我们手中，利用它进行革命活动。冯玉祥下令改组国民

党省、县两级党部，渭南豪绅想把县党部抓到手，搞垮我们，结果他们失败了，在改组后的县党部委员中，我们占多数，其中有王文忠（当时渭南中学教员，后为校长，宣化事件后被敌人活埋）、焦健民（当时未暴露中共党员身份，听说以后病死在山西）等同志。

一九二七年底，渭南豪绅接连向我们党进攻。首先辞掉了在乐育高小教书的共产党员刘廷献、刘克俭、李彦武，这三个同志是中共渭南西北乡区委成员。县委认为这是敌人有计划的向我们发动进攻，决定给以坚决回击。遂调李维屏、刘廷献、刘克俭和我筹办宣化高级小学，向敌人开展斗争，乐育高小校舍是借李维屏等同志家乡的公有庙产，李维屏等同志便以渭南清西里东五社的名义出面向乐育小学交涉房子。乐育校方勾结清西里东五社的地头蛇李万春和几个地痞流氓出面反对，双方相持不下。一九二八年春，宣化高小同乐育高小在同一地址开学。由于宣化高小联系群众，师资力量强，乐育高小的学生纷纷转入宣化高小，使其学生所剩寥寥无几，无法开班。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由乐育校董、国民党渭南中区区长景行之带领恶绅李万春及一些地痞流氓，闯入宣化小学。当时，我正给学生

上课，他们强迫学生在宣校西院集合，令流氓打手殴打教员和学生，并由景行之训话。我立即去县城将这一情况向县委汇报，肖明指示：“回去就地发动群众，明晨迎接县里来的人。”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县城里的革命师生喊着口号，每人手持一根劈柴，与当地农民汇合在一起，包围了乐育学校，破门而入，与恶绅讲理。恶绅刘明初拄着拐杖呐喊叫骂，群众中有人忍不住，扬起手中劈柴向刘打去，该刘当即毙命。此时渭南县中一学生跑进学校厨房拿来一把菜刀，把薛明璋砍死。另一同志将田宝丰砍倒，又将王武轩投入井中，把一块磨盘推了下去，但这家伙很狡猾，躲在井座下，没有被砸死，然后大家散了。这天上午我在去县城的路上看到乐育校董李兰轩也往县里走，我摆脱了他，找到县委秘密机关——城南郭仲仁家。肖明、苏士杰（渭北分县^①县委书记）都在那里。我将打死几名豪绅的经过汇报后，并说在路上看到李兰轩来县城告状。苏说：“为什么不将李兰轩打死。”我回去后，因为豪绅带着差人到处抓人，西北乡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跑的跑，躲的躲，到处找不到人，于是县委调我与刘克俭同志去原上组织中共渭南西南区区委，地址在清河川王埝村。

宣化事件后，渭南县委撤出县城，转移到原上。

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不久，省委成立了陕东特委，在渭南沈河川王埝村南某土窑中召开了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组织委员肖明，宣传委员李大章，渭南县委组织委员何离础，团县委书记张宗适。主要区委干部有刘廷献、刘克俭和我等人。这次会议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懦弱性，畏敌情绪。强调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宣布了革命纪律，要求渭南党组织要勇敢地率领群众进行武装斗争。

渭华农民协会在过去斗争高潮时，就拥有一些长短枪，还掌握了一些民团，如华县有以赵和民为首的高塘民团，渭南有李维屏掌握的某民团。渭华暴动时期，党直接领导的陕东赤卫队驻在渭南塔山，配合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斗争。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镇压。渭南东原的张绪昌、小学教师裴廷寿、程养谦等同志被敌人抓去枪毙在渭南。杨培琪同志被宋哲元枪毙在西安北门外。连宜化学校做饭的刘早早也被抓去坐了三年牢。渭华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注：①摘自李锦峰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九日写的《陕西渭南、华县两县暴动始末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作者作了修改。

②李锦峰现在北京市五〇二研究所工作。

③“渭北分县”指当时设在固市的五一县。

渭华起义中的一些情况^①

王汝昭^②

渭南县党、团组织从一九二六年冬到一九二七年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渭南中学、渭阳中学、赤水职业学校、县立一高，都是党、团组织活动的据点。在党的领导下，西原一带建立了一、二十个农民协会，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向前发展，在县城内，党组织还多次召集千人大会，革命群众在大会上高呼：“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支援国民联军出师北伐”等口号。在农村一些主要区乡也召开了这样的大会。国民联军出关时，沿渭、华东西大道两侧，群众给出师北伐的军队送水送饭，帮助运输，支援部队北伐。但是，自徐州会议以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陕西地区开始了清党反共。为了镇压渭华一带的革命活动，宋哲元派田金凯部进驻渭南县。这家伙到后不几天，就到渭南中学讲话，凶相毕露地说，他到渭南来是专门镇压共产党的，渭南中学就是共产党

的大本营，他决心要肃清这个大本营。于是，渭南的反动势力气焰猖獗，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县。

渭南县党、团组织是有力量的，群众基础也较好，在敌人镇压下经受了考验，组织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陕西省委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加强了渭南党的领导力量。在渭南中学下学期开学前，王子清（文忠）同志担任了校长，先后来校任教的有何云崑（寓碭）、杨冲的（懋祖）、冀月亭、彭明^①、雷五斋等同志。渭南中学的教职员除了教植物的李国横外，都是党、团员，学生中党员也较多。中共渭南县委就设在渭中，并成立了渭中区委^②，书记李守仁，宣传张希哲，组织王汝贤（汝昭）。^③

在县委领导下，党、团组织改变了斗争形式，把工作转入地下，并争取一切可能，利用半公开形式把革命引向深入。彭明同志在渭中讲社会科学，直到学期终。全校学生经常利用晚上自习时间开辩论会，辩论国内外形势、社会问题、中国前途问题，有时开到深夜。这种辩论会，是在县委指导下由区委秘密领导的，教职员不参加，以学生自发地学习讨论名义出现。渭南中学党组织还派出学生深入农村，利用集会，宣传反帝反封建。在县城有时也争取进行半公开的斗争，如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开学不久，渭南县国民

党县党部在县政府院内开一个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会。县委书记彭明同志临时派我去参加，并以渭南学联代表的身份发表演说，对不邀请学联参加会议，提出抗议，讲了学联对会议主题的意见，申述学联必须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在彭明同志指示下，担任会议司仪的郭璧（情刚）同志协助了我。

约十月初，渭南县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坚持革命、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会后，县委派出同志帮助恢复整顿农会。我被派往三张镇一带工作，十一月我被派往阳郭镇同善高小发展组织，同去的有薛培臣等三、五人。

县委为准备武装暴动，在渭南中学增加了军事课，由教员冀月亭同志担任。又利用寒假在县立一高办了个党员训练班，亦由冀月亭同志主持。参加学习的人都是渭南中学的学生党员，我也是其中之一。学习约两个星期，我们整天吃红薯，喝白开水，但学习热情很高。

宣化事件发生的次日拂晓，彭明给渭中区委李守仁、张希哲和我三人指示说：“反革命势力加剧了进攻，以乐育小学为反动据点的几个大恶绅砸了党领导的宣化小学，我们应坚决予以反击，砸掉乐育小学。”

这个任务由渭中区委带领渭中学生执行，由王汝贤具体指挥。趁早操时间，带领全校学生前往宣化观，予以突然袭击。然后学生返回学校，区委几个人去西原，县委和你们联系，准备暴动。”我们接受任务后，学生已准备下操，遂由我带队向乐育小学急进。到达后我们立即将该校包围起来，当时乐育的教职员有的还未起床，已起床的刘明初发现我们后向外逃，李守仁和一些学生将其截住打死了。王武轩被张希哲和一些学生追赶，慌不择路，掉到校内一口枯井里。我和几个学生把校长田宝丰从床上拉起来，这家伙很胖，砍了几刀以为他已死了。正在这时，李守仁、张希哲前来告诉我，说田金凯的骑兵前来镇压。学生大部分返回学校，一部分回了家。区委几个同志和一些学生上了西原，到阳郭镇同善学校（已停课），后转到沈河川。这次事件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些人对学生的革命行动拍手叫好，一些人认为学生惹下了大祸而忧惧，一些人也开始议论暴动问题了。

宣化事件后，渭南县长袁翔明带领军警包围了渭南中学，逮捕了校长王子清同志，封闭了学校。冀月亭同志带了一架油印机，一支折腰手枪，在县城东门外被捕。接着，敌人又封闭了渭阳中学，县一高、赤职和大部分小学，企图以此达到消灭共产党，镇压革

命运动的目的。但是敌人的算盘打错了，武装暴动开始了。此时，渭南县委机关转移到沈河川河西村南面的一个村子，还成立了党的西南区委（沈河川区委），领导成员先后有刘克俭、李延寿、王维敬和我等。县委转入农村后，我们全力作发动农民群众的工作。一次我们在崇凝镇召开了群众大会，杀了两个差人，烧了从地主、恶霸家中搜出来的大烟，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从此，县政府的衙役再也不敢上原欺压人民了。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以后，渭华原上的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起来了。在革命军队的协助之下，东原上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建立了若干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在东、西两原还召开了几次大的群众集会，杀了土豪恶绅，抄了他们的家，将其浮财分配给贫苦农民。当时渭南县革命斗争的中心在东原的沈河川地区，我们除参加阳郭镇、望岗岭、白庙等地的群众大会外，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组织了几次较大的打土豪行动。在这些斗争中，群众的积极性很高，每次总有三、五百人踊跃参加。骑兵分队在许权中同志的率领下，曾配合雷家堡等村的群众，杀了民团团长郭维平，收缴了他们的枪支。雷天祥大队北渡渭河时（据说是搞弹药），沈河川有三、五百人自动赶来配合行

动。后偵知渭河已被封锁，遂在员张村杀了一豪绅，抄了他的家，缴获数百块银洋。部队南返至三张慎李家村时，抄了原区长李玉林的家。该大队有一次在与敌军激战中，一部分被冲散，雷天祥和几个战士就是被沈河川的农民群众掩护回队的。

在部队的直接配合下，西原上的群众运动也逐步高涨起来了，召开了数次群众大会，杀了一些土豪恶绅，但是部队转到东原以后，再无显著活动。

在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争取可以争取的人一道参加斗争。如跟渭南县教育局局长王凤文是一个开明绅士，和我父亲是同学好友，他的儿子王自新是我的同学，我们便利用这个关系争取他，作他的工作。以后他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并向我们提出过一些有益的意见。记得有一次他曾向我们说：“得天下者必要顺乎人心，你们搞暴动是对的，但杀人过滥，又烧房子，不顺人心，不应继续这样做。”宋哲元率大军进攻时他告诉我们：“敌军重兵进攻，你们力量太弱，不能在这个地区硬拚，应很快转移到别处去。一些身份比较公开的人也应转移到别处去，不然要吃大亏。”现在回想起来，他的意见是对的，可惜这个意见没有被我们接受，也没有认真进行过研究。

我军退入南山后，土豪恶绅在宋哲元的支持下疯狂地向革命人民反扑，逮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渭南原上（主要是东原），天天冒着反动派烧房的黑烟。渭南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渭南县委作了退却部署，把不能在当地立脚的同志安排到外地去，把一些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留下坚持革命。我和张荣举（自正）、李建兴被介绍到省委安排。后彭明同志也离开了渭南。

注：①根据王汝昭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写的材料整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经本人校阅。

②王汝昭又名王汝贤，现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工作。

③“彭明”即肖明。

④据另一整人回忆，渭南中学成立的是党的支部。

回忆渭南起义片断^①

阎植葵^②

大革命时期，渭南地区的大部分中、小学都建立了党、团支部或小组，成为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大革命失败后，全县中、小学的人事安排和区长选举，仍由党、团组织掌握。正如中共渭南县委通讯上所描述的：“自反动的孙光祖被我们处死后，豪绅异常惊慌，县内各机关，各学校，非我们同意，不敢委人。即委人，也不敢接事。”大约在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学校尚未开学，团省委书记张慕陶（金印）由西安来渭南，住在东关高级小学。当晚，召开党、团县委联席扩大会议，在东小东厦房会计间开了一个晚上，天气很冷，炉火通红，大家围坐炉旁进行热烈的讨论。因时间仓促，来不及通知，到会的只有二十余人，我记得有肖明、杨慰祖、张宗适、刘映胜、张希哲、李守仁、梁益堂、金鼎五、梁俊琪等。我是团的区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张金印讲的很多，精神就是要在

渭华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因为主观条件已成熟，应当立即举行暴动。在这个发动暴动的大好时机，若不暴动，就是右倾，就会失掉民心。参加会议的人员，一则痛恨蒋、冯背叛革命和对革命人民的屠杀政策；二则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情绪高涨；三是受到人民群众抗粮、抗捐、抗税，反对土豪劣绅精神的鼓舞；四是看到党和群众的力量。所以，大家认为渭华地区武装暴动的主、客观条件都已成熟，同意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宣化事件后，县衙派出警察四处抓人捕人，白色恐怖笼罩了学校，震动了附近居民。年龄小的学生回家了，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纷纷奔赴乡村，投入新的斗争之中。

大批革命师生到了农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渭南崇凝和华县高塘点燃了革命火炬。为配合打击贪官污吏、抗捐抗税，党、团县委编印了两首歌曲。歌词是：其一、“打倒军阀，打倒官僚，除土豪，除恶霸，誓把革命进行到底。齐奋斗！齐奋斗！”其二、“工人们，农民们，你们工耕为的什么事？你们的吃穿，全是血和汗。反动派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一年的花费太大太多，影响你们的生活。受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啊！快快打倒它！”

当时下到乡村的党、团员和学生，基本活动都在晚间，由各校党、团支部领导，攻击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常常在村子贴标语，揭露地主恶霸压迫人民的罪行，有时还在斗争时公开高呼口号，攻进恶绅家里，作面对面的斗争，然后处死，拿走他们的浮财，用作活动经费。有时烧毁其房屋，但对其家人一般不打骂，也不侮辱，对小孩还加以保护。在土豪家里抄来的东西全部归公，大家都自觉地执行这一纪律。斗争开始局限在党、团员中，后来吸收群众参加。我主要参加了以下几次斗争，一天晚间，我们长稳小学党、团员和渭南县中的张希哲、李登瀛（李慕愚），由党、团区委书记金鼎五、闵继鸾和王孝慈（区委委员）、李进禄（团区委委员）、李培基（团区委委员）率领，打死了杨峪的恶霸地主张春和。接着，利用沈河川白庙群众集会的机会，举行大会，宣传武装起义。会间，冯子明军队冲上来了，打死了几个群众。这时，斗争越来越激烈，各地党、团区委成为当地武装斗争的领导核心。后来，因工作不好开展，我回到家里，家里人不准出去。我偷跑出来后在赤水干了几个月团区委书记。先后参加了在田家村捕打恶差，赤水镇“兴顺成”酒店捕打查烟委员的斗争。此后，我又回到东南区委，任团区委书记，领导党、团

员捕捉阿干村恶绅苗自种、韩家庄劣绅韩自荣的斗争。一些群众也参加了这两次行动。但是，这时的斗争全是夜间秘密进行的，一般只限于党、团员。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公开领导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武装斗争。这一天，渭南东南区党、团区委利用崇凝镇集会，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宣传工农大众所受的疾苦，揭露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人民的罪行，指出，农民只有当家做主，才是唯一出路。这样的宣传非常切合实际，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会后，群众一致同意处死抓来的恶绅，并进行了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冲进大恶绅李玉林商号的商号，毁了帐簿，分了东西；接着，又冲进他家，分了粮食和衣物。群众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斗争中，人人兴高采烈，崇凝镇上热闹非凡。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接着，党又先后在赤水、阳郭召开了群众大会，斗争了阳郭姓牛的大地主，分了他家的粮食和东西。渭南东、西两原的群众斗争全面展开。大地主、大恶绅携带家属、财物逃进城里，来不及逃走的小地主、豪绅到处乱窜，县衙再不敢派人下乡催粮要款了。

五月中旬前后，刘志丹、唐澍率工农革命军开到渭华地区。这支千余人正规武装的到来，使渭华起义形成更为有利的大好形势，斗争更深入，范围更广大。原来分恶霸地主的粮食和东西时，有些农民还不敢要，工农革命军来到后，情形发生了变化，许多群众主动参加到斗地主斗恶绅的行列。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地方还建立了农村革命政权——村苏维埃政府。举个例子说明村苏维埃政权成立时的情形。我家居住的闫家村前村，在工农革命军到村后，群众起来斗争恶霸地主闫金禄，该闫闻风逃跑了，群众分了他的财物。接着召开群众斗争大会，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选出了三个委员：一个是青年农民闫双龄，代表贫苦农民；一个是为人正直，有斗争精神的老汉闫世昌，代表中上层和工商业者，他本身就是一个破产商人；我也是一个人，代表党、团组织，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村子里的一切事情都要通过村苏维埃政府召集群众商议决定。当时村子里的情况是：地主恶霸被打死或打跑了，劣绅衙差不敢再来了，苛捐杂税废除了，广大群众斗争的积极性和热情都很高。在工农革命军还未去的地区也掀起了武装斗争，但往往是夜间行动，还不能公开的打地主、除恶霸。

宋哲元出动大批军队进攻起义地区。敌军兵分三路向高塘、塔山进攻，沿途还派出小股部队在成立苏维埃的村庄抓人和烧杀。如一股敌军由恶霸闵金禄、高宝壁引路，从龙尾坡上来，沿北雷村、西王村、闵家村、木张村、东、西孙家村、木刘村一带烧杀抢掠，烧了我家的房屋，杀害起义群众闵天焕。闵天焕死的很惨，是敌人用大刀从头上到脚下一块一块砍死的。革命青年孙继中被抓走后，一路上被刀割鞭打，拉到县城就牺牲了。在反动派疯狂反扑的那些日子里，许多党、团员和群众房屋被烧，家被抄，东西被抢，到处鸡犬不宁。参加起义的农民被迫离乡背井，庄稼无人耕收。但是，这次斗争深入人心，为陕西后来的武装斗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注：①根据闵继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写的《清华起义片断》、《新回忆》和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闵继寿现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长稔学校与崇凝大会^①

李慕愚 李茂林 王邦宁^②

长稔小学在渭华起义前夕是中共渭南东南区委所在地。渭南东南区党、团负责人金鼎五、向忠仁、冯养浩、李凌云、王景文、阎继寿等先后在这里任教，韩文朝任校长。从大革命时起，长稔小学就成为渭南东南区革命斗争的中心之一。一九二七年暑假，崇凝各学校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儿童团和少年先锋队，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同年冬，民校继续筹办，但无钱买粉笔，有人提出让李玉林（恶绅）拿些钱来，因为李多年管李家祠堂的公产。当时，把李玉林请到团员李茂林家商量此事，他说：“都想唱二进宫，就看能不能出二帘子。”我们生了气，非与他见个高低不可！

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十五日）晚，我们组织了崇凝地区七个社的二、三百名学生，在柏树坟里举行了提灯大会，以欢度元宵节为名，成立了崇凝学生联合会，提出了“清算李玉林的帐项”，“打倒李

玉林”等口号。区委书记金鼎五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写了个“尸位素餐”的牌子。我们几百名少年儿童拿着牌子，围住李玉林家门高呼口号。李玉林问大家：“这到底是个啥嘛！啥叫尸位素餐？”李慕愚高喊：“你管李家的官产，给大家没管好，连帐都不公布，这不是尸位素餐是什么？”一个老汉李志甘出来对李玉林说：“唉！算啦算啦！你给大家管官产费了心，大家还有意见，有意见就让人家提嘛！”李玉林才软了下来。我们夺了权，清了他的账目，斗争取得了胜利。（《鄂东》编辑部：《武都金山的民主斗争》）（《党的生活》1981年第12期）

几天后，金鼎五召集崇凝周围各校师生在长稳小学操场开会。他说：“这事（对敌斗争）搁不住了，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有刀的拿刀，有枪的拿枪，拿切面刀也行，与敌人干！”接着由金鼎五领队，我们崇凝一带各校师生和农民共千余人去县城举行示威游行。李振荣、李茂林等人走在前面打鼓吹号，警察守住各个路口，不放我们过去，金鼎五、闵继寿、李治等人高呼口号，率领大家冲了过去。（《党的生活》1981年第12期）

五月一日，中共渭南县委在崇凝镇召开了群众大会。这天，适逢崇凝集市，会内会外，人山人海。大会主席台设在崇凝镇东南角的大戏楼前。长稳小学、北堡小学、小官庄小学、孙家洼小学、静王小学、左

隐小学、石家村小学、黑张口小学、杨窑小学、青峪口小学等十余个学校的革命师生，每人手举一面小旗子参加了大会。周围各村农民协会会员、党、团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也全副武装进入会场。李茂林和李振荣是吹号的，还有敲锣打鼓的。会前，我们先唱了一支追悼李大钊的歌，又唱了“农民协会联合歌”，歌词是：“工友们，农友们，你们的工作为的何等事？你们的吃穿，全是血和汗！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握枪的工友们，团结起来，快快打倒它（指国民党）！”大会主席团由金鼎五、闵继寿（希孝）、何思杰等人组成。金鼎五、郑德龙、闵继寿等讲了话，尤其是金鼎五的讲话动人肺腑，他痛斥了国民党背叛革命的罪行，揭露了土豪劣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痛心地流下了眼泪，在全场引起了共鸣。大会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同时宣布了苏维埃政府的组成人员：主席金鼎五，委员闵继寿、何思杰、李治、王景文、冯养浩、李凌云等。政府下设四个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大会宣布王邦宁和尚文昌为苏维埃政府保管员。数千群众一片欢腾，口号声此起彼伏。县委书记肖明讲了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特殊意义，并代表陕东特委热烈祝贺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正式

成立。为了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会上还演出了话剧《断臂相接》。大会结束时，主席指着捆绑在柱子上的两个恶差王水泉和张丑娃问：“把这两个咋办呀？”群众齐呼：“杀了！”未等主席发话，靠近主席台的群众立刻用李作揖同志手中杀猪用的挽子把两个恶差扯下来，其他人刀、枪、棍、棒一齐下手，结果了恶差性命。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抄了恶绅李玉林药铺“同盛公”，烧掉账目。

崇凝苏维埃成立大会在东南区引起了很大反响，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推向高潮。我们首先打击了石家村恶绅张春和，将其立即处决，并张贴了布告。王窑村土豪王彦贵对我们的革命行动极为不满，猖狂地咒骂我们“脖子上的血聚住了。”我们得知后很快抓住他，拉上塔山处死了。还有一个劣绅也是这样处决的。打击土豪的斗争加速了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区苏维埃政府委员何思杰到隐村建立村苏维埃政府，由孙三娃、王周周、王树选、王邦宁四人组成。此后，周德俊、向忠仁、向忠英在郭向冯村，靳玉岚在靳家，鱼益正在田村寺等相继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不久就移驻塔山。

六月十九日，敌人出动大批兵力进攻塔山。起

初，炮火打不准，守在山上的几个年轻赤卫队员拍手嘲笑，不料敌人打起了排炮，很快摧毁了山上的工事，帐篷全起了火，队员们被迫撤下去。第二天晚上，敌军正在崇凝镇做着美梦，陕西赤卫队队员李耸霄从许权中部借了一匹马，挎着一支马枪，悄悄下山，穿过崇凝镇，向敌人连打数枪。正在酣睡中的敌军弄不清山上下来多少人，到处吹起了军号，慌作一团。李耸霄乘着混乱闯进他姑夫，恶绅李玉林家，放了一把火，撤回山上去了。革命失败后，李耸霄同志不幸被捕，被李玉林砍断双腿。耸霄同志牺牲后李玉林仍觉不解恨，令人将尸体拖出去连打数枪。陕西赤卫队队员李子甘不幸被捕后，在走向刑场的途中昂首阔步，视死如归，大声唱历史剧《斩单童》，两旁群众无不落泪。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孙三娃被捕后，敌人不加审讯就把他大卸八块。农会代表田种玉被捕后，敌人把他折磨致死。我们长稔小学培养的大批革命积极分子就这样被敌人残杀了。

注：①根据李慕愚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访问谈话记录和李茂林、王邦宁先后四次谈话记录综合整理，并经作者校阅。

②李慕愚建国后曾任西安仪表厂党委书记。

李茂林现居陕西省渭南市崇凝镇。

王邦宁是陕西省渭南市崇凝镇隐村人。

回忆三张、阳郭等地的斗争^①

郭 盛^②

一九二七年初，我在西安红十字会附设的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务主任，七月回渭南。这时，王德安打入国民党省党部，任执行委员。十月，中共渭南县委派冯养浩（异生）找我，让我利用王德安的关系打入国民党县党部。当时规定，各县党部筹备委员由省党部指定。恶绅李兰轩已活动反动分子王武轩、薛明璋、田宝丰、刘英瑞等为筹备委员，王德安介绍王文忠、冯养浩和中间人物李映辉为筹备委员，我任干事。腊月，在东花园召开国民党员大会，正式选举王文忠、冯养浩、李映辉、刘英瑞和我为县党部执委，王文忠、冯养浩、李映辉为常委。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在阳郭召开群众大会。由于我和刘子健在家里写标语，等我赶到会场时，大会已开多时，薛自爽正在台子上讲话，很鼓舞人，其中“冯玉祥巧要甚于土匪拉票”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

印象。会后群众自动去捕捉伪西南区长李玉林和副区长牛星照，两恶绅闻风逃进县城，群众又涌上阳郭镇，抄了牛星照的商号“德兴园”和“信义合”，分了浮财。随后，又赶到牛家村，抄了牛星照的家，把粮食和浮财分给群众。

五月四日，又在三张镇召开群众大会。区委决定我暂不暴露身份，大会由员书凯主持。五、六百群众到齐后，郑德龙带陕东赤卫队也赶来了，员书凯不愿上台主持，迫不得已，我在脸上抹了一把土，戴顶大草帽跳上讲台。会后，在赤卫队的配合下，我们冲进警察分所，收缴十多条枪，抓来所长徐振铎（据说是我们的同志，以后又放了）；又闯进税务所，逮捕了平日巧取豪夺的税务所长，押赴会场。十三、四岁的向忠英身背一把红缨大刀，十分英武，当我们刚宣布完税务所长的罪恶，他挥舞大刀首先下手，接着赤卫队员乱刀砍下，结果了这个罪恶累累的家伙。我们又带领群众抄了豪绅于金堂的粮食。

王埝村成立苏维埃政府那天在白庙开会，我去的晚，青年学生白智民正在台上讲话，口才流利，很有鼓动性。话音刚落，外边传来枪声，群众急向外跑。我跑出庙门时，看见冯子明军队顺着麦田向这边冲来。在赤卫队掩护下，群众撤走了。

王埝村原来有十几支枪，渭华起义开始后成立了赤卫队，王怀玺任队长，在编制上是陕东赤卫队的一个分队，驻王埝村。

五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初九），许权中率骑兵分队来抓恶霸贺审言。贺是我的表兄，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任过陈树藩部营长，后在麻振武部任团长，麻振武垮台后回家，以放高利贷为生。渭华起义后，他扬言要扑灭共产党。因我与贺有这层关系，何寓础让我带路。我把骑兵分队带到贺家东坡上，向许权中介绍了情况，指了突破地点。贺审言和他弟弟贺志云被抓。志云是学生，思想比较进步，后放回。贺审言被拉到塔山处决。

起义后，中共渭南县委主要在沈河川一带活动。团县委在赤水，书记张宗适，组织委员张希哲，宣传委员由我担任。收麦后，宗适召集我和刘映胜、姚明学等在赤水职校开会，布置工作。他患严重的肺病，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行动困难。我们劝他休息，他反倒劝慰我们抓紧时间发动群众斗争。不久他便病逝了，使人不禁哀伤落泪。

起义失败后，敌人疯狂屠杀起义农民。恶绅李玉林、牛星照数次到我家捕人，我在闵培贤家隐蔽，随身携带一支驳壳枪，晚上联络同志。许多同志被杀，

有的逃到外地，有的行踪不定，有的被恐怖吓坏了，不愿继续参加斗争。

注：①根据郭璽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郭璽原名郭借阴，现任陕西省渭南市政协委员。

渭南东原暴动情况^①

冯宝儒^②

我是一九二七年忙后考进渭南中学的。当时渭南中学才成立（以前是渭南单级师范学校），召开成立大会时，肖明表演了多种口技，他在装哑巴、口技的表演上的确有功夫，逗得大家异常兴奋。训育主任杨耀山在祝词上说：“渭南中学，你是一个工厂，制造出许多炸弹，预备冲破社会的黑暗。”校长是员德通，教育主任是何寓础，大多数教员都是共产党员，学校里的政治空气很浓。

一九二八年春，党派我到黑张口小学教书，在那里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党员有石家村的薛书生，黑张口的刘九娃等，我们就是以这些党员同志为骨干发动斗争的。宣化事件前后，中共东南区委发动了四次大的斗争。第一次在水仙庙下集合二、三十人，趁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党家村抄恶绅党荣鹤的家。第二次行动，从黑张口出发，在石家村新

庙前的戏楼边集合了三十多人，整顿了一下纪律，排着队静悄悄的向孙洼奔去。我们冲进孙洼小学，从后面的花窗内拉出反动教员、劣绅孙光祖，当场打死。区委又组织攻打恶绅张春和。张春和是东南区比较有名气的一个恶绅，这次我没参加，因为当时不让近处的人参加，以防暴露身份。这天晚上我在学校睡着，被一阵阵呼喊声吵醒，看见外面的火光把窗子照红了，远远望见张春和家里燃起大火。行动结束后，一个人来我们学校休息，我虽然不知道他的姓名，但知道是我们的同志。他给我简单介绍了杀张春和的经过。接着，我们又发动了第四次斗争，攻击冯村冯贵经家。这次斗争我事先不知道，当时还在家里。来的人我差不多都认识，其中有薛增平、张绪昌等。我和冯贵经是邻居，贵经他妈见状跑过来让我出去拦一下，我不能不去，刚去说了几句话，大家就忿忿不平了，我被揍了几拳头。这几次行动都是由金鼎五领导的。

五月一日召开崇凝苏维埃成立大会时，我因有特殊任务没有参加。崇凝大会后不几天，敌人派出小股侦探、军队，在原上到处乱窜，各中、小学已引起敌人注意，我就返回冯家村。几天后，渭南县委和赤卫队移驻塔山。许权中部队从潼关退到渭华地区，在高塘北边与敌打了一仗。县委书记肖明贴布告说：“我军

胜利了，夺得两门迫击炮。”后来，我去塔山一次，在那里见到何离礁同志。山上堆了那么多粮食，赤卫队员一个个英气勃勃，我打心眼里高兴极了。不久，县委书记肖明让我给驻王埭村的赤卫队送信，让他们来竹村洞开会，准备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和交通。我与另一同志一块儿去送信，将他留在半坡，我一人去王埭村。赤卫队正在王自新的家里休息，收到信后，立即整队跟我来了。赶到竹村洞时，肖明同志正在会上讲话。突然敌人开过来了，赤卫队和武装群众在西边与敌接上火，打了一仗，没有伤亡即撤走了。敌人想进冯村，城门关着，敌人喊了一阵，守门的冯高山老汉故意说：“你是谁？是共产党，我这门就不开；要是国民党，我马上开门。”敌人进村后，转了一圈儿就离开了。

当时，区委对苏维埃政权提的很响亮，一再号召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对一些支部作了布置。在渭南东原，我记得黑张口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是由寺峪口、吕李等四、五个自然村联合建立的。杨窑、郭向冯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分别由两三个村庄联合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成员大部分由党组织指定，因为苏维埃政权与革命武装分不开，在战争频繁、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苏维埃政权领导下的群

众，基本是党、团员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苏维埃政权的权力、性质、作用、义务，在当时并不很清楚，所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活动不多，宣传很少，影响也不大。

陕东赤卫队曾收编了一些土匪，其中有个土匪头姓毛，人称“毛拉”，陕东赤卫队分队长郑德龙^①一次出差时，遭到毛拉暗算，牺牲在凤凰山上，手枪被毛拉夺去。为了铲除祸害，为郑德龙同志报仇，在毛拉出差时，党组织委派赤卫队小队长周志杰同志在途中将他处死了。

周德俊是赤卫队员，渭华起义失败时躲到西窑堡沟里他丈母娘家，被国民党马队捉住，用铁丝从锁骨穿过拴在马尾上，一直拖到崇凝镇。敌人准备用他点“人蜡”，一个叫三老婆的女人给他喝了一碗水就牺牲了。这时，我已上了塔山。敌人用炮火轰毁了工事和席棚，我们就撤退到小峪。我后来转移到耀县安身。

注：①根据冯宏儒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一九八五年四月四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冯宏儒现居陕西省渭南市扶风县冯家村。

③“郑德龙”即徐汉儒。

渭南崇凝一带的斗争^①

张景惠^②

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中共渭南县委在崇凝召开大会。这天崇凝镇逢集，街上行人很多，许多人跑到会场来凑热闹，所以，崇凝老爷庙（会场）前后全是人，大约近万人。大会主席台设在庙前的大戏楼上，两边两根大柱上各绑一个恶差。会场内外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到处是：“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打倒冯玉祥，今辈子不纳粮”的口号、标语和条幅。会场上刀枪林立，秩序井然。中共渭南县委负责人何寓础出席并主持了大会。大会开始后，金鼎五、闵希孝（维寿）、郑澎龙（徐汉儒）等人先后讲话。他们痛斥土豪劣绅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声讨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人民的反动行径，并宣传了苏维埃政权的好处。金鼎五同志讲话时很激动，很有鼓动性，泪流满面，整个会场为之振奋。接着，大会主席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

府正式成立，并宣布了苏维埃政府成员和组织机构。苏维埃政府下设四个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苏维埃政府由七个委员组成，我记得金鼎五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委员有：闵希孝（维寨）、王景文、李治、柯思杰等，其他两人记不清了。会上群众用关公刀、大刀、长矛劈死两名恶差。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抄了恶绅李玉林的商号，烧毁帐簿文约，东西分给群众。

崇凝苏维埃大会后，渭南东南区的群众斗争很快达到高潮，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石家村、杨窑、黑张口、郭向冯、田村寺、桥南村、段李村、清峪村、大闵村等地分别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辖四十多个自然村。石家村苏维埃政府是在佛爷庙里开会成立的。石家村的佛爷庙既是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又是陕西赤卫队活动的重要据点，当时在东墙和山墙上都刷着“苏维埃政府”几个字。杨窑村苏维埃政府是和寺峪口联合建立的，在杨窑村老爷庙开会宣布成立，政府主席张永礼。黑张口苏维埃政府是由薛增平和我负责组织的，辖黑张口、昌王村等四个自然村。当时，苏维埃政府基本是由农协会转来的。渭华起义前夕，党的主要力量是恢复农民协会，崇凝大会后才转为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不是象建立农协会那

样公开进行，而是秘密组织、串连、建立，有些自然村仅仅有很少一部分人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其他一些人甚至还不知道苏维埃政权。

陕东赤卫队是在沈河川望岗岭成立的，不久就上了塔山。西塔山有石洞，能容纳二、三十人，住了陕东赤卫队一个分队。赤卫队在塔山周围的清明山、楼台寺、凤凰山、半截山搭起一百多间席棚，并在庙宇周围修了工事。陕东赤卫队开始只有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到塔山后发展到一百多人，六、七十条枪，并建立了小型枪械修理所，由闵寿昌（外号新圣人）担任技师。赤卫队除四个分队、一个大刀队外，还设立了政治、宣传、土地分配、军事、经济等几个股（也叫部）。我当时是交通员，对赤卫队及各村苏维埃情况接触比较多些，大概能记起来这些。

张绪昌同志是陕东赤卫队里一个英勇的共产党员。当时许多群众说，华县有个薛自爽，渭南有个张绪昌。可见，张绪昌当时已是农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五月下旬，绪昌同志去崇凝一带执行任务，不幸被俘。敌人把铁丝穿进绪昌同志的双肩和锁骨里，拴在马尾，让马拖着拉回渭南县城。在监狱里，敌人对他施尽了酷刑，百般折磨。绪昌同志坚贞不屈，横眉冷对。凶残狠毒的敌人用钉子在他头部砸了个大窟

样公开进行，而是秘密组织、串连、建立，有些自然村仅仅有很少一部分人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其他一些人甚至还不知道苏维埃政权。

陕东赤卫队是在沈河川望岗岭成立的，不久就上了塔山，西塔山有石洞，能容纳二、三十人，住了陕东赤卫队一个分队。赤卫队在塔山周围的清明山、楼台寺、凤凰山、半截山搭起一百多间席棚，并在庙宇周围修了工事。陕东赤卫队开始只有五、六十人，四、五十条枪，到塔山后发展到一百多人，六、七十条枪，并建立了小型枪械修理所，由阎寿昌（外号新圣人）担任技师。赤卫队除四个分队、一个大刀队外，还设立了政治、宣传、土地分配、军事、经济等几个股（也叫部）。我当时是交通员，对赤卫队及各村苏维埃情况接触比较多些，大概能记起来这些。

张绪昌同志是陕东赤卫队里一个英勇的共产党员。当时许多群众说，华县有个薛白爽，渭南有个张绪昌。可见，张绪昌当时已是农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五月下旬，绪昌同志去崇凝一带执行任务，不幸被俘。敌人把铁丝穿进绪昌同志的双肩和锁骨里，拴在马尾，让马拖着拉回渭南县城。在监狱里，敌人对他施尽了酷刑，百般折磨。绪昌同志坚贞不屈，横眉冷对，凶残狠毒的敌人用钉子在他头部砸了个大窟

窿，并插进一个大烟疙瘩。第二天，绪昌同志被拉到渭南城西河滩枪杀，上衣被剥光，身后插一“犯由牌”。绪昌同志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唱着《斩单童》（历史剧），就义前高呼口号。

绪昌同志牺牲后，张百里民团抄了他的家，他父亲张生茂被打成了跛子，母亲在精神和生活的折磨中不幸病故，弟弟张绪明一直靠讨饭度日，后来不幸被民团逮捕，拉到花园庵砍了头。赤卫队员杨同顺、刘九娃，先后被韩良寨恶绅王邦泰割了头。

注：①根据张景寿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日访问谈话记录及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写的回忆文章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张景寿建国后在陕西省渭南市工作。

白庙大会简况^①

姜兆堂^②

一九二八年春，我在阳郭镇南姜初小教书，党催我注意抓武力。阳郭里准备建立民团，我被推举为团长。民团钢枪很少，仅有刘遵礼、姜维宏的单响枪和五响枪各一支。五月七日（农历三月十八日），党组织通知在沈河川白庙召开群众大会。我们赶到会场时，人数还不多，郭怀德、刘克俭、王维敬等同志正忙着布置会场。戏台上的横幅是：“和平奋斗救中国”，大门上的对联是：“共共共，共出天下英雄；产产产，产出世界大同”。标语和口号是：“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农民组织起来”等。不多时，中沈区、上沈区、东原、西原的群众先后来到。赤卫队长王怀玺布置了岗哨。大会开始后，刘子健等讲了话，然后审讯会前抓来的四名敌探。由于初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缺乏军事知识，警惕性不高，放哨时贪图吃豌豆角，忘记了敌情。冯子明

的先头部队利用白庙东北方向的复杂地形和麦苗掩护，摸到我们岗哨跟前，我赤卫队慌忙开了一枪。会上有人正讲话，台下有些骚动，王维敬在台上举起手枪，高喊：“不要动！我们山上的人来了。”接着，白庙东南角的哨兵发现敌人从北刘村西边小沟分散攻上来。警卫在会场门口的王怀玺也发现敌情，忙对台上说：“是敌人！”群众立即向外撤退，分散行动。赤卫队边撤边抗击从三面包抄过来的敌人，王来生守住会场东南角，向敌人连发射击。群众撤出后，赤卫队且战且走。王怀玺率领部分赤卫队员转移到花园庵一带；朱荆山同史青芳、史宏上了西原；我和姜未未等人顺渭水河退走。我们受到一些损失，王塄村赤卫队员王定被敌军砍伤头部，失去六五步枪一支；王占盈失去套枪一支；东原向老四的儿子被枪杀在庙西臺边；白庙村郭武头上被砍一刀；王塄村农民夏礼清的胳膊被敌砍了一刀，拉到看守所折磨至死；郭邦贞等十四名同志被捕，后经各村长保释放回。

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查抄逮捕群众和党、团员。我跑到礼泉后，看到八月八日《新秦日报》登载的陕西民政厅、高检处的通缉令，其中一段是：“渭南捣乱共匪渠魁四十八名，兹将姓名列左，各县查拿，就地惩办。”所列的姓名有王悦益、李维屏、

贺宏儒、刘嘉岱、王凤文、姜兆莹、朱荆山、郭怀德、史建章等。

注：①根据姜兆莹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和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姜兆莹建国后在陕西省渭南市工作。

王埝村的斗争^①

王自新^②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和筱福杰在西安中山学院农运班学习。国共分裂后，我们返回渭南。当时，裴廷寿住在我村，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秘密担任党支部书记。我们村的党员有王怀玺、王日新、王维敬、王善智等人。王埝村在大革命时就很出名，渭南县农民协会就设在这里，李维屏、王耀传、郭树藩、冯文江等在这里活动过。渭华起义爆发时，我们村首先以农民协会时的武装为基础建立了农民赤卫队。我们这里有个在旧军队干过营长的张彦明（崖头人），回来时带有一、二十支长枪和两把盒子枪，我们组织武装时，由李维屏去说话，张彦明把枪交给我们。陕西赤卫队成立时，王埝农民赤卫队被编为这支地方武装的一个分队，王怀玺任队长。五月，李维屏领导学生、农民在白庙召开大会，宣布成立王埝村苏维埃政府，王凤文被公推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怀玺、

王善智为委员。

六月二十四日，劣绅郭忠文带着清乡团烧了我村六户房屋，共八十多间。王生才、王生智、史天德被敌人抓去枪杀在马王庙。王善英、王维敬、王善智父子三人躲和田市民团里，在他们向渭河北转移时不幸被敌人逮捕，枪杀在马王庙。王维敬当时才十六岁，死的很英勇，大骂敌人：“老子二十年后和你们还要干一场！”王怀玺在逃亡中病故。我父亲王凤文被捕后在狱中受到残酷的折磨，出狱时已经病得很厉害，回家不几天就病故了。我那时也逃了出去。听村子里的人讲，王塄村好长时间见不到人影儿，甚至连鸡狗都没有了，死的死，逃的逃，情景惨极了。

注：①根据王自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王自新是陕西省渭南市王塄村人。

渭华起义中的儿童团^①

渭华起义中，青少年始终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革命力量。他们具有敏锐纯洁的心灵，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他们非常向往美好的未来，对实现共产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因而在斗争中英勇无畏，冲锋在前，立下了丰功伟绩。起义失败后，他们面对白色恐怖，毫不怯懦，视死如归，表现了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我当时在赤水职业学校上学，起义中担任儿童团团长，对渭华地区青少年的斗争了解较多，兹据记忆所及略述于后。

我们赤水职业学校是王尚德同志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党、团组织成立较早，曾有陕西团组织发祥之地的称誉。我上学时，教职员几乎全是党员，我们那一班学生，除两三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共青团员。大革命失败以后，我校革命师生组织了宣传队，经常深入农村，利用集日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积极恢复和

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抗粮、抗款、抗租、抗税，加紧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这些斗争中，党组织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组织他们参加实际斗争，使其逐步成为一支革命的生力军。

我们开始组织儿童团时，从少年儿童的心理特点出发，组织他们开展各种富有趣味的活动，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再逐渐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斗争。记得开始时我们曾在表现较好的儿童中凑钱买足球，大家在一起玩，还组织他们听留声机，把广大少年儿童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在一些官办村小中成立了儿童团，吸收七至十六岁的少年儿童入团活动。还发给红色袖章，上面写着××村儿童团及队长、团长等职务。小学生们带上红袖章以后，一个个都觉得非常荣耀，有一种自豪感。谁要是当不上儿童团，就会被同学们认为“落后”而看不起，自己也觉得没脸见人，因而儿童团发展很快，连一些私塾学校也办起了儿童团。

为了提高少年儿童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我们还凑钱订了《中国青年》、《劳动》等刊物，给儿童讲解什么叫“劳动”，什么叫“工人阶级”，什么叫“共产党”、“共产主义”，也讲解“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豪绅”等概念，使

儿童团员从小就树立爱憎分明的阶级观点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儿童团员们很会联系实际，他们对照学过的知识，经常讨论谁作过什么坏事象豪绅、反动派。他们还要求教员教新书，拒绝念老书，并将一些思想腐朽的老先生赶出了学校。那时张宗适是团训南县委书记，也是我的老师，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

三 又宣化事件时，县委曾要求我队派人去支援宣化小学，我们刚出校门，就传来了打死乐育小学校董的消息。这次事件以后，敌人到处捉人，王尚德同志到洛南许旅去了，张宗适也到亲戚家躲避，以后患病去世了。为了反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党、团组织领导广大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我们儿童团又改为童子军，每人准备了一根棍作武器，经常参加各种群众大会和群众斗争。

四 开始我们在赤水镇打豪绅姚思贤，他家大门紧闭攻不开，我们就用火烧，后姚姚逃跑。没抓住姚思贤，我们又去樊家抓豪绅郭保，也没有抓住。但是大家并不气馁，又去蒲庄包围了恶绅王恩俊的家，该王当时没有发觉，还在家里睡大觉，便被我们拉住用劈柴打死了。在三张村打豪绅时，那家伙从窗子向外钻，被我们一刀把头砍下来掉在锅里。一九二八年五

月一日，党组织在崇凝镇召开大会，成立了区苏维埃政权，并且杀了差人，当时有不少儿童团员参加了这次大会。部队到高塘以后，我们还参加了一次战斗。那天梁益堂和十几个战士一道来凉水，在西张家岭和敌人骑兵打了一仗，我们动员了不少群众前往增援，与敌人混战起来。最后我们从河滩上退了下来，敌人也受了些损失，崔治堂还缴获了敌人一挺水连珠机枪，打死了两个敌人。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敌人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对儿童团员也不放过，甚至发现勒红腰带的孩子都叫“共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程养谦（只有十七岁）召集党、团员骨干分子开会，讨论如何对付敌人的进攻。记得程养谦同志说：“现在风声很大，敌人到处抓人，我们村的豪绅也蠢蠢欲动，但只要我们在，他们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向革命群众进攻，群众也就有了主心骨。如果我们一走，群众就乱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还将一支马拐枪、一支枪子枪、两个折腰藏了起来，并决定派我以换棉籽油为名，观察通往渭河以北的道路、渡口情况，准备在迫不得已时退往固市一带。结果没有料到恶绅王恩俊的儿子王书全，已经向敌人密告了我村党、团员的情况。敌人军

队于第二天早晨突然包围了我们庄，挨家逐户进行搜查。更可恨的是恶绅王茂文，给敌人报告我们全村青少年都是“共产”，因而敌人见人就抓。当时杨春学、崔治堂等在敌人捕人时及时转移了，程养谦被敌人从一堆包谷秆中搜了出来，农民协会负责人王新有被敌人吊在庙门前，程狼娃、王羊娃、王德成等被敌人逮捕。我村贫苦农民家里的东西均被敌人搜抢一空，无一幸免。这天我藏在隔壁一个同族家的麦草垛里，因为他家和豪绅关系较好，匪军只简单搜了一下就被豪绅领走了。

程养谦同志被捕后，敌人对其严刑拷打，问他枪支藏在什么地方，还有谁是党、团员。折腾了很长时间仍然一无所得。敌人恼羞成怒，便将他的两个大姆指用细绳捆在一起，吊在半空，又用刀将其背部的肌肉割得翻开，再灌进盐水。但养谦同志宁死不屈，骂不绝口，始终未向敌人说出任何党的机密。最后程养谦、程狼娃、王羊娃、王德成、王新有五位同志为了穷苦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当时，他们大多数都是十五、六岁，五个人加到一起还不足百岁。

五烈士过去和我朝夕相处，亲如兄弟，他们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对党的赤胆忠

心，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也时时鼓舞着我。

注：①根据王杰一九八三年六月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王杰建国后曾任中共商洛地委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点回忆^①

刘映胜^②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不久，陕西地方军阀反冯战争失败，冯玉祥部立即进攻起义军民。我见到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他派我他让西安找省委买一架油印机立即带回。我跑到西安，找到省委（在东县门小差市一个小巷），见到省委书记潘自力，杜振庭（即后来的杜衡）也在场。我向潘自力汇报了敌人进攻的紧急情况。潘指示要坚持战斗，若万一坚持不下去时，向南山内撤退，让我立即回渭南向特委转达。因时间紧迫没有买到油印机。我回到渭南已找不见特委和县委。

我转到赤水镇，赤职学校已经无人，当地豪绅进行反攻倒算，带白军到处捉拿共产党人，党、团员多去外地躲避。我到新庄，见到新庄党支部书记程养谦，谈到时局时他说：“不少人劝我暂避风头，我不能走，一走就完了，要坚持下去。我晚上到村外睡

觉，白天回村，军队来捕捉时可以立刻发现，暂时不走开不要紧。”当晚我和程养谦一起睡在村外野地里，黎明后我去了别村。程养谦刚把被子拿回去，豪绅就带着敌军把新庄包围了，挨户搜查。没有离开的党、团员和群众，在豪绅指认下大部被捕，程养谦也在其内，只有王志杰（后改名王杰）幸而逃脱。当天下午，程养谦等五位党、团员在县城西门外洮河滩惨遭杀害。我知道赤水党、团员大部已去渭河北躲避，便连夜过渭河，在河滩蹲到天亮，回刘村老家暂避。在家里，不时看到河南东原上黑烟冲天，料知地主豪绅在实行疯狂的烧杀，令人悲愤至极。

注：①摘自刘映胜一九七九年七月所写回忆录，个别地方作了文字技术处理，标题是编者加的。

②刘映胜曾化名杨声，建国后在西安铁路中学、西安市政协任职。

渭华起义中的中共华县县委^①

王希南^②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陕西政治形势逆转，省委决定派我任华县县委书记。临走时，省委书记耿炳光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原在高塘工作的马文亮准备调往高陵，在他离开华县前，先参加县委的工作。”并作了一些具体指示。

八、九月份，我回到华县高塘镇，公开身份是高塘小学教员，为了便于工作，还给谷堆等学校兼课。我的老家东王村，一九二五年曾发动一千多农民，驱逐了高塘民团团长、大恶霸孙景福，夺取了这支武装的领导权，使这一地区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华县的教育机关也为我们所掌握。县教育局长张孝直同情革命，他所用的几位督学都是共产党员。利用这一便利条件，我们淘汰了一些思想反动的教职员，由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取而代之。如七里寺小学校长温济厚，高塘小学校长李维俊，谷堆

小学校长侯元富，郑村小学校长郑云章都是共产党员。各学校成为我们党、团组织活动的据点，教师、学生和农民，是我们的基本力量。

九月份以后，县委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明确了分工，我为县委书记兼宣传，马文宽为组织（后为陈嘉惠），陈述善任农委书记（后改为王松年），王云（之鼎）任团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们把全县划分为四个区，区委均设在这一地区党员比较集中的学校内。一区以高塘小学为中心，区委书记由高塘小学教员景云担任，后改由一学生担任；二区在瓜坡附近，区委书记由郑村小学教员郑维民担任；三区在县城附近，区委书记由教育局督学侯理斋担任；谷堆为第四区，区委书记由谷小教员杜芳亭担任。当时华县党员共约二百余人。为了加强农运工作，县委指定了各区农委负责人。当时，省委把一些社会地位高，影响大的同志安排在高塘一带，帮助我们工作，如赵葆华、王授金、张一悟（章子文）、张亚衡等，加强了县委的领导力量。

同年十一月中旬，省委派李子健（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来东路视察。据说，潘自力与李子健一块儿来陕东，潘走固市、蒲城一路，李走渭南、华县一路。李子健来这里主要传达省委反右倾斗争的经过，部署

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当时华县县委设在高塘小学，县委先在高塘小学召开了常委会。李子健建议县委和各区、各主要村子的领导同志一块来开会。会议在什么地方开呢？经研究，决定在韩良寨洛王庙小学召开。因为这个学校在村外，教员又是我们的同志，不会有什么危险。开会时，各区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我记得章子文、侯理斋、张养性、郑维民参加了会议。与会同志约五、六十人。会议由我主持，并领唱了《国际歌》，随后李子健同志代表省委讲了批判右倾错误的经过，提出今后斗争的任务和方法。我把县委的工作情况也汇报了一下。接着，其他一些同志也汇报了各地斗争情况，如郑维民谈了瓜坡党的斗争。开会时间很长，从天黑一直开到后半夜。会后，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到各区、各村宣传武装斗争，组织农民开展合法斗争，如清算红名字(偷年)的账项。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省委以“田西娃”的名义发了通知，说现在武装斗争迫在眉睫，而且已有行动。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也有行动，如正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组织了一些力量把高塘四大豪绅之一王佐的家袭击了一下，结果没抓住王佐。那时，虽然要求搞武装斗争，但没有枪支。正月初六、七的一天晚上，

我和陈祖舜从高塘民团抽出七支步枪，放在我家。东王村的武装斗争就是这时开始的。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县委在洛王庙召开扩大会议，许多党、团员参加了会议。会上，进一步动员大家搞武装斗争，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打击土豪劣绅，举行武装暴动。会后，我们把会议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

渭南宣化事件后，三月八日（农历二月十七日）敌人包围了高塘民团。民团团长的家在民团住，其他团丁也分散食宿，因此，民团损失不大。谷、高两校同时被敌人包围，几名同志被敌人逮捕。这天，我在谷堆小学，黎明时听到风声很紧，躲在庙里的神像后面，王云也在这里躲避，敌人未能搜出。此后，敌人相继封闭了华县成林中学、县立高小、郑村小学、七里寺小学，逮捕了温济厚等人。

在敌人疯狂反扑的情况下，为了加强起义的准备、领导和协调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成立陕东特委，由刘继曾任书记。四月上旬，中共陕东特委在华县江村药王洞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五一县委的徐振化同志因过渭河耽误了时间，未能参加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对渭华起义作了具体部署。省委决定让华县、渭南派人去许旅取枪，我记得华县共去了二十人，由

薛自爽、王松年领队，许康给渭、华各二十支枪，成立了陕西赤卫队。这时，中共渭南县委、华县县委在王埭、吉家河等地组织群众，反对苛捐杂税，清算土豪劣绅帐项。五月初，听说渭南暴动了，我们就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暴动。五月三日晚，第四区的部分党、团员全副武装袭击了薛家村的大恶霸薛良臣，薛闻风逃走，我们分了他部分浮财和粮食。五月四日，中共华县县委在高塘召开了暴动动员大会，会后捣毁了薛良臣的商号“维盛源”，烧了帐簿，分了东西。五月五日，在王明周、王春龙领导下，东王村在法明院召开了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后抄了土豪杜金科的家。这是渭华起义中，华县建立最早的苏维埃政府。东王村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和赤卫队的斗争，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使高塘一带农民由清算土豪劣绅转为公开杀土豪劣绅的斗争。

部队从潼关开到高塘后，我们在高塘镇戏楼前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大会由我主持，县委宣传部长陈述善致欢迎词。刘志丹、唐谢、刘维曾在大会上讲了话。刘志丹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团结起来闹革命，才能打破这不平等的社会。唐谢同志是外地人，虽然讲的很激动，但他的话很难听懂。会上处死了王竹寿、王甲寅、姚忠静

三个恶绅。大会上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成立。为了便于联系和斗争，中共华县县委和陕东特委同时移驻三教堂。

在工农革命军配合下，各村农民赤卫队向土豪劣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摧毁了以郭毓璜、王佐、刘青葵、鹿玉堂为代表的恶绅武装，收缴了赤水民团枪支。同时，工农革命军派出部队，在西潼公路截击冯玉祥部队，夺取辐重，杀死粮差敌探，破坏公路和通讯设施，对大恶霸、大豪绅进行了坚决的镇压。豪绅们犹如惊弓之鸟，纷纷逃走，逃不及的被群众当场处死。有的小地主被群众斗争的威力所吓倒，令自己的儿子拿着文约地契，送给穷苦农民，有的甚至跪在穷苦农民面前，当场焚烧债约。渭华原上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威风扫地，群众扬眉吐气，斗争热情更高涨。

在革命斗争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起义地区以高塘、崇凝为中心，各村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这些红色基层政权，起初在名称、范围、政府组成人员上很不统一。在范围上，有一村单独成立的，有数村联合成立的；在名称上，有称“村苏维埃”的，也有称“农民协会”的。六月初，中共陕东特委决定统一名称，一律改为“××村（区）苏维埃政府”。我被派去筹备渭华苏维埃政府。六月五、六日左

右，陕东特委在石家村研究苏维埃问题，根据省委意见，定名为“渭华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指定我为委员长，赵葆华为副委员长，渭南、华县、五一县均派人参加筹备。因交通不便，五一县委未派人参加，主要由我、赵葆华、刘俊义、王泰吉、章子文几人具体筹备。我们还研究了这个会怎么开，怎样向群众宣传，赵葆华同志很快起草出苏维埃政府的章程条文，决定了开会的时间、口号、标语、会址、政府人选，并请高塘一些群众开始搭台子，准备六月中旬召开成立大会。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这天晚上，王泰吉来了，谈了我们面临的形势，说：“大会开不成了，敌人明天就向我们进攻。”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政策。他们到处设立清乡团、清乡队，任意杀人放火，烧杀抢掠，逮捕，殴打起义群众。大恶绅薛良臣在郭村设立的清乡团，先后杀害起义群众和党、团员数十人。我们东王村被杀害者，如王明周、王春龙、王三娃、刘孟夏、雷胜南、李春昌、刘申娃、李六锁、李百娃等，就是被薛良臣杀害的。渭南东原一个赤卫队员被豪绅从关家洞的庙中拉出，捆绑在庙前的大杨树上，砍掉双脚，恶绅恶狠狠地说：“看你还能跑不！”陈述善、赵锡琰和我的房子被烧了，渭南东原、华县高

塘一带夜夜火光照天。此外，劣绅对有嫌疑的人，则大肆勒索，如高塘清乡局长李镇山把勒索敲诈的银元，天天派人用骡子送回，数目不可估算。

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之下，我们在箭峪寺召开了党、团县委联席会议，决定由我和王云去省委汇报。后因形势恶化，沿路敌人盘查很严，决定由我一人去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决定，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把原渭、华、固三县委合并为渭南中心县委，在渭河北固市、陈家滩、信义一带活动（因这些地方不是暴动的中心区域，白色恐怖没有超义中心地区那样严重），隔渭河照料南边的工作，并指定我任渭南中心县委书记，张蔚森、徐振化分别任组织和宣传，李凌云任秘书。同时，成立了共青团渭南中心县委，开始了暴动失败后的工作。

注：①根据王帝南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五月三十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王帝南又名王林，现任陕西省西安市民主建国会秘书长。

回忆渭华起义^①

王 云^②

(一)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组织上调我从三原到华县担任县委执行委员兼团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谷堆小学教员。该校校长侯克斋和大多数教员均系党、团员，学生中的团员也很多。当时团县委机关设在该校，团县委组织委员魏承志、宣传委员韩育贤也在此任教。

华县高塘原是革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方，这里距华县和渭南县城都比较远，偏处两县之间的沿山地区，地形复杂，坡原起伏，沟壑纵横，便于开展革命活动。原上的几十所小学和村小，多半是我党、团组织活动的重要据点，校长、教员多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大革命失败以后，这里由于地域偏远，党的组织不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之中，党所掌握

的高塘民团，有步枪二、三十支，团长由共产党员赵锡瑛同志担任。由于有这支武装力量的掩护，党、团组织可以大胆活动，有时也可以利用行政的方法，向各里、社、村发布命令，配合党、团组织的革命活动。所以外地同志一上高塘原，就感到政治空气显然不同，没有白色恐怖和担惊受怕的感觉，好像到了另一个天地。

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年底，是华县党、团组织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阶段。为了加强党、团组织的领导，省委还派王林、乔国栋等来华工作，一些重要负责同志如赵葆华、王授金、王泰吉、章子文也被派来协助工作，大大加强了华县党、团组织的领导力量。

大革命失败以后，华县党、团组织虽未遭到大的破坏，但那时党、团组织建立的时间还不长，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很不充分。同志们对蒋介石、冯玉祥叛变革命非常仇恨，但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还缺乏分析，对以后如何继续革命有些茫然。针对这种情况，华县党、团组织以各种形式组织党、团员认真学习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开展了一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为了提高党、团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斗争艺术，县委还举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学习的材料有：党员须知、团员须知、农民运动、秘密工

作、列宁主义、社会进化史、党对时局的宣言。县委训练班结束以后，由各区委继续开办，对党、团员进行短期训练。为了训练农运人材，我们以高塘地区初小教师联合会的名义举办了一些农民训练班和平民学校，由初小教师讲课，提高农民同志的工作能力。在各种会议上，县委同志还经常讲授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发动群众开展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通过学习，同志们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也开始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解决了革命的出路问题，激发了革命热情，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讲价钱，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但是就在这种革命热情之中，也隐藏着一种“左”的情绪，这就是后来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的思想基础。这对当时的党、团组织来说是难于避免的，它反映了当时的党、团组织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也反映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团员思想的不稳定性。

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华县党、团两县委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顿和改组了各级组织，严密了组织纪律，使党、团组织能尽快适应秘密环境的要求。其次是改变了党、团组织领导成员的质量和成份，淘汰了一批不坚定的分子，提拔了一批农民出身的积极分

子，大大提高了党、团组织的战斗力。当时我们把华县团的组织划分为四个区委：一区设在高塘镇，其中中心据点在高塘小学；二区设在郑村小学，主要活动区域是瓜坡镇周围地区；三区设在县立高等小学，主要活动据点有县高、咸林中学、七里寺小学和县城周围各校；四区设在三教堂初小，主要活动区域在谷堆、江村一带。记得高塘原上各村团组织的负责人有：谷堆区委书记李成栋，箭峪口支部书记尹建升，黄鹿口支部书记宋佐鹏，涧峪口支部书记郭玉兰，拆字头支部书记张怀典，堡子底支部书记杜百娃，泽口支部书记李保荣，里寺支部书记李映康，五岭支部书记韩效琦，大王村支部书记王瑞云，高塘小学支部书记尚贤。

为了充分作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县委还要求党、团员自备武器。当时枪支很少，大部分是一些土枪、炸弹、矛子之类的武器。农村各基层党、团组织还根据县委的要求，秘密恢复农民协会，组织民团或农民自卫队。一些条件还不具备的地方，党、团员就尽量作红枪会的工作，说服他们站到我们一边，使不少村庄的红枪会掌握在我们手里。

（二）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到一九二七年年底，华

县党、团组织都有了较快的发展。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虽未开始，而武装斗争的口号已经提了出来，一些初步的斗争也已开展。当时华县有个反共的死硬分子叫李激石，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李从西安回华县时，县委派出突击手在其轿车后面跟了一路，快到华县西门口时我突击队员上去打死了这个家伙。

同时各地党、团员带领学生经常到各村、镇宣传、演新戏、说顺口溜、散发传单，宣传农民所受的痛苦和军阀、恶绅敲诈勒索农民的罪行，宣传反帝、反蒋，特别是反对冯玉祥的反动统治，鼓动群众起来抗粮、抗捐、抗租、抗税、抗一切摊派，组织农民清算土豪劣绅的帐目。群众的革命情绪为之高涨，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

宣化事件以后，敌人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封闭了渭华一带的多数学校，先后逮捕了党、团员四十多名。在敌人包围谷堆小学时，学生正在上课，学校大门被封，未及转移的区委书记杜芳亭和马步益、李荫育、韩育贤等被敌人逮捕。当时党的县委书记王林正在给学生讲课，我通知他躲了起来。因敌情紧急，我跑出时团县委的一包文件没有带出来被敌人搜去。学校被封以后，党的县委机关转移到吉家河，团

县委机关转移到三教堂村小，经常在此坚持工作的除我以外，还有李成栋、宋攀贵等。

这次事变后，阶级矛盾日呈尖锐，伪县政府公安局的局丁进驻高塘镇，催粮委员也陆续上原耀武扬威，土豪劣绅喜在心头，神气十足。适逢章子文同志得到情报，说县政府的收粮委员姬捷三准备到高塘解押所收的二千元烟款，并告诉了姬回县城的确切时间。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夺取这笔烟款。事前，我与王泰吉到郑村找到郑云章和郑维民，从他那里借了两支短枪，连夜回到高塘，组织了八、九名党、团员到大明寺桥峪河旁的马家坡一带散开，隐伏在麦地里，只留一个人在路旁假装割草瞭望。吃早饭前后，姬捷三等两人押着两驮银元走过来，待走近时，我们从麦地里一跃而起，这两个人吓得一东一西乱跑。我提着一支短枪追赶姬捷三，照着打了一枪未响。姬以为我们是土匪拦路，边跑边喊钱在驮子里。接着我又一枪将姬打倒，其他同志赶上来将其砍死，将两个骡子抓住，把银元分开带回来，下午在我宿舍里集中，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由于渭华地区革命活动的开展，这一段我们经费并不紧张，还经常给省委提供经费，为省委工作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这一点省委当时的文件中曾有记

载。

(三)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是渭华起义的高潮，特别是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群众的革命情绪更为高涨，纷纷起来烧毁地主剥削农民的地契文约，没收和分配他们的粮食、财物和农具，惩治了一些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和坏分子。在革命人民的铁拳打击下，反动分子人人丧胆，地主豪绅威风扫地，纷纷外逃，伪县政府的官吏，差人谁也不敢再上渭华原。革命群众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还主动配合部队侦察敌情，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施，儿童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

当时青年团员的革命热情特别高。我记得堡子底团支部书记杜百娃只有十五、六岁，是三教堂初小的学生。他经常带领一些团员和儿童团员参加斗争，曾抓获过一个罪恶多端的外逃恶绅。他们又抓获了一个群众称为“百姓害”的坏分子，在高塘镇的群众大会上处死。起义失败以后，杜百娃被王子贤的民团逮捕杀害。潘自力的弟弟潘树藩也是个极其活跃的年轻人，身背一把大刀，每次斗争都走在前面。李成栋的岳父郝晋臣是个绅士，在李的影响下在渭华起义中经

常资助我们，帮助部队解决粮秣困难，也曾掩护过王授金同志。还有一个青年是恶绅史子衡（史明鑒）的外甥，但在对史的斗争中不讲情面，大义灭亲，渭华起义失败后被史子衡的民团抓获，壮烈牺牲。

当时省委和特委一再号召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这些口号虽然在宣传上对发动群众起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一些地方虽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组织不健全，也没有真正行使职权。分配土地就根本没有进行，其原因：一方面因为这是个新问题，我们过去根本没有搞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明确，加上渭华原自耕农多，对土地的要求不那么迫切，同时没有造成稳定的根据地，有些农民不敢要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起义全面爆发后，敌人很快对我们发动了武装进攻，我们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军事方面，在时间和力量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这项工作。

六月十九日，宋哲元亲自率领三个师在重炮掩护下向我们进攻。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经过顽强抵抗后退到沿山一带。二十日敌人继续向我进攻。当时我方侦察工作很差，收到的情报是敌人主力已从高塘撤退，只剩保安团驻守。于是司令部决定夜袭高塘。为了配合这次行动，司令部命令我带着二十多个

地方赤卫队员准备截击溃散之敌。这些人中除我有一支短枪，薛德文有一支快枪外，其余都是土枪、大刀、矛子。我们埋伏在谷堆东边的大路西侧，一直等到半夜才听到高塘附近打枪。但枪声越响越向南去了，而且枪声愈来愈稀，我估计夜袭高塘没有得手便撤离了。

部队退到箭峪寺休息时，我问许权中、杨晓初见没见过薛自爽，他们说薛自爽肩部受伤可能掉队了。日近黄昏时敌人从箭峪口撤退了，我即与杨晓初、王尚德去山外寻找薛自爽，见敌人用石头砸死了我们几个伤员，惨不忍睹。我们又向西走，见下面沟道里躺着一个人，正是薛自爽，头部枪伤，已经光荣牺牲。我们将他的遗体抬回箭峪口，找了两个牛槽安葬了。

(四)

天黑后我们又回到箭峪，杨晓初、王尚德进了南山，我到东沟住下。这里党、团员和家属很多，都是在家无法站立进山的。第二天我移住黄鹿口机子山的庙里，碰到宋宗微，我俩住在东厦房，一些进山躲避的群众住西厦房。这期间华县县委曾在箭峪寺、东王村召开过几次会议，研究渭华起义失败后如何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参加的人有王林、章子文

宋宗微、李成栋、宋攀贵等。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我们准备转移到西山腰的一个窑洞去住。这天我正在擦枪，忽然被牛振龙的民团包围，因来不及安枪和抵抗被敌人抓住。

我们被拉下山以后游乡一天，当晚又被拉到桥峪口民团，由高塘恶绅史子衡、薛良臣和民团团长牛振龙进行审问。我推说是外地人不了解情况。这时一个团丁当面顶我说：“那天杀姬委员时，我见他到大明寺那边去了。”宋宗微同志也很坚强，尽管敌人酷刑拷问，但仍是坚不吐实。次日敌人又把我们拉上游乡，晚上被拉到牛振龙的民团内，准备第二天在高塘集会上处决。半夜时，我把手上的绳子挣开了，又给宋宗微解开，破门而出，从一堆木柴上上了房，跳到高塘小学附近，一直往南山跑。天黑后我下山到东沟，碰到章子文、宋攀贵从南山过来，商量决定将一支快枪由宋攀贵带到西原藏起来，我们俩准备去省委汇报情况。但是省委这一阶段的机关和联络地点我们也不掌握，只好由雨金过渭河，去三原找到马文宪，通过他找到了党、团省委，汇报了情况。团省委遂调我去长安团县委工作。

注：①根据王云一九七九年七月写的《清华起义》节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王云原名王之鼎，建国后曾任西北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回忆高塘农民自卫团的斗争^①

赵和民^②

高塘民团一九一一年建立，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一九二六年农历正月，我们处死了高塘民团团长孙景福，成立公民会，由公民会选举团长，民团实际掌握在我们手中。

一九二七年七月，陕西局势逆转，党决定抓枪杆子。在冯部作政工的陈述善回到高塘，我也从吉鸿昌部回来，负责抓武装。我们成立了党支部，公开建立行政委员会，辖财务部、司法部、保卫部（即团务部）。财务部由杜子正、郝晋臣负责，司法部由陈述善负责，保卫部由赵惕琰负责，赵和陈任高塘农民自卫团团长。我们当时仅掌握两支手枪、一支长枪。

高塘光秀里恶霸薛良臣有两座商号，又干过民团团长，人称“南霸天”。他收繳农民十支长枪，为儿子薛尚志买了个“连长”，号称“独立连”。我们决定从他头上开刀，把薛良臣绑赴高塘民团，令他交枪。薛

良臣起初很顽固，拒不交枪，我们立即召集高塘、南堡、吉家河、高塘前、后村、高塘小学学生、农民百余名，开斗争大会，由十五岁的种金耀主持。群众纷纷质问，高呼口号，令他即日交出枪支，押送县政府法办。县长朱立斋（较开明）迫于群众压力，把薛良臣关押。薛被迫交出枪支。

我们的武装壮大了，恶绅郭毓坤、王佐要求把归高塘民团管辖的吕胜里、太平里交县管辖，未得逞，便勾结崔家坡村王疯子（绰号）乘民团不备，劫走陈述善。我们筹了千余两大烟土将陈救回。

敌人对我们这支武装极为恐慌。恶绅郭毓坤、王佐凭借反动政客郭毓章（国会议员、商会会长）的关系，压县政府把我法办。伪县长范润生当即开了捉拿我的拘票。那天我正在场上晒麦，五名衙差来传我。我将此事告知驻华阴团长张其仁，张告诉范润生：不要听郭、王陷害青年，要保护赵锡瑛。张其仁是我在上海大学同学张兆芳的父亲，范将郭、王告我情形述说一遍，表示要和我交朋友。

一九二八年二月，伪县长段紫光和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委恶绅王文凤、姬捷三为高塘民团团长，把我撤职查办。党决定给以反击，令民团教练王拯民、分队长李培山去捕拿王文凤、姬捷三。第二天高塘逢

会，我们召开群众大会，把王、姬捆绑，押到台上进行斗争。群众大吼：“为什么想当团长？花了多少钱？”王文凤装死，姬捷三被吓呆了。薛自爽走上台子征求大家意见，群众齐呼：“枪毙！”薛自爽说：“枪毙便宜了他们！照我的办法，腰斩两段，斩首示众！”当即就有人喊：“取铡子！取铡子！”众人齐声应和。王、姬丧魂落魄。我们劝住群众，把王文凤、姬捷三押赴县城。

伪县长奈何不得，立即告知宋哲元；高塘到处贴了标语，完全赤化了。宋令田金凯派人调查，果然发现高塘到处贴满了“打倒冯玉祥！”的标语。三月初，敌军突然上了原，包围了谷、高两校，踏了高塘民团，抓走李维俊、陈树功等十多人，收缴了部分枪支。部分枪支分散在商号里，六支手枪由王拯民、李培山和我随身携带，损失不大。当时，王拯民住农民协会里，我住在“广重义”商号。这个商号与民团是对门，我发现有士兵在门前走动，料知情况不好，想打枪试探房上是否有敌人，陈述德劝住我，不让暴露目标。我换了一身衣服，打算从后门逃走，学徒报告后门有敌人把守，我藏在面柜里，不大一会儿，学徒报告敌兵已撤，我连忙逃出来。没走多远，被一敌兵抓住盘问，我回答：“我是学徒，正在磨面，我去找

牛。”蹒过敌人，大摇大摆地向东南方向走去。不料在竹园又碰见敌哨，我支开敌人，躲进一群众家里，拉起被子蒙头便睡。该家女主人正巧回来，惊问几句，慌忙喊来她丈夫。她丈夫是我们的同志，又惊又喜。我换了衣服，扛了一把锄头沿竹园走向高塘小学。迎面碰见恶绅支光辉，我掏出手枪喝骂：“你这个间谍！别跑！”支光辉惊慌逃走。我走进吉维庚家，因吉维庚当天被捕，吃了饭便离去。恰好遇见陈述善，我们去郝志忠家躲避，当晚赶到种金耀家，又碰见王拯民，决定以种金耀家为临时指挥部，继续开展斗争。

李镇山带了五十多名军警驻“景胜隆”商号，搜索枪支，准备逮捕陈述善等同志。王拯民去搞枪支，在南堡庞家园附近与李镇山等相遇被捕。李镇山对王拯民严刑拷打，并喝令“跪下”，王拯民轻蔑地一笑：

“什么？你看我是跪下求饶的人吗？”

李镇山瞧着从王拯民身上搜出的那封信，“活捉李镇山”几个字令他心惊肉跳，立即改变了口气：“我与你无冤无仇，只要你回答赵锡琰在哪里，你们还有多少枪，我立刻放你。”

王拯民同志回答得非常果断，敌人一无所获。李镇山沉思良久，忽觉害怕起来，亲自为王拯民松绑，

并拿出一叠钞票说：“告诉赵锡琰，我不和你们作对。”王拯民把钱打落，扬长而去。李镇山不久撤离高塘。

五月，许旅开到渭南，在高塘召开了军民联欢会。会后，打击土豪劣绅发展到高潮。我们带领群众抄了恶绅罗成彦的家，烧了劣绅史明鉴、武鸿烈、郭毓坤、王佐、薛良臣、孔宪文等家，后来改变了作法，以没收充公为主。

起义失败后，敌人设立了清乡局，局长李镇山，王佐、史明鉴、郭毓琨、庞玉堂、王文凤等恶绅穷凶极恶，对起义人员实行活埋、掏心、挖眼、砍脚等酷刑。敌人在路口放两把铡刀，狂妄地叫嚷：“哪里逮住哪里杀，一个也不放过。”李彦堂带清乡团杀害阎狗来等十二人。郭宝书带爪牙袭击赵家堡，杀害共产党员赵长根、赵家仁、赵满堂、吴战彪、郝正龙及群众赵子龙等二十余人。大王村被杀十七人。仅算王村、赵家堡、胜山坪、移山庙一带就有三百多人被杀害。敌人还在西安枪杀了共产党员杨培琪、宋生辉、校明济、李维俊等人。当时逃亡五百余户，仅逃到河北信义、固市一带的约八百余人。

一九三〇年，杨虎城将军回陕。我们在南京、上海、北京、武汉的许多同志推举我回陕交涉。我对杨

虎城谈了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惨杀革命者的情形，如有的农民被砍了双脚，求生不得，欲死不成。杨将军颇为感动，让南汉宸同志查处，撤换了华县县长，任命郭雨晴接替。郭县长一上任立即逮捕了恶绅王佐、郭毓璜、史子衡、郭少山、孔宪文等，释放了无辜学生。但恶绅又拿出当年“通缉”我的通缉令，郭县长无奈，把我也关进了监狱。为了替死难烈士报仇，我在狱中立即给南汉宸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出面解决。南令崔孟博来狱中看我，并带来了复信。我在狱中的第二十三天晚上，接到省政府发来的电报，始获释放。

我到省政府去见南汉宸先生，南批评了我，同时下令把郭毓璜、王佐等劣绅法办，令其赔款。恶绅们受到应有的惩罚，威风扫地，仅王佐、郭毓璜、史子衡等数人就被罚款数万元（给我退赔几千块，给徐振化赔四千多块），群众拍手称快。

事后，南汉宸、宋绮云令我邀参加渭华起义的党、团员及群众参加十七路军，许多同志就是这时进入杨虎城部队的。当我写到这里，回想起杨虎城将军、南汉宸先生当年支持我们的情形，不禁热泪盈眶，永志难忘。

注：①根据赵和民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访问谈话记录及九月三十日写的回忆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赵和民原名赵锡琅，建国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

③“王德民”即乔国楨。

去三要司取枪前后的情况^①

王化民^②

一九二七年冬，我们清算斗争了一些豪绅，打过一次差人，伪县政府在三、四个月时间不敢来高塘收款子。豪绅郭德臣告发了我们，伪县长派恶差来抓东日曙。一九二八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③，党组织决定由尚贤放哨，以打呼哨为号，在半路上夺回东日曙。当天，我们一些青年人埋伏在马家河的田野里，差人一到，讯号一发，一齐动手，把押解的差人打了一顿，救回东日曙。

农历二月初一^④，省委通知我去开会（我是省委委员）。省委决定，潘自力、王松年（即王化民）、张金印、薛应坤^⑤四人去上海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往返一个多月时间。由中央回陕西后，党组织决定到洛南县三要司（黄村）取枪受训，准备成立陕西赤卫队。当时，华县高塘、渭南共去了二十八人，现在能记起的有张子明、赵彦明、孙敬堂、王羊娃、王

滋昌、冯异生（养浩）、潘树藩、赵振华、高宗彦、李宝荣等。出发前，党组织给吴浩然、高文敏（克林）开了介绍信，我们在黄村与他们取得联系。在许权中旅训练了一个时期，发给每人一支长枪、四颗麻辮手榴弹和三排子弹，当晚从黄村出发，途经景村，天亮时赶到洛南县城，没有遇到意外的麻烦。过保安镇时，被当地民团拦住盘问，李大德把子弹推上膛说：“我们是许旅迫逃兵的！”对方才放行，并说：“我们团长与许旅长关系很好。”我们向北行至西平里，被江秃子（江成相）的红枪会挡住去路，吹号令我们站住。我们说：“许旅有公事。”没理睬他们那一套，继续前进，红枪会被吓退了。上了八里坡，江秃子想收我们的枪，故意让我们在殿内休息吃饭。我们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派出岗哨，在殿外休息吃饭，连夜下山。当晚出了桥峪口，华县县委派尚贤在那里迎接我们。又经鱼池、高岭、处门岭、史村南堡子，到古家窑（小园子）。在这里碰见恶绅郭振海，薛自爽令赵振华、潘树藩把这家伙收拾了。枪响后，郭从骡子上跌下来（我们以为打死了，后来才知只打中了手）。当晚，经郑村回到堡子底三教堂，把枪放在薛自爽家里，人员暂时分散开来。

我们在三教堂住了几天，成立了陕东赤卫队，由

李大德、薛自爽任正、副大队长，下辖分队和小组。农历三月十五日（公历五月四日），在高塘召开群众暴动大会，提出“打倒冯玉祥，祖祖辈辈不纳粮”、“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与会群众达万余人。会后，捣毁了恶绅薛良臣的放账机关——商号“维盛源”，烧毁账簿，东西分给群众。同时，捣毁了潘炳万的染房。当天晚上，冯子明的军队开到高塘，薛自爽带赤卫队转移到渭南枣子巷。农历三月十八日^②，在白庙召开了群众大会，敌人开来两个连袭击会场，我们去的晚，从敌人后面开了火，当晚，撤到半截山和塔山。塔山的地理位置很好，向东是箭峪，向南是秦岭，与各山相通。这期间，冯子明的军队还从崇凝镇向我们进攻，在山下大桥前被我们打退了。

此后，烧了恶绅何良佐、石家村张春和、郑村郑虎娃、里寺村一地主的房子，分了他们的粮食和财物。

五月中旬，县委书记王林同志被陕东特委停职，由我代理县委书记。县委驻三教堂。我这时主要在高塘、高塘西区、大明、胜山等地活动，帮助和指导各地苏维埃政权打击土豪劣绅，曾烧毁大恶霸孔宪文房屋、竹园和油坊。农历五月初，武装暴动达到最高潮时期，中共陕东特委决定，由特委书记刘继曾和我去西

安向省委汇报起义情况。我们辗转来到西安东羊市省委机关，开了两天会，主要由刘维普同志汇报渭华暴动情况，并提出建立渭华区苏维埃政权问题。省委同意我们的汇报，批准渭华区苏维埃委员名单。从省委返回时，敌人已发动第三次进攻，由大恶绅王佐、李镇山、薛良臣等人引路，出动三师兵力向高塘、塔山等地进攻。经过激战，我们退到涧峪、箭峪，后又撤到洛南两岔河。

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烧杀。豪绅史明鉴杀死自己的亲外甥吴祖成（共产党员），活埋了赵振华、吉星照、吴战彪、郭孝娃等同志，烧毁赵锡瑛、陈述普等人房屋。我们算王村一天被烧九十六间房屋，九名同志被杀。我家房屋被拆，被迫卖地三十三亩六分，父亲被恶绅百般凌侮，在逃亡中病故，弟弟逃出后失踪，我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只身外逃，几年未敢回家。甚至连我舅家也被恶绅敲诈得破了产。

注：①根据王化民一九五九年访问谈话记录及自传材料节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王化民原名王松年，陕西省华县人，建国后曾任副区长等职，已逝世。

③一九二八年阴历正月二十六日即阳历二月十七日。

④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一日即阳历二月二十一日。

⑤“薛应仲”即薛应麟。

⑥一九二八年阴历三月十八日即阳历五月七日。

从击杀李纪实到参加渭华起义^①

何永安^②

一九二八年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集各县党部主任委员开会，策划大规模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阴谋，华县是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李纪实^③参加，根据获得的情报，渭华地区被列为捕杀的重点。在此情况下，华县城关区委根据县委指示精神召开了区委会议。会议由侯崇德主持，参加人有王仲儒、王作贤、马步益和我（杜家堡支部书记）。侯崇德首先传达了县委指示，分析了国民党省党部会议后华县可能出现的情况。要求我们尽快通知各支部和党小组，注意敌人的阴谋，提高革命警惕，严防组织破坏。为了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党组织还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打蛇先打头，首先从反动头子李纪实身上开刀，刹一刹敌人的威风。并决定成立特别小组，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在遇仙河以东至沙河以西袭击回县的李纪实，特别小组由我负责。会毕，我即联系了阎崖

党支部书记郑如璧和郭村党支部书记同继志，成立了三人行动小组，在区委指定的地区之内，选择了具体行动的地点。决定以西潼公路赤水镇遇仙桥以西阎崖村北公路旁砖瓦窑为第一袭击点，以沙河桥为第二袭击点。这一行动计划得到区委的同意，区委在交待具体任务时，考虑到郑如璧年龄较大，指定为主要突击手，我为助手，同继志担任交通联络和侦察任务。

这时我们又得到可靠情报，说李纪实从西安返回时乘坐骡拉轿车一辆，仅随车夫一人，很快会进入我们部署的地区。于是行动小组提前到遇仙桥等候。李乘坐的骡车越桥而过，我和郑如璧跟车行至预定的地点砖瓦窑。因窑场人多，不便下手，我们又跟车行至第二袭击点沙河桥，郑如璧又以情况不利没有动手。我们一直跟到县城西关无机下手。骡车越过西关进入老城大街向南拐弯时，有刘家牌楼隐蔽，是可以下手的最后机会了。但郑如璧依然神色紧张，不敢动手，一直沿县立高等小学东墙南行。快出学校墙角时，骡车已至县城西北角处，目睹县城西门站岗的士兵在望，我心血沸腾，觉得如果此举不成，将会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无法向区委复命。毅然向郑如璧要过了他的盒子枪（我拿的是小八音手枪，威力不大），扳开机头，越过南去马路的砖洞，瞬间举枪射击，击

中了李纪实的头部。

枪杀李纪实以后，反动当局惊慌万状，封闭城门，检查行人，还对各学校派去便衣特务进行侦察。为了我的安全，区委通知我去高塘休息并向县委汇报情况，以避开敌人搜查的险峰。事件发生后，反动当局根据击杀者向北撤退的情况，判断是县粮秣局长的儿子屠绍祖为父报仇干的。因李、屠两家争权夺利闹得矛盾很深，遂将屠判刑入狱。

反动当局为了表彰李纪实的所谓“功德”，在华县老城内大街旁为李纪实树碑，以示“纪念”。根据区委决定，由我带领党、团员牛天顺、黄绳武、杜万顺、何安邦等十余人，携带铁锤、榔头等工具，趁夜晚砸毁了这块石碑，城内人民拍手称快。

这几件事接二连三发生以后，反动当局调派部队袭击了高塘民团，封闭了几所学校，搜捕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组织也相继召开会议，要求党、团员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作好应变的一切准备工作。七里寺小学党支部在开会时，因防范疏忽，党支部书记温济厚和肖成栋、史卓生等同志被捕。

不久，城关区委得到在县政府任收发的地下党员饶锐同志的报告，说伪县府准备将温济厚送往西安审

讯，区委即决定组织抢救组，在敌人解送西安的途中进行抢救。我接受这项任务以后，立即联系了郭村的同继志、闾崖的郑如璧进行研究，又找到一些有胆识的党员如张养性、薛蔚、黄绳武、郭俊烈等十余人。但当时武器不足，遂党组织与渭北联系，从细里村调拨步骑枪三支，手枪两支，由同继志和我将其装在红蓆袋子里运回。另外又准备了砸脚镣用的斧头、铁砧。准备齐全后，区委召集我们研究行动计划，选择在西潼公路赤水以东沙河以西村落稀少的闾崖、郭村之间，相机行动。最后区委命令：“此项任务必须完成，救出同志。如果在抢救中军警差役抵抗，即彻底消灭之。温济厚等同志救出后，即速转向瓜坡支部，确保安全。”会毕，我们即进入预定地区，一直等了五天。又据饶锐同志报告，这几个同志不送西安，改由县府审讯。区委又决定组织武装人员潜入城内乘机场狱。经侦察后又慎重考虑，认为看守所位于县府和警察局大门口，而抢救组武装力量不足，估计难以成功，遂放弃此议。

温济厚等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九二八年四月初，济厚同志英勇牺牲，就义前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连伪县长也见状惊

叹。温济厚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一片赤诚，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他虽然牺牲了，但其高尚的革命品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二八年五月初，驻扎洛南县的许权中旅准备出山，参加渭华暴动，党组织派我前去迎接首先出山的雷天祥营。这个营过去在渭华地区招募的战士很多，我记得宋生辉同志曾经作为许旅的军事代表，专程来华县征集青年入伍，我们支部曾经选送牛天顺、黄绳武、何安邦等党、团员到雷天祥营当战士。是日午后，我持区委介绍信到灰池镇见到了雷天祥营长。当时部队正在休息，枪支架在一起，还有机枪和迫击炮，好象是一个加强营的编制。部队到达峪口时，我看见城关区委书记侯崇德等同志也来迎接部队。出峪后我们连夜进军高塘，加入了渭华起义的行列。

随后，我根据中共华县县委的指示返回城关，迅速组织城关赤卫队参加暴动。我首先找到张养性同志，一起联络了三十多名党、团员，刀矛枪支齐全，每人红布一尺，围在脖子上，作为赤卫队的标志。赤卫队队长由我担任，张养性为副队长。然后我们开往高塘，归编为陕东赤卫队的建制，直接受薛自爽同志的指挥。城关赤卫队先后配合算王村赤卫队斗争了恶绅郭毓瑞、王佐等，也曾下原到赤水捕捉李镇山。还

收缴了赤水姚登科民团的枪支。

许权中旅从潼关拉下来参加渭华起义，大大增强了起义的武装力量。许旅撤出潼关前线后，李虎臣两翼部队随之溃退，冯玉祥部即蜂涌进入关内西进，此时总部派我侦察华县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我将城关赤卫队交由张养性指挥，连夜赶赴华县，找到成林中学的关中哲同志，侦知敌人在成林中学和城外高小驻有一个旅的兵力，辖两个团的步兵和一个团的骑兵，番号不明，并得悉敌人不日即将向我军发起进攻，遂向总部作了报告。此后城关赤卫队拨归总部直接指挥，不时派员与原下各村庄党的组织进行联系，监视敌人的动向，向总部提供情报。

六月中旬，宋哲元亲率几个师向起义军民发起猛攻，革命军和赤卫队与敌人经过一天激战之后，撤至秦岭北麓的箭峪口、石门、郭家窑、侯家崖一带的二线阵地，连夜修筑工事抗击敌人。赤卫队利用地形熟悉，不时绕到敌人侧后进行活动，牵制敌人，确保革命军安全转移。薛自爽同志就是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壮烈牺牲的。敌人发动了全面进攻，在短促激战后，部队分途向洛南县保安镇和两岔河撤退，许权中领导的骑兵分队退往蓝田。保安战斗后，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阵亡，驻两岔河的部队和赤卫队一起退往

蓝田县张家坪，又与许权中的骑兵分队和所带的尹耕莘、张子厚的民团会合，由许权中同志通过社会关系来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在这里，许权中同志指示我们城关赤卫队仍回华县，进行地下武装斗争，打击反攻倒算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群众的安全。于是，我们迁回到南耐庄，从这里返回家乡。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恶绅王佐、郭毓璜、李镇山等组织了清乡团，扬言要以牙还牙，进行报复。恶霸郭宝书的民团只要看到身穿八大块学生服或留有头发的青年，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残杀。他们还借故勒索金钱，强奸妇女，关押革命群众，烧毁群众房屋，其悲惨情形，难以形容。

注：①摘自何永安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写的《大革命时期党在陕西渭华地区革命斗争纪实》，并经本人校阅。

②何永安现任陕西省西安市政协委员。

③“李纪实”即李激石。

渭华起义回忆①

尚 贤②

一九二七年收麦后，党派李维俊来高塘小学任教，又由李维俊推荐马文宪、赵锡瑛来校任教。学生会轰走张子衡，由李维俊接任校长，陈述普、陈树功亦进入高塘小学任教。此时，省委派王拯民（即乔国楨）来高塘，在农民自卫团任教练。在我党活动的地方，取消敌人的政治课，改上“社会科学”（瞿秋白著）、“政治学概论”（恽代英著）和于右任的“回国言论”，并教唱“红场歌”，记得头一段是：“列宁已逝中山死，莫斯科城里我来矣！遗骸东西并保存，紫京红场并相似，一片红场红复红，照耀世界日方中……”学校、农村贴出新的标语口号，记得有一条是：“权力属于群众，义务尽在我们。”同时，在高塘成立“天足会”，宣传解放妇女，不要缠脚。

星期天，由高塘小学、谷堆小学学生组织宣传

队、剧团，到农村向群众进行宣传、演剧，主要有：“民不聊生”、“孔雀东南飞”、“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包办婚姻”。还自编小歌曲，记得有一首的内容是：“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冬日天，真严寒，可怜我身上没衣穿；五、六月，炎热天，晒的汗流擦不干；这些痛苦不上算，又有苛税与杂捐，军阀要，恶绅摊，交的迟了起祸端，不是鞭打就绳挂……”。姚家河有个农民史文华，因受不起反动政府的压迫，逃出自己家门，在门扇上写：“仁义是什么？他吃我喝着，手里没有钱，干看没奈何。”

十一月间，陈述善、马文宪同志率领高塘小学学生在学校会议室前铺了“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以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同时，反对“三民主义”，也不唱三民主义歌了，开始唱《国际歌》。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在高塘小学礼堂南一个房子召开党、团员会议，以后听说是省委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的，主要讨论农民运动、土地革命等文件，一直开到天明。人很多，房子都挤满了。

二十三日晚，移至韩良寨小学（洛王庙）继续开会，这晚我负责警戒工作。会议决定，清算土豪劣绅

账目,打倒“红名字”^①,抗粮抗款。我记得那个负责同志在会上讲:“我们现在与豪绅对立起来了,你不杀我,我就杀你。”

一九二八年二月初九日晚^②,宋哲元部队突然开到高塘,包围了谷、高两校和农民自卫团,收缴了农民自卫团的武器,逮捕了校长李维俊、教员陈树功、吉维庚及五名学生。事后,李维俊被敌人活埋在西安。谷、高两校同时被敌关闭。此后,县委移驻堡子底三教堂,党、团组织深入到农村。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③在高塘街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当时把这个会叫农民暴动大会,把“维盛源”(商号)抄了,全部粮食、银元、东西分给农民,烧了账簿;同时把畜税局赶走了。当天下午,冯子明军队赶到高塘,我们退入南山。第二天,敌人就退下去了。

不久,刘志丹、唐澍率许权中旅由潼关撤到高塘。在高塘召开军民联欢会,刘志丹、唐澍、王授金等讲了话。大会处决了恶绅王甲寅、支克功、姚忠静^④。

注:①根据阎贤一九五九年访问谈话记录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

③商贤，陕西省华县高塘人，已逝世。

④“红名字”指反动基层行政组织的掌事人员。

⑤一九二八年阴历二月九日即阳历二月二十九日。据王帝南等回忆，高塘的谷、高两校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被敌包围逮捕教师，学生后封闭的。

⑥此处的“三月十五日”系指阴历，即一九二八年阳历五月四日。

⑦据王帝南等人回忆，在高塘军民联欢大会上处决的三名恶绅是：王竹寿、王甲寅、姚忠静。

回忆东王村的斗争^①

王邦文^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省委李子健在洛王庙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决定在渭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一九二八年二月县委又在洛王庙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会后华县第四区党的区委正式成立，李成栋任区委书记，孙耀祖任组织委员，赵德壁任宣传委员，我任东王村党支部书记兼区委交通员。

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农历二月十七日），敌军派来一营兵力，封闭了高塘小学和谷堆小学，踏了我党掌握的高塘民团，逮捕了李维俊等十二人。县委移驻堡子底三教堂，和区委在一起。

五月一日，渭南在崇凝召开了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渭华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五月三日晚，中共华县第四区委集合三、四十名党、团员，烧毁大恶绅薛良臣三院房屋。五月四日，县委在高塘召开了群众大

会。五月五日（农历三月十六日），我们在东王村法明院里召开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五、六十名农民赤卫队员身背大刀，手提红缨枪威风凛凛地进入会场。会场门口摆着两张桌子，上面各放一口大铁锅，大门两旁各放一尊土炮，两名英武的赤卫队员手持周仓大刀守卫在两旁。二百多名群众参加了大会。选举王明周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雷自发为组织委员，李春昌为宣传委员，雷玉龙为军事委员，王春龙为经济委员。几天后，县委书记王林（王芾南）和陈祖舜同志扛来几支长枪，以后我们又去取了几支，共十一支枪，加强了东王村农民赤卫队的力量。这些枪支比较破旧，还缺少许多零件，由我带一些人去塔山陕东赤卫队处修理。陕东赤卫队守卫的很严，我们在半截山停下来，请一姓闵的同志修枪。这里虽称枪械修理所，但只有一两个人，一座炉子、一个铁锤、一把铁钳。

渭华起义全面铺开以后，群众斗争的热情越来越高。我们先后抄了土豪的枪支和浮财，烧毁了地契文约，豪绅逃的逃、躲的躲，再不敢在农民面前耀武扬威了。我们这支具有十一支长枪的农民赤卫队，是当时各村农民武装中比较可观的一支武力，先后配合西北工农革命军打游击，杀死劣绅杜金科、李树田和一

些坏分子。群众高兴地唱道：“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咱们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 农历四月二十五日^②，中共华县县委和第四区委在堡子底的一座树园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华县高塘一带的党、团员，苏维埃政府成员，赤卫队和起义农民约数千人赶来参加。大会由王林及薛自爽等人主持，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第二天举行示威大游行，杀土豪劣绅；第二、动员农民赤卫队和起义农民继续发动斗争，扩大起义，配合西北工农革命军作战；第三、处决不服从命令，不执行纪律的李木村赤卫队长韩双喜，当场下了韩的枪，由薛自爽押到场外处决。六月十三日凌晨，天还没亮，薛自爽就在三教堂敲响了大钟，我们带着赤卫队和群众赶到堡子底集中。不一会儿，华县四区的人员已经到齐，由薛自爽率领，越过高塘，直达算王村。薛自爽在算王村作了简短的讲话，兵分三路浩浩荡荡的向北开进，天将黑的时候才结束了游行。事后才知道，当天逃走的豪绅、恶霸、财东在西潼公路上碰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一个个跪在公路两旁向宋“乞怜”。六月二十日（农历五月初三），宋哲元出动魏凤楼、田金凯、孙连仲三师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的部队为了保存兵力，退守到山边一线。我带东王村几十个人扛十几支枪跟随县

委行动，保卫县委的安全。第二天与薛自爽领导的
陕东赤卫队会合。自爽同志的右臂挂了彩。到了铁家
岭，山上树木茂盛，自爽找到一个土坑，伏在里边说，
“我在这儿打，你们向后退！”我们撤了十多里路。
下午时分，仍不见薛自爽回来，我们立即去找他。这
时，他已经牺牲了。那天晚上，我们同来的人已跑散
了，只剩下我和孙耀祖。正行进时，碰见李凌云，他
说，你们没地方站脚时，到铁东沟那里去，可以找一
家人安歇。我们与李凌云分手后，在山上蹲了一个昼
夜，饿得眼花缭乱，又翻过沟去找李凌云介绍的那户人
家。那天正好是五月端午节。第二天我们出箭峪口，
天黑后回到东王村。在村南土壕里碰见王明周，他带
领十几位同志准备与敌战斗。这时清乡团到处烧杀。
东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周被史毅笔的清乡团在
渭南丰原逮捕杀害，将其妻子强卖给一个瞎子。李六
镇、刘孟夏、刘申娃、雷胜南、王春龙、李百娃、王三
娃、李春昌先后遇难。共产党员李六镇被杀害后，其母
卖出土地东挪西凑买了口棺材将儿子尸体收殓，土豪
闻讯后提着长把斧子劈了棺材，放火烧毁尸体。东王村
苏维埃政府委员李春昌逃至三原县城被恶绅李作舟逮
捕，在双手和双肩上了铁丝，并凶恶地挖出他的双
眼，连人带车推下渭华交界的强余坡，不准任何人收

尸。赤卫队员刘振升被清乡团抓住后，在身下垫上大小不等的石子，从身上使劲下压，并用烧红的铁镣、炭镣在身上烙，打死喷活，肆意折磨。尽管如此，劣绅还让其家人花钱赎“罪”。王林、陈述善、赵锡琰是高塘一带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员，敌人天天搜捕他们，迫害其家人，烧毁其房屋。我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又气又恨，惊悸之余，含恨离开人世。

恶绅王振乾、史载笔在“清乡”中残杀了数十名共产党员和起义农民，但并不因此而罢休，他们又联合向法院告状，逮捕了王锁娃、王老虎、王蜜娃、孙安定等数十人，妄图一举消灭所有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尔后，敌人又改变策略，实行以金“赎罪”的反动手段，先后敲诈群众的钱财不计其数，无数群众倾家荡产。

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永远扑不灭的，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希望。尽管敌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然而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中断，广大革命群众始终忘记不了那浴血奋战的场面，怀念着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英雄人物。记得我们村里有个叫刘资科的石匠，经常编一些顺口溜，边打石头边朗诵，我印象较深的有下面几首：

其 一

宋哲元，过渭南， 豪绅跪在大路边。
流着泪，端大烟， 银元放了一圈圈。
你不上原打共产， 我的家眷难团圆。

其 二

三教堂薛自爽传下将令，
东至算王村举起大兵。
恶绅不该官派五百要一千，
也不该月利大加三，
不料想薛自爽火神出现，
一定要火烧你的家园。

注：①根据王邦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十二月写的回忆材料及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王邦文现任陕西省华县政协委员。

③一九二八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即阳历六月十二日。

初上革命道路^①

种师悦^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陕西处于新旧军阀割据局面，仅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陕西的“守城战”达一、二十起。农民饱受高利盘剥和苛捐杂税之苦，他们怒骂：“冯玉祥心似狼，一年征了百姓四年粮。”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为了纪念死难烈士，华县高塘小学校长李维俊和陈述善同志率领我们一群学生在校园内的路上用砖砌了“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十五个大字。

我是一九二七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党。

高塘盛产大烟，烟税很重，群众非常气愤。有一次，章子文（陕西省委派来的）告诉我：他从内部得知，华县政府收款委员姬捷三将取道瓜坡，向县政府

解送大烟万余两、大洋三千元，现在高塘镇一家商号住宿，你们的任务是侦察敌情。并约好联络暗号和动手地点。我接受任务后，即远远守候在那家商号门前。那个委员一出门，我抢先走在他前面，出了高塘镇，走到水泉沟口，我从坡上走，他从坡下行。他们刚出沟口，我挥手为号，然后坐下观看，我们的人埋伏在大明寺西边的山坡上，等姬捷三和驮烟土、现洋的骡子走进伏击圈，李培山同志带领队伍突然冲出，当场打死姬捷三，劫了烟款。从此，敌人再不敢上原收款了。

一九二七年冬，我家是党的“中转站”，主要接送党派往许旅的同志，如王泰吉同志就是先住我家，然后去许旅。党派往许旅学习的也是先住我家，然后秘密逃走。一九二八年二月宣化事件后，高塘小学被封，我的家成了党的办公地点，华县县委秘书宁景俞将油印机转移到我家，刻写、印发文件。后来又在我家设立了“临时指挥所”，派我每天到高塘侦察敌情。我本在县里上中学，听说高塘民团被解散，学校被包围，就回到高塘，跟区委书记在各村组织游击队，准备暴动。有一次，高塘召开群众大会，李成栋代表党讲话，让我代表共青团讲话，主要内容是号召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政府。正在

开会，渭南驻军冯子明部来高塘号房子，李成栋和我立即离开了会场，转移到堡子底村继续开展工作。

我家作为党的“临时指挥所”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营救同志。当时不少同志被抓，党派我当侦察员，先探清什么人关在什么地方，往哪里押送，然后向组织汇报，设法营救。我记得在营救的同志中，还有我的表兄东日曜，中途被我游出队截回。第二件事是计划活捉公安局长李镇山。事情是这样的，由于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游击队昼伏夜出袭击土豪劣绅，给反动派以很大威胁。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亲率五十多人来高塘镇压，并计划抓一批教员、学生和县委负责人。赵锡瑛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我家开会，商量对策，决定给县委写信提出：趁李镇山立足未稳，组织力量活捉李镇山。不料送信人乔国桢中途被抓，虽经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组织，只是大骂：“李镇山狗命不长，明天就有人来活捉你！”这个计划虽未实现，但是李镇山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向县里汇报说：“共产党潜伏力量很大，不能轻举妄动。”后来，清乡团长牛振龙知道我家曾是党的秘密指挥所，派人抄了我家，拷打我母亲，并罚麦子、大烟，折款数百元，款凑不够，还卖出二亩水浇地。

随着斗争的深入，渭华地区党组织决定将分散的

农民自卫队（团）组织起来，建立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并选派共产党员孙敬堂、王化民、薛自爽等同志去洛南三要司取枪受训，回来后配合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并正式宣布成立“陕东赤卫队”，任命李大德为大队长，薛自爽为副大队长，全队有一百多人，五、六十支枪。之后，渭华原一带各村都组织了赤卫队。我的老家高塘吉家河村赤卫队就是这时组织的。有一次，鱼池村的赵振华对我说，他和我、寺城子的郭映升三人是一个支部，让我负责把我村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组织起来，并让我转告郭映升，让他把寺城子的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组织起来。我回到村里后，立即开展工作，组织了我村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我被推选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和赤卫队长，当时仅十五岁。

在组织赤卫队时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即“红枪会”问题，不少农民参加了“红枪会”，如不让他们信神念咒，他们就不参加赤卫队。我没有办法，只好去司令部请示。刘志丹说：“那就让他们信去吧，先组织起来再说。”当时，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不为反动势力所利用，就在客观上增添了革命力量，其他问题再慢慢解决。就这样，我们村的赤卫队组织起来了。

敌人进攻时，雷天祥大队驻寺城子。我问雷天祥：

“我们怎么办？”他问：“你们有多少人？”“有几十人。”他令我带队伍到东南方向监视敌人，发现情况及时报告。由于东南不是敌人主攻方向，几天未见敌情，队员有些麻痹了。有的说，几天没睡觉，休息休息吧！我接受了这个意见，派出岗哨，让大家休息。这天晚上，敌人突然攻进来了，枪弹密集，炮声隆隆，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敌人从四面包抄上来，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向我进攻。我起义部队英勇抵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退出渭华地区。起义失败后，我在群众掩护下，先藏在井里（井壁打一大洞，遇到紧急情况，在里边躲藏），每天转移。敌人“清乡”后，我到渭河滩一亲戚家开荒种地，当小贩和学徒。一九二九年，转到西安上中学，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注：①根据种师统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所写回忆材料整理，标题系编者所加，并经本人校阅。

②种师统原名种金耀，现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中国奥委会主席，全国政协委员。

忆韩良寨苏维埃政府^①

杨惠洁^②

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在华县七里寺小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出席过两次党员秘密会议，随章子文（一悟）老师回到华县第四区。在高塘见到县委宣传部长陈述善，被派为宣传员，在高塘周围各村宣传苏维埃政府的好处，帮助恢复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向苏维埃政权过渡。

五月二十日，韩良寨在洛王庙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杨新英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韩玉炎任宣传委员，杨恕平任军事委员，韩振乾任经济委员，杨作屏任赤卫队长。

苏维埃政府对斗争对象研究了几次，认为在这个一百三十多户的村庄只有三户够豪绅，还必须区别对待。韩育贤是中共党员，与李维俊同时被捕还在敌人监狱押着，不能列为豪绅。另外两户是韩振誉和杨复斋，我们把韩振誉的老庄院作为村苏维埃政府办公的

地方，烧毁其它房子。杨复斋的三间大房与赤卫队长杨作屏相邻，作屏怕引起火灾，我们就烧了杨复斋另外一院半。由于没有作好准备工作，结果把自耕户杨作栋、杨作鉴两院半房子误烧了。赤卫队还把豪绅的粮食、财物全部抄没，运送到箭峪口关帝庙，供西北工农革命军用。

五月十五日，敌魏凤楼部一军官从箭峪口向山外运送财物被薛自爽发现，立即率领陕东赤卫队大刀队追赶上来，在韩良寨洛王庙前截获，夺得大洋和贵重东西七驮子、骡马七匹，活捉敌兵七名。

起义失败后，我村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韩玉炎被恶绅史载笔逮捕，苏维埃政府主席、共产党员杨新英立即秘密联络全村群众，大家商量要死就死在一起，谁要杀咱一家全村上，看他能把咱怎么样。第二天他带领全村男女老少几百人，拥进清乡团团部——谷堆小学，与史载笔讲理。当时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围住史载笔高呼：“要杀杀全村，不杀放玉炎，全村保玉炎！”史载笔等几个恶绅慑于群众威力，不得不释放了韩玉炎同志。

注：①根据杨魔治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九日访问谈话记录和所写的《渭华起义记》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杨魔治是陕西省华县东阳乡韩良寨村人。

回忆大王村的斗争^①

李五中^②

一九二八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公历六月三日），铁里村、铁里堡、杜家村、大王堡、大王村、老年村、戈家村、史家湾、西坡底、罗家村、客家村、马家村、寺前村近千名群众，在大王村降王坟召开了大王十一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王尚德、霍世杰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大王农民协会宣传委员史维汉也作了鼓动性讲话。会上宣布王振宇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培山任政府军事委员兼赤卫队队长，王瑞云任组织委员，史维汉任宣传委员，李俊臣任经济委员。群众齐声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政府万岁！”接着，赤卫队员把劣绅张绍谦、张居仁、罗成彦押来清算烟款。罗成彦态度顽固，拒不服从政府命令，苏维埃政府决定抄没罗成彦的家。第二天，二、三百名赤卫队员和群众，在李培山率领下，冲进罗成彦家里，抄没所有银元、衣物、粮食和大烟土，仅银元就包

了几包袱，全部拉到苏维埃政府驻地——老君庵。当场烧毁地契、文约。张居仁、张绍谦见状，面如土色，忙不迭口地说：“我遵守政府法令，马上退款，用骡子把粮食运来。”两人顺从地用自己的马车运来粮食，很快退出了赃款。这一举动，显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威力。有个群众姜志明编了个顺口溜，热情赞扬道：“史维汉，是能员，义娃子坟里讲半天，农民拍手响连天，绑居仁和绍谦，烟土银元都要完，恶绅着不还银元，骡马粮食拉到老君庵。”很快传遍十一村，许多人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次，赤卫队员李彦庆抓获宋哲元部一侦探，押到苏维埃政府，经审问后，拉到河边处死，把尸体扔进河里。六月中旬，党在三教堂召开会议，总结苏维埃建立与斗争的经验教训，布置新的任务。时隔不久，宋哲元部就大举进攻。那一天清晨，天刚麻麻亮，外面突然传来枪声。大王赤卫队守在王家崖路口，在大路中央支起两杆抬枪，阻击来犯之敌。但敌人的火力来势凶猛，小钢炮、机关枪、步枪一齐开火，子弹象飞蝗似的飞来，炮弹在周围开花，情况万分危急。苏维埃政府已动员群众撤离，为了保卫群众的安全和这支刚建立不久的农民武装，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赤卫队长李培山命令全体赤卫队员立即撤退，他独自一

人，一条枪守住红旗，把敌人紧紧压在崖下，最后身负重伤，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他咬紧牙关，滚下了悬崖，壮烈牺牲。

起义失败后，清乡团长、恶绅王文风带领团丁驻在大王村，大肆烧杀抢掠。这个有七十三、四户的村庄，除十多户外，其余全都受到迫害。有个叫李元海的坏蛋给敌人告密，出卖革命群众，使老年村、大王村、铁里村十七名同志被杀，许多人房屋被烧，家被抄。大王堡是个只有三十六户的小村庄，被杀害和失踪的达十五人，逃走者六十三人，十一户被抄家，十二间房被拆。尔后，大恶绅又玩弄新的花样，叫以金“赎罪”，三十二户被敲诈勒索两千多块银元、一千四百多两大烟土。

我爷爷李万年，当时已是八十岁左右高龄的老人了，在大革命时期，他曾带十一村村头与恶绅打官司，清算恶绅账项，被推为清算恶绅账项的总代表。起义失败后的一天他去赶集，被王文风部下一恶丁拉到清乡团拷打、折磨，我爷骂不绝口。王文风说我们家有几个共产党，逼他交出来。后来，我们村子的几个老人出面说情，并带去三百块银元的“赎”金，王文风推却不过，只好答应了。我爷爷出来后，在老年村边又遇见大恶霸史明鉴，被拦住去路，史说：“李万

年不能放，放了还会算我们的账！”我爷爷忿忿地骂了一句，被史明鉴枪杀在一座石碑旁。接着，清乡团搬进我家，把我家里人全部赶出。我奶奶悲愤至极，在小庙里上吊自杀，了却残生。我叔父无家可归，在城门洞里行走，被匪军一脚踢死。不久，我弟弟活活饿死。我哥哥李玉贞逃在华县县城，在西关被清乡团杀害了。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中，我家被夺去五口人的生命！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大恶霸王文凤在胜山路上摆了两把大铁铡，凡是高塘来的人，摆头就杀！史明鉴搜罗了地痞流氓、恶棍杜万祥、张思成等刽子手，烧杀抢掠，疯狂至极。这些人杀红了眼，一听说是共产党员或赤卫队员，不问青红皂白，抓住就杀。杜耀章、左占彪、李兆堂、李彦林等同志均被恶绅杀害。史明鉴竟无耻地逼迫马建华的母亲给他做小老婆，马建华母子只好逃往他乡。

注：①根据李玉中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三次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李玉中现居陕西省华县大王村。

我的回忆^①

尹建升^②

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在箭峪口小学教书，带领学生参加了崇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上杀死两名恶差，会后抄没了恶绅李玉林的商号“同盛公”，烧毁帐簿。

学校放忙假，我返回家乡，与南侯村侯振江等一起，组织了三联村苏维埃政府，辖尹家坡、南侯沟、沟西三个村庄，在侯振番西院召开成立大会，陈述善同志到会讲了话。大会宣布侯振江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尹建升任组织委员，侯振海任宣传委员，侯志荣任经济委员，侯经理任军事委员。我离开箭峪口学校后，李彦华、李建英领导组织了箭侯二村苏维埃政府，这个苏维埃还包括石嘴子、湾子两个小村。郭向冯村也组织了苏维埃政府，主要是由冯异生（养浩）、向忠仁、向忠英组织的。

六月十二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华县在堡子

底召开了大会。王林、陈述善到会并讲了话，杀了恶棍韩双喜。根据县委指示，我们又带领全副武装的群众赶到高塘。翌日，天色微亮，即由高塘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及至到了骆驼渠边才看清我们的队伍如此庞大。在算王村饮水休息时，我看到李凌云正招呼游行群众喝水。上了麦张原，队伍散开向北驰进，所过村庄，抄没土寨，处决恶绅，势不可挡。午后在胜山村休息时，我见到王璋峰同志，他让我带三联群众去东南方向一村子吃午饭，说：“到那里后，若有豪绅的房屋未烧，先在两侧各拆三根椽，通前至后，一火烧尽。”我们赶到指定的村庄时，豪绅的房屋早被前边的群众烧毁。傍晚又在老年村召开群众大会。同一天，渭南东西两原也举行了大示威。

注：①根据尹建升一九八三年写的《渭华起义追忆》和同年九月、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尹建升本人校订。

②尹建升是陕西省渭南市绛王乡尹家坡人。

一个惊喜的局面^①

郭文斌^②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苏维埃政权犹如雨后的春笋在渭华起义地区纷纷建立起来，我们郭村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时候建立起来的。郭村苏维埃政府由主席丁世全、组织委员郭宝银、经济委员郭相杰、军事委员郭毓成四人组成。辖郭村、小村、上、下安窑、西安窑和边家村六个自然村。赤卫队也同时建立。这时，苏维埃政府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如怎样开展斗争、如何打富济贫、谁是土豪、谁是劣绅，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苏维埃政府酝酿了几次，决定不下。加上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王秀元挑拨离间，丁世全与郭毓成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丁世全处事缺乏经验，主观武断，对同志采取粗暴的压制手段，动不动就是关禁闭、打军棍。若有人求情，立即罚十把大刀，引起许多人愤怒。郭毓成很不满意，与王秀元逃到黄鹿口苏维埃政府诉苦，要求武力支援。不久，黄鹿口等地出动大批

农民武装突然袭击郭村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绑架了丁世全和郭兴才，声称在召开群众大会时处死丁世全。

翌日，附近各村群众敲锣打钟集合一千余人，全副武装，开进郭村会场。在郭村的戏台前，到处是红旗，到处是大刀、长矛和铡刀，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人们怀着各种各样复杂的心情等待着令人痛心的结局。中午，薛自爽带着十多名陕东赤卫队队员英姿勃勃的从北边赶来。薛自爽身着蓝色中山服，胸前飘着红领带，腰插一把左轮手枪，面色严峻。后面的赤卫队员全是不上二十岁的青少年，身穿黑色学生服，胸前飘着鲜艳的红布条，各背一把红缨大刀，十分威武。李丕林老师和郭宝银陪着他们进入会场。薛自爽走上戏台，一眼望见台上两根柱子上捆绑的丁世全和郭兴才，脸色冷冰冰的。台下许多人眼巴巴的望着薛自爽，西胡磊农民武装里有人举起安着长把的铡刀，准备行刑。“不要动！”薛自爽一跺脚，大吼一声，话音未落，白胡子老人郭营生分开众人，跪倒在地说：“薛团总，要杀杀我吧，罚刀子的事是我出的主意，不是丁世全的点子，不能杀他。”自爽一个箭步跳下戏台，双手扶起郭营生，说：“快起来，营生老汉是个好人，郭兴才也是好人，快解开绳索。丁世全没领导好，但

不是死罪，放开他。”

薛自爽严肃的走上戏台，激动地说：“为什么要打内战？为什么不打王秀元、郭怀信、姜本义、薛良臣这些土豪劣绅？”

这一番鼓舞人心的讲话撞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心坎上，人人笑逐颜开，当场就有人主动去土豪家里拉牲口、分东西。接着，郭村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先后分了土豪王秀元、郭怀信、姜本义、薛良臣的东西，打开了斗争局面。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薛自爽同志牺牲已经整整五十五年了，但是，我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他那处事果断的作风，爱憎分明的立场，威武不屈的气概，就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着自己在革命的道路上奋蹄奔腾。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日

注：①本文编者有删节，已经本人校阅。

②郭文斌建国后一直在陕西省华县工作。

渭华起义中的五一县^①

徐振化^②

大革命时期，渭北五一县的乡村基本为我党掌握，各中、小学是党、团活动的重要据点。

大革命失败后，形势恶化。中共五一县委分析了局势，决定：1.把革命坚持到底；2.迅速把党、团领导核心转移到农村；3.作好党、团员转移工作的安排；4.教育党、团员作好应变准备；5.着渭阳中学校长校明庆（吉甫）与伪县政府周旋，看风行事。

一九二八年三月，渭阳中学被封闭的前一天，校长从县上回来说，外面风声很紧，学校的不测马上就要发生。我们除作好应变工作外，当晚把校长校明庆送出学校，以避风险。第二天中午，一营敌军从渭南开来，包围了渭阳中学。敌师部任参谋召集全体师生，宣布宋哲元关于封闭学校的电文。正当大家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伪县政府又派来大批武装警察和衙役，拿着有七十多人的名单点名捕人。由于我们已作思想准

备，有些党、团员冒名顶替一些没有被敌人注意而又不
在场的人蒙混过去。有些教师如徐振化、张继华在前
几分钟因事外出而脱险。但仍有八名教师和学生被
捕。他们是：刘仲哲、武维化、高步诱、武定一、张
星耀、朱凤训、高尚谦、王希曼。这些被捕的人员都
是党、团员。在敌人严刑拷问下，他们显示了高贵品
质，保守了党的秘密。除刘仲哲利用关系提前出狱
外，其余人员均被关押两年之久，武维化被折磨死在
狱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渭阳中学被查封后，使党的活动失去重要据
点，在工作上造成一定的损失和困难。渭阳中学师生
大部返回家乡，在各地参加斗争。因工作需要，有些
居住外地的师生仍留在渭河北坚持斗争，如教师中的
徐振化、刘宗向，学生中的刘秉钧、李维城、郭树
德、薛守正、何思平、权明道均留在河北。

这时，震撼西北的渭华起义在渭南、华县一带爆
发了，渭河北划为起义区域。为了适应斗争需要，中共
五一县委书记由懂军事的苏士杰同志（黄埔军校第四
期学生）担任，徐振化改任县委秘书。当时虽无正规武
装，仍开展了各种规模的武装斗争。县委组织了特别
武装队，渭阳中学师生刘宗向、薛守正、李志贤、王
建群、张武功、权明道、贾克廉、张文杰、李维城等

均为其中成员，专门从事武装斗争。先后杀掉了—些豪绅，捣毁了他们的巢穴，烧毁了为反革命军队筹办粮秣的板桥粮栈，杀死粮差二名，使敌人长时间不敢向农民征粮。这些连续不断的斗争，有力地壮大了革命声势，策应了渭华起义中心区域的斗争。

注：①根据徐振化一九六二年十月写的回忆文章节录整理。

标题系编者所加。

②徐振化，陕西省华县人，建国后在陕西省渭南市固市中学工作，已逝世。

渭南河北的斗争及信义、 隆兴苏维埃政府的建立^①

张文华^②

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我回到渭南固市，任共青团五一县委宣传部长。这时，党、团县委联合成立暴动委员会，中共五一县委书记王勉之任主任委员，党县委派刘仲哲、张继华，团县委派高步诱、张文华为委员。

渭南二月二十九日“宣化事件”后，五一县党、团县委决定在三月六日夜动员党、团员百余人，由党的县委书记苏士杰任总指挥，袭击巴邑镇民团，捣毁了太恶绅、学阀、反共分子贾雨天的家宅。但是党、团力量暴露了，渭阳中学被封闭，刘仲哲、高步诱、王希晏等人被捕，固市党、团县委转移到农村。

中共陕东特委成立之后，特委委员李大章（畅英）到韩家集秦桥寺传达了省委决定，说许权中旅准备开赴渭华地区参加农民武装起义，陕东特委为渭（南）、二华（华县、华阴）、固（市）、临（潼）

农民武装起义的指导机关。于是，县委决定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府。下邳党、团区委发动群众打进伪区公所；隆兴党、团区委组织群众斗争了劣绅张云吉，又杀死土豪韩大顺；太庄区党、团区委领导群众武装袭击并捣毁了齐贤里里正张克合住宅，团县委组织部长薛守正领导了这次斗争。李生华、张文杰、李志贤率领党、团员和农民杀死陈家滩土豪黄五纪。这期间，较大的武装斗争是以太庄区、隆兴区、孝义区与韩家集党、团员为主体，二、三百人夜袭固市城与焚烧西板桥敌军粮台。在以上武装斗争的基础上，固市一带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

为了策应高塘、崇凝等地的斗争，五月底中共五一县委指示信义党、团区委在信义镇逢集会时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天，区委命令全区党、团员带领群众到信义镇赶集，在七间厅场地张贴标语：“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军阀！”“抗粮抗款抗债！”“成立苏维埃政府”等。一百多人参加大会，薛守正、李生华作了讲话。大会鸣放鞭炮，宣布信义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隆兴区苏维埃政府是县委书记苏士杰协助隆兴区委建立的。五月下旬的一天，区委的雷振清、史得凯在武安寨召集党、团员及群众百余人开会，宣布成立

隆兴区苏维埃政府。开会前后，区委组织同志在武安寨附近各村的庙宇墙壁上、大石碑上贴满了“拥护苏维埃政府”等革命标语。

正当固市党组织在陕东特委领导下，掀起斗争高潮时，李虎臣、冯玉祥战争结束，冯玉祥回师陕甘，我们西北工农革命军首当其冲，在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形下终于失败了。渭北这两个区苏维埃政府也就解散了。

起义失败后，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勾结惯匪成立民团，惨杀起义群众，迫害同情革命的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渭河两岸。渭华起义中心地区的党、团员及群众纷纷逃往河北，仅白家庄一村就收容四十多人。

赤水区委委员王恒让和由景田报仇心切，打算联合当地的土匪水娃子老九收拾赤水反动民团张保。渭华团县委的尹昌林和我一起到白家庄找到王恒让，劝他不要联合土匪，我们自己组织力量来干。我们挑选了王思荣、王杰、王恒让、杜苍江、樊兔娃、常维汉、章法水、李壮娃、李福全、程思杰、田应明、田爱民、张保善、陈军宽、史保定等三十余名党、团员，由王恒让和由景田领路，于七月十八日晚上携带十五枝枪到渭河南打张保民团。张保带着三、五个团丁去张贵村看皮影戏，于是我们埋伏在从张贵村返回赤水的必

经之地——闪家寨子的道旁。天将拂晓，两个团丁摇摇晃晃地走过来，不知谁一枪打倒了一个团丁，另一个躺下去装死，走在后面的张保急忙向西逃走了，其余几个团丁也跑了。我们又返回河北。

注：①根据张文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和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张文华现在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工作。

伟大的战斗历程——渭华暴动^①

李醒吾^②

一九二七年，党组织派最优秀的青年学生到各地组织农民，发动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抗税、抗粮、抗一切摊派。

渭华暴动酝酿初期，由华县七里寺小学和县高的全体师生发动了揭盖子斗争。华县国民党部反共急先锋李激石，是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初想把李诱至高塘，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当众处死。后因情况变化，党即改变策略，选派忠实勇敢的何永安等同志，在李从西安返回华县县城的路上将其击毙。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党组织事前作好侦察和准备工作，当晚由五一县团委负责人张文华、薛守正指挥，李建平领队，二百多名学生和农民冲向渭北巴邑镇。在内应的密切配合下，随即打开了西门和北门，顺利地涌进城内，包围了“南霸天”贾雨天的庄园。贾雨天庄园护院的团丁闻声出来抵抗，我们猛冲猛

打，击退贾家爪牙，冲了进去，很快抓获大恶霸贾雨天。在揪出大院斗争时，一同志向其开枪，贾应声倒地。我发现这家伙还在地上挣扎，立即猛扑上去连砍两刀，以为结束了这个大恶霸的性命，后来才知道并没有杀死他。我们搜出了贾雨天长期剥削农民的地契文约及驴打滚的阎王账册，立即烧毁，将其粮食分给群众。第二天，贾家的人还假意披麻戴孝。贾雨天乘机溜到西安。在这场斗争中，李建平同志腿部受伤，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同学们急中生智，用带子把腿上部捆绑起来，包扎了伤口，用门板把他抬了回来。就在这天晚上，一位同学撤离时丢失了扁担，上面有“渭阳中学”字样，贾家的人拣到后告发了我们，正赶上宣化事件后敌人反扑，不久我们学校被查封，几位同志被捕。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同学返回原籍，一部分同志留在渭北坚持斗争。此后，我们又烧了为敌军供应粮秣的板桥粮栈，杀死两名粮台人员。

渭华起义中的苏维埃政权，以渭南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为最早。崇凝召开苏维埃大会时我没参加，是听薛守正、李建平回来介绍的。会后未几日，斗争转入高潮。根据上级指示，渭北党组织普遍派人宣传成立农民协会，也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我记得一首歌词

是：“苏维埃是什么？听我来把它说一说，苏维埃就是工农兵政权，不摊派粮款不要钱，废除压迫与剥削，它对咱的好处说不完。快快成立苏维埃，幸福无边千万年。”

五月中旬，在高塘一带群众斗争的鼓舞下，吕胜里群众由共产党员毋宗英、韩登甲率领，先后烧毁了高塘东川口的恶绅王佐及沟北李彦堂、韩家凹韩科娃、三义村魏晓奇等劣绅的房屋。高塘东能里农民协会是二七年由李成栋、李维俊、李维城（醒吾）、李生辉、徐兴盛组织的，领导十余个村子。一九二八年春，东能里临时党支部为及时、准确地对豪绅发动斗争，研究了斗争对象、方式、人数、时间和赤卫队负责人。五月，东能里农民协会（还未改组为苏维埃政权）由李生辉、李维城率领，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并与工农革命军一中队和赤卫队进行了联系，请求支援。

一天早上，东能里农民协会召集群众在李家洼村戏台前集合，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百余人前来支援，正在分配斗争对象时，被豪绅的乡团长薛中和（绰号小宝官）发现，当即鸣枪报警，向群众射击。工农革命军一中队、高塘来的赤卫队（每人脖子上系着红领带，携带枪枝、弹药、大刀、长矛等武器）与群众立

即改变计划，兵分两路攻击敌人。一部与薛中和等战斗，拖住敌人；一部攻击大恶绅孔宪文的庄园。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两部群众各攻到敌乡团和孔宪文庄园。进攻敌乡团的革命军、赤卫队和群众击溃了乡团，团长仓惶逃进马家峪。薛的父亲薛金娃且战且退，退到小峪口眼前岭时，被群众抓获当场处死。进攻孔宪文庄园的另一路人马冲进杜原村，包围了孔宪文的庄园，因孔宪文已逃进县城，群众只抓住孔宪文的三弟孔石娃当场处死。

六月，许维善（许尚志）、李大章和我（向导）去渭北勘察路线，后留在渭北工作。

渭华起义失败后，反革命军队以劣绅的清乡团为先锋，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所有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家属，一律被赶出家门，渭华原一时变成了腥风血雨的悲惨世界。许多最优秀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共青团员，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如三义村共产党员毋宗英被敌人杀害，韩家凹共产党员韩登甲逃到兰州被敌人收买的便衣特务枪杀。敌人放火烧毁潘自力、赵锡瑛、陈述善房屋三十六间，并扬言要掘陈述善的祖坟，暴骨天日，迫使陈的父亲落发为僧。

敌人的屠杀政策并没有吓倒真正的共产党人，许多同志转移到不同的地方，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

进。如李建平同志在渭华起义失败后打定主意参加工农红军，但手无分文没有路费，便假意向父亲要钱外出读书。后来他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三团团长，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光荣献身。

渭华党组织被破坏后，省委令我进入白色恐怖区域寻找同志。这时，省委决定成立渭、华、固中心县委，王林任书记，徐振化、张蔚森、常普杰等为委员。固中心县委以刘映胜为书记，薛守正、张文华等为委员，我任秘书，尹保民为军事负责人。

当时，我和团县委组织部长薛守正在一起工作。他常在一天工作之后，去汤房村东端一古庙里住宿（团县委秘书处驻地）。有一次，我们准备斗争地主恶霸，急需武器，他竟用计谋夺得一支手枪。农历七月，团省委指定团县委宣传部长张文华汇报工作，但张是本地人，许多同志的食宿靠他安排，所以，让薛守正同志去了。不料，薛守正被叛徒出卖，枪杀在西安。

注：①根据李醒吾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九日访问谈话记录和写的回忆材料节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李醒吾原名李维城，现任北京市机械化施工公司顾问。

固市暴动动员大会的情况^①

高文哲^②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在固市渭阳中学读书。三月，中共五一县委和团县委组织部分学生党、团员与当地一些农民配合，烧毁巴邑镇大恶霸贾雨天的房屋。不久渭阳中学被查封，学生大部返回原籍参加当地革命斗争，党、团组织转移到农村。四月的一天晚上，省委书记潘自力在固市寨子的一个大坟园里主持召开了暴动动员会，坟园里坐了黑压压一大片，约有五、六十人。我记得薛守正、李志贤（建平）等参加了这次大会。会议开的很短，主要由潘自力同志作动员报告。他讲，省委决定在渭华举行武装暴动，固市等地应积极向土豪劣绅进攻，猛烈烧杀土豪劣绅，主动地、积极地组织农民，恢复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地方，立即组织苏维埃政府，统一指导当地的群众斗争。会议结束后，潘自力对我详细讲述了如何发动武装斗争，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扩大对苏维埃的

广泛宣传，他向我教了一首“苏维埃歌”，内容是：

“什么叫做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选举委员来。
成立一个委员会，它是最高之权威。打倒资产界，肃清一切反动派：3 3 3 | 5 3 2 | 2 3 2 1 |”^①。第二天凌晨，我把潘自力同志护送到蒲城。

五月中旬，我们包围了敌军设在西板桥的粮秣处，放火烧了粮食。此后，渭北再没有大的斗争，我返回华县高塘一带，参加了当地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实行残暴的屠杀政策。高塘一带大恶霸王佐到处烧杀，迫害革命同志。当时凡是高小以上学校里的学生，都被他逮捕关押，进行敲诈勒索。为了强迫学生亲属出钱赎人，王佐首先残忍的杀害了高小学生潘贵遇。毋宗英、高文哲、李普刚、潘础山、徐振夏、徐怀智、阎志道等都被敲诈。学生们有出二百银元的，有出三、四百的，有出大烟土的，全部花钱保出。

注：①根据高文哲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七日访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校阅。

②高文哲是陕西省华县人。

调查材料。

关于许权中旅离洛南开赴潼关

参战时间的调查

洛南县文化馆 卫地蓉

一九五九年我调查过许权中旅在洛南县三要司等地进行革命活动的情况，虽然调查的材料在“文革”中被焚毁了，但军队离开三要司（又叫黄村）的时间，我对调查经过还记得很清楚，因为前几次都因为搞不清交不了“差”。县委林树茂副书记给我说：“调查必须广泛深入，现在搞不清，将来时间长了更搞不清，你还得再去。”所以我第四次去到三要司，就专门走访五十岁以上的妇女（根据户口册齐访），结果在三要司街北小学附近（现在中学）一家姓李的老婆口中得到了一些证据。老婆说：“许旅是民国十七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晚月亮初升时离开三要司的。”我问：“你为啥记得那样清？”老人说：“娘家我父亲十九日过三周年，因我坐月子不得去，将献食蒸好，准备十八日下午叫我男人去。收拾好后还未走出门，

发现军队来往忙碌，捆绑牲口驮子，送还借用的东西。我一想，军队要走，一定要拉夫，这一下不得出门了。我把男人藏在楼上黑角里，用圈一扣他睡在里面。当月亮刚升起能看见路的时候，就听不见来往军队走动的脚步声，宁悄夜静。第二天清早一看，院子扫的净净的，缸里水担的满满的，借用的东西放在原地，损失了的还给放些钱。娘们们互相诉说，从街上一打听，连一个差也没拉，还不知道军队朝哪个方向走了。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这样‘礼行’的军队。不是我父亲过三年，不是我坐月子，这件事我也记不清。”

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即阳历五月七日。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日）

渭华起义时期建立苏维埃的情况调查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渭南市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华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高塘渭华起义遗址文管所

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五年六月，我们就“渭华起义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及打击土豪劣绅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召开大、小座谈会十六次，走访重要当事人、知情人五百多次，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情况

在回忆中共渭南县委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至四日安排在崇凝、赤水、阳郭、三张召开的几次群众大会时，许多同志一致肯定五月一日在崇凝成立苏维埃的事实，它是渭华起义中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即渭南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有些同志回忆，这天在崇凝召开了群众大会，会场上悬挂着列宁画像，四处贴满

了“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标语。全县党、团员及群众数千人全副武装参加大会，整个会场刀枪林立。长稔、左荫、黑张口、杨窑等一、二十所小学的师生，带着锣鼓洋号，每人手执一把小旗子参加了大会。大会还成立了纠察队、主席团。薛应仲回忆说，他当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渭南东南区党、团负责人金鼎五、阎维藩（希孝）及郑德龙（徐汉儒）等讲了话。大会痛斥了土豪劣绅及国民党的种种罪行，号召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苏维埃政权，与反动派斗争。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时，群情激奋，热烈欢呼“拥护苏维埃政府”、“苏维埃万岁”。大会处死了恶差王永泉、张丑娃。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捣毁了劣绅李玉林的药铺，毁了账簿，并杀死赶来催粮的伪县政府收粮委员孙太。关于赤水是否建立苏维埃问题，部分同志提出，当时县委安排五月二日在赤水群众大会时成立，但并未成立。关于五月三日在阳郭群众大会上成立阳郭区苏维埃问题，意见不一致。据宋蔚青（渭南西原人，曾任西南区党的区委书记，时任陕西赤卫队负责人）、李凌云、王汝昭（阳郭大王人，当时负责王塄区委工作）回忆，五月三日阳郭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阳郭区苏维

埃政府。李醒吾提供：薛守正、李建平等参加崇凝、阳郭等地群众大会后返回固市，对我们说过崇凝、阳郭、王埝、高塘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郭壁回忆说，阳郭未成立苏维埃政府。李述善、李学初认为，当时渭南西原上党的力量少，群众发动不充分，苏维埃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

大家反映，西北工农革命军来到后积极帮助各村群众打土豪和建立苏维埃政权。闵继寿、闵双龄回忆说，工农革命军一到大闵村，群众深受鼓舞，立即起来斗争本村恶霸闵金禄。闵金禄逃跑了，群众一致意见分了他的财物，拆了他家房屋，打死了与他一起作恶的小老婆。接着召开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大闵村前村苏维埃政府。此后，村子里的一切事情都要通过苏维埃政府召集群众商议决定。当时村子里的情况是：地主恶霸打死或打跑了，恶绅衙差不敢来村了，苛捐杂税废除了。

据张景寿、王邦宁、冯贵选等回忆，五月一日崇凝苏维埃成立大会后，渭南东南区委向各党、团支部及党、团员发出通知，一再号召建立苏维埃政府。各地党、团支部积极行动，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宣传。中共渭南县委及陕东赤卫队驻地——塔山周围党、团组织比较巩固的地方，在党、团区委指导下，在陕东赤

卫队的积极协助配合下，相继组建了村苏维埃政府。桥南庙后村、箭峪口、石家村、寺峪口、昌李村、姚郭村、杨魏坡、西山口、平和村、时家村、段李村、关家村、尹家坡、隐村均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辖四十四个自然村，其中箭峪口、尹家坡是与华县毗邻的村庄联合建立的。王自新、郭璧提出，王埝村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少数同志回忆说，渭南东原的冯家村、新尚村、田村寺等地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但材料尚不充分。

八二 据王邦文在座谈会上说，一九二八年五月，部队从潼关拉到渭南后，大大加强了起义的武装力量，群众胆子更壮了，劲头更足了。高塘军民联欢会的当天晚上，华县东王村以王明周、王春龙为首的五十人在关帝庙秘密宣誓，决定立即举行武装斗争，首先建立了东王村农民赤卫队，迅速向土豪劣绅发动斗争，第二天在法明院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接着，华县以高塘为中心建立了许多村苏维埃政府。侯立斋、侯振江、李保荣、杨廉洁、李安民、陈树德、孙耀祖、李映廉等回忆，东王村一带的堡子底、里寺村、郑村、梁家堡、南侯村、时李村、三友、涧峪口、二合、三家、韩良寨、三联、泽口、北侯、江村、留马村、郭村三社、魏原村、何家村、三社先后

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其中三联等两个苏维埃与渭南联合建立。高文哲、张鹏程、吴鼎基、徐操夏、赵凤贤、王志正、孙文彦、韩孝琦、张炎、史宏杰、李玉中、李彦斌、李俊臣等座谈回忆说，高塘、丰原里十八村、丰原里十六村、算王村、李木村、阎村、土塘村、姚河村、集贤里十一村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此外，在吉家河、寺城子、龙湾村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在渭华起义中，渭北的五一县也建立了少量的苏维埃政权。张文华、李生华、李治唐回忆说，一九二八年五月间，为了配合以高塘、崇凝为中心的斗争，牵制敌人的力量，中共五一县委在信义七间厅、隆兴小学先后召开党、团员大会，分别宣布成立了信义、隆兴两区苏维埃政府。据王蒂南、刘继曾等回忆，渭华起义发展到高潮时，中共陕东特委指定专人筹备渭华苏维埃政府，一切准备就绪，因敌人发动大举进攻而未建立。综上所述，渭华起义时期先后建立了崇凝、隆兴、信义三个区苏维埃政府，四十五个村苏维埃政府，辖一百六十三个自然村。另外，阳郭区苏维埃政府及冯村、田村寺、靳尚村有待进一步查证。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状况

座谈中大家还提出当时成立的区、村苏维埃的组织状况。当时县以上的苏维埃没有成立，区苏维埃也为数不多，大多数是村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有旗帜，图案是：红底、方形、中间一把犁，靠近旗杆处竖写“××苏维埃政府”，赤卫队旗帜图案与苏维埃相同，靠近旗杆处竖写“××农民赤卫队”，起初，苏维埃政府名称不统一，有叫“××苏维埃”、“××村苏维埃政府”，还有叫“农村苏维埃”的，一九二八年六月上旬，中共陕东特委在渭南石家村开会，决定统一苏维埃名称，各地基层苏维埃一律称“××村苏维埃政府”。村苏维埃政府的规模也不统一，有一村单独建立的，有三、五村联合建立的，最大的还有十八村、十六村组成的，它们下面还设有小苏维埃政府，如上耀、姚河、寺城子、吉家河就属十八村、十六村苏维埃政府领导，在组织机构上也不完全统一。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是按照中共渭南县委制定的苏维埃组织法规定，设有主席和委员七人，各村苏维埃政府一般设有主席、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军事委员、经济委员等，委员多由党支部和原农民协会成员担任，座谈中还谈了一些区、村苏维埃政府领导人：

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金鼎五（子毅）、委员冈继寿（希孝）、王景文、李治、何思杰、郭维荣、李慕愚。据王邦宁回忆，当时崇凝苏维埃成立大会还宣布王邦宁和尚文昌为仓库保管员，曾数次向塔山运粮，后在塔山看守粮食一月左右（张景寿、李茂林、王邦宁提供）。

信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志良、委员陈苏武、陈积龙、刘玉秀、任树森、张我公、李生华（李生华提供）。

据王邦文、侯立斋、侯振兴、李保荣、杨廉洁、李安民、陈树德、孙耀祖、杨春茂、李映廉、韩振奎、尹建升、侯善邦座谈回忆，华县东阳一带各村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是：

东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周、组织委员雷自发、宣传委员李春昌、军事委员雷玉龙、经济委员王春龙（兼赤卫队长）。

堡子底苏维埃政府：主席姜生海、组织委员薛自正、宣传委员杜有志、经济委员薛德文、军事委员孙步升。

里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映廉、组织委员孙清浩、宣传委员王振邦、经济委员孙光耀、军事委员李丕林（兼赤卫队长）。

郑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发魁、组织委员侯忠信、宣传委员侯丁虎、经济委员王振亭、军事委员王来娃（兼赤卫队长）。

梁家苏维埃政府：主席梁科娃、组织委员梁春贵、宣传委员李邦彦、经济委员梁炳彦、军事委员梁应林。

南侯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侯兴邦、组织委员侯连生、宣传委员侯彦娃、经济委员侯仰林、军事委员侯惠康。

时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梁俊山、宣传委员李甲申、经济委员时丰贤、军事委员惠武娃、组织委员待查。

三友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怀仁、宣传委员王怀礼、经济委员李景白、军事委员王全引、组织委员待查。

洞峪口苏维埃政府：主席何志俊、组织委员梁国栋、宣传委员侯振合、经济委员罗幸娃、军事委员刘效智。

二合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建英、组织委员王春华、宣传委员侯定藩、经济委员李忠义、军事委员张志杰。

三家苏维埃政府：主席周兴贤、组织委员李印

寿、宣传委员周兴合、经济委员陈屠督、军事委员郭志刚。

韩良寨苏维埃政府：主席杨新英、宣传委员韩育炎、经济委员韩振乾、军事委员杨恕平。

三联苏维埃政府：主席侯振江、组织委员尹建升、宣传委员侯振海、经济委员侯志荣、军事委员侯经理。

泽口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大明、组织委员沈居兴、宣传委员李保荣、经济委员沈居荣、军事委员孙治合。

北侯苏维埃政府：主席侯忠廉、经济委员侯忠善、军事委员侯良臣。

江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永禄、组织委员兰树才、宣传委员杨国田、经济委员耿思善、军事委员杨树屏。

郭家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丁世全、组织委员郭宝银、经济委员郭相杰、军事委员郭毓成。

留马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韩永昌、组织委员韩振奎、宣传委员韩仲仁、军事委员韩彦寿。

魏家原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魏建堂、组织委员张兴杰、宣传委员魏建亭、经济委员魏建奎、军事委员魏占荣。

何家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景俞、组织委员齐定乾、宣传委员安玉贤、经济委员何志芳、军事委员王思林。

三社苏维埃政府：主席宋宗徽、组织委员陈树德、宣传委员宋佐鹏、经济委员宋相魁、军事委员宋志刚。

据高文哲、张鹏程、尚景福、吴鼎基、徐振夏、赵凤贤、史宏杰、韩孝琦、史健、孙文彦、张炎、李俊臣、颜振芳、李玉中等座谈回忆，高塘地区各村苏维埃政府情况如下：

高塘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建国、组织委员王景尧、宣传委员郭效娃、军事委员与经济委员不详。

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郭敬亭（济重）、军事委员赵彦明、宣传委员赵步青、经济委员孙文彦。

李木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韩建仁（兼组织委员）、军事委员韩国贞（兼赤卫队长）、宣传委员韩孝琦。

算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广景、组织委员王化民、宣传委员颜振芳、军事委员王占平（兼赤卫队长）、财经委员王巨贤。

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吴鼎基（兼军事委员）、组织委员吴祖成、宣传委员吴志贤。

丰原十六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赵德璧、组织委员

吉星照（兼宣传委员）、军事委员赵振华。

上塘苏维埃政府（隶属十六村苏维埃）：主席李增新（兼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张鹏程、军事委员詹志德。

姚河苏维埃政府（隶属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主席史文斌、宣传委员李秀石、经济委员史愚安、军事委员袁顺更。

集贤里十一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振宇、军事委员李培山（兼赤卫队长）、组织委员王瑞云、宣传委员史维汉、经济委员李俊臣。

据王志正、尚景福回忆：龙湾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左汉、组织委员张维良、宣传委员王志正（由张会明代理）、财经委员张双成、军事委员张清金（后由张浪娃代理）。

吉家河苏维埃政府：种师统任主席兼赤卫队长。

据华县民政局所出《英名录》记载：郭映升为寺城子苏维埃代表（主席）。

闵维寿、闵双龄、王自新、王邦宁、郭金满、郭三寅、张彦明、张玉忠、杨振乾、杨述善、王述道、段振乾、时毓斌分别提供：

王埝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凤文、委员王怀玺、王善智。

闵家村前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闵维寿、委员闵世昌、闵双龄。

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孙三娃、委员王舟舟、王树选、王邦宁。

姚郭苏维埃政府：主席郭玉岚、军事委员郭宏书、民事委员郭改娃、政治委员郭翟娃。

昌李苏维埃政府由李志斌、李林彦负责。

杨魏坡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根通、委员张克玉、张玉忠、张思和。

杨窑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永礼。

桥南庙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化林、委员王正坤、王安邦。

时李苏维埃政府由张绪昌负责。段李苏维埃政府由段生财负责。

部分同志回忆，苏维埃政府是农村政权机关，它的任务是：没收土豪劣绅财产，调查地主武装，领导群众斗争，打击贪官污吏。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所迫，一些苏维埃政府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它领导的群众仅是当地的党、团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如渭南的桥南庙后村、段李村、姚郭村、时家村、靳尚村、冯家村、西山口等地苏维埃政府，仅拥有群众二、三十名。有的苏维埃政府名义上辖若干个村庄，但仅有

少数人参加，因而不可能发挥政权的作用。

(刘自胜、李海彦、薛建辉、李宝才等征集，马宝庆、薛建辉整理)

关于保安战斗的调查

中共洛南县委党史办公室 李存哲

刘志丹、唐澍率领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到两岔河街后，派赵永生一大队一百余人进驻张坪，两天后又移驻保安街，住在街中仓房（现区公所）、福音堂（现税务所）和今共和大队北湾李中槐饭店等处。战士大部分穿的灰衣服，少数人穿的便衣，脖子上都围的红绸子。部队进街后，在街西小街等地以总司令唐澍名义张贴了告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冯玉祥，十年不纳粮”等标语。并且宣传说，我们是工农群众自己的队伍，是打富济贫的，穷人们都不要害怕，不要跑，安心做活，谁要拿穷人一针一线就向我们报告……。接着把仓房（义仓）和街上的杨治太、河西的叶升律等大户人家的粮食、衣物和钱分给穷苦人民。叶家祠堂戏楼上住的王老二（讨饭的）、丁寨娃（孤寡老婆）等除分得粮食外，还分了衣服、帽子、钱等。一天保安逢集，队伍把杨治太家的大板铜钱摆在街上让赶集人抬。同时，经过调查

了解，在街上杀了平日为非作歹的吕长安，为穷人除了害。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拂晓，李虎臣部丁增华、方少海等四旅之敌和瓦子坪陈彦策民团（硬肚子）分别从保安街东、焦沟、嶺峪、蒿坪东岭四面包围了驻保安的赵雅生大队和前往增援行至街西雷家院的唐谢所部。时住雷家院的倪才高（现住共和大队北湾）说：

“在打仗的前一天下午，哨兵就发现焦沟附近的南台上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背着枪向街上瞭望。仗打毕以后才知道是县上来的探子。打仗前首先听到焦沟口打枪，接着保安街上、雷家院枪都响了，枪声象炒包谷花一样响成一片。唐司令的人喊着说：‘唐司令！唐司令！不敢下去了，街上敌人多的很！’”保安街上的杨天瑞说：“在街上先从仓房接火的，仓房里边开始向外打枪，后来用石头扔，不一会里边的人闯出后门，从街后上了北坡。”雷家院的雷向礼说：“唐司令带的人在雷家院被敌人打的退到碾子沟去了，他骑的那匹马也丢到碾子沟口了。”

保安打仗因敌众我寡，情况不明，一打起来就陷入敌人的重围，特别是陈彦策民团从蒿坪东岭、金台山的截击使部队损失重大。仅雷家院、北湾、碾子沟岭等地共牺牲三十余人，唐谢总司令也牺牲在唐岭白

关于渭华起义失败后

许权中旅在邓县的情况调查

中共邓县县委党史办公室

邓县这个军事重地上，“客军”来往繁多，频若织梭，遂有民团、商团兴起。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众无力支应，怨声载道，民不聊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岳维峻率军由陕西进驻邓县，九月十三日又率部东去，留胡景铨（号应僧，行三，人称胡三）旅长期驻邓，这支三多军队（即：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所需的粮、饷、枪械子弹及其它军用物资，全由邓县人民负担，仅粮食一项，每天就达一万多斤。加之军纪败坏，不断出现抢掠讹诈和强奸妇女的恶劣行为，使邓县的民众极为愤恨。一九二八年夏，正当群众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又有反冯失败的李虎臣部三个旅共四千余人，也从陕西拉到邓县归胡景铨指挥。更增加了邓县人民之负担，加剧了邓县官、绅、商、农对陕军的强烈反对。此外，乡村土匪

蜂起，兵匪为害，民众不得安宁。为了生存，为了自卫，在农村中普遍兴起了红枪会。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农历七月初九）许权中、刘一敬率部打着南路军第三师的旗号来到邓县东门城下时，不料胡旅已于上月离邓。因邓县县长束清泗系冯部孙连仲所委派，听说岳军重返，便联合豪绅商贾一致反对该军进城。一方面紧闭城门，戒备森严；一方面通知城西的民团和邓东的红枪会，马上集合到县，企图消灭该军。许部以兵临城下之势，经过交涉，始进入县城，地方官绅却避而不见。部队官兵在酷暑盛夏，忍饥受渴的情况下，蹲在丁字口两侧的屋檐下休息，耐心等待着地方上来人安排食宿，而官绅们却躲藏起来，谋划着调动民团、红枪会聚歼这支部队。

突然，红枪会人员从四面窜出，全凭“硬肚”本领，呐喊二吼，手持刀矛，双目紧闭，口念咒语直冲部队刺砍。他们既不理部队官兵们的再三劝说，也不顾鸣枪警告，一直冲到旅部门口。官兵们在无可忍耐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三名冲在最前面的红枪会信徒，其余见势不妙，纷纷向高明如民团总部逃避，总团部里的民团也不断向部队开枪射击。与此同时，在城隍庙和黄学口等处也发生了类似的武装冲突，并在

县府后街进行了激烈的巷战。许旅为促使地方派代表出面接洽，战士们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和饥饿，团团围住民团总部，并爬上房顶向内投弹射击，又提来煤油准备烧毁总部。地方官绅在这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才选派县政府承事翟鹏举（程万）、红十字会邓县分会理事戴新善（文斋）和公差支应局局长陈述之（号三炮）等三人为代表，出面与部队接头谈判。经双方代表商定：立即撤退红枪会对部队的围攻和袭击，马上给部队安排食宿，部队及早离开县城，由地方派代表护送，确保部队在离境途中的安全。

邓东以雷云亭为首的红枪会虽然发展很快，但使用的武器，仅有从土匪手中夺过来的四条旧步枪，其它仍然是沿用红缨枪、大刀之类的落后武器，对洋枪快炮则视为珍宝。当雷云亭接到进城打土匪军队的通知后，即用“鸡毛文”通知红枪会成员紧急集合，火速进城，力图消灭这支军队。下午，经过初步交锋，红枪会吃了亏，但雷云亭并不死心，反而胃口更大，便在该军南去襄樊的必由之路——南关大街，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当夜约下两点的时候，雷将全部红枪会人员，埋伏在二里多长的南关街两侧，并要求邻街各户一律敲门，不许点灯，人人手持刀矛，严阵以待，单等部队人马全部进入埋伏阵地时，一声令下，两旁出

击，企图将该军全部吃掉。但部队身处险境，百倍警惕，谨防埋伏，往南是假，却出了东门。翌日（八月二十四日）清晨，许旅由地方代表程万、戴文斋和陈三炮三人“护送”，官兵们迎着朝阳，自大东门整队出发向正东稳滩方向进发。部队刚出大东门，县府当局立即重锁城门，并以土遁之，生怕该部队重返。正在南关注目等待的雷云亭，听到部队已出大东门的消息后，即率红枪会从小东门涌出追击。红枪会为了虚张声势，连放数枪，呐喊声四起。谁知这支全由陕西人组成的军队，不了解邓县民情，误认为后有追兵千万，有些惊慌和动乱现象。周围群众不明真相，认为是匪兵败退，纷纷起而攻之。部队面对成千上万受蒙蔽的红枪会信徒和群众，枪开不得、刀刺不得，所有武器完全失去了作用。当部队行至白果树（距城十三华里）时，已被群众打死几名战士，被夺走一些枪支和物资，便质问地方“护送”的代表：“你们保证我们安全出境，为什么对我军如此的围攻和袭击呢？”陈三炮说：“不要紧，这一带都是我的佃户，只用我一句话，他们都退去了，你们借给我一匹马，我去制止他们。”陈三炮骗骑了一匹马，高喊：“不要打了，这是军队！”他边喊边往西跑，到十二里王堂东边，向北拐弯，翻过河堤，逃之夭夭。

部队继续东行，勉强到辛集东边，适逢滹河南凸湾处，筑有高堤，部队即以此为屏障，进行一阵伏击，打退了穷追不舍的红枪会和群众，趁机在堤内开了全体人员会议。会议还没有结束，红枪会人员顺着堤边的芭茅棵下，窜上河堤，包围了会场，于是短兵相接，进行了一阵激烈的拼搏厮杀。在一片混乱之中，“护送”部队的翟、戴二代表也被戕杀在河湾里边。从此，部队溃不成军，散兵继续东行。下午，渡过滹河到沧滩、杨城、孙庄一带，群众越来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在这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之中，疲兵再战，无济于事。就此许旅全部被解除武装，两千多支枪落在红枪会和群众手里，两千多名官兵在城东四十华里的路上牺牲一部分，化整为零回陕西一部分，去确山一部分。许权中同志带着刀伤，怀着悲愤的心情，经确山到上海继续革命去了。王尚德同志随军入豫，部队被击散后，隐蔽在唐河县，经豫西南特委介绍，到邓县县立一小，化名汪琴声，以教师身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许权中同志率领的渭华起义部队，虽然在邓县被击散了，但是，以许权中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却从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懂得了更多的道理，为以后更好地发展革命武装，夺得更大的胜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

时，许旅军纪严明，艰苦奋斗，爱护百姓的优良作风，在邓县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訓祥整理)

关于《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的说明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关于《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的复印件，曾经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一九八三年九月召开的“渭华起义”座谈会上进行了反复商讨，到会的老同志意见不一致，是有是无，是真是假，定不下来。两年来，我们继续采访、探讨，但“布告”的原件未见到，新的历史佐证资料亦未发现，而当年参加渭华起义的老同志中对此仍持不同意见，所以本书没有将其列入“历史文献”的栏目内。现将这个布告的全文附录于下，以供继续考证研究。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	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一放帐驴打滚	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帐手提桃桃子	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	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
大家同心一齐干
贪官污吏都打倒
建立苏维埃政权

他是咱的子弟兵
铲除土豪和财东
我们要作主人翁
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 委 主 席

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

唐 湖

政 治 委 员

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

《新秦日报》《革命军人 朝报》报道（五则）

省府第四十次例会纪（续）^①

宋主席^②提议：近来华县、三原、渭南各学校内发现共产分子不少，教员会诱导学生私编标语口号，行凶杀人，实属反革命之行动。青年学生原是社会之精英，但若不施以良善之诱导，国家前途危险实大。故对于任用教员宜切实审查，此次渭南之学潮亦宜特别注意。决议：（1）渭南、国市两处发生学潮之学校暂停。（2）严办共产分子。（3）各厅各机关如编造标语、口号，须先行呈核，不得随便印发，免生流弊。至二时，主席宣告散会云。

注：①摘自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新秦日报》。“省府”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

②“宋主席”指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

总司令电豫陕甘整顿学风*

渭河南北各学校一律停办，切实改组。校长不良者撤换之，教员不良者更易之，自有教育厅长负责，学生不得借故滋闹，心存破坏。不服从师长者，以共产党论罪。

学风之坏至今已达极点，推原其故，实由于学界党派分歧。其间党中有党，派复分歧，纵横捭阖，莫可究极。而共产党徒复乘机煽惑，以逞其大破坏之手段。或甲派假借学生

作武器，或乙派利用学生为工具。此例彼拥，无或宁时。任校长者不知发达校务，造就学生，而以任用私人，吞蚀公款为能事。学生不务读书求知，而以罢课捣乱为惯技。师长靠学生保镖，故畏学生如虎，学生以师长为异己，故视师长为奴，稍不如意，即胁以众，伺之以击。动辄殴辱校长，驱逐教员以示威。风气所播，举国皆然，积重难返，后患何堪。

最近渭南某校竟有学生殴死校长之事，此实中外古今未有之奇变。而详察其故，则由来已久。一言以蔽之，即学生之放肆恣睢，由于校长失职。而校长人选失当，政府不能辞其咎。

• 原载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革命军人朝报》。总司令指冯玉祥。

渭南教潮案要犯被获①

渭南通讯云：渭南乐育、宣化教潮情形已屡志报端，日前县城东附近北张村初级小校，当傍晚时，集合多数行迹可疑青年，似有秘密会议状况。经县署侦知，即派法警前往探捕。多数星散，唯有一人尚在持枪拒捕，当向法警连发数响，拿均未中，结果被获。又从身上搜出子弹数排，并当日开会记录及旗帜等物。记录所载，悉与渭南教潮案有关，并记有放假期间，由省委张某来指导我等语，足见其为一二共党愚惑青年学生。闻被捕者名冀越亭②，系直隶人，去岁来陕即在渭南县立中学校充任教员，此人已获，学界可望安宁矣云云。

注：①原载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新秦日报》。

②“冀越亭”即冀月亭。

洛南鸡头关一带之劫匪* 洛南鸡头关一带之劫匪*

頃据洛南讯云：该县近有身怀快枪，外穿老百姓衣服者数人，每日下乡打劫，又迫乡民组织农协。不从者即以枪毙威吓，内中似杂有共匪。曾于月前十三号煽动会仙台、吊蓬沟两处地痞乡愚，将鸡头关上下三十余户及龙窝一带之粮被掠一空，约有三三百石之谱。现又向三条岭、真人沟、胡家川、大石河、南北炉道等处煽惑。

* 摘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新秦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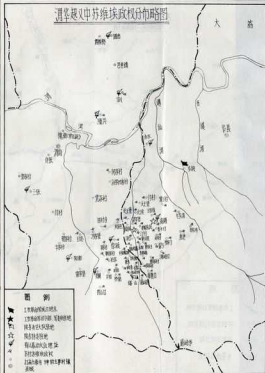
第四方面军昨发之通报*

第四方面军参谋处昨(十一日)发出谋字第十九号通报云：頃由无线电接马军长鸿宾蒸日(十日)两电报，情况如左：

(一)李逆虎臣率部于蒸日早来犯潼关，我二十四军及十三军与之激战于关南五、六里之北山。至下午三时将其全部击溃，追击十余里，毙敌甚多；(二)(略)；(三)张维玺军于蒸(十日)全部到达潼关县，连仲大部亦于蒸晚到达潼关；(四)潼关防务除以一部驻守外，张维玺全部、孙连仲一部及第二十四军全部均已于蒸日(十日)由潼关出发，星夜驰援省城。计程明日(十三日)上午即可到达。

* 原载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新秦日报》。

渭华起义中苏维埃政权分布略图



渭华起义战斗略图

1928年5月—1928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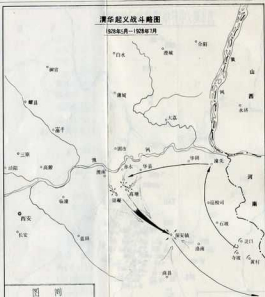


图 例



工农革命军行进方向



国民军行进方向



国民军退却方向



主要战斗地点

“华城”

渭华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它标志着中国农民革命
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